

中国打工文学的冲突书写
——以“五个火枪手”的作品为例

**THE CONFLICT WRITINGS IN CHINESE
MIGRANT WORKER LITERATURE (CHINA):
A CASE STUDY ON THE FIVE MUSKETEERS'
WORKS**

张一文

ZHANG YI WEN

**DOCTOR OF PHILOSOPHY
(CHINESE STUDIES)**

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May 2017

中国打工文学的冲突书写
——以“五个火枪手”的作品为例

**THE CONFLICT WRITINGS IN CHINESE
MIGRANT WORKER LITERATURE (CHINA):
A CASE STUDY ON THE FIVE MUSKETEERS'
WORKS**

By

张一文

ZHANG YI WEN

13ULD01503

本论文乃获取哲学博士学位（中文系）的条件
A Thesis Submitted to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In fulfi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 in Chinese Studies
May 2017

摘要

中国打工文学的冲突书写 ——以“五个火枪手”的作品为例

张一文

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南方打工社会曾经呈现一些热点问题。打工文学作品作为一种社会叙事文本，不但对这些问题有所反映，而且公之于众并流传至今，助益读者更好地了解彼时的中国故事。

打工文学的冲突书写，就是通过作品进行“虚构之战斗、想象之攻讦、现实之批判”。作为社会冲突的类似记录，它有一定的文本规模和读者影响，隐含了深层次的价值取向、利益立场和文化诉求，有独特意义与不足之处。我们可以从叙述主体、叙述对象、叙述手段三个方面来展开冲突书写的内部研究，也有必要分析这种书写所涉及到中国改革开放的语境、社会变迁，以及打工者的人际关系、身份认同等多种文学的外部关系。而前人对冲突书写的研究，没有全面系统的严格阐述。

研究的问题意识，莫过于讨论冲突书写的产生背景、叙述主体、主题类型，具体冲突如何，书写得失如何评估。而中心议题基本遵循一条逻辑链：缘何产生冲突，谁在讲述冲突，冲突内容为何，如何书写冲突，书写结果如何。

在研究范围方面，把 20 世纪 80、90 年代打工文学知名的作家群体，也就是五个火枪手（林坚、张伟明、安子、周崇贤、黎志扬）等人的代表性作品纳入研究视域。从文本内容上看，1984 年兴起的打工文学，其早期十五六年的作品充满冲突书写，受制、反抗、互虐、趋避叙事非常普遍，也受读者欢迎。随着青春退潮和作者的精神成人，打工文学进入反思与更新，多种类型的书写竞相登台，冲突书写的黄金时代基本结束，作者在转型，读者也在分化，文变染乎世情。因此，90 年代末或世纪之交这个研究截止时间，有其合理性。此外，杨宏海主编的《打工文学纵横谈》、《打工文学备忘录》，柳冬妩的专著《打工文学的整体观察》，李灵灵的专著《打工作家：珠三角新移民文化身份建构》等书，周航的硕士毕业论文《打工文学研究》，其他以农民工文学、农民工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论文，都属于研究所必需关注的范围。

研究文学，需要对文本整体细读；研究打工文学，不能脱离其本质属性即底层性，离不开底层叙事研究；作为一种社会叙事文本研究，仰赖文学的社会批评理论；也适宜中国古代文论的观照。当然不是诸多方法的偶然堆积，而是系列策略的有机组合。换言之，从五个火枪手的文本细读与贴近分析着手，用传统文艺学及美学资源，结合文学的社会批判等理论，藉由类型化文本分类，对打工文学的冲突书写进行新的梳理和解读，使之不随时间的流逝而被遗忘。

本研究结论可量化为五点：一种存在（打工文学存在冲突书写）；两种叙述主体（作者层面、作品层面）；三大美学特征（个体经验公众化与集体记忆个性化相得益彰、人物情节情绪化与作品主题理性化表里相应、讲述故事直观化与叙事技巧审美化相辅相成）；四种主题类型（受制、反抗、互虐、趋避冲突）；五种叙

述手段（重复叙事、副文本、句法、人名修辞、反话语）。全面系统地呈现打工文学冲突书写的规律与概貌。

在论文架构上，本论文 8 章 20 节，章节的安排依照“产生背景、叙述主体、内容分析、形式技巧研究、价值评估”这一逻辑自洽关系分别论述，以求全貌。

第一章、第二章 主要为绪论与交代研究背景，属于陈述性研究，主要解决背景性问题，并对冲突书写作出操作定义。在打工文学中，凡是有肢体、语言和心理冲突描写，并且构成故事情节，这样的写作系统（或片段）即为冲突书写。文本内容以书写冲突为主构成系统，以书写冲突为辅构成片段。作为表现打工者与他人、与自我不断产生剧烈纠葛的书写形式，这种创作实践，立足于批判现实，继承了中国五四新文学的问题主义和怀疑精神以及 20 世纪左翼文学的传统，又融入了新的观念和新的话语。

第三章 叙述主体，叙述主体又称为作品中的故事讲述者，亦即叙事作品陈述行为的主体，关乎叙事这一行为由谁来承担。本研究从热奈特的叙述者类型论出发，从作者与作品两个层面，透过例证与文本分析，展现对打工文学冲突书写叙述者的关注，驳斥相关成见，从而为叙述者是谁、谁在叙述这一核心问题解套。本研究认为，冲突书写的叙述主体以打工者为主，有别于以往的底层叙事；叙述者通过思想职能的完成，试图纠正社会语境对打工者的刻板印象。

第四章、第五章 叙述对象，打工文学的冲突书写，主要以三方面内容为叙述对象：打工者与强权的阶级或阶层冲突、打工者的互虐冲突、打工者自我的趋避冲突。表现形式包括肢体、语言与心理冲突描写。这种书写兼容了打工者集体记忆与个体经验，体现了人物情节情绪化与作品主题理性化表里相应等特点，冲

突书写关注阶级或阶层冲突、打工者的异化与升华等时代问题，并非反体制的激烈文本，主题指向理性诉求，维持了打工文学思想内容本身的健康。

第六章、第七章 叙述手段，打工文学作者都有基本的坚守，在立心、立命之后，再谈文采、修辞。冲突书写在创作策略的运用上，采用重复叙事、副文本、句法、人名修辞、反话语等多种表现手法，在最终能实现的现实环境运作中，完成了对文本结构性与修辞性铭刻。本研究认为，在叙述手段方面，冲突书写体现了讲述故事直观化与叙事技巧审美化相辅相成的特点。在运用多种有效策略基础上，冲突书写的技术美学属性得以表现，并审美地再现现实生活。

第八章 结语，本着“古为今用”的原则，采用中国传统的推源溯流、以意逆志、意象批评三种方法，进行定性研究与概括分析，以求多重阐释与全面理解并总结全篇。本研究认为，不特名世、亦必传世的打工文学冲突书写，建构了重要的底层叙事文本，具有相应的文学价值与社会意义：文学性方面，信言不美，真水无香；社会性方面，批评现实，或可经典。结语呼应了这种尚在验证的文学预言。

冲突书写是值得研究的文学经验，本文对此进行呈现、阐释与评价，注重材料、观点与逻辑关系的统一，旨在使冲突书写成为观察与解释底层叙事的新视角，成为更好地了解 20 世纪 80、90 年代的打工文学与中国故事的新路径。也使本研究，能参与到当代中国底层叙事的讨论中去，为打工者的社会融入与政府的流动治理提供参考。

关键词：打工文学、冲突书写、叙述者、冲突类型、书写策略、经典化

ABSTRACT

THE CONFLICT WRITINGS IN CHINESE MIGRANT WORKER LITERATURE (CHINA): A CASE STUDY ON THE FIVE MUSKETEERS' WORKS

ZHANG YI WEN

Chinese Migrant Worker Literature (China) is a literature genre which began in 1980s by the famous Five Musketeers who attempt to depict the life and deeds of the influential migrant workers in Southern China. However, it is still not widely known and recognized in China's mainstream literature circles. Conflict Writings are meticulously comprehensive and represent significant narration of the Chinese Migrant Worker Literature. Viewed and written from the writers' perspectives on interpersonal conflict, intrapersonal conflict, intergroup conflict, intragroup conflict and conflicts of interest especially in Social Subaltern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is thesis aims to explore and analyze the Five Musketeers' works. Combined with the macro context of China's reformation and opening up history, study of typical cases on the Five Musketeers' works. In particular, each chapter is organized with

Political Empowerment Study, Social Role Conflict Theory, Identity Construction Theory, Literary Theory of Ancient China,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disciplines.

This thesis offers a close study in tracing the impact of the Social Subaltern in contemporary China, clues to understanding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the Conflict Writings in Chinese Migrant Worker Literature (China).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onflict Writings in Chinese Migrant Worker Literature (China) by migrant workers are illustrated too. In particular, Conflict Writings are probably more eclectic and more methodologically diverse compared to other genres of literature. The sharing and circulation of the Chinese Migrant Worker Literature is by three channels, namely, personal spreading (books published in Hong Kong), collective spreading (private newspapers and cooperative publications) and organizational spreading (official essay competitions and publications). Such complex spreading modes, while make the development of migrant workers' literature all the more tortuous, public and dependent, also bring uncertainty to its future trend. Given the right platform will increase the resonance of migrant workers' literature and reach a larger, broader readership.

There are eight chapters in this thesis. Chapter one is the introduction. Chapter two mainly introduces the research background of the study. In those two chapters, the author holds that migrant workers as a special group of people are considered an important representative of the Social Subaltern in contemporary China, Chinese Migrant Worker Literature (China) is created by migrant workers and written their own stories.

Chapter three to chapter seven focuses on the core part of the study. In the third chapter, the author considers there are two types' narrators in narration of the conflict writings of Chinese Migrant Worker Literature (China), they are coming from writer and literary text individually. From the fourth to fifth chapters, the author summarizes four types of the conflict writings, the main cause of migrant workers' oppression is the ruling class. An analysis upon the sixth and seventh chapters is that five creative methods or strategies are used most of the time, migrant workers successfully created the image.

The last section is the conclusion of the whole study. In conclusion, this dissertation therefore is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Conflict Writings in Chinese Migrant Worker Literature (China). Author's opinion is that there are both pros and cons and the possibility of the canonization in Chinese Migrant Worker Literature (China).

Key words: Chinese Migrant Worker Literature. Conflict writings. Narrators. Type of conflicts. Creative strategies. Canonization

致谢词

首先，感谢尊敬的导师暨系主任廖博士冰凌副教授、许博士文荣副教授悉心栽培！他们学问精湛，师德高尚，既讲原则，又讲感情，令学生如沐春风、受益匪浅，终生要执弟子礼！

其次，感谢其他任课老师的传道授业。在我们攻读博士学位这一“马拉松”长跑过程中，各位任课老师始终鼓励、相伴与陪跑，为人师表，堪称楷模。

最后，感谢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院长、课程主任等教学行政人员默默支援，感谢我的家人的理解与守望，这些都是无需多说的公共理解。

此外，要特别感谢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乐学读书会的主持人与组织者，他们举办的每月读书会，使我在枯燥的读书时光里，每月都能够收获惊喜与友谊，消弭了留学异国他乡举目无亲的万般愁苦。

与此同时，对UTAR图书馆的热情服务表示由衷感激，对学校提供充足的冷气与免费的饮用水表示难忘。无论是PJ校区，还是双溪龙校区，抑或金宝校区，拉曼大学为学生服务的校风，始终温馨感人。

10余年前的2006年，我受资助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专研打工文学一个月。想不到10年后的今天，在马来西亚拉曼大学，我要提交的论文也与打工文学有关。倥偬10年，老了心弦，换了人间，唯有执念永远不变。

致谢词纸短情长，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更多的鸣谢留在心里，发酵成美酒，香飘四溢。

论文核实书

本论文 中国打工文学的冲突书写——以“五个火枪手”的作品为例 为 张一文 亲自撰写，是为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博士学位取得之学位论文要件。

此证



_____ 日期：2017年5月4日

(廖冰凌)

指导老师

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副教授兼系主任(SL)

拉曼大学
中华研究院

日期：2017年5月4日

博士论文提交

此证张一文（学号：13ULD01503）在中华研究院中文系廖冰凌副教授兼系主任(SL)指导之下，业已完成此一题为 中国打工文学的冲突书写——以“五个火枪手”的作品为例 博士学位论文。

本人亦了解拉曼大学将以 pdf 格式上载本毕业博士学位论文至拉曼大学资料库，供作拉曼大学教职员生及社会人士查阅使用。

此致

张一文

（张一文）

论文声明

本人谨此声明：除已注明出处之引文外，本论文其余一切部分均为本人原创之作，且未曾在此前或同一时间提交拉曼大学或其他院校作为其他学位论文之用。

姓名：张一文

日期：2017年5月4日

图表目次

表 1: 关于五个火枪手	21
表 2: 五个火枪手的行事之迹.....	287
表 3: 打工者面临的问题	288

目录

摘要	ii
致谢词	ix
论文核实书、博士论文提交、论文声明等文件.....	x
图表目次	xiii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问题提出与研究范围.....	2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综述.....	11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架构.....	33
第二章 中国改革开放语境下的打工文学.....	42
第一节 冲突产生的制度因素.....	43
一、歧视性的户籍制度.....	44
二、收容遣送和暂住证制度.....	48
三、制度设计下的打工体制.....	50
第二节 打工文学的生产传播特点.....	52
一、个人传播，折射曲折性.....	54
二、集体传播，呈现公众性.....	56
三、组织传播，产生依赖性.....	58
第三节 冲突书写的操作定义.....	60
一、相关词语的含义或边界.....	60
二、操作定义下的冲突书写.....	68
第三章 冲突书写的叙述主体.....	74
第一节 作者层面的叙述者.....	78
一、作者成为“异故事叙述者”.....	80
二、作者成为“同故事叙述者”.....	83
第二节 作品层面的叙述者.....	86
一、单一层次同故事叙述者.....	87
二、作品层面叙述者的思想职能.....	91
第四章 冲突书写的叙述对象（上）.....	98
第一节 打工者的受制书写.....	99
一、打工者受公权力的制度性压迫.....	103
二、打工者社会经济权利被损害.....	114
三、强权对打工者性权利的伤害.....	125
第二节 打工者的反抗书写.....	131
一、带有政治倾向的抗辩.....	137
二、社会经济权利的抗争.....	147

三、格于性侵所致的抗击.....	158
第五章 冲突书写的叙述对象（下）.....	165
第一节 打工者的互虐冲突书写.....	167
一、工作和利益的冲突.....	168
二、性和情感的冲突.....	174
三、文化和生活的冲突.....	179
第二节 打工者的趋避冲突书写.....	185
一、负功能的趋避冲突.....	187
二、正功能的趋避冲突.....	193
第六章 冲突书写的叙述手段（上）.....	205
第一节 重复叙事策略.....	206
一、作为叙述手段的篇内重复.....	209
二、作为叙述手段的篇际重复.....	218
第二节 副文本策略.....	228
一、作为叙述手段的标题.....	229
二、作为叙述手段的题记.....	234
第七章 冲突书写的叙述手段（下）.....	240
第一节 句法运用策略.....	240
一、长句与排比运用.....	240
二、独词句运用.....	248
第二节 人名修辞策略.....	253
一、强权人物名称修辞.....	254
二、作品主人公名称修辞.....	257
三、作品其他人物的名称修辞.....	259
第三节 反话语运用策略.....	263
一、以毒攻毒的反话语策略.....	264
二、魔幻/诡异的反话语策略.....	269
第八章 结语.....	277
第一节 冲突书写的源流与创新.....	279
一、与其他作品的相似性.....	280
二、从“无冲突论”中突围.....	283
第二节 冲突书写的作者与社会.....	286
一、五个火枪手行事之迹.....	287
二、打工社会的问题乱象.....	289
第三节 冲突书写的不足与展望.....	292
一、不足之处在于精品意识缺乏.....	293
二、打工文学依然具有“未来感”.....	295

参考文献.....	299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主要学术论文目录.....	311

第一章 绪论

本论文旨在呈现打工文学冲突书写的规律与概貌，分析这种书写所隐含的深层次价值取向、利益立场和权利诉求，指出其中的独特意义与不足之处。在主体论述中，一方面，主要从叙述主体、叙述对象、叙述手段三个方面来展开冲突书写的向心式内部研究，另一方面，也分析这种书写所涉及到中国改革开放的语境、社会冲突，以及打工者的人际关系、身份认同等多种文学的辐射式外部关系。本研究认为，不特名世、亦必传世的打工文学冲突书写，建构了重要的底层叙事文本，具有相应的文学价值与社会意义：在文学性方面，信言不美，真水无香；在社会性方面，批评现实，或可经典。

打工文学一般指称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由中国农村或者落后省份转移流动到发达地区谋生的打工者们创作的，反映打工者这一社会群体生活与情感的文学作品。在打工文学中，凡是有肢体冲突、语言冲突或心理冲突描写，并且构成故事情节，这样的写作系统（或片段）即为冲突书写。书写冲突为主要内容构成系统，书写冲突为辅构成片段。这一写作系统（或片段）包含审美形式、文本组织与话语建构，承载有意义的主题。后面的章节对此会有更深一步的讨论。

引发此一课题的研究，有多方面的诱因。

1949 年以后的中国大陆，通常被称为“当代中国”（以下简称中国）。改革开放（1978 年开始至今）以来的中国文坛，不少作家作品日益受到国际关注。例

如，莫言获得 2012 年诺贝尔文学奖，王安忆、阎连科先后获得“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等等，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当代文学的成绩没有被遮蔽与忽略。

与此同时，批判的声音一直存在。撇开纯粹的意识形态与道路选择之类的争论不提，仅仅是西方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批判，就没有消停过。例如，德国汉学家顾彬（2006）¹就认为中国“49 年以后没有什么伟大的作家，”“这些作家肯定比不上 49 年以前的作家，”中国作家的“意识是很有问题的，他们的视野是非常有问题的。”“中国作家胆子特别小，”一些中国热销的文学作品，例如棉棉、卫慧的作品被顾彬认为是“垃圾”。中国的舆论对顾彬的观点反响热烈，有赞有弹有褒有贬，其中也有人认为“顾彬的批判对于缺钙的中国文学无疑是一剂良药，也是一针清醒剂”。²

此外，2005 年在中国上海出版过《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北美学者夏志清，认为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宣传”的、“迷信于理想的”文学力量得势，压倒了“讽刺的人道的写实主义传统”，后者的生存空间被剥夺，退出了历史舞台（张德强，2006）。这也是另一类批判的声音。

第一节 问题提出与研究范围

一、问题提出

面对“垃圾”、“胆小”、“缺钙”、“宣传”之类的评价，能不能找到相关案例来消解这种批判性话语？或者说，当代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有没有一些作家，

¹ 2006 年 11 月 26 日，德国之声中文网刊登平心对顾彬的采访《德国汉学权威另一只眼看现当代中国文学》。阅自：<http://dw.com/p/9R8g>

² 顾彬的谈话发表后，中国大量的报刊包括《重庆晨报》在内，发表批驳文章，甚至曲解顾彬的原意。当然也有中肯之谈，例如陆高峰发表在 2006 年 12 月 15 日《中国保险报》的文章《“文学垃圾论”不是无稽之谈》等。

不但不“胆小”，还敢于写一些敏感的作品？有没有一些作品，不是“宣传”的、“迷信于理想的”，也并不“缺钙”，反而充满血性、洋溢着反抗精神，富含精神的钙质？当代文学能不能于外在的压力下，否定性建构出内在的自尊？这难免成为话题，也是原理性的根本问题。

对这些问题作出肯定回答的著述很多，包括一篇题为《打工文学的血性表达》的文章。该文见刊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文艺报》2011年12月26日“文学评论版”。文章认为：“‘打工文学’从来就不缺少反抗的声音，从一开始，它就是以呐喊、愤怒的姿态介入现实生活的，”“具有自觉的、勇敢的、深刻地对抗现实生活与揭露现实丑恶的姿态，”“它从另一侧面深刻反映出时代巨变之下的特定阶层的生存状况与社会概貌，”这种血性表达的出发点是“真实反映社会矛盾，反映打工阶层的精神世界，为打工一族立言，呼吁社会的公正与公理，从而引起疗救的愿望，”作者并指出：“73岁的秘鲁作家略萨获得201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此翁就是一个充满‘血性’的作家。他对社会结构进行细致的描述，对个人的抵抗、反抗甚至是失败都给予了犀利的叙述。这与我们文中所言及的‘打工文学’的精神内质是具有相当可比性的。”（周航，2011）

周航论文的主要观点，在他的《“打工文学”核心问题研究论纲》（见刊中国《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也有阐述，他认为“打工文学”有六个核心问题，其一关于“打工文学”的“血性”表达问题。他认为“打工文学”的精神内核包括“血性”表达。

除了周航，其他学者例如杨宏海、柳冬妩也有类似评论，观点散见于杨宏海主编的《打工文学纵横谈》《打工文学备忘录》、柳冬妩的专著《打工文学的整体观察》等书。此外，李敬泽（2015）认为：“中国三十多年来的发展进步，根本

动力就在于千千万万的打工者，没有他们，一切都无从谈起。而这个世界对他们并不是很好，曾经很不好，现在也不能说好。”这一论述揭示了冲突书写产生的直接动因。他还认为，打工文学是一种试图做出指认的批评行为。贺绍俊（2015）认为：“打工文学最重要的思想价值在于它真正表达了底层的心声，让沉默的大多数人发出了呐喊。”他还认为，打工文学作者描写底层生活，表达打工者的心声，呼唤正义平等，这体现了时代文学应有的社会责任。这些论述虽然没有直接提冲突、血性等字眼，但是其内在的斗争精神一脉相通。

本研究把“血性表达”理解为宽泛意义上的“冲突书写”，或者说，冲突书写是打工文学里的这种血性表达的学术概括。冲突书写作为一个学术概括，尽管没有太多主观性和随意性，但也不是一个人们都能相互理喻而不至产生误解的概念。冲突书写不是一个早有定论的文学名词或结论，本研究力求使冲突书写这一概括走向学术化、科学化，兼为打工文学未来发展提供参考性意见。

前人研究成果认为，林坚、张伟明、安子、周崇贤、黎志扬（排名不分先后，以下同）是打工文学第一代或者说早期作家的代表，有较高的文学潜质与实际成绩。他们的作品，大多鞭笞制度安排的不合理、控诉打工生活的苦难、批判了现实的不公不义，他们被称为攻打社会丑恶现象的“五个火枪手”。³

回应本节开头，打工文学作家并不“胆小”，他们的作品也不“缺钙”，打工文学存在“冲突书写”，冲突书写一度被戏称为打工文学里的“武打小说”、“功夫片”并赢得读者。

本研究的问题意识，就是要讨论打工文学冲突书写的可能与必要、价值与代价，影响与意义，它有怎样的历史传统、现实意义与美学价值，以及书写所隐含

³ 关于“五个火枪手”的名称，有20余篇文献提及，详见文献综述。

的深层次价值取向、利益立场与文化诉求。如何借鉴国内外类似的书写方式，来提高打工文学的社会意义与艺术价值。在此问题意识之下，讨论本研究重点要解决的若干问题，包括冲突书写的产生背景，它有怎样的叙述主体，有哪些主题类型，具体“冲突”如何，得失如何评估。中心议题就是一条逻辑链：冲突书写中，谁在叙述？叙述了什么？如何叙述？结果如何？本研究将从“五个火枪手”的文本细读着手，运用传统文艺学及美学资源，结合文学的社会批判等理论，藉由类型化文本分类，对打工文学的冲突书写进行新的梳理和解读，俾便进一步印证相关判断、验证与假设，使冲突书写概念得以确立，并不随时间流逝而被遗忘。

本研究所关注的打工文学诸问题，并非人为建构，而是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产物。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伴随着社会进入变革、冲突与反抗阶段。⁴ 在此阶段，国民经济从僵化的计划经济，走向自由的市场经济，劳动力的国内流动和“打工潮”成为持续至今的社会现象。在这一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打工文学，特别是它早期的一些作家作品与创作类型，包括冲突书写，其独特意义和不足之处，都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打工文学作为现代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份特殊的想象与叙述，有其重要性。冲突书写是打工文学重要的起跳力量与优位叙述，也是始创表达与滥觞叙事，不仅表现在文学艺术样式上的独特创造，还在于它牵涉现实与社会问题，是打工文学作者“绕着圈子”在说打工者他们自己，也有审慎的自我距离化，并非全是激进文本。研究打工文学尤其是冲突书写，其价值及其延伸意义大而言之，是通过文学来研究更为广阔的社会与时代；小而言之，通过系统研究，在总结前人成果的

⁴ 详见裴宜理、Mark Selden 主编，夏璐等译（2014），《中国社会：变革、冲突与反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基础上，能为打工文学建构多元化认知方式，为底层叙事提供一些新的观察和阐释的视角。也为相关的文学研究建构普遍的意义，从而获得理解。

二、研究范围

本研究所称的“研究范围”是指基准平台（核心文本与代表性作家）的选择。在对冲突书写进行类型化、主题化、策略化比较评价与研究时，本研究遵循“所有的研究应在统一的基准平台上采用同样的有效性评价”的原则，这就需要界定哪些作家作品包括或不包括在研究中。本论从时间、空间、作家、作品四个方面对研究氛围加以明确。

（一）历时性研究方面，本研究主要考察中国 20 世纪 80、90 年代打工文学的一种书写类型——冲突书写。打工文学是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出现的，1984 年林坚在深圳《特区文学》杂志第 3 期发表的短篇小说《深夜，海边有一个人》被认为是打工文学最早的作品。从此开始，到 90 年代末期，这一活跃时期较短，五个火枪手的打工文学代表性作品被纳入本研究范围。论点选择世纪之交的 90 年代末期，是基于以下考虑。

从文本内容上看，打工文学早期的十五六年的作品，充满冲突书写，不满的发泄非常普遍，也受读者欢迎。随着青春退潮和打工文学作者的精神成人，打工文学进入反思与更新，各种类型的书写竞相登台。冲突书写的“黄金时代”已过，遭遇审美疲劳，读者不再追捧，作者也在转型。因此，世纪之交的 90 年代末期这个截止时间，有其合理性。

从文学的现实语境来看，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中国对聚集大量打工者的经济特区的优惠政策已经普惠化，改革开放出现新局面，打工正日益成为一种普通老百姓相对能够接受的普遍的生存与生活方式。打工作为一种司空见惯的人生

经验，开始从被关注被同情的中心走向边缘。基于打工经验的冲突书写也随之日渐式微。也可以这么说，经过 10 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国内的经济社会状况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特别是 1995 年中国颁布了《劳动法》，打工者的权益逐渐得到法律保障，通过文学来呼吁特别保护打工者的必要性日渐弱化。

不仅如此，随着 1998 年中国的大学生由国家分配工作的制度基本取消，1999 年大学扩招，⁵ 上大学变得容易，大学毕业找工作变得更难。许多大学毕业生也沦为打工者。中国国有企业改制，工人大规模正式下岗在 1997 年开始，⁶ 下岗工人迫于生计也走上外出打工之路。大学生与下岗工人的大量加入，改变了历时近 20 年的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打工社群人员结构，也开始改变着打工文学的创作主体与阅读对象构成。换言之，冲突书写的创作主体与阅读对象在新形势下也在进一步分化。期后的情况更加复杂，研究的难度与不确定性更大。

从社会思潮来看，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以一种文化先锋的高姿态，在现代化发展还不充分的中国大陆风行一时，一定程度上恶化了冲突书写的文学生态。“严峻的社会问题、严酷的生存境遇、严重的精神困境，都被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轻松地抹平与消解。”（武善增，2009；71）这使得冲突书写在世纪末面临挑战，挑战面前，不少作者放弃了这种书写。再加上 2000 年后，打工者逐渐成为政策关注的重要对象，主流社会包括文化媒介也相应地开始以较为积极的姿态关注打工者的命运，反抗冲突也日渐式微。

⁵ 大学扩招或大学生扩招，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自 1999 年开始的，基于解决经济和就业问题的扩大普通高校本、专科院校招生人数的教育改革政策。

⁶ 下岗，即退下工作岗位。这是中国大陆的特有名词，由中国官方提出并在中国内地所广泛使用。中国国有企业在机构改革中失去工作的工人，被称为下岗工人。下岗工人仍属该工厂，但没有工资，实际上等于失业。工人大规模正式下岗在 1997 年开始。

从文学媒介来看，世纪交替之际，互联网与新媒体在中国勃兴，包括打工文学在内的诸多文学作品在网上非常方便发布、非常容易传播，也稀薄着包括打工文学在内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艺术性、思想性乃至冲突性，打工文学的走向、生态与秉性面临不确定性。

(二) 文学场域方面，打工文学滥觞于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深圳，后扩展至中国南方沿海各开放城市，并向全国沿海和内陆城市不断传播、发展、流行。其背景往大处说涉及到世界范围内的产业大转移，中国接纳这种转移而成为“世界工厂”；往小处说则与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工业化、城市化社会进程、打工潮涌现息息相关。因此而论，打工文学应该属于空间范围广泛的文学，并非一个以地域特征为标志的书写存在。

打工文学早期作者几乎都是随着“打工潮”来自不同地区汇聚广东的打工者，打工文学已引起全国的关注（被新华社等全国性大众传媒报道），作品具有全国性影响力（被全国性报刊转载），读者更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村或者落后省份，因此，就文学场域而言，不能认为包括冲突书写在内的打工文学是“深圳文学”、“广东文学”或者区域文学、地域文学。但是可以说，打工文学的冲突书写在深圳乃至广东发育得比较好，得到比较高的重视，拥有比较集中的读者群体，作品赢得了雄厚的读者基础。

也有学者把打工文学看作是深圳的一张文化名片（杨宏海，2009）、最有广东特色的文学品牌（谭运长，2012），如果据此认为打工文学仅仅是“特区文学”“南粤文学”，那么就很难理解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陈建功的说法：“打工文学是民族心灵史的一部分”（陈建功，2008）。本研究在文学场域认定中，还是倾向于

视其为“与更广泛的打工读者产生共鸣的非地方化文学”。这样的场域认定与倾向，关系到本研究目标作家的选取。

（三）代表作家方面，本研究的五个火枪手作家群体，来自四川农村与广东偏远山区，他们流动在珠江三角洲（广州、东莞、深圳、珠海、佛山、中山等地）的社会底层谋生，其中，周崇贤更在贵州、四川等省打工经年。他们因为有相似的人生经历、生活体验，创作了主题相近的“冲突文学”，因而被评论家归并为“五个火枪手”。当然，打工文学的早期作家不是也不可能就是这5个人，“这个庞大的（作家）群体，在相关资料中有名有姓的人数达到300余名”（谭运长，2012）。还有很多作家作品也阐释了冲突主题。

不过，鉴于复杂的社会变化，本研究仅选择打工文学冲突书写的繁荣期（主要是20世纪80、90年代）作家作品，尤其以具有代表性的“五个火枪手”（林坚、张伟明、安子、周崇贤、黎志扬）的创作来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针对性、可控性与确定性。这并不是说一进入新千年冲突书写就戛然而止应时消失，也不是说冲突书写就是“五个火枪手”的专利。在此需要重申：任何一种选择必然意味着另外一些目标的被遮蔽，这是难以避免的事。研究者只能通过交待清楚所选“研究范围”的前因后果，来规避不必要的争议。

随着作品的不断发表，打工文学作者们赢得了不少上升通道与机会，“五个火枪手”也在不断适应与转型中，包括职业的更新，知名度的提升，等等，因此他们转型后的作品，不宜纳入本研究。例如，张伟明提出“后打工文学”理念并身体力行创作了一些“后打工文学”作品，只能割爱。另外，除了“五个火枪手”之外，第一代或曰早期打工文学作家，还有其他一些人，他们的创作与作品，也

切合“冲突”书写的规制，视需要亦有可能会在研究中适当引用。案例研究所选样本量适当扩大，能增强典型性和代表性。

（四）作品种类方面，被征引分析的核心文本或曰代表作品的体裁，主要以小说为主。因为小说在“虚构的战斗、想象的攻讦、现实的批判”方面表现得最得心应手。报告文学与散文其次。进入新世纪，打工诗歌异军突起。所以，研究范围在体裁的限定方面，主要着眼于小说，包括短中长篇。这些作品基本上是在杂志上发表的，有少量长篇小说后来单独出版，有些中短篇或者结集出版。这种事后再版的，由于出版社考虑到书市利益，会要求作者做一些刻意修改，例如稀薄一些“冲突”色彩，淡化一些冲突描写，等等。因此，本研究的文本分析一般采用他们最先发表的版本。倘若最早版本无从考据，也会采取权宜之计考虑选本。

为了便于研究，特把“五个火枪手”在冲突书写方面的代表作品或曰核心文本清单如下，刊名、刊期和出版单位详见本论文最后征引与参考文献。

林坚：1984，《深圳，海边有一个人》，短篇；1990，《别人的城市》，中篇；1992，《青春之旅》，与张伟明合著，合集；1994，《有个地方在城外》，长篇。备注：《别人的城市》获得第8届广东省新人新作奖。

张伟明：1989，《我们的INT》，短篇；1990，《下一站》，短篇；1990，《对了，我是打工仔》，短篇；1992，《青春之旅》，与张伟明合著，合集；1993，《我是打工仔》，中短篇小说集；1999，《无所适从》，长篇。备注：《我是打工仔》获得第9届广东省新人新作奖。

周崇贤：1991，《打工妹咏叹调》，短篇；1993，《那窗那雪那女孩》，中篇；1997，《我——要——活——下——去！》，中篇；1999，《周崇贤文集》8册，长篇。备注：《那窗那雪那女孩》获得第9届广东省新人新作奖。

安子：1991，《青春驿站——深圳打工妹写真》，长篇纪实小说；1993，《安子的天空》，散文集；1993，《青春絮语》，散文集；1994，《人性的超越》，报告文学集；1995，《深圳的维纳斯之谜》，报告文学集。备注：《青春驿站——深圳打工妹写真》先后在《深圳特区报》、上海《文汇报》连载，获得第8届广东省新人新作奖。

黎志扬：1992，《禁止浪漫》，短篇；1995，《打工妹在“夜巴黎”》，中篇；1995，《打工几何题》，短篇；1995，《无法潇洒》，中篇；1995，《拒绝风流》，中篇；1997，《情欲消费》，中篇；1998，《无故失踪》，中篇。

本文将对这些作品的叙述主体、内容层面、思想内涵、写作技巧进行发掘与讨论。

不可否认，五个火枪手在20世纪80、90年代的作品不止这些。从更有说服力方面考虑，本研究求精难求全。只选择流传较广、比较有代表性的核心文本加以研究、证实假设。所谓“核心文本”主要是指获得过一些文学奖励、曾被文学选本转载、也曾被其他研究者、大众媒体报道过的作品，不具备精确的描述性，难免遗珠之憾。这有点类似于美国学者J·希利斯·米勒（2008：5）在《小说与重复——七部英国小说》一书中指出的那样：“究竟要有多少部小说才能证实这一假设，这个问题仍悬而未决。”事实上，本研究案例样本，既是充足可取的，也不是画地为牢的，亦会涵盖五个火枪手之外的一些作家作品。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综述

本文综述中的文献，主要来源于CNKI、Interlibrary(华艺线上图书馆)、台湾博硕士论文知识加值系统、EBSCOhost的Art Source, ProQuest的(ProQuest

Dissertations and Theses)、SAGE 的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等数据库,以及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广东省图书馆、华南师范大学图书馆等机构。本文献综述中的文献如无特别说明,均是检索于这些文献数据库和图书资料机构,并以中英文文献为主。

一、研究现状

总的来说,打工文学的基础性研究薄弱。长期以来,打工文学一直没有得到足够关注,无法轻松纳入主流符号秩序和文化体系。原因是多方面的。对打工文学的研究既无支配性指导力量,也无系统的理论基础。对文学批评家来说,受市场经济与商业社会影响,批评家的社会责任感与人文关怀意识日益薄弱,而所谓的“历史理性”日益增强。这种历史理性认为中国要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其代价就是有些社会阶层要付出牺牲。打工者所遭遇的不公平与牺牲奉献,是社会历史转型的必然结果,应该用历史的眼光理性看待,无需过多同情与关注他们的苦难。所以,批评家在打工文学面前常常失语,或者不屑说、不愿论及,或者根本就不知道如何评价,或者信奉来自苏联的“无冲突论”文学观。而其中,冲突书写就是很多研究者没有重视,甚至是忽视的课题。

当然,这并不是说,关于打工文学的论述成果不多。事实上,打工文学出现至今 30 余年,还是有不少专家学者对之进行过卓有成效的研究,中国大陆方面,例如上文所及杨宏海主编的《打工文学纵横谈》《打工文学备忘录》、柳冬妩的专著《打工文学的整体观察》等书,都是打工文学研究的集大成者。也有不少硕博学位论文,例如周航的硕士学位论文《打工文学研究》,就打工文学进行过较有价值的研究。此外,有的以“农民工”文学为研究对象的论文,例如曾毅的博士毕业论文,其所选的分析文本,都是打工文学作品,也属于该研究的组成部分。

值得一提的是，西澳大利亚大学亚洲研究系访问学者李灵灵（2016）博士的《打工作家：珠三角都市新移民的文化身份建构》一书是重要的前人研究成果。该书认为“在生存中写作”的打工者，是都市新移民群体，他们“为珠三角注入了新兴的都市新移民文化——打工文学”。她把打工文学从令人同情怜悯的下里巴人的底层叙事，提升为攸关中国都市发展与治理的阳春白雪式的新移民文化，这种高看一眼的判断，值得本研究附议。此外，该书探讨了“打工作家”的文化身份是如何形成的，在开拓都市新移民亚文化认同空间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又如何作用于他们的文化身份建构。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作者给 20 名打工文学的代表性作家发去调查问卷，其中也包括本研究所关注的“五个火枪手”。问卷题目包括“对媒体、他群塑造的形象的认同”、“生存路线：城市体验、创作与交际”、“文化生产：打工文学与打工杂志”、“文化身份认同”四大类。这种介入式互动研究方法，令人耳目一新。当然，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言，该书“属于当代城市文化研究，重要特点是以文化现实问题为切入点”，这与本研究以作品为例的探索途径不尽相同，关注的问题焦点也有所区别。不过，在本研究的分析中，一些论述应该参考李灵灵的现有成果。

除了有不少专家学者对打工文学进行过卓有成效的研究外，也一直有主流文坛的活跃者，提出关于打工文学的公共理解，成为研究者无法绕过的喧哗众声，构成打工文学研究的重要基础性论述。例如：

李敬泽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打工文学固然有作家、有作品，但它从一开始就不仅是一种被指认的创作行为，而是一种试图做出指认的批评行为，这种批评属于一个更广大的社会意识过程。广大的打工者、打工者中的写作者、批评家和学者、政府和媒体、社会公众，都参与了打工文学。

白烨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 打工文学应该是打工者写的反映打工生活的文学, 如果这个范围放得太宽的话, 就没有意义了。它是文学中的原生态, 职业作家写的关于打工题材的作品, 近似于音乐中的美声或通俗, 但偏偏缺少原生态, 而打工文学是这样一种形态。

吴义勤 [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 打工文学确实具有新的文学元素和审美元素, 从八十年代以后中国文学性的深层方式上来说, 它的价值是非常大的, 它提供了一种原始的、自然而然的文学性, 这种文学性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已经久违了。学术界可能习惯那种被修饰过的, 经层层装饰的文学性。这种自然而然从生活, 从个人最直接的感性经验而来的文学性, 是应该值得尊敬的。

贺绍俊 [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副所长, 教授]: 打工者不是城市人, 却又生活在城市, 这种特殊的情况决定了他们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情感体验, 他们需要寻找自己去发声、去倾诉情感的渠道。打工文学最重要的思想价值在于它真正表达了底层的心声, 让沉默的大多数人发出了呐喊, 它让代言的底层叙述变成了自我表达的底层叙述。

陈建功 [原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兼创研部主任]: 打工文学已经形成了不可低估的文学现象, 也已经逐步形成了打工者的艺术形象, 成为变迁的时代的一部分。对于当代生活中的打工者形象, 其丰厚的历史内涵和时代特色是不容低估的, 他们身上不仅凝聚着艰辛和血汗, 更凝聚着一代新人成长的历程, 因此面对这一崭新的文学现象, 批评家、理论家们是不能不重视的。⁷

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系主任的温儒敏(2016)教授在《研究“文学生活”, 让学术研究和文学评论更“接地气”》一文中也指出, “一些重要文学类型的接受,

⁷ 李、白、吴、贺、陈的论述, 出自《“打工文学 30 年”专题之 1 三十年, “打工文学”长大成人》, 见刊中国广东《羊城晚报》2015-06-14

如诗歌、武侠小说、打工文学等的接受情况，都可以作为文学生活研究的课题。”也就是说，他把打工文学看作是一种重要的文学类型。

中山大学中文系谢有顺（2014）教授认为：“打工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类型，已为文坛所认可，它的类型学意义也获得了充分的阐释。或许，很多人对“打工文学”这一命名依然还有许多疑虑，但柳冬妩的细致研究，为“打工文学”的存在提供了学术实证，并从不同层面分析了这一文学类型的共性和个性。我们已无法否认“打工文学”的独立存在。

还有一些有一定知名度的专家学者对打工文学深有感受，例如，“复旦大学著名教授陈思和，2011年到深圳访问交流的时候，记者问他对深圳文学有什么印象。他说，此次交流让我对深圳的打工文学大吃一惊。”（杨宏海，2015）可以说，这些公共理解对于打工文学的深入研究，具有导向意义。

不过，打工文学的境外研究成果还不是很多。在“台湾博硕士论文知识加值系统”中，无论是以“打工文学”还是繁体字“打工文學”进行检索，都找不到对应文献，类似一篇为《杨青矗小说底层叙事研究》⁸，其研究重点“底层叙事”堪为本研究一个重要的参考。

在外文文献中，包括德国、荷兰、韩国、日本的学者对中国打工文学都有所研究。例如尾崎文昭（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汉学家）的论文《底层叙述——打工文学——新左翼文学》，把打工文学定性为“新左翼文学”的一种（详见《アジア(亚洲)游学》月刊 94 号，日本勉诚出版 2006. 12）。此外，还能看到为数不多的诸如 *Gendered Tales of Urban Adventures: Media Representations of Migrant Workers in the 1980s and 1990s in China* (Qi an Yang, 2013)、*Migrant*

⁸ 该文是台湾国立中正大学中国文学所硕士研究生刘雅薇 2007 年的未出版毕业论文。

Laborer Subcultures in Recent Chinese Literature: A Communicative perspective

(Philip F. C. Williams, 1998)、“All Migrant Workers on the Earth Are One Family”:

An Ethnographic Study of Vernacular Rhetoric and Emerging Civil Sphere in a

Transitional China (Wang, Mingjie, 2012) 等能与打工文学有一定联系的文献。

还有不少非中文文献其实是中文文献的翻译版。例如，在一个 Powered by Research-Degree-Thesis 的数据库 <http://www.research-degree-thesis.com> 笔者查到多篇关于打工文学的论文。例如有篇题目为 Research in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Literary Images of the Chinese “Migrant Workers” during the 30 Year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其实是中国的西南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 2010 届学生董小玉的硕士毕业论文《改革开放 30 年来中国“农民工”文学形象流变研究》的英文标题、关键词与摘要而已。类似的情况在英文文献中还有不少。

不可否认，西方学界和智库研究中国问题的文献很多，“中国学”成果丰硕，例如研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农”乃至“四农”（农业、农村、农民、农民工）等方面的问题，一直热门。但是研究打工文学的，真的很少。

最为重要的，是对冲突书写的研究，没有全面系统的严格阐述。这导致对打工文学的重要理论问题难以深入研究，对中国打工文学这一巨大文本群体和改革开放这一宏伟历史的相互关系的研究也难深入。少有依傍自会增加探索的难度，要花费更多的功夫来提出并证明自己的见解。下文将详细展开综述。

二、打工文学的定义研究综述

任何概念都是一种相对封闭的设定。关于打工文学的定义，以下三人的研究成果，相对来说，具有代表性。

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主任、兰州大学博士生导师雷达教授在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2011年6月14日第12版发表题为《打工文学的今生与今后》的文章指出：“打工文学是中国社会现代转型中的特有现象，”“是一个特定时代的特定的文化及文学现象。”“打工文学与中国社会近代特别是当前加速的现代转型，与中国所面对的全球化、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与中国作为一个农业文明传统深厚的大国，因相当多的农业流动人群遭遇城市化的激变而引发的紧张感、异化感、断裂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个意义上，我不太赞成把打工文学的外延无限制地扩大化。”“我认为，打工文学是打工者写的文学，同时也是写打工者的文学，不这样界定是不行的。这样说，似乎面太窄了，其实是突出了它的特定性，规定性。”“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的，只能说它（打工文学，引者注）是以打工者为主体的，以表现打工者的思想情感为主要对象的文学。”雷达联系中国当下的历史语境谈打工文学。他提出的“打工文学是打工者写的文学，同时也是写打工者的文学”，可以简述为“打工者写打工”。

深圳市文联专职副主席、研究员，深圳大学特聘教授杨宏海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我认为‘打工文学’的定义不宜太过宽泛，凡处于打工者经验之外的精英写作都应排除在‘打工文学’范围之外。因此，如果今天要对‘打工文学’的定义作新的调整，我倾向于‘打工文学’是反映底层打工民众尤其是农民工生存状态以及思想感情的文学作品，简言之，就是‘打工者写，写打工者’的文学。”（杨宏海，2013；46）杨宏海强调打工文学“反映底层打工民众尤其是农民工生存状态以及思想感情”，凸显了打工文学的底层性。但他把“凡处于打工者经验之外的精英写作都应排除在‘打工文学’范围之外”似乎值得商榷。

“广义上讲，‘打工文学’既包括‘打工作家’、也包括其他作家创作的以打工生活为题材的作品。狭义上讲，‘打工文学’主要是指‘打工作家’创作的以打工生活为题材的文学作品，是来自底层内部的文学叙述。这只是一个大致的界定，不存在本质主义的文学功能或意义。”（柳冬妩，2012；18）柳冬妩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区分打工文学，强调打工文学是“来自底层内部的文学叙述”，可以简述为“在底层写底层”。

当然，这三位研究者对打工文学的确立、界定之论述，也不是没有异议。“谁写”和“写谁”成为打工文学的论争焦点，概括起来，论争主要有三种面向，一是争夺说，二是二分法，三是质疑论。

一是争夺说，争夺打工文学话语权。精英作家要为打工文学定规矩，而打工作家不愿意队伍被“改编”，不希望打工文学的“原教旨”被稀释。这种争夺通过文学评论家、理论家的论述而展开。南京晓庄学院文学院武善增博士2009年在《扬子江评论》第3期刊发论文《打工文学的话语困境》，总结了几个有名的文学专家在打工文学“定义”上的针锋相对：

白烨从写作主体层面对打工文学进行界定，他认为“必须是打工者群体写的，与这种观点相类似的是雷达，他认为“打工者写的文学”才是打工文学，即“打工者写的文学，写打工者的文学”。陈建功基本也持此论，眼中的打工文学，也是由“打工者”创作的反映“打工者生活”的文学。但李敬泽持不同意见，他认为如果仅仅把打工文学看作是打工者自己写的文学，“这在学理上讲不通，就好比我们去认为的无产阶级文学一定要无产阶级书写一样，这样的观点，未免狭隘。”洪治纲认为“打工文学应该是一个题材的概念，这样界定可能比较科学”。何西来也认为“‘打工文学’首先是一个题材概念”，“只要是反映打工生活的作品，无论谁写的，都可以纳入‘打工文学’的范围”。（页45）

一方说，打工者写的才叫打工文学，另一方说这观点很狭隘，无论谁写的，只要是反映打工生活就叫打工文学。还有的说，蓝领文学是打工文学，白领打工

的不算。互不相让，僵持不下。正如李敬泽 2013 年在“东莞打工文学高峰论坛”会议上所言：“‘打工文学’这个词，有很多争论。各有各的道理。”

二是二分法，广义与狭义二分。以杨宏海和柳冬妩等人为代表。这种“二分”不是对半分，而是三七开。广义上认为精英作家创作的打工题材作品也算打工文学，但是，坚持认为整体意义上的打工文学主要还是由身处社会底层的打工者创作，打工文学的主潮还是“打工者写打工”的底层叙述。

杨宏海 2005 年认为：“我对打工文学的定义是：反映‘打工’这一社会群体的生活和思想感情的文学作品。从整体上看，属于底层写作，主要是指在城市化进程中以外来工为主体的底层写作。若将其外延做些拓展，也包括一些其他阶层的写作人创作的具有打工者思想感情的作品。我这里所说的思想感情，是以一种‘平视’的眼光怀着对打工者深切的理解和关爱态度，而不是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写作的作品。”杨宏海的观点，是“二分法”的体现，既坚守了立场（主要是指在城市化进程中以外来工为主体的底层写作），又有所让步（也包括一些其他阶层的写作人创作的具有打工者思想感情的作品），并提出了让步的条件（以一种“平视”的眼光怀着对打工者深切的理解和关爱态度，而不是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写作），实际上拓宽了打工文学的“定义域”，也可看作是一种在论争面前以退为进的策略。

柳冬妩的广义与狭义之分等论述，如前所述，不再赘述。

三是质疑论，对打工文学包括它的命名、界定都持怀疑态度。这种怀疑，也是打工文学概念界定不明的结果。

吴长青 2007 年在《质疑打工文学的称谓》一文中指出：“打工文学这样一个粗糙的提法不符合文学的规律，甚至含有明显的二元对立，在概念上就有歧视，

甚至过分夸大了不同阶层在精神上的分歧。”“在沸沸扬扬的底层文学喧嚣之后，打工文学能否表述另一种底层同样值得怀疑。”论者从文学规律方面切入，占据了理论的制高点，但他破而不立，质疑打工文学称谓但是没有给出可替代性的或建设性的新称谓或者新概念。

周航 2008 年写过一篇论文，题目是《“打工文学”：一种尴尬的文学命名与研究》，其内容主要是针对杨宏海关于打工文学界定的前后变化进行研究的。虽然周航同样没能给出关于打工文学的准确定义，但是却表明了打工文学研究者在命名/定义此一问题上的尴尬、焦虑与疑虑。

不过，他 2013 年又表示，“随着‘底层写作’观念的普泛，打工文学的命名科学与否已不再重要，它作为数十年来一种长期存在的文学或文化现象，一直都处于持续发展、延伸和变异之中，并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转型历程。这已是一种客观存在，谁都无法否定和漠视，在这点上应该不存争议。”（周航，2013）周航的判断，观察到打工文学的尴尬，也对打工文学的地位给予了肯定，如果属于质疑论，也是质而不疑。

郭小东在《南方文坛》2013 年第 2 期发表论文《“打工文学”论辩》认为：“‘打工文学’口号从 1984 年提出，如今已三十多年，作家作品并不丰饶，但始终不乏热闹。作为文学现象，它或许是个值得讨论的话题。这个文学命名或文学口号的文学理据是什么？为了什么？它究竟为我们提供了多少经典意义上的作家作品？”他一方面承认打工文学“始终不乏热闹”，另一方面，他质疑打工文学于理无据，追问打工文学究竟提供了多少经典意义上的作家作品。但他以此展开的论述没有说明何为真正的“经典”或者“经典意义”，攻略上属于存而不论，疑而无解、问而无答。

总之，打工文学这种概念阐述上的争议和分歧，对与之相关的其他问题，例如冲突书写的研究，以及打工文学创作都极为不利。

三、关于“五个火枪手”研究综述

关于“五个火枪手”研究综述，主要从“五个火枪手”界定、命名与地位研究，“五个火枪手”个案研究综述来展开。

(一)“五个火枪手”界定、命名与地位研究，结论是确定性的。

“五个火枪手”是否师出有名，值得研究？通过检索众多数据库，发现至少有 20 余篇文献提到“五个火枪手”，包括专书论文 2 篇，硕士学位论文 4 篇，期刊论文 6 篇，报纸文章 3 篇（详见下表）。这些文献普遍认为林坚、张伟明、安子、周崇贤、黎志扬（排名不分先后）这“五个火枪手”是打工文学第一代或者说早期作家的代表，有较高的文学成绩。早期的打工文学，其作品大多鞭笞制度安排的不合理、控诉打工生活的苦难而被称为文学的“火枪手”。这是这些文献中比较集中的观点。在此共识基础上，研究他们的作品应该是有意义基础与价值前提的，或者说选择他们的代表性作品作为本研究样本是合适的。

论者 / 时间	标题 / 出处
黄树森，申霞艳，周婉琪（2000）	〈青春城市的文化景观——《打工世界：青春的涌动》序〉，杨宏海主编，《打工世界：青春的涌动》（页 10），广州，花城出版社。
周航（2005）	《打工文学研究》（页 16），未出版硕士论文，暨南大学，广州。
张贺敏（2005）	〈全国打工文学论坛——打工文学如何走得更好〉，杨宏海主编，《打工文学备忘录》（页 443），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徐贵芬（2008）	《论“打工文学”的生存书写》（页 6），未出版硕士论文，东北师范大学，长春。
周航（2008）	〈“打工文学”：一种尴尬的文学命名与研究——就“打工文学”研究与杨宏海先生商榷〉，《理论界》，2008 年第 12 期，页 128-139。
王敬艳（2008）	〈新语境下农民工小说的创作及研究现状综述〉，《和田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8 年 6 期，页 44。

杨晶 (2011)	《城市化进程下农民工形象的自我书写与建构——以农民工文学为中心》(页 9), 未出版硕士论文, 西南大学, 重庆。
苗秋艳 (2011)	《新时期底层写作现象研究》(页 5, 9, 13), 未出版硕士论文, 山东理工大学, 淄博。
杨红, 周航 (2011)	《现实与诗意的纠结——评张伟明小说《卢树的月光》》,《新闻爱好者: 下半月》, 2011 年 24 期, 页 142-143。
《黄金时代》编辑部 (2012)	《“版图”该如何重定坐标?》,《黄金时代》2012 年第 5 期。
郭珊 (2007)	《“我们并不沉默, 只是没有人倾听”——打工文学 20 年》,《南方日报》(文化周刊), 2007 年 6 月 17 日。
丘河 (2013)	《后新时期流浪意识与打工精神——从罗德远文学作品看打工人生》,《增城日报》(第 8 版)《挂绿副刊》, 2013 年 7 月 24 日。
朱子峡 (2013)	《打工文学: 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印记》,《中国科学报》(13 版), 2013 年 6 月 21 日。
周航 (2011)	《现实与诗意的纠结——几部“后打工文学”文本分析》,《长城》, 2011 年第 11 期, 页 38。
林智超 (2013)	《郑小琼诗歌研究》, 未出版硕士论文,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广州, 页 150。

表 1: 关于五个火枪手

为考证方便, 主要文献论述者、论述时间、出处列表见上。本表格不含本人曾经发表过的支持这一论述的论文。

上述文献并非专门研究“五个火枪手”的创作, 查阅全文, 亦知只不过是在论述有关打工文学的课题时, 提出或引用了“五个火枪手”的命名和相关文学论述, 得出“全景式”结论, 多半只是从文献学、文学史的意义上肯定“五个火枪手”的存在与地位而已, 谈不上整体研究。另外, 多采用“反映论”的阐释模式, 忽视对于文本的解读。这为后续研究留下挖掘的空间和多种阐释的可能。

另外, 关于作家断代, 第一代或者说早期, 都是相对而论、约定俗成的, 属于公共经验, 杨宏海、王十月等人都有论文涉及到此类问题, 不存在太多争议性。

(二) “五个火枪手” 个案研究综述

个案研究综述主要从“总体评述”与“作品关注”两方面来进行。

现有文献对“五个火枪手”得出“全景式”结论，基本面貌和整体共性清晰，并从文献学的意义上肯定“五个火枪手”的存在与地位，这并不是说，对于“五个火枪手”具体作家作品无人问津。相反，作为有代表性的作家，这五人的作品一度成为评论家追逐的热点。以下梳理主要从综合评价与文本分析两方面进行综述、对比和观照。

第一，总体评述。肯定他们的创作大多鞭笞了制度安排的不合理、控诉了打工生活的苦难、批判了现实的不公不义。在注重“五个火枪手”作为文学现象而存在的同时，缺少有分量的文本批评。

例如，论者一致认为林坚是打工文学最早作品的发表者。几乎所有的关于打工文学的研究，都有这样的论述：“1984年《特区文学》发表了林坚的《深夜，海边有一个人》，被认为是打工文学最早的作品。”至少有以下论者的文献是这样立论的。包括周航（2013，〈《人民文学》和打工文学的传播及其变异〉，《小说评论》2013年05期，页126-131）；曾毅（2012，《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民工”叙事》，未出版博士论文，吉林大学，长春）；杨荣涛（2010，《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农民工”文学形象流变研究》，未出版硕士论文，西南大学，重庆）；韩德信（2013，〈城镇化与当代打工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10期，页84）。这是从历史地位上综合评价，并非具体书写策略分析。

论者普遍认为，《深夜，在海边有一个人》这篇小说围绕一名打工仔是否要当“资本家”的领班、是要二十块钱还是要坚持信念与尊严展开叙述，小说并没有聚焦在打工的苦难与困窘上，而是探讨打工者应当以怎样的方式存活。

关于周崇贤的总体评述，作者简洁 2011 年在《黄金时代》杂志第 11 期发表的《周崇贤：一个打工者的传奇》中相当完整地综述了周崇贤打工经历与创作成就。这种论述，只是事实的转述，新闻报道，并非学术研究。

再如张伟明，被认为既是第一代“五个火枪手”之一，又是后现代语境下的“后打工文学”的滥觞者。杨宏海的研究具有代表性。他说张伟明是“后打工文学”的滥觞者。“在当代中国的打工文学运动中，张伟明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重要角色。当年这位年轻的打工者勇闯深圳，写出《下一站》、《我是打工仔》等佳作，以‘沉重的潇洒’的姿态，以及粗粝而又颇具南方式的幽默文风，引起文坛注目，受到广大打工族的青睐，可以说影响了一代打工者中的文学青年。”现在，在后现代语境下，张伟明“绕过了‘苦难、沉默、被欺侮与被损害的’的生存境遇书写，转换视角，将关注的目光投向打工者的‘前因’与‘后果’，显示出他独特的思考。”（杨宏海，2010，1-3）杨宏海给出了总评，但是展开论述很少。

关于安子。传记作家傅加华（2007）在《中国第一打工妹：安子传奇》一书中第 19 部分写道：“2005 年 10 月 22 日，《深圳商报》特别寻访了安子、张伟明、林坚、周崇贤、黄秀萍等深圳第一代打工文学作家，并以《生活在变，他们也在变》为题，分别介绍了他们的现状。如今，当年的‘小伙伴’现已人到中年，城市给他们光荣与梦想，也让他们困惑和迷失。在这期间，有人飞升，有人沉潜，有人逃离，有人坚守。文章评价安子时说：‘安子的好学和毅力也是超群的，正因为如此，她才没有成为昙花一现的人物，而是不断创造惊喜，始终引领潮流。’”这个可以看作是对安子创作的一个总的描述性评述。

“五个火枪手”黎志扬，属于打工文学的“逃离”作家，自从1998年担任《佛山文艺》编辑以后，忙着看别人的稿，自己写的就少了。而今，他的主要兴趣是漫画创作与动漫设计，包括宗教研究，鲜少文学创作。被具体分析就更少。

第二，作品关注。关于“五个火枪手”的作品研究，多关注作品的社会、历史、文化等方面的意义，而很少对作品的形式技巧和结构等进行研究。

①多为主题分析、意义探究，细致挖掘作品本身的书写策略或者技巧不够。

例如，兰州大学陈一军（2012）的博士论文《农民工小说叙事研究》提到：“林坚的《别人的城市》、张伟明的《我们INT》表现了农民工自我放逐的生存状态以及‘过客’似的漂泊不定的命运。”（22）论者指出了作品的“表现”，但没有细致地挖掘作品本身，包括这种表现如何而来，没有更多说明与分析。

再如，“深圳早期小说贴近现实生活，深刻地叙述了深圳移民独特的人生经历和精神体验，对移民漂泊不定的生存状态进行了艺术的观照。林坚的《别人的城市》，向我们展示了移民底层的边缘生存。”“林坚的《别人的城市》《有个地方在城外》，张伟明的《下一站》《无所适从》等也都表达了对都市生存困惑的体验。”（于晓峰，2005；89）论者也是在作品的主题分析、意义探究方面下功夫、下结论。

曾毅（2012）认为：“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在诱惑与夹缝中沉沦，自然也有维护尊严的成功者。女性作家安子在她的《青春驿站》里，塑造了许多成功维护自己的自尊的女性形象。”（页40）但是如何塑造，展开分析不多。

②多半是从“五个火枪手”作品的社会性、思想性与母题（故事情节）等方面来评述，文本批判方法单一。

林坚的代表作是《别人的城市》，在这篇作品中，“作者塑造了两个打工族代表，一位是属于白领阶层的打工妹齐乐，”“她活得滋润而精彩，真可谓时代的弄潮儿。与齐乐形成鲜明对比的形象是打工仔段志，他们俩眼中的城市不同，这样就有了城市中不同的他们。段志无论在爱情还是在事业上，始终以一个弱者的姿态出现。他离自己的理想遥遥无期，对自己这种生活现状很不满意，后来因为在‘别人的城市’中无所适从而回到心中渴念的家乡。但是，经过特区现代文明的熏陶，他对自己那落后封闭的家乡同样无所适从，他惟有再度回到这座‘别人的城市’。虽然，城市是‘别人’的，精彩的天空是别人的，但我总可以用自己的智慧，帮别人的天空抹上一点云彩，也许成不了诱人的彩虹，那就成一朵浮游的白云吧。”（杨宏海，2000；6）论者主要从作品的具体的艺术形象分析出发，挖掘其表现出来的基本思想。

关于周崇贤作品的大量分析，基本上都没有脱离“复述故事，表达同情”的研究初级阶段。例如，“在周崇贤九十年代的短篇小说《我——要——活——下一——去！》里，作者讲述了打工妹吴媚艰辛地打工生活以及在工厂里的种种遭遇。小说中介绍了一条令人啼笑皆非的厂规：‘上厕所不得超过三分钟，谁不按时解决问题，则每超一分钟罚款人民币五元。’‘而从车间到厕所，即便放小跑过去立即返回，也准超时，换句话说，上一次厕所只是得先做好心理准备，以半天乃至一天的工资作为代价。车间里忙碌的都是外来妹，谁都知道打工求生之不易，便少喝水，多流汗，然后，憋到下班。’这群打工者的生活是充满血泪的艰辛，他们生活在一个没有尊重、没有同情、满是白眼的城市里。”（刘凯健等，2011；6）此论述仅仅复述故事而已。

彭学明（2009）在《在疼痛中苏醒和超越——深圳打工文学初探》一文中赞赏了黎志扬等人的“表现自觉自醒并坚强”的创作具有开创意义：“在我的视野里，张伟明和黎志扬的作品是最早表现自觉自醒并坚强的。张伟明的《下一站》和黎志扬的《打工妹在‘夜巴黎’》，是早期很有代表性的作品”。周水涛（2010）在讨论通过众多人物演绎复杂的主题时，肯定黎志扬的《禁止浪漫》，指出，“《禁止浪漫》等作品通过众多的人物演绎了复杂的主题。通过众多人物演绎复杂的主题是一种简捷的主题表述方式，而这种方式的简捷在于简洁的人物描写及通过多个人物的命运或‘生存史’的演绎，来表达意蕴复杂的题旨。”

③多纠缠于政治、社会表征系统中的公平正义，评判作品价值的主要标准是社会价值，很少从创作的深层次去进行分析。

例如，曾毅（2012）认为安子等人的打工文学掺杂很多政治元素。她在博士论文中写道：“以安子这个民工文学创作者为例，我们可以发现其作品大部分都是相关人物通过奋斗改变命运并拯救苦难。虽然她的创作具有一定的现身说法的意味，且她的作品对鼓励青年民工不断奋斗，缓解劳动关系中的矛盾以及稳定下层社会都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但是我们却发现这和政府相关部门的大力扶持和宣传有着必然的联系。由此可见，民工文学对于民工的塑造，也掺杂着很多的政治元素。”（页 24）

“城乡冲突是一种多层面、多范畴的冲突，其冲突有多种表现形式。在《下一站》中，当香港主管轻蔑地称吹雨为‘马仔’时，怒不可遏的打工人把手指戳到主管鼻梁上义正词严地说：‘告诉你，本少爷不叫马仔，本少爷叫一九九七’，这类冲突可以归入政治冲突。”（周水涛，2010；46）这是把小说进行政治解读，彰显其社会政治意义。

有论者从社会学的“社会阶层”叙事的角度进行研究。王晓华(2008)指出：“安子的代表性作品往往始于底层叙事，终结于对底层处境的超越，表现了打工者群体阶层变迁的可能性。”(页 53)“安子作品的价值在于超越了单纯的底层叙事，进入了亚阶层叙事的层面。”“尽管打工文学展示了阶层变迁的可能性，但其主流仍然是底层叙事。毕竟，能够从底层脱颖而出的注定是少数成功者。安子被称为‘第一打工妹’就说明了这点。”(页 54)

④对于究竟运用了哪些/怎样的创作策略，构建了打工文学的冲突书写而取得成绩，这些创作策略是如何受到所处时代的政治社会条件的影响的，鲜有全面论述与文本批评。

鄢文江在打工文学评论专著《触摸泣血的灵魂——周崇贤打工小说赏析》(四川美术出版社 2005 年 12 月)这本书中，对周崇贤出版的 16 部小说。进行了综合研究，初步涉及到作品的创作策略。他特别提到，“辣”是周崇贤创作个性的重要特征。“辛辣，对世相的辛辣嘲讽，这一创作个性主要体现在作品蕴含的主旨里。周崇贤的大部分小说，都蕴含着这一主旨。”“他凭借人物语言的载体，抨击现实的阴暗面，直逼现实的心脏；倾诉人生的艰难，人世的艰辛险恶；他凭借那忧郁的诗人气质，运用诗的语言，营建出一幅幅人生画卷。而在这一幅幅人生画卷中，我们不难感受到那种浸透辛辣的、无处不在的味道。”

鄢文江对周崇贤作品的辛辣特征，捕捉概括是到位的，感受与理解是深刻的。但是他没能指出这一特点所蕴藏的更深含义，其实就是周的“血性表达”与冲突书写使然。鄢文江也没有从表现手法与书写策略方面去确证周崇贤作品的辛辣特征，从而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说服力。

柳冬妩(2012)对林坚的《别人的城市》做了深刻的文本分析与文学性探究,他从时间的解构与碎片的美学、玄学的叙事与真相的迷失、死亡的寓意与生存的拷问三个方面,对小说进行了文本细读,指出作品在叙事时间安排上的创新。这样的分析,采用了叙事时间、侦探小说与死亡叙述等独具一格观察点,分析出《别人的城市》的先锋面影,也就是它的“先锋文学”特点。可以说,柳冬妩这样的文学性分析,超越了众多社会性文化性对打工文学分析的旧套路,值得继续深入。他的“必然引出人性批判”判断,在在关乎打工文学的冲突书写。只是他采用的分析工具,例如从侦探小说的方式去分析打工文学,似乎不宜,侦探小说与打工小说实在离得太远。但是他这种“纯文学理论”的研究路径,值得肯定。

总之,目前对包括“五个火枪手”在内的打工文学研究,有一种缺陷,评论家们虽然读了不少文本,但基本上只能算是描述,缺乏应有的深入论述和问题意识。无论如何,文学现象与思潮的研究很多,文本批评和诗学提升乏力。缺少对打工文学创作个性、群体优势和演变态势进行共时性的反思与梳理。多停留在从社会学角度来关注这一现象,把打工文学编织进意识形态的话语框架内,而没能真正从文学的角度来确证打工文学的文本价值或不足之处。打工文学被文坛主流认为没有艺术性,没有诗学技巧运用。现有的文学评判体系主要是学院式的文学批评,难以对打工文学有一个全面、深刻、客观的评价。

承认打工文学早期作品大多鞭笞制度安排的不合理、控诉打工生活的苦难、批判现实的不公不义而被称为“冲突书写”的文献不少,研究“冲突书写”的“五个火枪手”的文献也有,但是从理论上,系统总结以“五个火枪手”的创作为代表的打工文学的冲突书写的文献不多,值得去丰富。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如果仅仅立足于单纯的文本分析，势必会造成对打工文学的片面理解。他们认为：“在当今这样一个文化多元的时代，任何一种文化现象都不可能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它必然要受到其它文化因素的影响。如果仅仅立足于单纯的文本分析，势必会造成对打工文学的片面理解。”（孟海龙，何希凡，2011：97）因此，单纯的文本分析只是本论文操作策略的一部分。

四、关于冲突书写的研究综述

冲突书写是现实主义反抗主题的扩展与延伸，这一点，很多学者并未重视。

通过去政治化的文学手段来揭露黑暗、针砭时弊，对不公平的现实进行批判，干预生活，发泄不满，是受国内外资本盘剥最严重的底层打工者的内在要求，也是改革中利益受损的民众在底层表达与文学创作中的自觉追求。在 1980-90 年代，中国大陆出现“政治不争论、一切向前看”的新时局，文学的战斗性与战斗性的文学有了重生的机会与存活的空间，并有了文本的实践。打工文学的冲突书写正是那个时代以来的反抗表现，促成了底层愤怒与情绪讨伐的文字化、公开化，接续了中国文学不平则鸣的批判现实主义传统，是抵抗诗学的一种。

关于类似于冲突书写的研究，例如评价某些作品的战斗性、革命性、左翼性、批判性、揭露性的研究成果，屡见不鲜。但是，真正触及打工文学本身冲突书写的文本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

在冲突书写的思想资源方面，批判现实主义写作是打工文学冲突书写的思想源泉，一些族群分化的国家涌现的“抵抗诗学”属于冲突书写的一种高级形式与理想境界。古代中国，属于冲突书写的《硕鼠》收于《诗经·国风·魏风》，是魏国的民歌，人民用硕鼠讽刺当政者，表达了奴隶的反抗和对理想国度的向往。现代中国，鲁迅等左翼文人的创作，似“投枪、匕首”，具有强烈的战斗性、鼓

动性，反抗性，也属于冲突书写。在台湾，现有的研究包括：东海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陈晓娟 2000 年的毕业论文《杨青矗小说中的抗争主题研究》，以杨青矗小说为研究范围，采用主题研究方式来探讨杨青矗小说中的抗争意识。国立暨南国际大学外文系硕士研究生李亚谕 2009 年的毕业论文《经济大恐慌中迁徙工人的抗争与乌托邦欲望：史坦贝克〈加州劳工三部曲〉的马克斯研究》，重新检视美国小说家约翰史坦贝克在经济大恐慌时期描述加州迁徙工人的三本小说《胜负未决》、《人鼠之间》以及《愤怒的葡萄》中分别以政治和人性面来探讨加州资本化的农业以及迁徙工人的抗争。这种抗争，一定程度上也是冲突书写的应有之义。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何言宏（2012）认为，“当下中国，‘新左翼文学’中的很多作品都揭示和批判了资本强权的肆虐与罪恶所造成的底层苦难，控诉了资本强权的凶蛮、残暴与虚伪。强权的侵害必然会导致相应的反抗。”反抗付诸文学，冲突书写也就必然。尾崎文昭（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汉学家）在论文《底层叙述——打工文学——新左翼文学》中，把打工文学定性为“新左翼文学”的一种（详见《アジア(亚洲)游学》月刊 94 号，日本勉诚出版 2006.12），尽管其定性结论未必服众，但是和其他“新左翼文学”一样，打工文学的冲突书写却是不争的事实，它的价值首先是它的存在。

在冲突书写的本质属性方面，周航（2011）称“冲突”书写为“血性”表达。他在《“打工文学”核心问题研究论纲》中认为：“打工文学的‘血性’，首先应该是具有自觉的、勇敢的、深刻的对抗现实生活与揭露现实丑恶的姿态。”“其次，打工文学的‘血性’表达，并不是赤裸裸的反社会反人性的表达。它的书写是出于良知的并非恶意的恶毒的文字凶杀行为，这种‘血性’是真诚的，是站在文学与思想的高度上的一针见血。”他还认为，“打工文学的‘血性’就是要用现实批

判的态度，介入现实，甚至是介入政治。只有这样，才不至于被认为是小打小敲的‘底层’书写，小则关心同类的生存命运，大则关心民族与国家的发展。惟其如此，才会大气起来，才会逐渐在文学界横刀立马纵横驰骋”（页 14-15）。

打工文学冲突书写还是有所作为的，提供了不少新的审美维度，生成了不少新的审美品格。作为“打工者主动表达”的打工文学，“弥合了原来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底层写作中表述者和被表述者之间由于身份、处境的差异而存在的裂缝”（于爱成，2013）。作为“批判与抗争”的打工文学，并没有停留在平铺直叙和照搬现实，而是注重多元、先锋、前卫的文学性表达，紧跟时代与读者的变化。作为一种动态性和来自底层的文学，打工文学持续刺激和活跃了当下文学创作。

不可否认，打工文学冲突书写在内容上表现很活跃，在形式上百花齐放尚嫌不够。文学未必能够解决社会问题，“冲突”可能也只能停留在“书写”的意义上，但是书写形式却可以千变万化，精彩纷呈，超越作品内容，不断创新。打工文学要想在“纸上谈兵”中大有作为，完成冲突书写，脱颖而出，提供更多审美样式，必须在艺术再现手法与文学表现形式上打破常规，在书写策略方面破旧立新。

总之，冲突是一种状态，一种过程，一类事件，把它作扩张性解释，定性为一个集合性话语。其普遍、激烈、持久程度在打工文学作品中都有反映，而研究成果很少。本研究意欲弥补有关缺陷。然而，作为本质性概念，冲突书写注定会引起争议。对于冲突书写，一定程度上的“莫可原其理”也在意料之中。虽然它具有可见的形象与可为人知的思想，它的定义所引起的问题远较它所解决的问题为少，但毕竟是一种看起来不太常见的学术概括，需要深度阐释。难免有误解，若误解被限制在有限的范围里，或不至于造成整体误读。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架构

一、研究方法

对象决定方法。本论文主要研究对象为打工文学的冲突书写。研究文学，离不开对文本的整体细读、贴近分析（close analysis）。研究打工文学，不能脱离其本质属性即底层性，离不开“底层叙事研究”。要研究打工文学的冲突书写即“虚构的战斗、想象的攻讦、现实的批判”，离不开文学的“社会批评理论”。总之，维持文学问题的专业性，兼顾形式分析与社会批评阐释，本研究将不是诸多方法的偶然堆积，而是系列方法的有机组合。

（一）整体细读

本研究把打工文学的冲突书写作为研究重点，和所有此类研究一样，离不开对文本的整体细读、贴近分析。把“五个火枪手”的相关作品关于冲突书写的精彩片段、带有向上性的反抗话语，归纳出来，进行相关评论与研究，这是研究基础。显在的冲突书写与反抗现实处境的姿势固然一望而知，更重要的是透过深耕细读，发现“表面文本”之下的“潜藏文本”，并对潜文本进行有效解读，才能见人所未见，论人所未论。细致地挖掘作品本身，开采文本富矿，读出潜文本并加以阐释，这是研究者和一般读者的不同所在。本研究努力追求这种不同。

具体操作注重以下三个方面：

“对作品和语境加以综合考察”（申丹，2008；1）。打工文学之所以和以前的底层书写不同，就在于其创作的语境或时代不同。不能离开中国改革开放这个新的语境或大的背景去讨论打工文学。只有综合考虑特殊的国情施加在打工者身上的特殊的烙印，特殊的打工环境造就特殊的打工作家作品，并从时代的坐标上把

握打工文学概况，探讨打工文学得以生成的文化语境、现实空间与文本空间，才能解释为什么早期的打工文学火药味那么重，批评性那么强，写实主义那么深刻。

本研究“既关注遣词造句，又关注叙事结构和叙事策略等超出文字层面的文本成分”（申丹，2008：1）。事实上，建基于作品的文学研究，没有不关注遣词造句的，本研究也不例外。而这里的“叙事策略”对应本研究，就是冲突书写的策略，是本研究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因此，关注遣词造句，关注超出文字层面的文本成分，关注宏大讲述与细节描摹，关注激情想象与真实体验，有助于解决本研究相关问题。

而“对一个作品与相关作品的相似和对照加以互文考察”（申丹，2008：1），这对于作家群、作品群的研究是必须的。本研究以“五个火枪手”的代表作品为论证的依据，五个人之间，有相似的打工遭遇，也有不同的个性禀赋，他们的作品在冲突主题上有相通之处，有共同的美学追求，在书写策略上各有千秋。要灵活应用法国克里斯托娃的文本间概念，仔细分析他们的异同，把他们的作品进行对照分析和互文考察，以便集体指认他们总的创作风格、价值取向与得失所在，为相关研究预设提供足够的论证依据；寻找打工文学的共同规律，为打工文学今后的创作提供建议。离开了这种集体对照和互文研究，个别地去研究这些人的作品，这样的成果过去就有，现在缺少的是对“五个火枪手”作家群的整合研究与系统梳理，以及在此基础上对打工文学的冲突书写类型的类型化、主题化、策略化、经验化处理，这正是本研究的努力所在。

总之，申丹在对英美经典短篇小说作品进行重释的过程中，提出的整体细读、贴近分析的批评方法，也是本研究将要参考的理论方法和分析工具。

诚然，互文考察其实就是比较研究，有直接比较与间接比较之分。直接比较是指在同一标准文档、相同参数情况下完成的比较，并采用同样的有效性评价。直接比较得出的结论和评价一般更加可靠。而间接比较一般是对不同研究者得出的结果进行横向比较。

（二）底层叙事研究

身处底层的打工者，通过叙事形式，对来自包括中上层社会等各方面的诸如制度安排和其他各种宰制展开的“虚构的战斗，想象的攻讦、现实的批判”，这就是作为底层叙事的打工文学冲突书写题中要义。

底层所遭遇的攻击与打压以及底层的反抗意识、自主意识是客观存在的，倡导文学创作要关注底层的存在和言说，由此形成了“底层叙事”。中国的改革，涉及到利益的重新分配，打工者成为改革的参与者与某种程度上的牺牲者，打工文学因反映打工者对自身权益得不到保障，对生存困境的不满，出现了冲突书写。冲突书写属于“底层叙事”。底层叙事理论在分析冲突书写上具有适用性。

“底层叙事研究”是当下文学评论尤其是中国的文学批评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也是一种重要的文学批评方法。这种方法，主要是运用经典叙事学和后现代叙事理论，对表达底层经验的文学尤其是其中的叙事作品所作的叙事分析和文本解读。简言之，对底层文学进行的叙事学分析。

有学者说“‘底层叙事’研究本身没有多少完整的主张和系统的理论”（林丹云，2008），其真实意思可能是通过文献检索，发现世界文学研究领域（中国除外）没有特别有影响的专家去研究“底层叙事”这个问题并得出普世性结论。这可能给中国文学研究者以机会，一批年轻新锐的中国批评家把“底层叙事”作为可实践的文学概念、文学主张进行阐释立论，并提出一些有影响的观念和方法。

底层叙事研究所运用的经典叙事学和后现代叙事理论五花八门，为避免迷失在纯理论的巨大“镜像”的笼罩下，使研究有意无意地迎合强势理论，必须量体裁衣，“进入本土的知识结构与人文情境”，找出能在打工文学特别是冲突书写研究中用得上、适合用的解释方法，发掘研究入口，构成研究进路。换言之，底层叙事研究，和所谓的“中层”“高层”或者其他“夹心层”文学，与所谓的纯文学、商业文学、主旋律文学等等的叙事研究相比，在叙事结构、人物塑造和叙事话语上等方面的技巧可能差异不大，一个较为明显的区隔在于：在围绕叙述主体、叙述对象、叙述手段等展开的阐释立论方面，底层叙事研究具备独有的特征与规律，值得本研究采用。具体操作如下：

谁在叙述？叙述什么？怎样叙述？这是各种叙事学理论都面临的问题。底层叙事研究对这些问题都有涉及，并形成了相关理论阐释，因而适合用来解决打工文学冲突书写面临的问题：谁发生“冲突”，什么“冲突”，如何“冲突”。

本研究关于谁在“冲突”问题，属于底层叙事研究中的“叙述主体”问题；“冲突”书写的主题问题，属于底层叙事中“叙述什么”的问题；“冲突”书写的策略问题，属于底层叙事中“怎么叙述”的问题。换言之，本研究所面临的问题与理论、对象与方法能够统一。

（三）社会批判理论

打工文学的冲突书写可以采用文学的社会批判理论来展开。

文学的社会批判理论，在中国可以追溯到孔子的“兴观群怨”思想，“观”就是“考见得失”（文学要发现社会生活中的当与不当）。在西方，法国文学批评家斯达尔夫人（Madame de Stael，1800）的《从社会制度与文学的关系论文学》较早地涉足文学的社会批判。她认为应该将文学与广义的社会制度相联系，以考

察其间的互动关系，揭示文学在特定语境中的意义。法国另外一名“社会学派”代表泰纳，试图将文学的本质在种族、环境、时代等特定的语境因素中加以确定（1994；149-150）。俄国社会批判的奠基者别林斯基认为，文学就是对现实生活的再现（1963；147）。别林斯基的继承者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不仅仅是一种再现，还应该具有干预性，它应当是某种特定声音的表达者（1978；547-548）。匈牙利美学家、文艺批评家卢卡契（Georg Lucas）将社会批判理论推向一个阶段，他认为艺术作品是一种对看似偶然的现实的整合，发现现实的片面性与虚假性，重建日常现实的关联，从而获得普遍性意义（2000；58-59）。受卢卡契的影响，法国批评家戈德曼提出了“有意义的结构”概念，认为文本、作者、社会存在着同构的关系，从而破解了艺术形式与社会存在之间的关系问题（1988；2）。⁹ 美国学者韦勒克（Rene Wellek）在《文学理论》一书中，把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作为文学的外部研究的一部分，他认为“文学的产生通常与某些特殊的社会实践有密切的联系”（2005；100）。

联系到本研究，“对现实的不满、批判以致否定是文学最一般的属性，任何时代、任何一位有良知，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无论他信奉怎样的创作观念，他都会以理想主义的情怀，去审视并不尽如人意的现实，表达他们对现实的不满、批判以致否定”（耿文忠，1998）。打工文学也是这样，冲突书写中包含了对现实的不满、批判以致否定，具有文学最一般的属性。

打工文学沿着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道路，继承了五四时期小说家的问题主义和怀疑精神，立足于批判现实进行创作。打工文学作家对打工社会有着深入的

⁹ 关于社会历史批判的梳理，详见邱运华（2005）《文学批评方法与案例》第一章〈社会学批评〉，页11-17，北京大学出版社。

了解，对存在于社会的问题和矛盾比较关注并敢于直言。他们也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生命体验形象地展示到创作中，成就了冲突书写。

“文学并非世俗概念的消遣、娱乐，抑或是赚钱的工具，文学的实质应该是与现实斗争的工具，文学表达出的应该是对于社会现实强烈的思绪与情感”（徐艳辉，2013）。与现实斗争的工具是打工文学的实质所在，打工文学的冲突书写，充分表达出了打工者们对于社会现实强烈的思绪与情感，那就是不满与反抗，就是呐喊与鼓呼，“解决的办法不是革命，而是爱和谅解”（董衡巽，2007）。

“文学不仅只应是一面‘镜子’，而且还应是一盏‘明灯’和‘斧子’。文学作品应该融入作者的思想感情，为读者照亮前行的路径，‘砍出一条血路’，指引和激励人心向着光明稳步迈进”（李倩，2008）。打工文学的冲突书写也像打工一族的“镜子”、“明灯”和“斧子”，它融入了作者的思想感情，它的目的也是为广大的打工者“砍出一条血路”，指引和激励人心向着光明稳步迈进，而并非煽动仇恨，正如徐艳辉（2013）所说：“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用意并不在于丑恶、罪恶与黑暗本身，而在于通过对这些阴暗面的无情揭露，倡导一种更加民主、更加人道、更加博爱的人文主义精神”。

综上所述，运用社会批判文论来分析打工文学的冲突书写，并非削足适履，也不是理论工具与文学研究的“拉郎配”，更不是为了研究而生搬硬套某个理论。打工文学的冲突书写，天然地充满了对现实的批判与反抗精神，适合采用文学的社会批判文论来对它进行“梳妆”，有助于追溯打工文学的根本属性，评述冲突书写的展开路径，归纳冲突书写的主题范式，分析冲突书写策略的种类、使用与得失，指呈打工文学的价值与意义，形塑打工文学冲突书写的全貌。

在各章节的论述中，也微观使用社会冲突、身份建构等相关理论指导下的方法。具体操作时将以冲突书写的精彩片段引用分析为主干，以相关的社会文献为脚注，正副文本双管齐下，互为补正，力求客观谨严。

无论哪种理论都不是万能的“度量衡”。以上所述，只是一个广义的研究路径。每一种批评视角的采用，都意味着它既有自己的视域，也有自己的盲区。难以找到一种真正的超越性和现代性的评判眼光。本研究在今后的研究过程中，需要不断吸纳最新的材料，不断修正研究策略，使研究获得持续的进步。

二、研究架构

在论文架构上，章节的安排依照“产生背景、叙述主体、内容分析、形式技巧研究、价值评估”这一逻辑自洽关系分别论述，以求全貌。

第一章、第二章 主要为绪论与交代研究背景，属于陈述性研究，主要解决背景性问题，并对冲突书写作出操作定义。在打工文学中，凡是有肢体、语言和心理冲突描写，并且构成故事情节，这样的写作系统（或片段）即为冲突书写。文本内容以书写冲突为主构成系统，以书写冲突为辅构成片段。作为表现打工者与他人、与自我不断产生剧烈纠葛的书写形式，这种创作实践，立足于批判现实，继承了中国五四新文学的问题主义和怀疑精神以及 20 世纪左翼文学的传统，又融入了新的观念和新的话语。

第三章 叙述主体，叙述主体又称为作品中的故事讲述者，亦即叙事作品陈述行为的主体，关乎叙事这一行为由谁来承担。本研究从热奈特的叙述者类型论出发，从作者与作品两个层面，透过例证与文本分析，展现对打工文学冲突书写叙述者的关注，驳斥相关成见，从而为叙述者是谁、谁在叙述这一核心问题解套。

本研究认为，冲突书写的叙述主体以打工者为主，有别于以往的底层叙事；叙述者通过思想职能的完成，试图纠正社会语境对打工者的刻板印象。

第四章、第五章 叙述对象，打工文学的冲突书写，主要以三个方面的内容为叙述对象：打工者与强权的阶级冲突、打工者之间的互虐冲突、打工者自我的趋避冲突。表现形式包括肢体、语言与心理冲突描写。这种书写兼容了打工者集体记忆与个体经验，体现了人物情节情绪化与作品主题理性化表里相应的特点，冲突书写关注阶级/阶层冲突、打工者的异化与升华等时代问题，并非反体制的激烈文本，主题指向理性诉求，维持了打工文学思想内容本身的健康。

第六章、第七章 叙述手段，打工文学作家都有基本的坚守，在立心、立命之后，再谈文采、修辞。冲突书写在策略的运用上，采用重复叙事、副文本、句法、人名修辞、反话语等多种表现手法，在最终能实现的现实环境运作中，完成了对文本结构性与修辞性铭刻。本研究认为，在叙述手段方面，冲突书写体现了讲述故事直观化与叙事技巧审美化相辅相成的特点。在运用多种有效策略基础上，冲突书写的技术美学属性得以表现，并审美地再现现实生活。

第八章 结语，采用中国传统的推源溯流、以意逆志、意象批评三种批评方法，进行定性研究与概括分析，以求多重阐释与全面理解并总结全篇。本研究认为，不特名世、亦必传世的打工文学冲突书写，建构了重要的底层叙事文本，具有相应的文学价值与社会意义：在文学性方面，信言不美，真水无香；在社会性方面，批评现实，或可经典。结语呼应了这种尚在验证的文学预言。

冲突书写是值得研究的文学经验，本文对此进行呈现、阐释与评价，注重材料、观点与逻辑关系的统一。结论认为：打工文学中，冲突书写一类，有两种叙述主体（作者层面、作品层面），三大美学特征（个体经验公众化与集体记忆个

性化相得益彰、人物情节情绪化与作品主题理性化表里相应、讲述故事直观化与叙事技巧审美化相辅相成), 四种冲突主题类型(受制、反抗、互虐、趋避), 五种叙述手段(重复叙事、副文本、句法、人名修辞、反话语)。研究目的旨在使冲突书写成为观察与解释底层叙事的新视角, 成为更好地了解 20 世纪 80、90 年代的打工文学与中国故事的新路径, 也为打工者的社会融入与政府的流动治理提供参考。

第二章 中国改革开放语境下的打工文学

勒内·韦勒克和奥斯汀·沃伦（2005）在《文学理论》中指出：“文学实际上取决于或依赖于社会背景、社会变革和发展等方面的因素。”（页 102）中国从 1978 年开始推行改革开放基本国策，引起社会变革，带动经济发展，这些因素为打工文学提供了赖以生存的时代背景。也可以说，打工文学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它与此前的工农兵文学、左翼文学乃至更古老的所谓悯农文学之类的书写，有着迥然不同的时代背景、文学生态与历史语境。正如雷达（2011）在《打工文学：今生与今后》中所言：“打工文学是中国社会现代转型中的特有现象。”研究这种特有现象，既是“对当下的怀旧”，又是对社会转型的重新反思。

所谓改革开放，是指 1978 年后，中国大陆开始的体制改革，也就是告别延续近 30 年的计划经济，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对内搞活，逐步建立商品市场与生产要素市场，包括劳务市场、资本市场、土地与房地产市场等。“中国的改革开放，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政治、文化、社会领域。它的每一步深入，说到底，都是为了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温家宝，2003）中国自此进入“后毛泽东时代”或曰“后社会主义”阶段。这一过程给中国民众的经济生活带来重大改变，也影响到中国社会现代转型与世界经济格局。

改革开放后，中国国内移民（internal migrant）——打工者大量涌现并卷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社会不断变迁，阶层间与区域间不平等急剧扩大，不平等带来冲突。掌握主流话语权的执政精英及其拱卫者，拥有资本优势的经济强人及其

附庸，作为强权阶层，强强联合，利益共谋，通过制度安排，形成压制力量与惩罚机制，建构了一个有利于上流社会的高度压抑的打工社会。打工者在此遭遇到前所未有的矛盾冲突，不少打工者产生了书写冲动与创作实践，形成了打工文学的起跳力量、始创叙述与滥觞表达。问题在于，这些冲突有着怎样的制度性诱因？书写这种冲突的打工文学有着怎样的创作传播特点？打工文学的冲突书写，其操作性定义如何？

本章就“冲突产生的制度因素”、“打工文学的生产传播特点”、“冲突书写的操作定义”三个议题展开讨论。一方面，我们认为底层有书写能力，恰逢彼时中国，有多种制度性因素和社会体验让打工者产生创作动机与灵感，直接或者间接地作用着、影响着打工文学；另外一方面，弱势群体固然有诉说自己立场的权利，然而底层的声音有没有传播途径？人微言轻，在打工者话语权缺失的1980-90年代，打工文学作品传播形式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化生产的物质方式、文学创作的社会规约都值得关注。最后给冲突书写一个可操作性的定义，使之成为本论文的核心概念。这三个议题，从冲突产生，进而书写冲突并传播，再到定义冲突书写，构成一个完整而有意义的“背景-创作-研究”逻辑链。

第一节 冲突产生的制度因素

1980-90年代，中国的户籍制度、收容遣送和暂住证制度、打工体制，是压在打工者头上的“三座大山”，直接或者间接地损害了打工者切身利益，引发不少社会问题，造成打工者与强权、打工者与打工者、打工者与自身的各种矛盾冲突。坦白说，打工者还没有形成一股力量，来抗拒统治阶级这些压抑性机制。这并非是说打工者没有抗拒的姿态。这些对峙、纷争、摩擦、纠葛，通过肢体冲突、

语言冲突、心理冲突等各种视景，出现在打工文学中，形成受压、反抗、互虐、趋避等诸多创作主题，作品揭示了时代之伤、家国之痛、人性之暗、抗命之美，体现了打工者“对群体命运的象征性沉思”（詹姆逊，1999：59）与对压抑性机制的符号性、姿态性抗拒。

打工者，特指改革开放后，从中国农村或者落后省份转移流动到经济特区及沿海开放城市谋生的国内移民。他们之中，农民最多，因此打工者也常被称为农民工。不过，打工者不仅包含从贫瘠的农村来到富裕城市打工的农民，也包括从落后省份的城镇来富裕城市打工的非农业人口，例如小镇青年。不过，农民工是打工者的主体力量，因此，农民工与打工者两者具有共名与最大交集，基本上可以通用。农民工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打工者的问题。但是，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用打工者来统称这些国内移工更为适宜。事实上，打工者本身更倾向于被人称为打工者，而不是带有农民字样的农民工。

打工者不但得不到国家政策的眷顾，在城乡二元社会里艰难生存，而且，户籍制度、收容遣送和暂住证制度、打工体制，对打工的国内移民的命运还产生重大影响，是打工社会冲突产生的制度因素，未必直接作用于冲突书写，却深刻地影响着打工文学，成为此一底层叙事的诱因。

一、歧视性的户籍制度

台湾学者彭国省（2011）认为，中国大陆的户籍制度实质上是一种制度的歧视，规定某一群体的政治、经济或文化地位高于另一群体，从而使后者遭受一些不公平的待遇，权益受到损害。户籍制度造成了社会等级的存在，影响社会的公正。

作为现代国家与国民关系中最基本的人口治理制度之一的户籍制度并非新名词，中国古代有过各种户籍制度。清朝政府 1911 年制订了第一部现代国家意义上的《户籍法》，可惜还没有来得及颁布实行，清朝就被推翻。民国时期也颁行了《户籍法》《保甲条例》《县保甲户口编查办法》等多种人口登记与管理制度。1949 年之后，为了治理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为了优先发展工业，中国开始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城乡分立，工农分开，将农民固着在土地上，造成了农村普遍的贫穷和劳动力严重的过剩。

1958 年 1 月 9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正式颁行，人口流动全面冻结。与世界多国相比，中国大陆户籍制度有其特殊之处，其中包括迁徙前必须由迁入（及迁出）地审批；采取“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二分法，而且这种二分法有政治与经济权利的差异（林宗弘，2011）。简言之，未经审批，不得随便迁徙，少有迁徙自由；因为户籍性质不同，国民分为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两大类，分享差异化的待遇（至少 60 种社会福利因为户籍性质不同而迥异）¹⁰ 因为有政治与经济权利的差异，待遇差的“农业户口”不得随便变更为“非农业户口”，“农转非”名额由国家严格控制。城乡二元对立结构就此确立，建构了有中国特色的户籍管理体系。

换言之，在改革开放前，尽管农村普遍贫穷和劳动力严重过剩，但是按照国家的管理，普通农村人口不得随便到城里打工谋生，更不可能轻易取得含金量高的城市户籍，即便是一些走街串巷的流动手艺人，要到本省外工作需要获颁 6 种

¹⁰ 详见孙乾（2013），《辜胜阻：户籍带来 60 多种城乡不平等福利》，文章称：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透露，在户籍制度上有 60 多种城乡之间不平等福利。

许可证，¹¹。改革开放后，人口流动有所解冻，中国要建立商品市场与包括劳务市场在内的生产要素市场，就不得不对国民的迁徙管控有所放松。正如《时代蜜蜂农民工》（John Even，2010）一文所言：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¹²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被解放出来的富余劳动力在乡下无事可干，他们需要往外蜂舞，寻找新的就业门路”。“国门重新打开，在城市特别是沿海地区，大量引进了外资，到处都是蜂起的‘世界工厂’和开发区，栽花引蜜蜂，召唤着大量的劳动力和农民工。于是，一个锅要补，一个要补锅。在政策引导下，民工潮一浪高过一浪，风起云涌；农民工一代胜过一代，蜂屯蚁聚。在异乡的花圃里，远道而来的蜜蜂传花授粉酿浓蜜，各有各精彩。”

改革开放之后，作为劳动力的人身迁徙有了一定的自由，但是户籍不能随身迁移，人户分离现象十分严重。“农转非”指标、户籍迁移依然由国家严格限额管制。也就是说，来城市打工可以，但是别指望把户口迁到这个城市来，打工者基本上不可能获得这个城市的户籍。“中国大陆学者秦晖等人（Wang，2005；秦晖，2008）所指出的，中国大陆户籍制度与前南非白人统治时期的种族隔离（Apartheid）制度有其类似性”，“中国大陆地方政府、尤其是北京、天津、上海、深圳等几大城市对于户籍所在地迁入的管理，比前南非的地方政府还来得严格”，“可以想见，这种限额管制的方式必然衍生出走后门、送红包等现象。”（林宗弘，2011）

打工者逐渐发现，无论他们在城市怎么努力，纳了各种税费，为城市建设贡献了青春与汗水，基本上都无法逾越制度屏障，无法通过户籍迁移途径获得城市

¹¹ 详见 “Chinese apartheid: Migrant labourers, numbering in hundreds of millions, who have been ejected from state concerns and co-operatives since the 1980s as China instituted “socialist capitalism”, have to have six passes before they are allowed to work in provinces other than their own. In many cities, private schools for migrant labourers are routinely closed down to discourage migration.” “From politics to health policies: why they're in trouble”, The Star, February 6, 2007.

¹²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1980年代初期在中国大陆农村推行的一项重要的改革开放制度，也是中国大陆农村现行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改革开放最早从农村改革开始，农村改革的标志为“包产到户（分田到户）”，后被称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户口，而因为没有打工所在城市户口，无法分享市民待遇（例如在城市打工者的子女不得就读这个城市的公立学校），政治经济权利因为户籍壁垒而受到严重损伤，各种问题随之产生。一些爱好写作的打工者开始通过他们的笔墨，抒发不满。

“文学创作如果不是完全因为对现实的不满而欲有所言说的行为，至少它也和这种不满有着千丝万缕、不可分割的联系，不管这种情绪是在表面的叙述上或深层次的无意识之中”（许文荣，2009；19）。

五个火枪手之一的安子，在纪实体小说《都市寻梦》一书中写道，即使她因为写打工文学出了名，当选“深圳十大杰出青年”，即使她已经嫁给了有深圳户籍的政府公务员，安家在深圳，但是她的户口仍然不能从梅州乡下迁移到深圳来。按照中国彼时的户籍管理，子女的户籍从母，也就是说，她小孩的户口将是梅州乡下的农村户口，她的小孩将不能在深圳公立学校读书。安子万般无奈，写信给时任深圳市委副书记的林祖基，讲述了户口给她带来的苦恼。在深圳市领导的关照下，安子的户口终于迁入深圳。

同为五个火枪手，周崇贤在小说《心情不好》中，讲述了一个“打工记者”遭遇的户籍之痛。“我”从落后的四川来到富庶的珠江三角洲某城市打工，做了一家报纸记者。因为业务过硬，表现良好，深得总编辑赏识，并通过各种努力，搞到一个“户口指标”，但是，户籍迁移机构雁过拔毛，“不单单缴纳了城市当局明文规定的8000大元城市增容费，¹³更要通过种种没有明文规定的手段和途径，硬着头皮，大方地花着自己多年辛苦换来的，那可怜的一点血汗钱。”（1999；84）也就是说，要花钱开后门找关系，“通过种种没有明文规定的手段和途径，”才有

¹³ 2001年11月，中国国家计委会同财政部发出《关于全面清理整顿外出或外来务工人员收费的通知》，针对外出或外来务工人员的包括暂住费、暂住（流动）人口管理费、计划生育管理费、城市增容费、劳动力调节费、外地务工经商人员管理服务费等在内的多种收费将一律取消。

可能迁移户口，还得缴纳一笔昂贵的“城市增容费”。揭黑笔触与反抗锋芒直指户籍制度掩盖下的腐败、买卖户口等强权行径。

出于维护既得利益的需要，权贵及主流意识形态往往通过话语操作与小恩小惠，刻意淡化户籍制度的不平等，对一些向政治体制效忠明显的打工者、甚至打工文学作者奖励城市户口，但是，户籍政策一日不取消，打工者还是打工者，不管打工者本身如何界定自己。

和安子、周崇贤一样，林坚、张伟明、黎志扬等人的作品中，打工者主人公因为户籍障碍不能够安心在城市打工，无法融入城市生活，还产生剧烈冲突的书写，均有良好表现，达到了笔酣墨饱的境界。这在第四章《叙述对象》中会详加分析说明。在中国城市争夺市民身份，也引起中国以外的学者注意。

二、收容遣送和暂住证制度

如果说户籍制度是国家户政的根本制度，改善起来不容易，牵一发而动全身，那么收容遣送制度尤其是暂住证制度被扭曲，就是最有中国特色的“恶政”（恶劣行政行为）了，或者叫污点制度。也正因为如此，2003年收容遣送制度废止，2016年暂住证取消。但是，在1980-90年代，收容遣送和暂住证制度就是悬在每一个打工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悬顶之剑”之下的打工文学冲突书写，成为打工者诟病制度、抒发愤懑、宣泄不满的书写大宗。

收容遣送（1982年—2003年）制度是中国一个已被废止的制度，作为一种强制行政措施，由民政机关、公安机关实行限制人身自由、收容遣返等行为。收容遣返对象主要为“三无人员”（无合法证件、无固定住所、无稳定收入），即无身份证、暂住证和务工证的流动人员。要求居住3天以上的非本地户口公民必须

办理暂住证，否则视为非法居留，须被收容遣送。简言之，打工者到达一个城市后，不管有没有找到工作，只要居住 3 天以上，就得办理暂住证——交一笔钱给当地政府。不交钱不办证，查到无证就要被关起来，国家机器“通过暴力发挥作用”，无偿劳动三个月（收容）左右，然后送回户籍老家（遣送）。这种惩罚机制成为打工者的噩梦，也是打工者反感、抗议书写的主要导火索。

深圳《宝安日报》2015 年 10 月 25 日刊登一篇打工小说《查无此夜》（John Even, 2015）写到一个打工者被查到没有办暂住证的遭遇：

主动去办暂住证的，当你是新来的，一办 3 个月，是 90 元；没办暂住证被查到了的，先补交过去 3 个月的，一共 90 元，不管你住了多久，默认你已经住了 3 个月。然后再交以后 3 个月的，不管你是否真的能够在此住上 3 个月，默认你从今以后一定能在此住满 3 个月，所以一共是 180 元。虽然国家规定暂住证可以只办一个月的，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人家要创收，你必须入乡随俗。

也就是说，国家规定暂住证可以只办一个月的，只需 30 元人民币。但是只要被他们逮到了，就得新账老账一起算，得交 180 元，是国家规定的 6 倍。此外，极端个案更加恐怖。如果某打工者在城市甲地上了一个月的班，运气不好，没有通过“试用期”；然后去该城市乙地上班一个月，不幸又被辞退；再去该城市丙地某公司做工。那么，这三个月内，尽管他就在这个城市兜兜转转，但是因为他是在同一个城市不同的行政区域流动，按照规定，他就得办三次暂住证，交三次钱。按照约定俗成的“办证”模式，打工者办证三次，这 3 个月他得交 540 元，远高于国家标准。国家标准被地方政府扭曲，强龙难压地头蛇。

来城市打工，必须先交钱办暂住证，不办就要被国家暴力收容遣送。办证所交的钱叫“社会管理费”，并非暂住证工本费那么简单，还包括暂住费、暂住（流动）人口管理费等。暂住证与打工者有没有工作没有关系，哪怕他正在失业，没钱吃饭，不交钱办暂住证那可不行。公民在自己的国土上也算暂住，这就是中国

特色的户政弊端。就因为他们是打工者，没有这个城市的户口，他们必须承认是暂住，必须承受这些无法逃避的官方暴力。而无良保安、警察在官方暴力授权下，在查办暂住证等方面，为非作歹，为虎作伥，为打工者所不齿，为冲突书写提供了不少素材。这在第四章《叙述对象》中还有详细论述。

1982年开始实行的收容遣送制度2003年被废止，直接原因是孙志刚事件，一个叫孙志刚的湖北打工者在广州街头因为没有随身携带身份证、暂住证被抓，先被带至公安派出所，后被送往收容站，再被送往收容人员救治站，最后被打死。此事经过《南方都市报》曝光，激起社会强烈反响。一个打工者，在自己的国家因为没有携带证件而被活活打死，暴露出城乡二元结构对立、公民自由迁徙权、警权滥用等诸多问题，三名法学博士因此向中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书，五位著名法学家以公民的名义，也联合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号称《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收容遣送制度”终于在2003年终结。打工者头上的“悬顶之剑”总算在还击与反抗的声浪中消隐。但是，收容遣送与暂住证制度给打工者造成的集体性创伤记忆不可能很快抹去，与此相关的冲突书写层出不穷。其中，打工作家王十月2015年12月出版的长篇小说《收脚印的人》，叙述了打工者被中国国家暴力收容遣送的罪恶故事，较有新意。

三、制度设计下的打工体制

所谓打工，就是无根的主体在城乡两域自由地穿越。所谓打工体制，就是国家针对打工社会与打工者的“制度设计”。很显然，中国对打工社会与打工者的制度设计非常糟糕，是有缺损的现实秩序的产物。因而对打工者造成权利伤害，

引发各种矛盾冲突。打工者被称为是中国版的“地球上的不幸者”(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¹⁴ 他们的生存景气指数一度跌到常人难以忍受的地步。

卢晖临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博士、哈佛燕京访问学者，他以例证的方法，论述中国打工体制的落后——打工者没有获得在城市居住和生活的制度性安排，缺乏住房、子女教育和医疗保障，其根源在于政府与企业责任缺失。主流话语视打工者为盲流，对打工者的劳动力再生产不闻不问，蔑视并对打工社会实施力量压制与惩罚机制，成为制度设计的败笔。

卢晖临(2011)首先认为：工业化催生农民由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大潮，这不是中国的特色，世界范围内莫不如此，早期的英国、美国，后来的拉美、东亚四小龙都是这样。

其次他认为，打工体制这一“制度设计”来源于计划经济时代我国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外资进入中国投资办厂，劳动力的需求大增，在这个情况下国家放松了户口管制，允许农民进城打工。虽然放松了对劳动力流动的管制，却没有彻底地废除户籍制度。

他说：许多发达国家的经验显示，他们在发展到我们今天这个阶段，外来工进入城市之后，住房基本上都是通过城市政府集体提供的，再结合市场化的方式。香港差不多60%的人口是居住在廉租房里面，新加坡提供类似于公租房和廉租房的人口比例也与此相当。而中国的打工者无此福利。国家政策对打工者的护佑长期缺席。

他建言，要解决打工体制的弊端，具体而言则涉及两方面责任：一是企业责任，给劳动者一份有尊严的工资，为劳动者过上正常的、有尊严的生活创造基础的物质条件，让农民工成为真正的“企业公民”。二是政府责任，农民工在城市中安家生活，碰到的最

¹⁴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is a 1961 book by Frantz Fanon

大障碍是住房、子女教育和医疗等问题，城市政府应拿出切实的举措，为农民工融入、扎根城市创造条件，让他们成为真正的“社区公民”，分享他们亲手创造的经济发展的成果。

卢晖临的文章从农民工着手，本论前有所指，农民工是打工者的主体力量，两者具有共名与最大交集，农民工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打工者的问题，农民工体制就是国家对打工社会与打工者的“制度设计”。很显然，中国对打工者的制度设计与安排，远远落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之后。这种落后之所以长期存在，是因为一个有利于上流社会的高度压抑的打工社会，符合中国的权贵利益。

从制度上为城市打工者的遭遇寻觅根源的学术成果很多，专书方面包括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政治学与社会学教授苏黛瑞（Dorothy J.Solinger）写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的《在中国城市争夺市民身份：流动者、国家与市场逻辑》一书，美国奥本大学人类学副教授葛婷婷（Arianne M. Gaetano）2004 年出版的 *On the Move: Women and Rural-to-Urban Migr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论文方面包括李金滢（2004）《城市农民工的制度性贫困》、李喜英（2005）《我国农民工歧视问题的制度性研究》、艾君（2005）《农民工问题的根源在于户籍制度》等论文。不过，本研究以为卢晖临的文章更“接地气”并有建设性。所以，本研究把他剖析的打工体制与户籍制度、收容遣送与暂住证制度并称为压迫打工者的“三座大山”，并视“三座大山”的压迫为打工文学中冲突书写的重要对象。

第二节 打工文学的生产传播特点

正如雷达（2011）所言：“打工文学是反映打工族这一社会群体的生活和感情、追求和奋斗的文学。它的成员大都具有乡村或乡镇背景，他们在卷入城市化的进

程以后，经历了种种遭遇，触发了强烈的错位感、失重感，在精神结构和文化心理的深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矛盾冲突，于是产生了书写的冲动，形成打工文学。”勒内·韦勒克和奥斯汀·沃伦（2005）在《文学理论》中指出：“作家是个公民，要就社会和政治的重大问题发表意见，参与其时代的大事。”（页 104）打工文学创作者们，身居底层，亲身经历、感同身受各种制度性因素带给打工者的权利伤害，耳濡目染间接受制度因素影响下的打工者的互虐与趋避冲突，他们群体发声，通过创作为创伤性记忆留下书证。

要使文学作品的生命不至于湮灭，必须发表或者出版。于打工文学而言，创作难，发表与传播更难。打工文学是一个特定时代的产物，反映出那个时代打工者的困顿、挣扎、理想与呐喊，无疑是关于社会底层的文学。底层是否有充分的媒体资源和中介渠道足以呐喊与发声？在底层基本没有话语权，审美权力¹⁵ 过分开打打工文学粗鄙性，打工文学与某些时潮（“无冲突论”，写“中间人物”）相冲突的不利情况下，主流文坛之外的打工文学乃至冲突书写，如何传播，这个问题值得关注。需要说明，因为是定性研究，本节中打工文学与打工文学的冲突书写不加区分，以免混淆。事实上，打工文学的冲突书写，与 30 年来持续发酵的打工文学总体，并无性质上、本源上的差别，它与整个打工文学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本是同根生，而没有是与非的区别。

在政治高压的红色中国，很多时候很多体验都被无情屏蔽。令人欣慰的是，恰逢改革开放，打工者富有精神深度的生命体验、审美体验没有完全被屏蔽。打工文学把异乡、流浪、梦想作为叙事视野，以冲突书写为起跳力量、始创叙述与滥觞表达，采用多种体裁和表现形式，真实地记录了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期的城

¹⁵ 本研究所指审美权力，包括三种人：文学政策的立法人，文学纠纷的仲裁者、文学活动的监察员。

乡变化，塑造了一大批背井离乡为社会默默奉献的时代烙印鲜明的打工者的形象，透过独特的传播方式，为日渐边缘化的中国文学培育了新的作者、读者和阅读市场。

底层不但要发声，声音更需要广泛传播。文学传播是传播者借助于一定的物质媒介和传播方式，将文学信息或文学产品传递给文学消费者的过程。创作与传播密不可分。什么样的创作决定了什么样的传播。传播反过来影响创作（本论主要从传播角度切入论述）。在中国改革开放语境下，特别是 1980-90 年代，打工文学具有个人生产传播（港版书）、集体生产传播（民办报刊与合作出版）、组织生产传播（官方征文评奖、结集出版等）三个特点，这使得打工文学的发展，更具曲折性、公众性与依赖性，今后的走向或许充满不确定性。

一、个人传播，折射曲折性

传播学认为，个人传播的主体是独立的，传播媒介与途径是狭窄的，接受对象是小众的，传播效应是有限的。

个人传播是打工文学传播的初级阶段。打工文学作者本人大都是打工者，平均的文化水平不高，作品的总体特征粗放。正因为如此，他们的作品很难在主流的文学传播媒介上发表，更不用说找国内的国有出版社出版。

众所周知，在中国的宣传思想文化战线，没有私人出版社这个概念。即便加入了 WTO，开放的也是出版产业链条的发行业务部分，而出版的核心价值所在的编审那一关，是看守严密的漫道雄关，非一般打工文学作者、作品所能问津一二。另外一方面，中国的书号资源在很长一段时间，属于国家专控的稀缺资源，资源的分配很难兼顾打工文学作家作品。就算是现在书号“按需分配”，但是严

格的报备与编辑的审美惯习，依然让打工文学创作个体看不到出版的希望。此外，出版行业的转企改制，使得经济效益成为不得不考虑的追求。对于没有名气的打工文学作家作品，几乎没有出版社敢冒市场风险去出版。

这就给了香港书号机会，也给了广大打工文学作家出版的机会。有研究者打了个形象的比方，说“香港的出版社多过米店”。因为一国两制，香港的出版业是完全市场化的，没有意识形态的控制，只有市场的选择。在香港，注册一家出版社非常简单，书号也是真正意义上的“按需分配”，管理有序，无偿分配。一次可以无偿申请 10 个书号，出书后，向特区政府康乐文化署呈送规定的样书，就可以继续无偿申请下一批 10 个书号。因为出版社多过米店，香港出版市场竞争激烈。一些小的出版社不得不把目光投向中国内地。于是，为香港的出版社兜售香港书号的内地文化传播公司、工作室应运而生，甚至很多内地文化人通过中介在香港注册了自己的出版社有限公司，直接在内地卖起了香港书号。香港书号本是免费资源，随行就市，惠而不费。不超过一千块人民币一个的香港书号多如过江之鲫。

打工文学作者，作品无处出版的焦虑，逼得他们用少许钱买个香港书号，找家小印刷厂，自行印书完成“隆重的首展”的文学现象，层出不穷，渐成风气。按照国家出版管理规定，这样的出版物，必须全数运到境外销售，不得在内地买卖。“港版书”在内地学术成果认定上也被否定。但是，这和打工文学作者没有太大关系，他们并不指望这种“港版书”能给他们带来经济利益。他们只是为了让作品能见天日，展现自己的文学才华，总结自己的创作成果。这种打工文学作品，其传播方式多半是免费赠送，在公益慈善活动中义卖，在文人雅集中交流，

在前卫的民营书店展示，这并不违反国家政策。可想而知，这种传播媒介与途径是狭窄的，接受对象是小众的，传播效果是有限的。

第一代打工文学著名作家周崇贤，就曾在香港金陵书社出版公司出版了他的长篇打工小说《渴望浪漫》，名副其实，他的这本“港版书”的出版，就是“渴望”一次出版的“浪漫”而已。这种墙内开花墙外香、出口转内销的独特现象，从另一个方面也折射了打工文学起步的艰难与曲折。

二、集体传播，呈现公众性

传播学认为，集体传播其实是一种集体发声。基于团队力量，使得传播行为超越个人的狭隘，进入公共领域，呈现公众性，期待最大的回声，增益更广的传播效应。

为了扩大作品发表空间，克服“港版书”传播的不足，促使打工文学传播效应的最大化，打工文学作家开始“抱团取暖”，集结志同道合者，自筹资金，出版民办报刊，发表大量的打工文学作品，并且以合作出版的方式，集资购买国内书号，出版打工文学优秀作品选集，使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精神产品，有效地推动了打工文学的传播。

改革开放语境下，文化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为民办报刊的出版带来曙光；日益多元的文化氛围，包括“文化低保”口号的提出，使民办出版有限空间有所作为，为打工文学的集体发声创造了条件。这些民办的打工文学报刊，有的是“同人报刊”，编委自己掏钱，自费印刷邮寄，也没有稿费，出版周期不固定，有钱就多出几期，没钱就延长出版周期。以著名的打工文学报纸《打工诗人》为例，在广东惠州创办，一路走来，十年不辍，完全是靠许强、罗德远、徐非等几个编

委自掏腰包出版。后来，香港乐施会曾经一度资助过这份报纸的出版。就这份报纸，吸引了许多打工文学青年和非文艺打工读者。当下正红的打工诗人郑小琼（广东省人大代表），最初的诗歌作品，大多数发表在《打工诗人》报上。可以说，以《打工诗人》报为代表的民办报刊群，培育了一大批打工文学作者，填补了众多打工者的阅读空白。许多主流文艺报刊编辑，在收到这些免费赠送的民办报刊后，往往从中选择稿件刊登在主流文艺报刊上，无形中开拓了打工文学的传播途径，扩大了打工文学的受众范围，推动打工文学作品向公共精神产品迈进的步伐，提升了打工文学的传播效应。

不少民营企业，打工者聚集的文化站点，因了管理的需要，也出版厂报厂刊或内部刊物，满足读者的需要，大量刊发打工文学作品，为打工文学别开生路。例如，1992年深圳石岩镇文化站几个文青，创办了手抄报《加班报》，提出“为命运加班”的口号，吸引了许多打工作者与读者；《工友之声》创刊于深圳宝安西乡（香港乐施会赞助），由深圳市手牵手咨询部主编。这些报刊，有的申请到了内部刊号，有的没有。但是报刊的大部分版面，都刊登打工文学作品，聚集和滋润了一大批打工文学传播受众。

国内书号的分量，在内地远远超过香港书号。因此，打工文学爱好者们，开始与拥有内地书号的出版社合作出版，集资购置书号，承担出版成本，出版作品选集。最负盛名的就是许强、罗德远等人主编的《打工诗歌年选》，几乎年年出版，精选与汇聚本年度最优秀的打工诗歌。因了作品的集体亮相，因了国内书号这个公共平台，打工文学的公众性日益显现，成为公共精神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为新的发展、评论界的关注做了文本上的准备。

此外，打工文学的集体传播，还包括境内外有关非官方学术机构，邀请打工文学作者开讲座、做研究等。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就曾经资助过内地打工文学作者，赴香港进行打工文学的研究与传播。新加坡《联合早报》还特别予以报道，引起海外公众注意。

三、组织传播，产生依赖性

传播学认为，所谓组织传播，是一种传播主体强势、传播手段强硬、传播受众强大、传播效应强烈的传播行为。在非西国家，这种传播往往与意识形态密不可分。

中国打工文学，走过了近 30 年的风雨旅程，属于现代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文化现象”。虽然这些作品的技巧和形式略显粗糙，但作品中流露出的当代青年对人生、世界、社会、历史转变的积极关注和来源于生活的真人真事，深深打动了读者。从自娱自乐、代言与倾诉，成长为民族心灵史的一部分。这其中也有组织传播的推动。很难想象，在一个完全自闭的国度，会有文学生长的乐土。没有体制的约束与护佑，任由自生自灭，这样的文学也没有出路。

客观地说，打工文学的组织传播，其实是打工文学逆境生存、蓬勃向上“倒逼”的结果。打工文学的组织传播，主要包括官方征文、评奖和获奖作品结集出版，主流评论界高度关注，获奖者被奖励城市户口，优秀打工文学作者被吸收进体制内工作，拨款扶持创作项目，官方成立打工文学作家协会等方式。由中国的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主办的全国首届务工青年鲲鹏文学奖，是打工文学领域的首个国家级大奖，2005 年 1 月 20 日晚在广东增城颁奖，获奖作品结集出版，一时洛阳纸贵。一流评论家包括雷达、杨宏海、柳冬妩等人，纷纷发表对打工文学

的褒奖，扩大了打工文学在主流社会的影响。2005年7月，罗德远、王十月等10名著名的打工文学作家与诗人，被广州增城市以文学人才的形式引进，破格给予他们城市户口。此后，王十月的打工小说《国家订单》获得全国“鲁迅文学奖”，郑小琼的散文《铁 塑料门》获得《人民文学》杂志颁发的“人民文学奖”，这对打工文学的金童玉女双双被广东省作家协会破格录用，成为国家体制内公职人员。在拨款扶持打工文学创作项目方面，广东省东莞市、深圳市都做得很出色。共青团广东省委更成立了全国第一家打工作家协会——广东省青年产业工人作家协会，出版会刊，大量推介打工文学作品，开展打工文学青年学习、采风活动，等等。

因了组织传播，广大的打工者、打工者中的写作者、批评家和学者、政府和媒体、社会公众，都参与了“打工文学”。这个概念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逐渐变成了一种公共空间术语，一时脍炙人口，妇孺皆知。

撇开意识形态的“首肯的暴力”与“认可的褻渎”不谈，笔者认为，组织传播给打工文学带来绚丽光环的同时，容易滋生作者的依赖性，热衷参赛评奖，为评奖而创作，为迎合主流而丧失打工文学的尊严。一些红极一时的打工文学作家纷纷进入体制的“安全区”，远离打工生活现场，或者改弦易辙，专写应景文字，只求获得组织传播的认可。此番种种对组织传播的依赖，让人感到无奈，令打工文学今后的走向充满不确定性。

与主流文化和组织传播保持距离，小说创作才能避免主流文化的箝制。文学毕竟不能揠苗助长，打工文学也不能够对组织传播有依赖性。放弃对打工群体的人文关怀，没有了愉悦广大打工读者的美学价值，依赖组织传播，打工文学能走

多远？打工文学顽强的生命力、无限的创造力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才是其决胜传播、繁荣发展、长盛不衰的根本所在。

第三节 冲突书写的操作定义

本节在界定打工、打工者、打工文学相关词语的含义或边界的基础上，为打工文学的冲突书写进行操作性定义，精细化勾勒出冲突书写的轨迹图，并赋予这种书写以意义。

一、相关词语的含义或边界

（一）打工与打工者

打工，字典意义是：做工（多指临时性的）。¹⁶ 俗称打散工。停留在词典语义的水平上来分析，准确率往往存在折扣。要较为准确理解打工的含义，必须对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体制有历时性了解，否则就容易引起误读与曲解。

从法律层面上讲，打工曾是没有法律保障的非标准聘雇劳动关系。直到 1995 年，中国才颁行《劳动法》，2008 年才开始实施配套的《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也就是说，在打工文学的冲突书写所聚焦的 1980-90 年代，中国的打工者，他们的劳动权益基本上没有专门法律可以为之提供保障与撑腰。强权者趁劳工法律空白之机，对打工者为所欲为，无法无天，打工者劳动权利以及其他各种权益经常受到损害，诉讼无门，不满淤积，也就只好在文学作品中反映、反抗、反语、反书，进行虚构的战斗、想象的攻讦、现实的批判，或者通过阅读这样的作品来寻求安慰与自我疗伤。

¹⁶ 参考的词典为常用的《现代汉语词典》（第 6 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商务印书馆 2012 年出版，其中第 234 页有关于打工的词条解释。

从劳动性质上讲，打工是改革开放政策默许下出现的不平等的劳动关系，具有巨大的制度落差（从社会主义进入“后社会主义”）与劳动关系反差（从人身平等的非雇佣劳动进入雇佣劳动）特征。经过了近 30 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平等（相对的人身平等）劳动后，这种巨大的反差与落差必然带来劳动关系、劳动心理的失衡，加剧各种矛盾冲突产生。又因为普遍的救助机制缺失，打工者遭遇失落感、挫败感和权利伤害后，往往陷于迷惘困顿，或者藉由书写与阅读来转换心情、抚慰情感，消解身份的焦虑。这也是打工文学作品最初广受打工者欢迎的原因。

打工者就是打工的人，是改革开放后出现的国内移民。一般来说“移民”指的是跨越国境后定居的人，而“迁徙”指的是国境内迁移后定居的人口流动行为。但是，在英文或其他语文中，移民和迁徙常为同义辞，并无上述差异。

台湾学者林宗弘（2011）从政治制度层面分析认为，**改革开放前在户籍制度严格限制下，不存在打工者**。1949 年中共建政之后，依据苏联模式，建立治理机制。首先建立的是国家干部体制，其次是城市单位体制，后是农村的人民公社体制。中国大陆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组织被干部体制、单位体制与人民公社这三种制度彻底分割。说得通俗一点，中国社会人分三等：国家干部、单位职工、公社农民，大家都是为体制、为组织干活。前两者属于城镇户口，后者属于农村户口。其中国家干部可以被视为一个统治阶级，有较多的迁徙与社会流动机会。相对而言，单位职工与农民几乎没有迁徙自由。统计表明，在改革开放以前，多数的城市职工与农民都未曾离开过自己的单位或公社。这种人口流动的全面冻结主要靠户籍制度来约束。

美国学者苏黛瑞（Dorothy J. Solinger）认为这种人口流动的全面冻结的治理机制，其意识形态起源，第一是中国尊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济发展学说，认

为城乡流动人口是资本主义的后果，而社会主义必须限制人口流动。第二个因素是对苏联 1930 年代农村集体化运动的制度模仿，所以在中国农村成立了不计其数的人民公社。（苏黛瑞，1999；33-36）改革开放前，所有中国人，被限制在国家干部、单位职工、公社农民圈子里，为国家、单位或人民公社干活，无法自由迁徙、流动就业与外出打工。这一压抑性做法持续近 30 年。

1978 年改革开放后，国家允许闲散劳动力外出打工。以农民为主体的打工者走上国内移工之路，离开农村或者落后地区，来到城里，为“三资企业”¹⁷ 私人老板做工（多指临时性的）。这里的“多指临时性的”是指职业性质是临时的，例如，某厂突然接到一个大订单，现有的工人很难在订单限期内完工，人手不够，必须招人，而在任务完成后，老板不养闲人，又会裁员。做工（多指临时性的）也并不是说出去打工这一行为是临时的，很多打工者在城市做散工几年、十多年甚至更长时间。但是 1980-90 年代，没有任何制度性设计承诺给这些打工者以城市户口、市民身份和待遇，这与不少外劳只拿到工卡而没有绿卡类似。但是在中国，这些来自农村或者落后地区的打工者不是外劳，却也只有“工卡”而没有城市“绿卡”。这样的制度设计显失公平，造成冲突与反弹在所难免。

台湾学者马蔼萱（2010）关于“移工”（domestic migrant workers）的论述，有利于对中国大陆的打工者概念的理解，她认为移工是“从事跨地区迁移的国内工作者”、“多年期的长期性移工”、“低薪基层的跨界工作者”。结合大陆话语来说，打工者是指 20 世纪 80 年代改革开放后，从农村或者落后省份转移流动到发达地区做工的底层劳动者，是社会流动性与地理流动性的混合体。

¹⁷ 三资企业是三种中国法律容许境外资本经营模式的简称，并各自有不同的设立限制，这三种企业分别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独资企业。

英文文献对相关概念也有论述。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 的 Wanning Sun (孙皖宁), 是该校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at the Faculty of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教授。她 2010 年在一篇论文 *Narrating Translocality: Dagong poetry and the Subaltern Imagination* 中, 把“打工”音译为 Dagong, 给人的感觉, 英文中没有更合适的词语可以对接这个富有中国特色的词语“打工”, 她认为 In Chinese, 对接这个富有中国特色的词语“打工”, 她认为语“打工”, 她认为 d the. 打工就是为老板干活。而在改革开放前, 红色中国并无可以雇佣劳动者做事的老板, 大家都是为国家、单位或人民公社做事, 都是服务于组织而不是个人。尽管职业有别, 但是不存在剥削与劳动关系不平等。而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打工者被私人老板雇佣, 接受剥削与压迫, 承受不平等的劳动关系, 这对刚走出社会主义体制的打工者来说反差太强烈, 难以理解与忍受, 不满与愤懑与日俱增。书写这种基于不满与愤懑产生的矛盾冲突, 形成打工文学母题。所以说, 没有打工, 就没有本研究所指的冲突; 没有打工, 也不会有打工文学。

中国官方的英文解说, 可能不认为 *dagong means working for the boss*, 回避了或许会出现的意识形态之争。新华通讯社 2009 年 7 月 4 日的英文电讯稿《China to set up museum for migrant workers 做事, 都是服务于组织而》把打工者译为 *migrant workers*。打工文学的英文也以官方翻译 *migrant workers' literature* 为多。

总之, 1980-90 年代中国, 打工者就是离开户籍地到发达城市做散工的人, 类似于“人为的中国部落”(Creating Chinese ethnicity)。美国学者韩起澜(1992)在《人为的中国部落——上海的苏北人, 1850—1980》一书中, 研究了江苏省北部落后地区民众到紧邻的上海市谋生的百年历史, 她指出:“对苏北人的歧视, 有相当复杂的原因, 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上海社会精英对苏北人的描述或表现,

将他们视为令人不愉快的一个下等群体——难民、流浪者。将他们与有文化的摩登的西方化的上海人区分开了，使‘苏北人’带有贬义。”苏北人实际上就是被妖魔化，这与当代中国打工者被主流话语妖魔化为“盲流”并无不同。

按照彼时的制度设计，一度被妖魔化了的打工群体，无论在城里做了多少年工，纳了多少年税，都不会有城市户籍，无法完成“在地市民化”过程，至少有60多种社会福利不能享受，成为城市的暂住者与边缘群体。

台湾学者林文轩（2013）指出，打工者的这一特殊身份，象征着一种时代创伤，且这种创伤，让他们难以完成向工人（市民）身份的转变，难免沦为企业主肆无忌惮地榨取他们剩余价值的社会基础。

大陆学者周秀娥（2011）也认为，被边缘化的打工者受身份制约，他们在教育、医疗和生活保障方面，基本上都处于空白地位，因而在城市中很少有机会得到高薪工作，想要融入城市的主流社会更是绝无可能，因此打工者多处于社会结构的下层。

（二）打工文学

关于打工文学的定义，争议很大杂音很多。这在本论第一章里有所阐述。定义打工文学就如同阐释一个真实的中国，很不容易。“目前，评论界在对打工文学概念的认识上存在较大差异，对其进行任何精确程度的界定都极为困难。什么是‘打工文学’，就像什么是‘文学’一样，这个起点性的问题实际上是最难回答的终极性问题”（柳冬妩，2012；2）。

其实，打工文学主要是指改革开放后离开户籍地到发达城市做散工的人创作的，反映打工者这些暂住城市的边缘群体情感与生活的文学作品。即便从学术的立场上约定对打工文学的公共理解，它所具有的价值公约数、术语意义的稳定性，

也大抵如此。而综合雷达、杨宏海、柳冬妩等人的论述，也可以认为，打工文学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反映打工者这一社会底层群体生活与情感的文学，既包括打工者创作的以打工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也包括非打工者的类似创作，体裁以小说、诗歌、散文、纪实作品为主。最简单的理解莫过于：打工者写、写打工的作品，便是打工文学。¹⁸

通俗地理解，乡下人、小镇青年或外省人，来到经济发达的大城市谋生，吃了不少苦，遭了很多罪。他们有感而发，把这些苦与罪写下来，虚构成文学作品，拿出去发表或出版。这些文学作品就叫打工文学。

“进城经验”书写古今中外都有。例如，中国宋朝张俞写的《蚕妇》：“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鲁迅写的阿 Q，老舍写的骆驼祥子，夏衍写的包身工，都是从乡下进城的打工者。外国也有书写城市底层的“流浪汉小说”，打工文学与它们相比，有什么特点？

最大的特点就是作者身份不同，或者说创作主体不同。宋朝张俞是掌管朝廷图书管理工作的小官，鲁迅老舍夏衍等人都不是打工者。他们都是社会上混得还好的人。而打工文学的作者，都是社会底层的打工者，直白说都是社会上混得不好的人，所以他们的书写才会穷而后工，也印证了“文章憎命达”的古训。“‘打工作家’与其他所有时代出现的作家群体相比最突出的区别，他们不但要为生存而漂泊，还必须为‘身份’而抗争”（李灵灵，2016，页 234）。

¹⁸ 本人曾在多篇论文中指出，“打工文学特指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由农村或者落后省份转移流动到发达地区谋生的打工者创作的，反映打工这一社会群体生活的文学作品”。这一定义得到郭珊（2007）、吴长青（2007）、赵凌峰（2008）、刘渝霞（2009）、邹文娜与马维东（2009）、李春杰（2010）等论者在文中引用。与雷达、杨宏海、柳冬妩等人的论述异曲同工，并无本质区别。

那么，强调作者身份不同用意何在？本研究认为，有什么样的作者就有什么样的作品。研究作品离不开研究作者。阿布拉姆斯的文学四要素，就包括作者。社会底层打工者能够成为文学作者，这是时代的进步。强调作者身份这一点，也是强调改革开放带来的进步。

打工文学与历史上其他底层叙事有什么异同？本研究认为，底层叙事有自我言说或被权力话语所言说等多种分野，打工文学与它们同中有异：

1、想写，没能力写。底层有表达愿望者很多，但是没有能力表达，写不出作品来，只能通过精英作家为之代言。鲁迅、老舍、夏衍等，都是底层的代言者，他们本身不在底层。

2、想写，不太能写，很难发表。例如，当代中国工农兵群体，勉强写出来了也没有太多报刊发表，成为墙壁文学，非主流传播，中国一度流行黑板报、墙报，甚至文学大字报。

3、想写，能写，不能发表。例如当代中国，底层社会一度流行各种手抄本，什么《少女之心》《青春之歌》《第二次握手》等，这是政治禁锢的表现，改革开放后，政治松绑，这些手抄本也就消失了。

4、想写，能写，能发表。例如打工文学。发表途径很专业，从民间办报、自费出版，到集体传播、组织传播，成为文坛一景。这是打工文学与其他底层叙事的差别。作为底层叙事，打工文学能持续发酵 30 多年，得益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例如，香港慈善组织乐施会，曾经资助打工文学爱好者办的民间诗刊《打工诗人》4 年，每年给予 10 多万块钱出版经费。这件事要搁在改革开放前，简直不可想象，绝对会被扣上“投靠敌对势力”甚至是“里通外国”等罪名。所以说，改革开放衍生的社会问题乱象倒逼出打工文学诞生，而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解放与经

济起飞，又为打工文学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土壤。这是历史上其他底层叙事所无法比肩的。

打工文学有没有影响力？本研究认为，打工文学在读者尤其是打工者中，产生了相对稳定的阅读期待和审美反应。前人研究资料表明，1980-90年代，安子的打工文学作品发表后，曾经收到4万多封读者来信（张贺敏，2007；页452）。打工仔诗人徐非，塑造了一名叫阿秀的打工女孩，让她成了诗歌《一位打工妹的征婚启事》的主角。此诗在1994年9月的《外来工》杂志刊出后，许多读者将作者徐非当成了“阿秀”，短短半年时间作者竟收到了3千多封读者来信。后来，《羊城晚报》记者孙玉红将此事采写成新闻《“征婚诗”引来三千宠爱》在该报1996年7月2日的二版综合新闻头条刊出，轰动一时。在精英文学“有文本而无读者”的1990年代，密集刊发打工文学作品、以打工者为阅读对象的《佛山文艺》杂志，月发行量超过50万册，成为中国发行量最高的文学杂志（杨宏海，2007；10）

所谓影响力，不仅是市场，还指主流评论家是否关注。1980-90年代，主流评论家醉心于朦胧诗、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先锋文学、下半身写作等等，对底层叙事与打工文学基本缺乏关注。这主要是因为，在主流评论家看来，打工文学审美价值不高。这其实是不对的。不能因为审美价值不高就不去研究。这正如老师不能只关心学习成绩好的学生，对差生不闻不问，这有违师德与教育伦理。子曰“有教无类”，文学研究也应该有“研”无类，通过研究，帮助消除打工文学与精英文学的差别。

二、操作定义下的冲突书写

在打工文学中，凡是有肢体冲突、语言冲突或心理冲突描写，并且构成故事情节，这样的写作系统（或片段）即为冲突书写。书写冲突为主构成系统，书写冲突为辅构成片段。这一写作系统（或片段）包含审美形式、文本组织与话语建构，并能承载有意义的主题，倾向于否定现实，具有可观察（有无）、可测量（多少）等特征。这可被视为是操作定义下的冲突书写。

冲突书写也就是书写冲突，书写打工者具体的、微观形态的社会冲突。这种冲突既产生于处于对立立场的两种不同身分或地位者之间，也包括某种身分或地位者自身内部发生的冲突。在文本中这些冲突通常情节化为肢体、语言或者心理书写，因而冲突的直观可视性较强。

精细化勾勒冲突书写轨迹图，不难发现，打工者在社会角色扮演与自身主体性建构过程中，受制、反抗、互虐、趋避四类冲突难以避免。五个火枪手等人的作品，对此着墨甚多，既如出一口又异彩纷呈，既论证了制度设计的不合理，刻画了为制度所异化的世道人心，又建构起打工者与改革开放家国变迁的紧密关联。作为一种想象与叙述，体现了作者的忧患意识与使命感，这或许就是冲突书写的精神之钙与魅力所在。

那么如何定义冲突书写？众所周知，经过抽象过程所获得的事物的共同属性便是概念，定义就是对概念内涵的界定。操作性定义本意是为了完成内涵界定，而对研究对象附加可操作性的条件描述。任何事情都是在对象化中确立自身，与操作性定义相对立而存在的就是概念性定义。

对某一文学现象进行抽象定义，必须要考虑其内容、形式、意义，必须对作品中的社会文化内容进行研究，把握文学的社会文化机制，呈现内部的文本意义

与外部的社会意义，必须经得起不同意识形态的解释。这种概念性定义既是抽象的、也是理论层面上的，容易引起争议。由于概念性定义难以避免的不足，操作性定义（operational definition）就显得更为重要，也相对容易操作。

美国的布里奇曼（Percy Williams Bridgman）于 1923 年提出操作分析方法（即操作性定义），曾于 1971 年被美国《科学》杂志列为世界五大哲学成就之一。操作性定义，又称操作定义，是根据可观察、可测量、可操作的特征来界定变量含义的方法。即从具体的行为、特征、指标上对变量的操作进行描述，将抽象的概念转换成可观测、可检验的项目。例如，将“学习成绩”界定为“某种标准化考试所测得的分数”，这里指明学习成绩可通过标准化考试去测量（可测量），衡量学生成绩优劣可观察考试的分数（可观察）。再如，研究者无法直接测量“成就动机”，但研究者可以特别地假设（操作）学习成绩与成就动机有一定联系，因而通过“成绩测试”可以尝试操作性地界定“成就动机”。（李方，2009）总之，通过简单的观察方式，对事物产生更大的可知性。

Bachracn（1965）指出，所有科学方法中操作性定义是最为基本的方法。Drew 和 Hardman（1985）认为，操作性定义是提炼问题的关键，而且在研究之初必须进行操作性定义。

操作性定义使一些抽象的研究概念和假设变得可以实际地加以观察和测量，但是它可能难以涵盖概念的全部特征，难以表达概念的完整意义。

操作性定义重在操作，若没有合理的操作，意义就会变得模糊而难以固定，因而也就没有意义。与行为主义完全客观的认识论相反，操作性定义更强调主观性与个人性。因为操作总是某人的操作，操作是由个人来完成的，我们无法把自己排除在操作之外，我们的任何观点都不可避免地带上主观色彩。（高剑婷，2010）

下操作性定义的方法很多，而条件描述法通常是通过陈述测量操作程序来界定一个概念，是对所解释对象的特征或可能产生的现象进行描述，对要达到某一结果的特定条件作出规定，指出用什么样的操作去引出什么样的状态，即规定某种条件，观察产生的结果。

有鉴于此，本研究第一步操作，限定冲突书写必须是在打工文学作品中出现的。第二步操作，限定肢体冲突、语言冲突或心理冲突描写，可以同时出现，或最少出现一个。冲突描写为自变量（Independent variable），故事情节为因变量（dependent variable），前者影响后者。第三步操作，限定写作系统（或片段）包含审美形式、文本组织与话语建构，并能承载有意义的主题。在此基础上，冲突书写的操作定义可以简述为：

在打工文学中，凡是有肢体冲突、语言冲突或心理冲突描写，并且构成故事情节，这样的写作系统（或片段）即为冲突书写。

如果作品中没有肢体、语言和心理冲突描写，故事情节也不指向角色冲突，就不能称为冲突书写。当我们分析这些写作系统（或片段）时，可以认为冲突书写是附丽于打工文学的，不同的肢体冲突、语言冲突或心理冲突描写对故事情节产生不同的影响，进而影响主题意义的呈现乃至整体写作实践。这样的操作看起来也非常方便。其中，肢体冲突、语言冲突或心理冲突描写，具有可观察（有无）、可测量（多少）等特征，辨识度较高。因此这个定义是具体的，提炼了问题的关键，也是指向现实的可操作性定义。当然，不管如何操作，定义都难免批评家所惯有的认知劣根性，即以所谓的体系性、确定性来抵御不确定性、模糊性产生的焦虑，都会打上主观色彩的烙印。这正如德里达（1967）所言，没有一个定义可以获得完全的意义，他们都是不自足的没有穷尽的，不可能完全占有自身的。大

多数定义本身都会带有某些先天性缺陷，不可能完全占有概念的内涵，弥补缺陷最重要的救济机制，就是解释。冲突书写概念的确立也需要进一步解释。

冲突书写是打工文学的起跳力量、优位叙述、始创表达，它与整个打工文学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而没有是与非的区别，与 30 年来持续发酵的打工文学总体，并无本质的差别，只有书写形式上的源与流之变。冲突书写并非严格的科学的命名，但也不是无稽之谈。冲突书写其实就是书写冲突。冲突（conflict）是利益不同和对立的结果，既指矛盾表面化，发生激烈争斗，也指互相矛盾，不协调的行为。冲突现象，古往今来都存在，对冲突现象的研究，亦非今日始。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对群体（collective）的冲突现象从社会学角度做过研究，他认为阶级冲突是经济社会的必然产物，推动着经济社会巨变。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对个体（individual）的冲突现象从心理学层面做过研究。马克斯·韦伯（Max Webber）更强调由于个人利益的驱使，产生了彼此间的利益冲突。后来，冲突论以独立的理论形态出现，集大成者是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尔（Lewis A. Coser），他在 1956 年出版的《社会冲突的功能》中首次使用了“冲突理论”这一术语。

用冲突理论来审视打工文学，不难发现，在打工文学特别是五个火枪手的作品中，有许多关于冲突的书写。肢体冲突、语言冲突、心理冲突不过是作品的表面指涉，是叙事的显意，而文本隐藏的深意，在于揭示打工者离开户籍地，卷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遭受来自不同群体的不可调和的压力，导致受压、反抗、互虐、趋避等矛盾冲突。这些冲突，属于打工者的社会角色冲突，是社会冲突的表现形式之一，是具体的、微观形态的社会冲突。打工文学的冲突书写，真实地反映了这些冲突并发展出属于打工者自己的再现与认同。

林义男（1993）编译的《英汉社会学词汇》关于社会角色冲突的解释认为：由于人类社会中个人的角色多重性，而导致在行为上反映的冲突。角色冲突有两种不同的意义：第一，指两种不同身分或地位者因处于对立的立场而发生的冲突，二者间的角色冲突很难避免。例如打工者与强权者之间的冲突。第二，指某种身分或地位者为执行其任务或表现其角色行为而导致内心的紧张、不安或困扰。例如打工者在城市谋生时自身内部发生的冲突。

通俗地理解，年轻人进城找事做，年少气盛，被别人打骂，或者与别人打架、吵架，这不奇怪，遇到烦心事，自己想不开，在心里寻死觅活，痛苦万状，思绪万千，这也不奇怪——这样的生活经验与人生体验，相信不难理解。形象地说，冲突书写就是写打工者在打工过程中，发生的类似打与被打（肢体冲突）、骂与被骂（语言冲突）、想打想骂（心理冲突）的故事。

那么，何为冲突书写概念里的写作系统（或片段）呢？所谓系统就是书写冲突为主，所谓片段，就是书写冲突为辅。二者具有较高的辨识度。

肢体、语言和心理冲突描写，构成故事情节，有两种情形：

1，如果一个故事或者故事情节，主要就是描写肢体冲突、语言冲突、心理冲突的全部或一两种，这就叫系统。例如《在蛇口——一次短暂的罢工》，全篇书写罢工这种劳资冲突，这就是冲突书写的系统，或者说系统地全面地书写了某次冲突。再如周崇贤的《我——要——活——下——去！》，全篇写打工妹吴媚被台资厂厂长逼迫致疯的冲突，就是冲突书写概念里所谓的“系统”。

2，如果一个故事或者故事情节，并不是完全讲冲突，这就叫冲突书写概念里所谓的片段，或者说片段式表述冲突。尽管讲的是打工者的各种经历，例如林坚《有个地方在城外》，讲了主人公 20 多年的人生遭遇，从童年写起，一直写到长

大后出去打工，有苦有甜，有失败也有成功。其中也写到打工时多次肢体、语言和心理冲突，而故事主题并不是完全讲冲突，这就叫冲突书写概念里所谓的片段，或者说片段式表述冲突。据统计，打工文学中，既有系统书写冲突的，也有片段书写冲突的，后者居多。不要小看了片段，很多情况下整个叙述系统剩下来的最有看头的往往只是一些片段。

肢体上的打架、语言上的吵架、心理上的想打想骂，这些貌似负面的东西，难道就是冲突书写的全部？当然不是。当打工者发现，打也打不过，吵也吵不过，死又死不了，那就好好活吧！认真活下去，努力活得更精彩，这样，负面情绪就转化为正面功能，导人向上的正面书写，也是冲突书写的组成部分，因为这种导人向上来源于对冲突的经历与理解，因而是冲突书写的亮点所在。例如安子的作品，就以书写打工冲突中的正面功能而闻名。学者认为社会冲突不仅仅是破坏性的，有时也有建设性。

无论如何，冲突书写概念，容易缺乏理解，容易产生误解，需要研究者用较大的想象力来细心体会。

总之，以语言塑造形象，通过日常场景与话语纠葛反映打工时代具体的、微观形态的社会冲突与生活矛盾，展示人物性格，深化作品主题，对打工者与权贵、打工者与打工者、打工者与自身的种种矛盾冲突进行了精细化勾勒，留下了社会性集体记忆。冲突书写这样的创作实践，立足于批判现实，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的问题主义和怀疑精神以及 20 世纪左翼文学的传统，又融入了中国社会大转型大变迁场域中新的思想和新的话语，值得研究者注意。通过研究冲突书写，也能更好地理解打工文学与中国的改革开放。

第三章 冲突书写的叙述主体

打工文学是“打工者写、写打工者”的文学。打工文学作者们，“受现代化的压迫和刺激，复被自身的孤凄漂泊驱遣”（陈一军，2012；34），以写作形式，反映打工者所遭遇的种种矛盾、对立与冲突，讲述了一个个酸甜苦辣的打工故事，为当代文学积累了底层丰富而新鲜的中国经验，体现了个体经验公众化与集体记忆个性化相得益彰的特点。换言之，打工者身处底层，拿起笔来，进行文学创作，讲述故事，在故事中展示自我与现实，成为叙事作品的叙述主体，这是跨越时代的进步，也是值得研究的文学现象。

问题是，底层例如打工者成为叙述主体，是不是构成问题？或者说，有没有主流观点认为底层无法完成自我表述，只能够被代言？底层例如打工者如何构建叙述主体？有何意义？这是本章节要讨论的重点。

作为研究者，感兴趣的不但是故事，还想知道故事是谁讲的。按照传统理解与文学惯例，打工文学的冲突书写的叙述主体，应该就是这些作者（或隐含作者），是作者给读者讲了故事并完成叙述行为，叙述主体等于创作主体。这并非先天不可以。“一切述说都是由作者承当的，中国古代叙事作品中，讲故事的许多就是作者”（宋若云，2006；143）。然而置于叙事学视野观察，情况可能并不是这么简单。叙事学理论认为叙事作品的叙述主体，既有可能是作者，也有可能是作者编造出来的存在于文本里替自己讲述故事的角色，又称隐含作者，或者是故事中的人物。

叙述主体又称为作品中的故事讲述者，亦即叙事作品陈述行为的主体。叙述主体是叙事作品的核心题旨，关乎叙事这一行为由谁来承担。只有厘清了谁在叙述，分析和解决叙述什么和怎么叙述等问题才能进一步推进。

本章借鉴叙事学关于叙述主体的理论，从作者层面与文本层面出发，对打工文学五个火枪手等人的作品进行梳理，发现底层在叙述、在发声，打工者事实上已经承担了叙述主体，打破了主流话语与传统观念认为底层只能被代言的成见，初步拥有了言说自我的话语权利；冲突书写叙述主体的建构，既有传统的一面，也有所创新，并承担叙述者的思想职能，从而衍生意义。这能够有效地回答谁在叙述、叙述者是谁的问题。这个承前性问题的解决具有启后的作用，为此后的叙述的对象、叙述的手段等问题探究提供基础。

需要说明的是，经典叙事学和后现代叙事理论五花八门，为避免迷失在纯理论的巨大“镜像”的笼罩下，使研究有意无意地迎合强势理论，必须量体裁衣，“进入本土的知识结构与人文情境”（许文荣，2009，30），找出能在打工文学特别是冲突书写研究中用得上、适合用的解释方法，发掘研究入口，构成研究进路。本研究认为，叙事分析和文本解读打工文学，既要从经典叙事学理论出发，也要借道后现代叙事理论，经典叙事学理论对叙事文学进行研究，其局限在于割断了叙事作品与社会、历史、文化、读者、语境的关联。后现代叙事学家纠正了经典叙事学的纯粹形式化的研究倾向，其代表人物、美国叙事学家戴卫·赫尔曼（2002）提出应该用“一种整合型的‘社会叙事学’方法将故事置于语言、认知和语境因素的星河之中”（页148）。这种互动式的方法将文本与语言、社会、语境等因素结合了起来。而在分析打工文学的冲突书写时，在在需要联系中国改革开放这个宏大背景。

在此，有必要首先对叙述与叙事做个分辨。从字典释义上看，¹⁹ 叙述是把事情的前后经过记录下来或者说出来，叙事则是叙述事情（指书面的）。两者的共同之处都包含叙述行为以及被叙述出来的叙述文本，既指叙述行为，也包括叙述文本。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包括书面与口头的，后者指书面的。撇开口头的，在实际语用中，两者经常通用。²⁰ 本研究除了在提到叙事学时用叙事，此外统称叙述。

叙述主体值得研究，是因为它有结构和功能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叙述主体承担的是由实际世界进入虚构世界的中转站的作用，作者透过这一中转站和读者建立起合作关系，这是其结构作用。另一方面，叙述主体扮演了一个叙述聚焦点的过滤器的角色，透过这个角色，作者成功地将自己对社会的态度和评价作为一种价值准绳而介绍给读者。而无论中转站还是过滤器，叙述主体的存在都是为了有效的帮助作家建构起叙述的审美文本（徐岱，1992；109）因此，研究叙述主体这一问题，旨在深入研读与阐释审美文本。

叙事学主要研究小说，但是叙事文本不仅止于小说。在打工文学的冲突书写研究中，包括小说在内的多种叙事文本都应纳入研究范围。

关于叙事学中的叙述主体，法国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家热拉尔·热奈特（1990；147）认为“不仅指完成或承受行为的人，也指（同一个或另一个）转述该行为的人，有可能还指所有参与（即便是被动地）这个叙述活动的人。”他同时认为，“如果是历史性记叙或真实的自传”性质的叙事文本，作者可以就是叙述者。换

¹⁹ 参考的词典为常用的《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商务印书馆2012年出版，其中页1471有关于叙述与叙事的词条解释。

²⁰ 以叙述涵盖叙事的观点，参见赵毅衡（2009），〈叙事还是叙述？〉，《外国文学评论》2009年第2期。

言之，热奈特并没有认为作者不能成为叙述者。事实上，很多情况下，作者能够承担叙述功能，例如冰心的小说《分》，使用一个刚出生的婴儿的眼光和口气讲话，婴儿不可能叙述，完成叙述功能的其实就是作者（或隐含作者）。这正如 M·比尔兹利所言：如果“作者提供实在的背景或公开发表声明，将自己与叙述主体联系在一起”，²¹ 也可以认为作者与叙述主体等同。总之，叙事学并没有说作者一定不是叙述者。

这就涉及两个层面，一是作者层面的叙述者，二是作品层面的叙述者。热奈特（1990；157-159）根据叙述者在叙述层次上的位置（第一层为外叙述者，第二层以内为内叙述者）及叙述者与故事的关系（参与故事的为同叙述者，不参与故事的为异叙述者）两个标准的交叉组合，将叙述者划分为四种类型：外部异叙述者、外部同叙述者、内部异叙述者、内部同叙述者。简言之，叙述者可分为处于故事之外的“异故事叙述者”（heterodiegetic narrator）和处于故事之内的“同故事叙述者”（homo-diegetic narrator）。同故事叙述和异故事叙述是“热奈特根据叙述者同故事的关系提出的一对术语，他指出：‘要把两种类型的叙事区别开来：一类是叙述者不在他讲的故事中出现，另一类型是叙述者作为人物在他讲的故事中出现。出于明显的理由我把第一类称作异故事的，把第二类称作同故事的’”。

²² 区别在于叙述者在不在他讲的故事中出现。

本研究从热奈特的叙述者类型论出发，从作者与作品两个层面，透过例证与文本分析，展现对打工文学中冲突书写的叙述者的关注，从而为叙述者谁、谁在叙述等核心问题解套。

²¹ 参见 M·比尔兹利（M. C. Beardsley）著《美学》，纽约英文版，1958，页 240，此处转译自罗刚著《叙事学导论》，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第三版，页 213。

²² 参见王先霭《文学批评术语词典》，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页 332

第一节 作者层面的叙述者

作者层面的叙述者，也可以说就是指作为叙述者的作者。既指有血有肉的真实作者，也指“隐合作者”。隐含作者(implied author)是美国文学理论家韦恩·布斯(Wayne Booth)在《小说修辞学》(1961; 70、71、73、74、75)中提出的概念，“隐合作者”主要指作者在创造作品时的“第二自我”，“隐含作者”就是隐含在作品中的作者形象，是文本分析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成分，这个概念提出后便引发了无数的争议。申丹(2008; 137)在《何为“隐含作者”？》一文中将这些纷争进行了归纳与集中。李为民(2011; 58)撰文《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对“隐合作者”的质疑》就认为“迄今为止，运用‘隐含作者’这一概念作叙述文本分析所产生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更多”。有鉴于此，为免陷入关于“隐合作者”的世纪纷争而分散研究焦点，本研究把“隐合作者”与真实作者统称为作者。

本研究认为作者层面的叙述者在打工文学中广泛存在，并有两种操作比较常见于冲突书写之中：一是故事完全由作者来叙述，作者并不在故事中出现，可谓“隐形书写”，亦即“异故事叙述者”；二是故事不但由作者来叙述，而且作者还出现在故事人物中，也就是“同故事叙述者”。问题是，作者作为叙述者，要么现身要么隐身，这有什么好研究的？本文有志在此的努力包含三个层面，首先是说明打工文学的冲突书写中，作者作为叙述者是存在的；其次要分析假如这种存在受到干扰，会对叙述效果产生怎样负面的影响；最后回归叙述者基本上就是打工者这一立场。

作者作为叙述者存在，并非没有异议。也就是说，底层完全具有表达自我的能力，并非一定要由知识分子代言，这不是一个不言而喻的问题。中国现代文学

史上，象征派诗人的代表穆木天（1997；231）就认为，“在现在中国写工人农民用第一人称是难以使文章与主人公的身份相适合，因之减少作品的真实味”。他认为工人农民是文盲，不可能承担叙述者的角色，必须由知识分子代言。他这话于 1930 年代，可能不无道理。但是到了 1980-90 年代，情况不完全如此。申洁玲（2005）还总结出三类“不具备叙述能力”的叙述者：下层劳动者、女佣或妓女、少年儿童。学者万克领（2005）认为当代下层劳动者、打工者“已经不再是文盲，而成了具有一定知识的人，”他们能够写作并作为叙述者。沉默的大多数拥有了不少话语权，还发出了属于他们自己哪怕是很微弱的声音。这不但反映了中国社会透过改革开放带来了进步和底层自身的觉醒，还实现了新文学史上叙述主体的一种反转。美国的一篇博士论文也认为“打工者有展现复杂修辞的能力”（Wang, Mingjie, 2012）。

实际上，打工者大多数还是有些文化的，只是没有镀金的文凭，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中落榜，无缘大学而深陷社会底层难以自拔，难以完成向上流动。这并非是一个需要更多材料例证的判断，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青年的成长也大抵如此，不接受高等教育而改变底层身份比较困难。也就是说，有文化的打工者可以写打工，有能力完成打工文学叙述，既能够成为创作主体，也可以成为叙述主体。

打工文学作者完成叙述行为，成为叙述者，具体可以分为“异故事叙述者”与“同故事叙述者”两种操作类型。

一、作者成为“异故事叙述者”

故事完全由作者来叙述，但是作者并不在故事中出现，这样的情形在经典文学作品中很多，例如荷马的《伊利亚特》、福楼拜的《情感教育》等，可称为不同虚构域的，属于“隐形书写”，是为“异故事叙述者”。此种操作能达到一种意义上的平等，在冲突书写中立场显得客观中立，有距离感。

作者也就是叙述者不是故事中的人物，他只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叙述者因为自身的隐匿、不在故事中出现更加显得权威、神秘。他的这种“不在场”使得他所要传达的信息更缜密更单纯地彰显，“在场”反而使得叙述主体的权威性减弱。其叙述相当于斯坦泽尔的“全知视点叙述”，也符合热奈特所称的“零聚焦”、托多罗夫所言的“叙述者>人物”等意指。在这里，叙事者比所有人看到的都要多，他可从任意角度描述人物的行为和思想。在叙述人称上多用第三人称。因为作者并不在故事中出现，于读者而言叙述因此变得客观、中立而可信。这种叙述往往在虚构的叙事作品中居多。

安子的《都市寻梦》中，其中有一章，讲述一个在杂志社打工的业务员，为了讨回拖欠了两个月的工资，先把业务款扣留不回笼公司账户，等到老板兑现了工资，才把业务款悉数上交给公司的抗争故事：

满两个月了，发工资时，仍然没她的份。这时她通过努力，已有不少书店愿意代销杂志社的杂志，她也收了一些现金回来。

她找到主编，她要讨个说法。主编却要她把杂志款结清了再来领工资。这下她学聪明了，她已听说这家杂志暂时要停办。一旦结清杂志款，杂志停办了，谁给她发工资？当然她也决不会因此“卷款而逃”，自己的报酬，她要通过正当的手段去得到。

主编经不住她的软磨硬泡，只好妥协了。2个月的工资一分不少算给了她，她也一分不少把杂志款收回交与了杂志社。（页 160-161）

小说里的“她”不是叙述者，也始终没说一句话，而真正的叙述者还是作者。这段冲突书写，是打工者与老板斗智斗勇的体现，是打工者的弱者抵抗。杂志社好歹是个文化企业，所以打工妹可以软磨硬泡拿回工资，而更多的工厂，老板往往没有主编这么仁慈。欠薪的新闻报导，近 30 年来，年年有余。在此，作者没有现身，而是以第三人称叙述打工者的遭遇。如果作者现身了，说“我的好朋友谁谁谁”遭遇欠薪，反而可能会分散叙述的真实性。因此，作者只叙述不露面，在一定的写作场域，具有叙述的必要性，也能增添文本的客观真实感。这也是故事由作者来叙述，但是作者不出现的“隐形书写”的核心价值。

在《我用我男人的热血为你饯行》中，作者周崇贤担任叙述者而没有暴露身份，书写了打工社会矛盾冲突的另一种情形：

报纸上说有个副市长衣冠楚楚人模狗样四处讲话作报告指导工作视察民情疑符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伟大形象，结果被俩好管闲事的巡警同志从一妓女床上抓将下来，吓得他磕头作揖哀告求饶。人民公仆在人们心中的崇高因了这类混蛋一次又一次褪色和掉价。

深圳一个靠倒卖土地敲诈公家发财致富的土著天天吃猪鞭狗鞭牛鞭老虎豹子骆驼鞭搽“猛男油”抹“金枪不倒膏”，狗日的最大愿望就是睡遍深圳美女。据说那土著每嫖一次都要做如实记录，短短数月便记满了一个精装笔记本，随意拿来翻开，满眼“鸡婆”，于是自豪之感油然而生。信不信由你！（页 214）

众所周知，深圳特区的设立，是打工时代的产物。深圳特区的故事，是打工社会众多故事的具体而微。在这里，报纸不能充当叙述者，叙述者其实也是作者。假如叙述中加入“我听说”之类，作者作为叙述者是现身了，但是，读者马上会反问，你是情报人员还是调查记者？你讲的故事可信度在哪里？读者认为你存在诽谤嫌疑。因此，作者在此隐身更好，以“报纸上说”取代“我听说”之类，说明信息来自报章与坊间传闻，只是由作者叙述而已。而最后来一句“信不信由你”，这符合“我”向“你”讲述“他们”的故事的叙述逻辑，不过“我”没有现身。

这段叙述透过长句子修辞来揭露强权者的丑恶，蕴含的打工者与强权阶层的对立冲突的时代背景与对峙根源，就在于强权特权的肆无忌惮。在上 1980-90 年代就敢于这样写，体现了作者的胆量与敏锐的社会观察力，表达了打工文学与时代的关联。这样的作者层面的叙述者操作，对强权加以嘲讽，叙述者既深藏若虚，又不会贻人口实。

需要展开说明的是，在这里，作者只是在写作时的身份，当他们写完后，或者不写作时，他们依旧是打工者。这也符合生活的真实。事实上，打工文学绝大部分作者都是业余从事创作的，这与职业写作与精英写作完全不同，是打工文学的异质性之所在。他们白天为老板加班（打工），晚上为自己加班（写作）。强调这一点之所以非常重要，旨在重申“叙述者主要是打工者”这一判断，明确冲突书写的叙述主体都是谁。进而说明冲突书写是底层自己发声而不是被代言，是打工者写打工的文学。

如果纯粹从文本内考察叙述者的身份，也是行之有效的方法。例如，可以通过检视这些作品的作者介绍，坐实这些作者的打工者身份并为“叙述者主要是打工者”增强说服力。从作家研究的角度出发可以发现，五个火枪手成书作品的折页，基本上都依文学惯例介绍了作者的生平，透过这些介绍可以看出，他们都是在打工之余写作，是“在生存中写作”而不是“在写作中生存”。他们与“在写作中生存”的职业作家、精英作家有着完全不同的利益诉求与文学抱负。

经典叙事学对文本分析一般不超出文本，而后现代叙事学则以“一种整合型的‘社会叙事学’方法”，“置于语言、认知和语境因素的星河之中”（戴卫·赫尔曼，2002：148）来考察文本。换言之，在进入文本进行叙事分析时，联系社

会关系与时代背景，这也就是本研究在讨论叙述者的时候，要延伸论证的边界到叙述者身份确证的理论依据或者理由。

二、作者成为“同故事叙述者”

故事不但由作者来叙述，而且作者还出现在故事人物中。这种情形在经典作品中也很多，例如法国著名的流浪汉小说《吉尔·布拉斯》、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等，称为相同虚构域的。此番叙述更有亲近力、感染力与说服力，这是同故事叙述者的魅力所在。

这种叙述往往在纪实性或者非虚构的叙事作品中占优势。叙述人称上多用第一人称。也是打工文学中常见的叙述者操作，更能够体现打工文学的血性表达。在这里，作者既是叙事者，也是故事里的人物，但是未必是故事的主人公。在叙述主体意识日趋淡化与分散的情况下，一件叙事作品可能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单一主人公，甚至还有多个叙述主体，而作者只是其中一个而已。这与故事不但由作者来叙述，而且作者还出现在故事人物中并不抵牾。

安子的纪实小说《都市寻梦》一书，其实还有个副标题，即：安子和她的伙伴们。从这副标题，就不难看出，这本书里，作者出现在了故事人物中，但是书中的故事的主人公还包括她的“伙伴们”。这本书从讲述安子到深圳打工的故事开始，中间讲述了与安子命运类似的十几个打工妹的辛苦遭逢，最后结束于安子自己的故事。作者在这本书里不仅是叙述者，也是故事的主人公之一。从干扰因素上讲，如果她不出现在开头与结尾，那中间十几个打工妹的故事，就失去了核心“伙伴”，而容易在挑剔的读者面前变得形迹可疑、不足为信。正是作者承担了叙述功能，才使得“伙伴们”的出场具有了“介绍人”“见证人”“知情人”，

她们同呼吸共命运，同声共气，共同编制这份来自霓虹灯下女儿国里的报告。也正因为叙述者的不断“暖场”使得“伙伴们”的出现不显得突兀与陌生。书中洋溢着“与大家一道前进”的主题思想，也通过这种叙述者操作更加明朗。该书通过大量原汁原味的生动故事及特区建设和发展中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见证了特区百万打工青年的峥嵘岁月，并发出了打工者在“都市寻梦”时自己的声音。

小说的后记，也是副文本之一。进入文本（有正有副）进行叙事分析时，考察副文本也能够得到考察正文本所需要所希望的结论。一般的研究者很少从副文本例如后记去分析问题，而文本分析不能够忽视（副）文本。张伟明为小说集《青春之旅》写的后记《自我流放》，就是作者作为叙述者走入文本成为人物的样本之一。他写到打工者的出发：

“终于我们行动了，纷纷打起背包以一群自我流放的身份行动了。我们来深圳，去珠海，下南海，我们去打工去干活去寻找我们的梦。”（页 207）

这里的“我们”作为叙述者，既包括作者又不仅限于作者。作为群体发声，写出了打工者生的情感起伏，例如：“在这期间，我们也来来回回的回过几趟家”，“随着离开故乡的时间越久，我们感觉到故乡的一切在变得越来越远，甚至与家人朋友谈论的话题都越来越少”，“在家乡的土地上我们觉得自己成了一个陌生人”（页 208）。这其实是改革开放下的国内移民——打工者普遍的心态。假如对叙述进行干扰，作者不这样写，而是把“我们”改写成“他们”，作者是没有出现在人物中，成为了局外人，但是这种“自我出局”肯定会为文本的真实性大打折扣，使这种内心的冲突成为不冷不热的东西。底层叙事一个特点就是作者大都愿意在场，成为文本的叙述者与时代的证人，作品因而能够成为青春的证言。

周崇贤在他的8卷本打工文学集之《那窗 那雪 那女孩》的后记中，也通过作者担任叙述功能的手法，用追问的形式直抒胸臆，表达了打工者强烈的愤怒与不满，具有强烈的情感震撼力量：有谁明白我的调侃我的牢骚我的诅咒我的破口大骂都是泪水浸泡着的？又有谁理解，文坛上风花雪月的爷儿们娘儿们，他们拿着国家的工资吃着社会主义的大锅饭过着舒舒服服的好生活，能指望他们来关注打工人的生存状态？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挣扎在生活底层是怎样一种感受！（页223）这里的“我”既可以直接理解为作者，也可以理解为打工者的一个代表，但是在后记中出现，应该就是作者本人更容易被人认可。这种作者充当叙述者，并出现在作品中的操作，拉近了文学与读者、打工者与打工者的心理距离，是打工文学乃至冲突书写精彩所在、赢得市场的原因所在。

学者陈一军（2005）认为，以农民工作为叙述者兼主人公的第一人称叙述，是农民工小说叙事的一个富有意义的话题。打工文学的冲突书写里，类似情况也非常普遍，这使得打工文学的血性表达，更加可信，更有现场感与震撼力。

综上所述，从底层叙事研究视域来看，作者层面的叙述主体大致可分为四类：

- （1）社会中上层作家，底层是他们的叙述对象或题材，有时当底层代言人或替身。
- （2）出身底层但已上升为社会中上层的作家。
- （3）出身底层依然身处底层的写作主体。
- （4）所谓“无法表述自身”的底层。很显然，打工文学的作者层面的叙述主体主要是出身底层大部分依然身处底层的写作者。例如，“五个火枪手”在他们发表冲突书写代表作时期，基本上是工厂流水线工人或者宾馆服务员（例如安子），有的甚至还是在失业期间写出代表作的，详见李灵灵（2016）的《打工作家：珠三角都市新移民的文化身份建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她通过在线访谈等多种方式对包括“五个火枪手”在内的打工作家进行过田野调

查研究，支持打工文学作者叙述主体主要是出身底层依然身居底层的写作者这一观点。本研究确认并从叙事学的角度深化此一认知。

第二节 作品层面的叙述者

在作品层面，作者、隐含作者、叙述者、人物关系错综复杂。其中叙述者与人物的关系尤其值得关注。本节着重分析的是，在热奈特“四种叙述者”类型划分下，打工文学的冲突书写里，作品人物担当叙述者的操作特征。

传统文学理论把作者看作是叙述行为的当然主体。现代文学理论十分重视主体分化问题。巴赫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是一种“复调小说”，这样的小说比传统的“独白小说”高明，因为它拒绝使用单一的叙述者意识来总括所有人物的意识。巴赫金把“复调”视作一种评价性理论：主体分化越严重，作品就越出色（赵毅衡，1998）。

底层叙事研究不否认叙述主体的多元化，但一般认为，叙述者作为底层叙事的叙述主体，应该具有明确性。如果底层文学叙述主体过于分化与复杂，会使叙述之于读者的难度加大，写实意义令人怀疑，还有可能破坏作品的真实感，叙述者的可信性难免打折扣。

例如，周崇贤的中篇小说《我——要——活——下——去！》，发表于广东《作品》文学月刊 1997 年第 12 期。小说讲述了一个名叫吴媚的打工妹，在台资厂“台帝鞋厂”打工，受尽屈辱，反抗无效，最后被非人道的待遇折磨致疯的故事。叙述者始终是“我”，具有在场感，“我”的讲述与“我”的愤怒，都因为这种在场写作而显得真实。“我”作为见证者存在，是叙事行为的唯一主体，避免因为主体分化而使叙事产生不实感，使故事更加令人信服，叙事更有说服力。倘若换

成多种叙事主体，一会儿是“我”一会儿是“吴媚”或者其他工友，这虽然在艺术层面看起来有立体感，但是读者往往会产生怀疑，吴媚既然都“疯了”，她的前后控诉真实可信吗？究竟该相信谁的痛陈与诘难？这种怀疑对批判现实主义作品来说是致命伤。

此外，通过底层叙事研究，来分析打工文学的冲突书写在叙述主体的建构方面，是否满足了底层打工民众的叙述冲动，是否确立了底层的主体性？如此的相关问题都应该能够找到答案。

一、单一层次同故事叙述者

热奈特（1990；158。159）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叙述层”：“勒依古先生撰写虚构的《回忆录》是在第一层完成的（文学）行为，可称为故事外层；《回忆录》中讲述的事件（其中包括格里厄的叙述行为）是第一叙事的内容，因此称为故事或故事内事件；格里厄的叙事即二度叙事中讲述的事件称为元故事事件。”“元叙事是叙事中的叙事，”“从定义上来讲，第一叙事的叙述主体是故事外主体，而第二叙事（元故事）则为故事主体”。简单地说，热奈特认为复杂的叙事文本在叙述层次上，往往有多层可能性，例如外层次与内层次，叙述者（外层次）叙述故事，故事里的人物（内层次）又讲述另外一个故事，这就是双层结构。如果这样分下去，还可能有三层甚至更多叙述层次。

考察打工文学，特别是早期五个火枪手的作品，叙述层次单一的比较多，而且是同故事叙述者（叙述者参与故事）最为常见。这一方面可以认为是作者创作功力有限，把握不了多层次的架构，另外一方面，从读者层面考虑，过于复杂层次的叙事，以打工者为主要接收者的读者未必有能力读懂与接纳。因此单一层次

同故事叙述在打工文学乃至冲突书写中频繁出现，就不难理解。这种直陈其事、直抒胸臆、直言不讳的书写，以短、平、快的方式，刻画冲突，写实社会，再现打工人生，成为打工文学作品层面叙述结构的显著特点，这也是“特定的时代背景、文化趋向和审美情趣共同作用的结果”（陈一军，2012：29）。

黎志扬的小说《无法潇洒》通过一个叫方华的打工妹，以“我”第一人称叙述的方式，讲述了打工者与老板、与同事产生的种种冲突。作者是男的，而作品主人公是女的，显然不能从作者层面去理解叙述者，而只能是作品层面上的分析更加可靠。也就是说，是作者塑造的人物（打工妹）承担了文本的叙述功能，而不是作者直接出面叙述。类似情况，周崇贤在《打工妹咏叹调》开篇即言：“我，大名蓝岚，小妹蓝妹，生性天不怕地不怕，却又多愁善感。今几个我‘闯广东’来了。”然后讲述了蓝妹的打工故事，包括她带头罢工，要求厂方解决女工们晚上睡觉安全问题。同样，叙述功能由作品人物（女）而不是作者（男）来承担。均可视为作品层面的叙述。

周崇贤的另外一篇小说《心情不好》，写到主人公打工遭受歧视，各种不公平待遇造成心强烈的心理冲突。作品主人公（也是叙述者，参与了故事）因为没有大学文凭，但是爱好写作，来到大城市做了一家报社的“编外”记者，他把自己的遭遇通过他儿子表现出来：

一个下雨的日子，儿子又病了。……针头插在他瘦得皮包骨头的手臂上。他旁边床上那个比他大的孩子却放声大哭。我走过去，儿子正在跟着“数学宝”练加法口诀，一边的护士小姐很好奇，说：“小朋友，你怎么这么爱学习啊？”我听见儿子十分认真地回答说：“爸爸说啦，不爱学习就考不上大学，今后就找不到工作，就没钱吃饭，我病这么多，上医院也没钱。”

护士被儿子的回答吸引住了，她说：“读了大学就有钱吗，要是读成了书呆子怎么办啊？”儿子说：“爸爸说，读了大学，还要读烟酒（研究）生，还要考博士，今后就有钱啦，生病花了钱，国家有报销。爸爸说，书呆子也不怕，也会分（配）工作的。”

我听见护士发出不可思议的惊呼：“哇，你懂这么多啊！你今年多大了？”
儿子骄傲地说：“我都四岁啦！”（页 91-92）

这并不是多层叙述，还属于单层叙述，因为“儿子”与“护士”的对话，所叙述的与作品主人公（也是叙述者）的叙述内容一致，并没有讲述另外一个新故事，不存在二次结构与内外叙述之分。或者说，作品透过“儿子”与“护士”的对话，来证明证实主人公的叙述而不是讲述新的内容。只不过，主人公的遭遇通过故事里的人物来讲述，显得更可靠、更客观，而因为叙述者还是个小孩，童言无忌，不会编造，一个四岁男孩，就知道了打工者与非打工者在职业安排、社会地位、国民待遇各方面的差别，这使得人物的悲剧性更加强烈。从叙述内容上看，这与其是他父亲教给他的，不如说是打工浪潮吞噬了他们的儿女，打工者的情绪基因遗传给了“打工二代”的结果。

依照后现代叙事学理论，叙事分析要联系时代与社会。这段叙述，分明在表征这样一个时代与社会：在中国，户籍制度等一系列不合理的政策一日不破除，制度安排的惯性一日不停歇，贫困的代际流转和打工二代的命运就一日难以逆转。打工二代、三代继续他们第一代那种趋避两难、底层沉浮的命运，看不见有多大好转的希望。打工二代、三代的存在，也成为打工文学长期发酵的一个原因。

张伟明《无所适从》主人公名叫“海藻”，他在拐角处看见两个治安员在恐吓和勒索两个外省民工，有意思的情节是，两个勒索者居然有可能是假冒的治安员，被“海藻”看出来。“我突然对他俩大吼一声把你俩证件拿出来！两个治安员一怔，然后撒腿便跑。早有准备的我伸手逮住了其中一个。”（页 63）“海藻”和那两个被欺负的外省民工，把这个没跑掉的“治安员”结结实实地痛打了一顿。这与其说是胖揍了假冒治安员，不如说是还击了“治安员”制度。公权力可以随便恐吓和勒索打工者，打工者若不反抗，只能被宰制。而反抗的借口是认定他们

为假冒治安员，颇有将计就计，以毒攻毒的韵味，也是一种挪用策略。其实，他们未必是假冒的治安员，但是他们的行为却与治安员身份背道而驰，面对勇士质询而难免做贼心虚。打工者能够痛打这种披着公权力外衣作威作福的人，就是对强权欺压的还击与反抗的胜利。冲突书写塑造了这种胜利，为文学画廊增加了以弱胜强的描述，作为一种想象与叙述，也顺应了读者的阅读期待视野。在这里，叙述者是作品主人公海藻，尽管可以说是作者的化身，但是从叙事学角度考察文本，并非作者在叙述，而是一个有名有姓的人物在承担叙述功能。这就使得类似的冲突，淡化了作者主观臆造的嫌疑与个案而已的判断，而泛化为一种常态、一种现象。这种操作，拉开作者与叙述者的距离，突显出叙述者的客观性。

另外，故事主人公与叙述主体不一致的情况也有。例如，林坚的小说《阳光地带》，主人公叫阿龙，讲故事的人“我”无名，只知道是阿龙的朋友的朋友。这种情况属于热奈特“不参与故事的异叙述者”。在冲突书写中，参与故事的同叙述者多，不参与故事的异叙述者比较少。

从叙述层次上说，尽管单一层次比较多，这并非是说，打工文学的冲突书写，没有故事里的人物（内层次）又讲述另外一个故事这种二次结构。恰恰相反，这种“二次结构”叙述也有个案，只是比较少见而已。例如黎志扬在《分一杯泪光》中有这样一段书写：

女漂泊者捧着轻于鸿毛的高中毕业证书，怀着重于泰山的心情，后脚从这间工厂走出，前脚又走向那间工厂。她绝望于每一道冷冰冰的铁门，正如绝望于风雪飘摇的那间五代祖居的小木楼一样。

这是公司女秘书甘如饴向主人公“我”的倾诉，按照热奈特的分层，“我”属于外层次的叙述者，而女秘书甘如饴属于内层次的叙述承担者。甘秘书讲述了她的艰苦遭遇，内中有许多不堪的故事，她也没有直接用第一人称讲述她如何艰

难与不堪，而是像讲述别人的故事一样用“女漂泊者”代表她自己，这一方面表明她不愿意挑明她曾经遭受那些艰难与不堪，这与她的身份相符，她毕竟已经是公司老板的太太了，有些艰难与不堪说出去丢人，但是她还是跟打工妹“我”说了，说明她压抑太久需要宣泄。这也符合人物性格。打工者一般不会轻易诉苦，总把痛苦深埋心中，回家见父母也是报喜不报忧。但是郁卒、块垒迟早总是要抒发出来的。

张伟明的长篇小说《无所适从》讲述了两男一女三个打工者的故事，第一章《绿色泡沫》，叙述者是海藻（男），以第一人称讲述，各各（女）、秦俑（男）在这一章中只是偶然出现的配角人物；第二章《迷离的颜料》，各各成了叙述者，以第一人称讲述她和海藻、秦俑等人的故事，第三章《抛向空中的硬币》，秦俑成了叙述者，以第一人称讲述他的故事……这种类似循环叙述，从叙事学的角度分析，已经突破了单一叙事，而是多层叙事，并且同叙事与异叙事并存。这种复调小说在长篇巨制中比较常见，也显示出作者对人物把握、叙述展开、层次架构的水平。但是在以短篇小说为主的打工文学中，却不多见。

如果说“独白小说”艺术水准不及《无所适从》这种复调小说，如果说巴赫金评价的“主体分化越严重，作品就越出色”成立的话，那么打工文学还有更多努力的空间。

二、作品层面叙述者的思想职能

“思想职能”也是热奈特提出的概念，热奈特（1990；181，182）认为：“叙述者对故事的直接或间接的介入也可采取对情节作权威性解释的、更富说教性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职能可称作叙述者的思想职能。我们知道巴尔扎克大大发展了

这种解释和辩解性话语的形式，它在巴尔扎克和其他许多作家的作品中传递出现实主义的动机。”中国学者赵毅衡（1994；49）也认为：“叙述者除了叙述外，还得照应很多事。他经常把他的叙述故事这‘本职工作’撻在一边，反而谈起自己的叙述方式。或是对自己叙述的人物或情节加以评论。”简单地说，所谓叙述者的思想职能，就是叙述者对情节作权威性说教性的解释，对自己叙述的人物或情节加以评论、解释甚至概括，将叙述者对情节、人物乃至社会的态度和评价作为一种价值观介绍给读者。

因此，在明白了作品层面的叙述者是谁之后，有一宗悬疑还需要追问：叙事作品中叙述者的功能或职能有哪些？研究认为，在叙事作品中，叙述者作为叙述行为的承担者，叙述本身自然是其最本质的功能，无此功能，叙述者就名不副实，也不成其为叙述者。除了叙述功能外，根据热奈特等人的叙述者功能论，叙述者还具有介入功能或者叫思想职能。

打工文学的冲突书写中，作品层面的叙述者对故事中的人物或事件，做出价值、信念或规范方面的评价或解释甚至概括。这种介入功能与思想职能不仅揭露了打工社会的矛盾冲突，还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底层打工民众的叙述冲动，确立了底层的主体性。这就是底层叙事的异质性所在，值得探究。

例如，强权对于打工者的歧视、欺凌、攻击、打压，在意识形态上多见于官方媒体的报道和政府出台的政策条文。官方媒体的报道一如周崇贤在《打工：挣扎或者希望》中写的：

我发现现在的报刊版面上最多的是婚外恋或二奶三奶之类，然后就是打工起家做了老板什么的。再看仔细点，又会发现那些婚外恋或二奶三奶的血泪情仇史中，女主人公一多半儿是打工妹。作为一个从事文字工作的打工仔，很多时候都会感到迷糊：难道打工生活的全部就是做了老板的打工仔和当了二奶的打工妹吗？（页 97）

至于政府出台的政策可以参见暂住证、流动人口婚育证、农民工子弟学校等五花八门的为打工者量身定做的体制性建构。在这里，叙述者“我”通过评论、解释甚至概括的方式，对强权加以质疑和反问，表达了民间不同的声音，也就是打工者不应该被强权乃至官媒污名化。这种污名化损害了打工者的名誉与命运，也侵害了公民的人身权利。叙述者此番介入，体现了其思想职能。

众所周知，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之前，打工者的形象犹如危及城市的洪水。当然，细分起来，政府不同的官僚机构，对打工者的认同也略有差别。主管治安的警政单位和打工者聚集的大都市政府，认为打工者的涌入对城市的安全造成威胁。而农业部门和打工者原生地政府则将打工者外出谋生视为农村和落后省份减轻就业压力的一个捷径而加以肯定。打工者之所以成为主流的他者，还有一个重要的社会心理就是“乘车效应”——那些已上车（在城市）的人，怨恨其他人（打工者）试图上车而引起拥挤现象，恨不得通过车门关闭来限制外来者（打工者）进入。打工者被人们以猜疑和忧虑的眼光来看待（俞德鹏，1994：37）。当局这样的政策摇摆，大城市市民阶层的“乘车效应”，使得打工者左右为难、进退失据，命运更加漂浮不定，引起各种冲突也就在所难免，打工文学中出现冲突书写也就言有所本。

周崇贤在《黑蝴蝶满天飞》中叙述者依然用第一人称，对打工者命运进行评述概括：

我抱着十分卑微的生活理想进入特区，没有任何大发横财的奢望和企图。我只希望特区能够默许我的介入，不要像排泄似的将我遣送到特区之外。在这之前，我在特区之外徘徊了很久。我只不过是一名盲流。我常想即便特区把我当污垢一样接收下来，也是对我的莫大恩赐。我毫无怨言。可以想见，特区藏污纳垢的地方不会少，包庇我就像不包庇我一样容易。（页 28）

总会有很多人对盲流没有好印象。好像盲流只能是那种满街拾垃圾，一转眼就将别人晾在门外的衣物被单偷走的货色。其实这绝对是对盲流的一种误解，或者说偏见。譬如我，你想反感也反感不起来，而这句话本身已经可以令人反感了。(页 32)

打工者被强权称为盲流，但是盲流并非坏人。周崇贤的表达是对“总会有很多人”的一种抗拒。在他看来，打工者其实对城里人不构成威胁，不过是讨口饭吃。城里人何必虎视眈眈、如临大敌？为何把“将别人晾在门外的衣物被单偷走的”小偷角色强加于打工者？在这里，周用类似调侃、讽刺的语言，例如“特区藏污纳垢的地方不会少”，颠覆社会上对打工者的偏见与歧视。而在小说中插入大段的评述，既是叙述功能的需要，也是为了满足底层打工者的叙述冲动，更是为了形塑打工者新的主体性。叙述者的思想职能莫不是借题发挥、借景生情，抒发打工者心中的反感与愤慨。

黎志扬在《禁止浪漫》这篇小说中，也有不少议论。通过叙述者打工仔“斯哥”对自己叙述的人物情节、打工者的共同命运加以评论、直接介入，满足了打工人的言说冲动，也体现了叙述者的思想职能：

这几年，我的情绪就如一团湿棉，失落的心一直流浪在寂寞的边缘。(页 98) 为了生活，我们不得不投入热烘烘的世界中去，我们必须学会适应这一切，谁不能适应谁就卷铺盖滚蛋。(页 100) 但你时刻记住你是在打工，你不得不用荧光灯代替太阳。(页 104) 此刻正有一个流转婀娜的小姐在故作娇矜地对着投影字幕如泣如诉，她拖着一段哭腔在嚎叫着：“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离别的滋味是这样凄凉，这一刻忽然间我感觉好像一只迷途羔羊……”(页 131)

这分明在表示，打工者有自知之明，也很自卑。如果打工者体制及其附着物长此以往，社群撕裂、社会不安定、趋避冲突不断，冲突书写延续，就不会仅仅是历史而很有可能是现状与未来。

黎志扬在《分一半泪光》中，讲述女主角对自己身份的准确把握，这种正确认定或者建构，既代表了打工者发展的方向，也是一份清醒的人生执着：

我知道广东只不过是人生的一个驿站，或者说是路途中的一间旅店，逗留三五载，终将从哪儿来回哪儿去，何必强求自己取悦于不属于自己的都市呢？有朝一日，我想这是注定了的——挥一挥手我不带走南方一片云。只要活得不再沉重，许多紧张而劳累的昼夜便不失意义。

这样的议论介入，如热奈特所言，传递出现实主义的动机，带着对打工人生和城乡冲突的冷静思考，表现出来的职能可称作叙述者的思想职能、价值判断。

在确立底层的主体性方面，打工文学作品层面的叙述者，往往对故事与人物加以夹叙夹议，既完成叙述功能，又体现出不一样的思想职能与价值认同，为打工者寻觅英雄榜样，形塑新的身份建构。

例如，周崇贤在《打工：挣扎或者希望》叙述了几个打工“英雄”，令人看到文本可爱而阳光的一面：

在《劳动法》还没影儿的时候，我有一个叫鄢文江的四川老乡，因为当过兵，有点见识，就“异想天开”想弄一个什么法出来保护打工者的权益，他曾在一篇短文中很认真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只可惜人微言轻。但他的行动却让很多权贵头痛，因为这位仁兄动不动就炒老板的鱿鱼，而且经常带头罢工，把偌大的工厂搞到瘫痪。（页 93）

因为有了《劳动法》，越来越多的打工者对讨公道有了信心，他们开始学着用法律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后来声名鹊起的“土律师”——广州的廖晓峰和深圳的周立太，就是在打工过程中靠自学法律帮工友打官司起家的。佛山的正牌律师杨密云，生前因为在《外来工》杂志上开了个讲法专栏，帮打工者打过不少官司，被打工者视为正义之神，后来死于意外，消息传出，好多打工者失声痛哭。（页 94）

通过夹叙夹议，叙述者的潜在意涵毕露无遗，他更关心的是这些外来工的人生际遇和命运，觉得他们不能永远这样下去，他们得活出尊严，混出个人样来。这就是打工者身份重新建构的另外一种说辞。

林坚还在《别人的城市》中塑造出乐观坚毅打工妹齐乐的形象，张伟明《下一站》传递的“东家不打打西家，潇洒走向下一站”的快乐打工精神，都是作品

层面的叙述者，通过思想职能的完成，试图纠正社会语境对打工者的刻板印象，颠覆主流话语瞧不起打工者的表达，为打工文学提供了新的审美材料。

本章的要旨，更准确地说应该是：从叙事学角度，确认并深化“打工者能够成为叙述主体，担负冲突书写血性表达的重任”此番认知。具体论述从经典叙事学者热奈特等人的理论出发，借道新叙事学者戴卫·赫尔曼整合型的“社会叙事学”方法，把打工文学的冲突书写置于社会、现场和语境等因素的融合之中加以分析，能够看出的文学事实，就是打工者通过作者层面与作品层面两个渠道成为叙述主体，有效地颠覆了底层没有能力完成文学叙事等相关成见，解决冲突书写的叙述主体问题。本论认为，冲突书写的叙述主体，既有可能是作者层面的叙述者，也有可能是作品层面的故事中的物，特别是单一层次叙述者参与故事的情形居多。叙述者主要是打工者，是底层在叙述、在发声，这是打工文学有别于由知识分子代言的其他底层叙事的本质所在，优势所在。冲突书写中的叙述主体，不但承担叙述功能，还透过这种功能和读者建立起联系，将叙述者对情节、人物乃至社会的态度和评价洋溢其中，作为一种价值观介绍给读者，传递出现实主义的动机，从而完成其思想职能，建构起叙述的审美文本，使作品衍生意义。

余论：个体经验公众化与集体记忆个性化

热奈特（Genere Genet）是法国结构主义叙述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结构主义侧重对结构的认识，对本质的了解不甚讲求。据此分析冲突书写，既有理论优势，也有需要补充说明的必要。本研究除了认为冲突书写的叙述主体并不复杂，叙述者通过思想职能的完成，试图纠正社会语境对打工者的刻板印象之外，还认为，

冲突书写在叙述主体操作方面表现出独特的美学特征，那就是：个体经验公众化与集体记忆个性化相得益彰。

作者成为“同故事叙述者”，也就是故事不但由作者来叙述，而且作者还出现在故事人物中，本研究认为这是叙述者个体经验公众化的表现，把打工经验的个别性、具体性、可触性转化为时代的公共体验与宏大叙事，这不难理解，类似于“独白小说”。而如果是由作者塑造的人物承担文本的叙述功能，作者不直接出面叙述，亦即作品层面的叙述者讲故事，这可被认为是集体记忆公共经验个性化的操作。例如，黎志扬的小说《无法潇洒》通过一个叫方华的打工妹，以“我”第一人称叙述的方式，讲述了打工者与老板、与同事产生的种种冲突。作者是男的，而作品主人公是女的，作者如何理解与书写异性？显然作者是把公共经验进行了个性化处理。往大处讲，打工时代的集体经验与记忆是日渐模糊的，作者把模糊的经验与记忆进行个性化显影，使它的面貌清晰可辨，这是集体记忆公共经验个性化的表征。

在打工文学的冲突书写中，叙述者个体经验公众化是大宗，而集体记忆、宏大叙述与公共经验的个性化书写也不少，这二者互通有无，使底层叙述者的经验得以走进文本与读者，形成相得益彰的叙述合力，更显打工文学作者的叙述水准。

第四章 冲突书写的叙述对象（上）

从文学史上看，关于冲突的书写代不乏人。本研究里的冲突，是个集合性话语，有较为广泛的所指，既包括打工者与他人之间的肢体、语言等冲突，也包括打工者与自我的矛盾心理冲突，是以农民为主体的打工者，嵌入到一个有阶级之分的城市的必然遭逢。冲突书写的叙述对象到底具体何指，有何新意与特点，表达了作者怎样的叙述立场与人文态度，值得探究。

本研究认为，打工文学的冲突书写，主要以三个方面的内容为叙述对象：打工者与强权之间的阶级冲突、打工者之间的互虐冲突、打工者自我的趋避冲突。此三者有紧密逻辑联系，在霸权、支配、操控下出现对峙、还击、反抗等对立的、互不相容的力量或言行；并相应地引发打工者以争吵、摩擦和对立为特色的不和；以及打工者心灵的冲突与挣扎，以及为突破困境所做的各种努力。可以简述为四个关键词：受压、反抗、互虐、趋避。这种书写体现了人物情节情绪化与作品主题理性化表里相应的特点，作品整体并非抱有反体制成见的激烈文本，作品主题指向理性诉求，维持了打工文学思想内容本身的健康。

打工文学的冲突书写，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强烈的代入感以及底层的叙事角度等特征，折射了浓郁的不平则鸣意识与自强不息精神，彰显了五个火枪手等作家身处打工现场的文化身份与耳濡目染的生活体验，展现出特殊的虚构性与故事性，贯穿着对中国转型时期社会冲突的现实思考，负载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压迫与反压迫的独特经验，刻录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底层打工民众忍辱负重又敢于斗争的精神轨迹，以想象的方式建构了改革开放环境中打工者维护正当权益、

抗辩命运、突破困境、自力更生的成长史。冲突书写不仅是一些文学内容，更属于一种社会集体记忆；不仅关注打工者所遇到的复杂的社会现实问题，更关心打工者超越自我的心灵世界与精神处境。冲突书写的锋芒直指打工生活的幽暗处与细微处，虚构得比较现实，产生了具有一定指向性的审美效应。

本章研究打工者与强权之间的冲突。为了便于研究，把打工者与强权之间的冲突分解为强权对打工者的攻击与打压、打工者的还击与反抗两个互相联系的板块分别论述，亦即受压与反抗。论述方法主要从五个火枪手等人的作品出发，通过情节化解释、分类式阅读和贴近分析，将文本“激情表述、强烈冲突”的脉络及其批判的意义加以释放。

本章的问题意识在于，作为阶级/阶层冲突，在打工文学的冲突书写中，强权对打工者实施了怎样的攻击与打压，打工者又进行了哪些还击与反抗？尝试分析何来冲突与如何冲突问题，以及这种冲突书写的意义。本章需要论证的假设为：藉由社会批判理论对文本解读，可以发现强权对打工者实施了政治、经济与性权利等方面的攻击与打压，对打工者造成集体性伤害。打工者为了维护正当权益，围绕着这些攻击与打压，进行了还击与反抗。冲突书写内容多样，形式以写实为主，意义在于书写打工社会的集体性记忆，揭露现实真相，歌颂反抗精神，弘扬了文学的钙质，展现了批评现实主义文学的传统优势。

第一节 打工者的受制书写

所谓受制，是指受辖制、受害、受罪。本论特指打工者受制于强权。强权对打工者的攻击与打压，不论承认与否，它都曾是重要的存在，成为打工者的集体性创伤记忆。主要表现为强权对打工者公民权利的伤害。打工者属于合法公民，

享有宪法规定的公民权，这些权利包括并不限于人身自由权；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权利；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检举和取得赔偿的权利；社会经济权利；妇女的权益受国家保护的權利，等等。

五个火枪手等人的作品，通过人物描写、环境设置、情节展开、对话安排等，对历史的在场者——打工者公民权利所受的伤害，进行了广泛而多样的书写，写出了意识形态压抑与社会进步的血泪代价，是对底层生活的尖锐表达，主题大都触及到打工者的痛处。这种表达，这种悲情叙事，其实就是打工者深陷其中的残酷现实的真实写照，当然并不都是负面书写（**Negative writing**）和激进文本，也不是分心于阶级、工业和政治之类的毫无审美的空洞说教，更不是脱离思想政治的所谓纯艺术。

强权对打工者的攻击与打压，在五个火枪手等人的作品中，占有相当的比重，这与他们和打工者命运同构有关。这种攻击与打压，往往发生在肉体与精神两个层面。本节将从打工者-政府关系、打工者-资本关系、打工者-性关系三个视角考察关键文本，分析打工者公民权被伤害的几种情况。突显出单面向暴力冲突，亦即强权对打工者宰制和压抑的一面，使打工文学中的这一类型冲突书写获得新的梳理和解读。

所采用的理论框架分析工具是文学的社会批判理论。社会批判理论在中国可以追溯到孔子的“兴观群怨”思想，“观”就是“考见得失”（文学要发现社会生活中的当与不当）。在西方，法国文学批评家斯达尔夫人（**Madame de Stael, 1800**）的《从社会制度与文学的关系论文学》较早地涉足文学的社会批判。她认为应该将文学与广义的社会制度相联系，以考察其间的互动关系，揭示文学在特定语境中的意义。法国另外一名“社会学派”代表泰纳，试图将文学的本质在种族、环

境、时代等特定的语境因素中加以确定（1994；149-150）。俄国社会批判的奠基者别林斯基认为，文学就是对现实生活的再现（1963；147）。别林斯基的继承者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不仅仅是一种再现，还应该具有干预性，它应当是某种特定声音的表达者（1978；547-548）。匈牙利美学家、文艺批评家卢卡契（Georg Lucas）将社会批判理论推向一个阶段，他认为艺术作品是一种对看似偶然的现实的整合，发现现实的片面性与虚假性，重建日常现实的关联，从而获得普遍性意义（2000；58-59）。受卢卡契的影响，法国批评家戈德曼提出了“有意义的结构”概念，认为文本、作者、社会存在着同构的关系，从而破解了艺术形式与社会存在之间的关系问题（1988；2）。²³ 美国学者韦勒克（Rene Wellek）在《文学理论》一书中，把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作为文学的外部研究的一部分，他认为“文学的产生通常与某些特殊的社会实践有密切的联系”（2005；100）。

总之，社会批判理论基本上都强调文学与社会的紧密关系，研究文学文本离不开社会观察，理解文学的前提之一，先要理解文本赖以依凭的社会。联系到本研究，在分析强权对打工者的攻击与打压这一冲突书写时，应有社会历史意识，回溯 20 世纪 80、90 年代，藉由文本重返并凝视彼时中国社会的打工现场，从中释放出问题的场景，揭开为主流话语所遮蔽的现实，剖析隐含其中的多元意义。

本研究的强权是指一群人，既包括掌握主流话语权的统治阶级/执政精英及其拱卫者，也包括拥有资本优势的经济强人及其附庸。在五个火枪手的作品中，前者多半是指政府机关公务员和办事员，国家机器里的警察和辅警，以及社会管理层面的辅助人员，例如治保会成员、治安巡逻员等穿制服的办事员。他们可以算是掌握主流话语权的统治阶级或者他们的拱卫者，是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底下

²³ 关于社会历史批判的梳理，详见邱运华（2005）《文学批评方法与案例》第一章〈社会学批评〉，页 11-17，北京大学出版社。

的打工者的“他者”。而掌握了资本优势的经济强人以及他们的附庸，在五个火枪手的作品中，主要是指“三资”企业（外商独资，中外合资，中外合作企业）与中国本地的私营企业里的老板、厂长、经理、工头等，与经济地位低下的打工者形成对立的社会存在。

“冲突”并非抽象符号或“空洞能指”，而是“实打实”的身心冲击。强权肆无忌惮地对打工者进行人身攻击与精神打压，侵犯打工者的公民权而导致冲突。“打工是怎么回事？当然不是坐在餐桌上吃奶油面包。与泪水、屈辱有关的故事，基本上可以为打工做一种诠释”（周崇贤，1997）。

2003年，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访问美国，在哈佛大学作了《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演讲。他说：“不切实保护广大劳动者特别是进城农民工的基本权利，他们就有可能陷于像狄更斯、德莱塞小说所描写的那种痛苦境地。”²⁴ 进城农民工是打工者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中国的打工文学，可能像狄更斯、德莱塞小说一样描写种种痛苦的境地。

当然，小说不是研究现实，而是研究存在。存在并不一定是已经发生的，或许是一种可能。小说家们发现这种或那种可能，画出“存在的图”（米兰·昆德拉，1992）。以小说为代表的叙事类文学作品是作者通过想象进行艺术虚构而建构的文本世界，与现实世界、生活的真实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打工文学的冲突书写也不例外，通过这种书写去检验、对应社会真实纯属徒劳。研究也无法为打工文学的冲突书写的人物、情节、环境的真实性而承担完全“举证责任”。

²⁴ 《温家宝总理哈佛演讲：“把目光投向中国”》是中新社记者陈建写的新闻通告，2016年3月10日阅自中国官方第二大通讯社中国新闻社“中国新闻网”
<http://www.chinanews.com/n/2003-12-12/26/380015.html>

正如夏志清（2005；196）所言：“小说创作的可贵即在不断有人在反映社会的真实面，而这些真实面是不易被一般读者所能亲自注意到的。”强权对打工者的攻击与打压，在很多不曾打过工又掌握了主流话语的审美权力者看来，简直就是伪命题，幸有打工文学的冲突书写反映了打工社会的真实面，让一般读者也能够透过遮蔽，感同身受。

本研究表明，冲突书写在“强权对打工者的攻击与打压”这一操作中，不断尝试逾越官方允许的话语体系，体现了冲突中对立双方三种独特关系，即打工者-政府关系、打工者-资本关系、打工者-性权利关系。或者说，写作者通常从这些社会关系的建构、博弈与阐述中，提取相关特征，展开文学想象与冲突书写，以反映社会现实，表达利益诉求。

一、打工者受公权力的制度性压迫

一切权力皆应受到控制和制约，政府公共权力（以下简称公权力）作为政府部门的行政权力也不例外。公权力并非一个模糊存在，公权力往往通过执政精英加以分配与使用，这是一种制度性安排。行动层在分享与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如果没有边界效应约束，势必造成滥权与枉法。滥权与枉法对不占有权力资源的弱势阶层来说，无疑是公害，是对宪法的践踏。公权力制度性压迫加诸打工者，正是冲突书写最先关注与记录的关系与情形之一。这并非单一的否定性书写，也不是拉仇恨的文章，而是五个火枪手等人普遍性的文学共识。打工文学通过对公权力制度性压迫的执行人——滥权的警察、无良的保安、渎职的公务员等“人民公仆”形象的负面刻画，讲述打工者人身自由等公民权利方面受损伤的故事，展开

“强权对打工者的攻击与打压”的形象化书写，反映了打工者在与政府关系中被漠视的地位，锋芒直指体制。

（一）滥权警察形象书写

在打工文学的冲突书写里，警察依仗国家授权，出于利益冲突，往往滥权，成为管制社会的负面金刚，经常对打工者的人身自由权、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权利进行伤害。

作为统治阶级国家机器的一部分，警察是一种职业，主要职责是执法、维持公共安全（在中国，警察叫公安人员，警察局叫公安局），保护公民的性命及保障公私财产的安全。但是，在五个火枪手的作品中，在打工文学的冲突书写里，警察形象常常有违职业道德，其对打工者造成伤害，成为冲突书写控诉与诟病的重要对象。

冲突书写敢于冲破禁忌，写警察败类，这在彼时中国风险大。在中国，很多县市乡镇可能没有驻军，但是都有警察，每个乡镇都有公安分局或者派出所。冲突书写呈现了与官方文学完全不同的警察形象，为人们理解当代中国警察提供了新视角，也深刻了警察这一社会公权力行使者在文学作品中的别样痕迹。

周崇贤的《天气很潮湿》里写道：“这年头警察太多，良莠不齐，其中不少可是爱乱打人的，不得不防”（页 113）。²⁵ 这种激情表述，来自于作者的底层观察视角与打工生活体验，从这篇小说的故事情节中可见一斑。在小说《生存状态》里，周崇贤写道：外出打工的主人公“么金腰无半文，空着双手扒火车回了家。在火车上他因为没有车票，躲入厕所，又被乘警揪出来，很不客气地揍了一顿。大腿上挨的那一脚，几个月后还隐隐作痛。”（页 148）乘警是铁路警察，具有武

²⁵ 为便于研究，以下所有引文都注有页码，与征引文献索引互为参照。

装执法性质，但是法律并未赋权铁路警察可以殴打无票乘客，因此此种“冲突”行为，实属僭越，涉嫌滥权。周崇贤在《生存状态》里还写道：

小镇上的“打工一族”经常被烂仔敲诈勒索，敢报案的人几乎没有。究其原因，是他们对派出所抓了人罚款，罚了款放人的处理方法缺乏信心，没有安全感。报案就等于通过烂仔给派出所送一笔钱去，送钱去的烂仔挨一顿狠揍，出了派出所，就找报案人算账，杂然变本加厉。（页 141）

也就是说，老老实实打工者，根本得不到打工地派出所警察的庇护，这就为“同乡会”等地下帮会留下发展空间，引发更大的社会管理问题，启发人们对中国现代警察制度的深刻反思。

之所以说冲突书写写的都是一种社会性集体性的记忆，就在于不同作者都有类似创作，而非个别作者单一经验。张伟明的《无所适从》里写过“巡警”（巡逻警察）：“墙角的电视报道着南涌的民工潮，一个巡警的警棍打在一个民工的脖子上。”（（页 5）南涌的民工潮，就是向富裕的南方中国涌来的打工人潮，换言之，小说中，巡逻的警察在众目睽睽之下用警棍打民工，连电视记者的摄像镜头都不用回避，这就是滥权。张伟明继续写“派出所所长”：“第三个推销员神情有点不安地说——一个派出所的所长说要买我十多台的‘摇摇乐’，条件是我陪他一晚，吓得我忙从那个所长的办公室跑出来，路上差点碰翻一辆摩托。”（页 189）派出所是公安局的派出机构，是基层警察单位。小说中这个推销员是个打工妹，警察小头目居然如此好色猥琐，有恃无恐地要挟打工妹，比滥权还烂。文本看似平铺直叙，并没有表达对所长的诅咒，但是蕴含其中的厌恶、恐惧立场还是露出了端倪。

黎志扬的《打工妹在“夜巴黎”》里也有“警察形象”的描写：然而广州的治安是管得很严的。夜里十二点就有几个手拿电击枪的警察四处赶人。粗如甘蔗棒的手电发出噼里啪啦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强电光，他们像赶狗般的把广场上的人群遣散。（页 530）

深夜，广州火车站广场上那些刚下火车的打工者，本想就在广场坐等天亮了再离开，却被警察当作“狗”一样赶走了，包括故事主人公男女两个。这种书写是从貌似肯定的角度表达强烈的否定，从对警察胡作非为的近乎白描书写，折射出社会不同阶层的矛盾冲突，彰显出强者对弱势群体的无情与野蛮。

林坚的《别人的城市》中，讲述主人公“我”在打工时被警察“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被抓去坐牢一个月的故事，虽然最后在女友与记者的奔走呼号下，被释放了出来，但是没有得到任何“国家赔偿”。警察滥权，几乎草菅人命，恶性足见一斑。作品从文学的角度关注了打工者被损害的公民权利。

黎志扬的《禁止浪漫》中写道，他们打工的那厂在郊外，打工者精神生活贫瘠，就到附近农村的录像放映点去看录像，惠而不费，可以消磨一两个小时的夜晚无聊时光。然而这样的文化场所，经常被滥权警察取缔：

不几天，西部牛仔惊慌失措地回来说：录像放映点被查封，拘留了一帮子男女。说着说着，他额上已渗出冷汗。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庆幸自己没有“请”进派出所。（页 113）

说是“扫黄打非”，²⁶ 其实是小本买卖的录像放映点没有给当地有关部门有关人员“烧香进贡”。因为许多交了保护费的录像放映点，在公安等部门执法之前往往能够得到内部消息而提前暂时关门歇业，躲过一劫，免遭录像放映设备的没收，免遭“掳人”。风头一过，继续开张营业。连录像放映点这样的打工文化场所都被取缔，打工者的文化空间如何充实？这样的书写具有那个时代鲜明的特征，现在城乡的大街小巷已经没有录像店了，都是网吧。网吧成为新世纪打工者新的文化空间。

²⁶ 扫黄打非是扫除淫秽色情文化，打击“非法出版”的简称。中国有“扫黄打非”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扫黄打非办，设于 1989 年，官方称其隶属于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由中央宣传部、中央政法委、新闻出版总署等 29 个部门组成，成员由各有关部门副部级分管领导担任。

周崇贤在《青春无注释》里写了集体腐败的派出所警察“生财有道”：

我知道这地方治安不怎么让人放心，经常听说这儿打架那儿杀人，不是因为抢劫就是帮会火并，派出所那辆警用摩托车整天东奔西跑，抓了不少人，但关几天，罚了款又立即放人。（页 202）

对派出所来说，坏人不是拿来惩罚的，而是拿来生钱的，交了罚款给派出所的警察就可以走人。打工者没有什么钱，派出所根本就没兴趣过问，更谈不上保护。从互文性上解读，当下中国的反腐败文学书写，与周崇贤这类揭黑性冲突书写构成互文关系，并非没有可能。

这种与主流文学对警察的歌颂与赞美不同的书写，一方面体现了作者的勇气，表达了打工者群体对滥权警察的愤怒不满；另外一方面也反映了生活的真实，刻画了不一样的警察形象，为读者提供了多元化的审美材料与想象空间。对滥权警察的书写，贯穿着作者对现实幽暗处的细致观察与强烈体验，使得公权力对打工者的伤害更具隐喻性与想象性，社会冲突的因果关系由此清晰可辨。

回到文学史上，在种族隔离与歧视的年代，白人警察随意枪杀黑人的事情比比皆是，有关的小说汗牛充栋。打工文学再添一笔，参与了对滥权警察的形塑与书写，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以想象的方式呈现了中国打工者集体受难史的一章或者几页。

（二）无良保安形象书写

在打工文学的冲突书写里，保安通常被形塑为无良之人，惯于作恶。他们在官方授权下，配合警察工作，在检查身份证、暂住证等方面，为非作歹，为虎作伥，为人不齿，为当代中国文学提供了具有打工社会特色的反面人物素材。

在中国，除了警察，还有很多“治保人员”“治安人员”“联防队员”“经警”“保安”等等，因为他们都身着统一的制服，配置警用器械，民间通常泛指他们

为保安仔。他们多半隶属于各地治保会或官营保安公司。官方表述：“治保会是群众性的自治组织，治保人员来自群众，扎根于群众，是人民群众的忠实保护者。”换句话说，保安只是社会管理层面的辅助人员，最多算是国家暴力机器的一颗螺丝钉，理应为公众服务。然而，保安不保安，打起人来，不亚于滥权的警察，可说是统治阶级的直接打手。他们对社会底层打工者的欺压尤其卖力。冲突书写记录了这种恶人恶行，为打工者集体性创伤记忆留下鲜活证明，产生了具有负面指向性的审美效力。

张伟明的《我不能回家》中，讲述主人公“我”晚上回家，边走边想心事，“把脚下饮料瓶踢得老远”，结果引来麻烦，“窜出两个治安人员”。他们上来查“我”的证件，其实就是想敲竹杠，发现“我”的证件没有问题后，不甘心空手而归，于是攻击和打压开始：

走到一条灯火较为昏暗的街上，那矮瘦的治安员对我说：“你碰上我们算你幸运，你要是碰上其他管理区的治安人员，那你就不会这样幸运了。他们大都脾气不好，他们喜欢猛踢人的小肚，就像这样，”说完他对着我的小腿猛踢了一下，我扑地跪倒在地，头抵在地上。接着他把我从地上扶起，拍去我肩上的尘土说：“我们这个管理区的治安人员就文明多了，我们会帮你拍去肩上的尘土。”

“对。”另一个接着说，“你若碰上其他管理区的治安人员，他们会猛击你的下巴，”接着他对着我的下巴猛击几下，“我们就不会这样，你有什么事我们会礼貌地请你跟我们走一趟，待弄明白你没有什么事后我们马上会让你回家。”他们把证件扔给我：“好啦，你回家去吧！”……我仰望着深黑的夜空，我眼睛里的星星和天上的一样多。（页 15）

从文本中，能够读出保安（治安人员）对打工者的人身攻击与暴力伤害纯属故意，这种故意伤害，败坏了治保人员这个群体的集体形象，恶化了社会阶层的和谐关系，引发了不同社会群体的心理与行为冲突。他们不仅不是“人民群众的忠实保护者”，反而是社会冲突的麻烦制造者。冲突书写对无良保安的刻画，颠

覆了主流话语的权威，揭露了官方宣传的虚伪，对强权及其附庸构成辛辣讽刺，为读者带来了反常的审美体验。

张伟明的另外一本小说《无所适从》还写道：

“在拐角处我看见两个治安员在恐吓与勒索两个外省民工。其中一个治安员把手伸进一个民工的口袋里去，另外一个治安员见我走过来，便把手背在后面，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页 63）

其实就是公开抢钱。此外，张伟明还写道，打工者秦俑提着“摇摇乐”健身器材，到某公司 18 楼老板办公室推销，老板不想买，就拿起呼叫对话把门卫叫来，指着秦俑对门卫说“把这个人送出去”。“门卫走过来对秦俑说快走，秦俑提起‘摇摇乐’就向电梯门走去，跟在他旁边的门卫挡住了电梯的开关，他指着秦俑身后的楼梯口对秦俑说你从这里下去。”（页 177）谁知下面每层楼的楼梯门都是关闭的，这样，秦俑只好一级一级走下 18 层楼。老板的意思估计并没有不允许秦俑坐电梯，门卫却要从中作梗。这里所谓的门卫，也属于保安仔一类，很多也是由政府保安公司派驻。

打人、恐吓、勒索、刁难，成了无良保安看家护院的拿手好戏。打工者经常这样莫名其妙地挨打，这当然不是耸人听闻，有的竟然被活活打死，死者是打工者孙志刚，他的死换来了中国恶政“收容遣送制度”的废止。这是新闻，不是小说，参与打人的一个广州警察被判刑 2 年，打人主凶被判处死刑。²⁷ 打工作家王十月 2015 年 12 月出版的长篇小说《收脚印的人》，叙述了中国由警政机关主导的收容遣送的罪恶故事。因文本超出本研究对象范围，不作展开，聊备一格。

²⁷ 孙志刚事件或孙志刚案于 2003 年发生，是指原籍湖北黄冈的孙志刚被广州市政府执法机关以三无人员的理由收押，拘禁期间被收容所员工殴打身亡的事件。市场化运作的《南方都市报》顶着压力报道了此事，引发了中国国内对收容遣送制度的大讨论。中国政府之后颁发新法规，废除了广泛被认为是有弊端漏洞、并有违宪指责的收容遣送制度。

周崇贤在小说《黑蝴蝶满天飞》中，也写到无良保安，故意写得正儿八经，构成反讽：

负责地方治安的同志们，一天到晚四处搜索和捉拿盲流，他们差不多就把这样的工作，当成了实现人生价值的手段。抓住盲流之后，就往樟木头送。一卡车一卡车的，装得满满当当，充满了一种往屠宰场运送生猪的味道。（页 28）

“负责地方治安的同志们”搜索和捉拿的所谓“盲流”就是指打工者。中国社会，打工者有很多名字——宪法名：公民；别名：进城务工者；曾用名：盲流；尊称：城市建设者；俗称：乡巴佬。²⁸

樟木头是广东东莞一个镇的名字，这个镇有令打工者闻风丧胆的收容遣送站，华南地区的打工者因为没钱“购买”暂住证，或者忘记带身份证出门，抓到后，往往押至此地，听凭发落。一般是无偿劳动 3 个来月，然后打回原籍。

周崇贤这篇小说里，没有写强权对打工者进行直接的人身攻击，但是精神打压表露无疑。“暮投城中村，有吏夜捉人”（城中村就是打工者集体居住的城市贫民窟），打工者因为证件问题，经常要躲避负责地方治安的人，过着提心吊胆、胆战心惊的日子，惟恐被他们搜索和捉拿，精神压力、心理负荷与生活的阴影，都被人为激发与放大。再加上职业的流动性强，工作与住所的不稳定，打工者的负面情绪以及由此引发的种种冲突在所避免。这既是公权力对打工者的束缚、管制，也是无良保安对打工者人身自由权的伤害、人格尊严的践踏。这样的冲突书写，加深了打工者的集体性创伤记忆。

塔玛拉·杰华（Tamara Jacka）博士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院性别关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她的《都市里的农家女》（中国海外研究丛书）2006 年

²⁸ 详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刘虹的诗歌《打工的名字》，原载《绿风》诗刊 2003 年第 5 期。

3月由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写到关于北京打工者被迫办理以暂住证为主的各种证件，否则就要受罚的情形：

我确实搞不清应该花多少钱办这些证件。每年2块、180块、240块、360块，好像农民工的钱是从天上掉下来似的。如果你拿到了东城区的证件，西城区不会承认它们。所以你不得不重新办一遍。或者他们也许需要有人来填补一下(警)车，那么他们连看都不会看一下你的暂住证，就说：“这是过期的，上车！”然后把它撕掉。(www.newshoo.com上的一个匿名帖子，2000年3月10日，引自HRIC2002b, 85)(页94-95)

书中这份得自于2000年3月的材料表明，北京市的东城区办的证件，到西城区就不被承认，不得不重新办一遍，不然就要被带走。真实地反映了公权力对打工者的制度性压迫。暂住证与打工者有没有工作没有关系，哪怕打工者正在失业，不交钱办暂住证那可不行。公民在自己的国土上离开户籍地就算暂住，这只是中国特色。就是因为是打工者，他们必须承受这些无法逃避的官方暴力，成为滥权警察、无良保安暴力管制下的牺牲品，成为当代中国文学中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一如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同名代表作标题。

从1984年开始实施的主要针对打工者的中国暂住证制度，在社会各界包括打工者在内的强烈呼吁与隐形抵制下，已于2015年在全国废止。在暂住证制度废止之前，特别是收容遣送制度2003年废止之前，打工者基本没有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可言。不过，现在的打工者仍需要办免费的“居住证”。这从反面论证了相关冲突书写有关事实清楚，所言不虚，影响力强，也呈现了冲突书写在推动国家制度优化方面的社会价值。

(三) 读职公务员形象书写

“五个火枪手”时代，涉及到打工者管理与利益维护的政府机构或者其他团体，也不是没有。例如劳动局、劳动监察大队、工会等，但是这些三班六房，“管

理就是收费，维权就是维稳”，一言以蔽之：御选之官，办差不力，渎职成风，害民不浅。

例如上文所述的暂住证，就是十足的“管理就是收费”，这也是他们的“政治方程式”，借政府公共权力敛财，为统治阶级进行权力寻租。而下面要讲的维权，实际也是从维护社会/社区稳定出发，是典型的“维稳”思维。只要维护了社会/社区稳定，可以牺牲打工者的合法权益。对打工者的利益维护，名大于实，或者干脆就是有名无实。

冲突书写对“维权就是维稳”有传神写照。周崇贤的小说《我要——活——下——去！》，其中的女主人公打工妹吴媚，在台资厂“台帝鞋厂”遭受非人道的折磨。她去镇劳动管理所申诉，走的是依法办事的正确途径，结果是事与愿违：

吴媚在劳动所的待遇，是被那个正在打电话的人很不耐烦地轰了出来。“干什么的？出去出去。”那人的神态像是在撵一只狗。

……“什么呀，什么烂，你没见今天我休息不上班？有事明天来。”

……“你啰个什么嗦？你没工作关我什么事？出去出去，楼下是职业介绍所，到那儿去登记。”那个人扣下电话，很生气，他差不多就要动手推吴媚了。吴媚踉踉跄跄地出来，在大街上恍恍惚惚地走着。

……吴媚一连往小镇劳动管理所跑了三天。头天被轰出来，第二天被劝回来，第三天所长终于答应过问。不过所长同时提醒她：“小姑娘，你不要抱太大的希望，像这样的小事，要说管太多了。拖欠工资，超时工作，虐待工人，我们根本就管不过来。再说我们只有监管、调节的权利，没有判决、处罚的权利。”

所长说的是实话。……怎么好意思太认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和睦共处相安无事，这才有利于深化改革继续开放大胆搞活嘛。

……好心人把她（吴媚）带去劳动监察大队，……大队长感到为难，市局一般没有精力下去处理每一桩劳动纠纷。除非集体上访、罢工或重大劳动事故。……“很多事，不是可以按章办的，《劳动法》只能作一种依据参考，硬来，行不通，要活学活用。”（页 215-218）

这就是打工者寻求劳动权益庇护的政府场所“三班六房”，懒政，不作为、乱作为，对打工者的劳动权益不但不保障，还变相侵犯打工者作为公民而享有的“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检举和取得赔偿的权利”。在冲突书写里。三班六

房意味着吏治的腐败，坏官的猖狂意味着良民的受欺压。而渎职的公务员与办事人员，其实也损害了政府的形象，受伤的不只是打工者。

渎职的公务员形象，还有比较高层次的，冲突书写从底层的观察视角出发，也有比较笼统的书写。在《我用我男人的热血为你饯行》中，作者周崇贤就曾经安排了一个打工者述说混帐的“副市长”的吏治腐败。

因为是底层叙事的视角，间接经验较多，所以此类书写显得比较笼统，但并非与打工者无关，正是有这样混帐的“副市长”在台上，才会造成上梁不正下梁歪，下梁歪了打工者受伤害。这是有逻辑联系的书写。小说中这样的揭示在今天“中国大老虎”纷纷落马被抓的时候来阅读，似乎平淡无奇，但是在上个世纪 80、90 年代就敢于这样写，体现了作者的胆量与敏锐的社会观察力，表达了打工文学与时代的关联，直指现实生活的黑暗。

政府权力层面对打工者的制度性压迫远不止上述这些，只不过五个火枪手等人也许是慑于威权，不太敢披露更多。或者说，大胆揭黑的更多的冲突书写不是不存在，只是刊登不出来。总之，在人物塑造、情节铺陈方面，书写掌握公权力的部分人员对打工者的迫害，这是本主题下的冲突书写得以游刃有余的最显著的诗学特征。当然，也不能把他们的文本当作社会文献，简单地视其为生活的镜子与翻版，那也违反文学审美的规律。

冲突书写把“人民公仆”——滥权的警察、无良的保安、渎职的公务员作为叙述对象，揭示了打工者与强权之间冲突的根源，指出了冲突的本质是强权对打工者公民权利的损害。作为书写，其叙述立场与人文态度，用吕健忠在《反美学：后现代文化论集》中引用李斯特的话说：“伟大的文学基本上是反对某个阶级社会的，也不会随着某个圈子内集团的节拍而起舞”（2009：224）。没有对公权力

与“人民公仆”的怨入骨髓，没有被公权力加害的深刻体验与感同身受，很难有如此的写作主体性与社会批判精神。

二、打工者社会经济权利被损害

社会经济权利是宪法基本权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公民基本权利。社会经济权利是指公民在社会和经济生活中应有的权利，通过公民要求国家或者企业给予一定物质利益的请求权来肯定公民身份与劳动的有效性，同时也是政府与企业对公民承担保障责任的受益权。中国南开大学法学院魏健馨、刘丽(2011)认为：社会经济权利的宪法学意义在于，面对社会整体发展失衡的现实困境，通过国家权力以积极介入的方式，帮助公民实现经济自由、平等地参与经济生活和有效的获取物质利益。

在打工者-资本关系中，强权透过极端化管理，对打工者的社会经济权利产生伤害，造成经济冲突。如果说公权力的制度性压迫是一种政治层面伤害，那么强权对打工者社会经济权利的伤害，就是经济层面的。所谓社会经济权利，是指公民享有的经济物质利益方面的权利，包括劳动权、取得劳动报酬权、劳动者的休息权等，这是公民实现其他权利的物质保证。

旅居美国的中国问题学者何清涟(2000)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后，在“三资”企业与中国本地的私营企业里，出现劳资关系的返祖现象：

“劳资关系的返祖现象，指的是劳资关系退回到十九世纪工业革命时期的劳资关系。关于那种劳资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进行了淋漓尽致的经典批判”；“在如何处理劳资关系上，中国政府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中国号称‘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劳动者应当享有人的基本权利，但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资投资办厂，大多迁就这些投资者。还有不少基层干部为了自身的利益，与投资者多保持一种私人关系。在利益牵引下，他们其实对劳动者的工作与生活状态非常清楚，但从不干预。即使有大胆的媒体闻讯采访报道，他们也多半采取不合作态度，甚至干扰记者追踪真相。”(页 23)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与大环境下，打工文学的冲突书写，尤其是从殖民化与奴化管理、其他粗暴管理等几个维度对打工者-资本关系的揭示，显得有其必要，体现了文学的社会功能。冲突书写表明：强势资本对弱势打工者的精神奴役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²⁹旨在由强势资本实现文化霸权和文化控制。工厂（公司）老板对工人的“安置形式”与“行动限制”加剧了打工者与资本家的张力关系。独立工会、劳工组织、反对党、宪法允许的罢工权利的缺失，使得中国的打工者为资方所“冲突”具有自身的独特性。

打工文学作品，几乎都会涉及到对打工者-资本关系的书写，都有对强势资本的谴责之意，这使得冲突书写在此一脉让读者产生审美疲劳。换言之，强权对打工者的社会经济权利产生伤害，司空见惯，写得太多，反而造成读者有“熟悉的地方没风景”的麻木感。但这并不意味着冲突书写本身的不重要或无所值。

（一）殖民化与奴化管理

在中国社会日益从属于外来经济（招商引资、引进外资）的时代背景下，冲突书写描摹了五个火枪手时代工厂普遍存在的殖民化与奴化管理现象。

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向全球资本开放，并导入所谓市场机制，引来了大量的外资企业。这些外资企业推行的“精神奴化”是强势资本对打工者重要的“冲突”。这种“殖民化与奴化”往往通过企业文化等各种方式，披上合法外衣，行“殖民时代”精神摧残之实。冲突书写对此现象有所警惕与揭穿，起到用文学调节社会神经的作用。

²⁹ 文化帝国主义就是凭借文化优势，大力拓展和占领世界文化市场。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发达的国民教育使文化始终居世界领先地位，大力开拓和占领世界文化市场。转义可理解为文化霸权、文化殖民。

张伟明的小说《月亮、月亮、月亮……》（页 70-72），讲述了在中国的外资老板对中国打工者的“后殖民化”管理与精神奴役：那就是要求中国打工者反复背诵日本企业的厂训，这对打工者来说蕴含民族屈辱感或者精神摧残，其来龙去脉与日本侵华历史有关。

无独有偶，周崇贤在小说《我——要——活——下——去！》中，讲到台湾老板在中国大陆开厂，欺压中国打工者的故事，也有类似这样一折。“台帝台帝，忠于台帝。”这是台帝鞋厂每天下班吃饭前必须的一道程序。“怎么这么小声？没吃饭呀。大声点，重来！”……工人们赶紧跟上，空着肚子，扯着脖子高呼。（页 195-196）

宣誓效忠国家，当然值得提倡。但是，在一定的仪式下，当众说出自己一定竭尽所能为某个工厂表示忠诚，而这个工厂的意识形态又迥然有别于打工者和他们所在的国家，这样的管理文化，其实是殖民文化的翻版。历史上，文化殖民主义者总是热衷于强行消灭弱势文化，建立优势文化的统治地位，并且为前者谋取利益，这两家外资企业要求员工背诵厂训之类的，其实就是对打工者进行洗脑教育，要把外资的企业文化强行加诸中国大陆打工者的生存空间里，以谋求管理便利等利益，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藉由强势资本实现文化霸权和文化控制，完成强者对打工者的攻击与打压。

周崇贤在散文《打工：挣扎或者希望》中，还提到外资厂老板要求员工“下跪”这种身心奴役，是赤裸裸的奴化管理：“珠海罚跪事件”³⁰中，作为电子厂老板的韩国婆娘金仙珍有一天发神经，突然喝令一百多号打工者下跪，吓得那群工人争先恐后地纷纷跪倒。（页 93）

³⁰ 事件经过可参看刘渊源（1996），〈追踪珠海“三·七”罚跪事件〉，《时代风采》1996年第1期。

这种跨国资本对中国劳工的“冲突”就不仅仅是精神层面，还有肉体层面。在女老板的淫威下，工人们屈服了。100多个打工者，一个又一个表情痛苦又极不情愿地跪下了。“男儿膝下有黄金，只跪苍天与娘亲”之中国传统荡然无存。这样的“冲突”不是孤本。2001年3月14日，珠海新安盛制衣厂刘小永等3名打工仔因拒绝晚上加班，被老板强制罚跪，赶出厂门。因为被“罚跪”的人不多，没有太大影响。

林坚的小说《有个地方在城外》（1994，花城出版社）写到“搜身”这种奴化管理，主人公“我”被炒鱿鱼后，离开公司大门时，得接受公司保安的“搜身”，以防这些打工者临走时顺手牵羊。在资方看来，这是极其有可能的，他们从来不考虑这些打工者面对“搜身”时的屈辱心理，那种尊严受辱所激起的还击与反抗，实在是事出有因。这有点类似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报告文学作品《包身工》，该文曾再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包身工制度对工人的迫害，特别是通过对芦柴棒烧火做饭、被逼带病出工及下工搜身的三次细腻的描写，催人泪下。下工“搜身”成为侮辱人格的象征。

背厂训、下跪、搜身……不仅是打工者的隐痛，也是冲突书写的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揭示，让不曾打过工的读者，从中读到当代中国一些鲜为人知的打工故事，对更好地记忆或者描绘改革开放的历史，对理解打工者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所做出的牺牲，都有裨益。冲突书写不仅关注打工者的经济利益，也关注他们在国际资本打压下的心灵世界与精神处境，作品的叙述对象超越了打工记忆中的一般悲情生活，蕴含着意识形态的可供解释之处。

（二）其他粗暴管理，对打工者造成伤害

在工厂和监狱这样的现代机构中，监控者的权力和权威常常通过对那些试图对之实施控制的人的安置形式和行动限制得到行使和表达(Tamara Jacka, 2006)。论者把工厂与监狱相提并论，真的不是巧合。打工者“安置形式”如何？“行动限制”又如何？冲突书写是否有所表述？一系列问题能够从打工文学的文本中找到答案。

蕴含冲突书写的作品与结论认为：企业制度上的“管卡压”，是资本对打工者更切身的“冲突”。种种缺乏人性的制度安排，不亚于监狱式管理，美其名曰“军事化管理”。包括上厕所限时限次数、密不透风的劳动场所、恶劣的食宿条件、薪资不公与拖欠，工伤……无日无之。类似的“安置形式”与“行动限制”，对打工者身心造成了伤害，成为冲突书写控诉的主要方面。关于这方面的书写，不仅五个火枪手的作品有，其他几乎所有的打工文学作品都直接或者间接地写到，刻录着打工者的身心受难轨迹，共同构成了打工社会的集体性记忆，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的幽冥风景。

1. 管理极端化，上班时上厕所限时限次数。林坚的小说《有个地方在城外》写到打工者上班时上厕所限时限次数，超时要罚款，如厕时间不准超过三分钟，周崇贤的小说《我——要——活——下——去！》也写到类似管理。这样的“厂规”对打工者的身心是一种摧残与折磨。在资本家心目中，不能够让打工者借上厕所之机偷懒，耽误工时，影响利润。他们简直就很不能够将这些工人变成一天24小时飞速运转的机器，加班加点严重地牺牲了劳动者的休息权，也就是侵犯了打工者的公民权利。

2. 劳动场所封闭式管理，安全通道被堵死，为生产事故和人身安全埋下“定时炸弹”。

《有个地方在城外》第 103 页，《我——要——活——下——去！》第 195 页，都写到有些工厂把车间的门锁起来，把每一扇窗焊死、外加防盗网等“安保”措施。一旦发生地震火灾，打工者连跳窗户逃生都不可能了，更无逃生门。

1993 年 11 月 19 日 13 时 25 分，深圳市葵涌镇致丽玩具厂（港资，来料加工企业）发生火灾，³¹ 致使 84 个打工妹命丧火海，烧伤 51 人。事故一个重要原因是：厂方在所有窗户装上钉死的防盗铁栏及窗纱，而 4 个走火通道只有 1 个无上锁。而且宿舍与车间连在一起。火灾现场收集到 230 多封打工妹洒落的书信。澳大利亚中国问题专家陈佩华博士认真整理、研读与分析这些书信，写出著名的《生存的文化——通过私人信件透视外来工人的生活》，发表在北京的《清华社会学评论》（2002 卷），引起各方对此事暨打工者的高度关注。

工厂大火作为社会创伤，凸显出社会暴力，来自国家社会主义、跨国资本的压迫，也尽显其中。香港理工大学社会学教授潘毅博士（2013）写道：“这场大火给中国社会笃信资本和市场的现代性梦想，留下了永恒的伤疤。”

3. 食宿条件恶劣，直接影响到打工者的身体健康与劳动力再生产。³²

“生理的需要是人们最原始的、最基本的需要，如吃饭、穿衣、住宅、医疗等。”（亚伯拉罕·马斯洛，2007：27）打工者生存的最原始的、最基本的需求往往都得不到比较完全的满足，这不是危言耸听，冲突书写反映了这种生活的真实，也可以说虚构得很现实。

³¹ 火灾详情可参看宋光积（2008），〈深圳市葵涌镇致丽玩具厂火灾事故〉，《现代班组》2008 年第 12 期。

³² 任焰、潘毅在《宿舍劳动体制：劳动控制与抗争的另类空间》一文中对打工者的住宿情况以及引发的控制与抗争有深入研究，该文见刊《开放时代》2006 年第 3 期。

打工者普遍被安排在工厂的集体宿舍居住，工厂食堂就餐。这种安排，工厂可以藉此大幅度延长劳动时间，减少工人上下班路上所花的时间和各自做饭的时间，以最大限度地榨取劳动力的剩余价值，还不必为打工者的劳动力再生产（例如安居乐业）等长远问题担责。冲突书写对此反映良多。

住得寒碜。福柯认为，空间是权力的体现，是权力关系对人进行干涉的一种方式。空间批评理论家菲利普·韦格勒指出，空间本身既是一种产物，由不同范围的社会进程和人类干预形成，又是一种力量，反过来影响、指引和限定人类在世界上的各种行为可能（阎嘉，2006；137）安子在自传体散文《人在旅途》中，讲述她第一次走进工厂宿舍所见到的“权力空间”时的情景：“环视周围，女工们在过道来往穿梭。这间十二平方米的房子，搭了两溜十二张上下铁床，床上面全是塞得满满的被子、小圆镜、相册等什物。天气燥热，有人还在房子里用电饭煲煮饭，弄得屋子里啥味道都有。在靠窗口的那张床，丽丽住上铺，表姐住下铺。”（页 626-627）十二平方米的房子，摆了十二张上下铺的铁床，床要多小才挤得下？这样逼仄的空间，人在其中，所承受的压力不言而喻。这样逼仄的空间作为一种力量，反过来影响、指引和限定打工者的各种行为可能，这也是造成后文所要研究的“打工者之间的互虐”的重要原因。

林坚的《阳光地带》第 121 页，安子的《打工女郎》第 647 页，黎志扬的《禁止浪漫》第 105 页都写到打工者的住宿环境十分恶劣，体现了强权对打工者基本生活空间的漠不关心、麻木不仁。大家都来写，可见这样的文学素材具有广泛的普遍性，属于现实主义写作中的“典型环境”，也成为书写当代中国底层社会的“典型环境”。

吃得太差。食堂伙食差，也是冲突书写里的重要关注。林坚在《别人的城市》写到公司饭堂：我说：“其实，在公司饭堂吃……”“饭堂的鬼东西，也是人吃的？看见就作呕。净说屁话！”阿彩冲着我说，直直的射来两束目光，充满怨毒。（（页 171）

潘毅在《小历史的火光》一文中，记录了一个叫慧的打工妹的“吃饭”回忆：慧忆述，当时那间工厂每月扣工人 150 元的伙食费。但伙食却很差，都是一些烂菜。“最便宜的菜才给我们吃，大饭堂里面菜很脏，像猪吃的一样，而且是青菜炒虫，菜里全部都是虫子。”（页 16）

也就是说，这些工厂餐并非免费，工厂从打工者的工资里每月扣除一定的伙食费。这就不是打工者“不爱吃就别吃”所能够解释得过去的。由于工厂都是封闭式管理，就餐时间短促，打工者也不可能有“饭菜差就去外面上馆子”那样的潇洒。

恶劣的食宿条件，不利于年轻的还在长身体的打工者们的身体健康与劳动力再生产。许多打工者因为工厂食堂伙食质量差，导致身体亚健康，极易患上疾病与职业病，影响终身健康与一辈子的生活。同时，因为住宿条件差，打工者的休息权也受到伤害，难有好的工作状态。而没有好的工作状态，这就为工伤事故频发造成隐患，埋下伏笔。

4. 薪酬的不公与拖欠，直接关系到打工者的生计，引发了许多劳资纠纷与社会矛盾。

冲突书写确诊了打工者薪水微薄、同工不同酬、遭遇欠薪等那个时代的常见病。³³

³³ 参见罗强（2005），《农民工工资水平影响因素及拖欠问题研究》，未出版硕士论文，北京：中国农业大学，打工者的主体就是农民工，以下同。

低薪。安子在《人在旅途》中控诉了打工者薪水的微薄：“一个月后出粮（发工资），我第一次领到学徒工的收入：一百零八元。我机械地数着这一叠零碎的钞票，想着香港婆那趾高气扬的样子，真想把钞票扔在她的鼻子下，骂她剥削工人剥削得太离谱了！”（页 629）在港资企业打工待遇太低，安子“我觉得自己好累，好想回家，好想找一个地方大哭一场！”（页 629）这是 1984 年的安子故事。

打工者的工资到底有多低？有比较才有鉴别。黎志扬在小说《禁止浪漫》（页 111）中写到一群工厂的锅炉工，上个世纪 80、90 年代的收入，把总收入的五分之二存起来，买个两房一厅一般 60 来平方米的“二手房”即旧房子，需要 50 年的积累。这样的书写从文学的角度，对底层社会的苦难形成了形象化的认识，带有鲜明的社会档案特征与“用文字报告苦难”的痕迹。

同工不同酬。工资低是个问题，同工不同酬更显强势资本的“冲突”力道。张伟明在《对了，我是打工仔》第 111 页中写道“我”与香港员工同工不同酬。林坚在《阳光地带》第 125 页里的对话，证实了大陆打工者与香港来的同工不同酬。

在中国大陆，同为大陆员工，因为有无“编制”，待遇完全是同工不同酬。编制是一种身份。在某个单位（公司），只要你没有“编制”这种国家赋予的职业身份，你就是编外人员，亦即打工者。周崇贤的小说《心情不好》第 96 页里有完整表述。“我”是一家报社的“编外记者”“打工记者”，各种待遇与“编内”记者相差甚远。尽管 199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中国《劳动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工资分配应当遵循按劳分配原则，实行“同工同酬”。但是事实上由于户籍、劳动体制、编制等等具有中国特色的各种社会壁垒的广泛存在，同工同酬至今还无

法覆盖到打工者，更不要说 1980-90 年代的打工现场。这样的社会问题，文学无法回避，特别是打工文学的冲突书写，更是充满激情表述。

欠薪。工资低、同工不同酬是个问题，如果按时出粮（发工资）还罢，打工者被拖欠工资的事情，报纸上报道的，远比五个火枪手写出来的要多得多。下跪讨欠薪，跳楼讨工资……2003 年，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亲自出面为打工者讨要工资。可以说，拖欠打工者工资早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痼疾，尽管中国政府反复表示，拖欠工资是违法的。³⁴ 然而这一社会问题依然存在。冲突书写只不过是把由来已久的现象形象化、想象化。

安子在《都市寻梦——安子和她的伙伴们》一书（页 245-246）中写到“不发工资、老板跑路”事件。黎志扬在小说《禁止浪漫》中也写到“欠薪”，说 8 号发工资，工资都打到打工者的银行存折上，打工者拿着存折兴冲冲去银行取钱，结果没钱。原来老板没有按时把工资款打给银行，银行自然无法按时把钱打入打工者的存折。这些书写刻录了打工者在在与资本的博弈中的不利地位，为反抗书写酝酿了表达冲动。

诚如青年学者石勇（2007）在《普遍性压迫及其被遮蔽》一文中所言：“农民涌入城市后普遍性地仍然被排斥在城市和现代化的边缘，他们以大大超过中国《劳动法》所规定的工作时间为代价而获得的工资收入也低得惊人——除了极少数人以外，他们作为一个整体仍然挣扎在贫穷之中。或者不如说，他们涌入城市仅仅是填充了贫民窟的队伍。”

5. 冲突书写对打工者遭遇工伤、职业病等，也有深刻揭露，从泣血的残酷现实中提炼出凝重的冲突文本。

³⁴ 参见方大春（2008），〈博弈视角下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的对策研究〉，《当代经济管理》2008，30(7):19-21

林坚在《阳光地带》(页 136-137)中写到“断指”:工人被机器切断了手指,这样的工伤,分明是一个政治隐喻:打工者在强权宰制下搏命生存。他们不但要与强权抗争,还要与机器抗争,从而不成为被机器切断手指的牺牲品。

打工诗人郑小琼证实了“断指”广泛存在。她 2007 年获得中国《人民文学》杂志主办的“新浪潮”奖,在发表获奖感言时,她说:“写《铁》的时候我曾经做过一项调查,在珠江三角洲,每年有 4 万根以上的断指。我常想,如果把它们摆成一条直线会有多长。而这条‘线’还在不断地延长之中。此刻我在想,自己笔下瘦弱的文字却不能把任何一根断指接起来……但是,我仍然不断告诉自己,必须写下来,把我的感受写下来,这些感受不仅仅是自己的,也是工友们的。我们既然对现实不能改变什么,但是我们已经见证了什么,我想,有必要记录下来。”她的获奖感言,一次次被掌声打断。

广东财政大学教授谢泽宪研究“断指”闻名。她和她的团队 2003 年 7 月开始在珠江三角洲六个城市三十九家医院调查珠三角的工伤情况。她们的田野调查认为在珠三角,每年的断指事故达三万宗,被机器切断的手指超过四万只。她领衔写出的《珠三角“伤情”报告》见刊《中国社会保障》杂志 2005 年第 3 期。

倒推过去,20 世纪 80、90 年代断指等工伤事故只会更多,惜乎没有引起人们关注。资本家不拿钱对新员工进行系统岗前培训,这使得从未摸过机器的打工者只能边学边做,工伤事故难免,此外,资本家不拿钱维修机器,有些机器磨损老化而失控,打工者就算按照正规程序操作也经常受伤。更有甚者,有的老板为了节省成本,买的是西方早已过时淘汰的机器,工艺落后,就算是熟练的师傅使用,操作事故频仍。进入本世纪,有专家学者关注到珠三角“伤情”,使“断指”

和职业病的社会能见度得以提高。而这之前，大概也只有“冲突书写”为“伤情”留下雪泥鸿爪。

打工者也需要安定有序的生活，“需要远离痛苦和恐惧。……成年阶段仍存在着各种安全的需要，如物质上的：操作安全、劳动保护和保健待遇等；经济上的：如失业、意外事故、养老等”（亚伯拉罕·马斯洛，2007；28）。事实上，打工者的需求，在自己的国家和付出血汗的城市却不能得到应有的保障。正如上述冲突书写文本所示，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往往有独立工会或者劳工组织，或者有反对党，或者有宪法允许下的罢工权，而这些在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事实上都没有，至少在“五个火枪手”那个年代不存在。因此在这种政经情势下的中国打工者的遭遇，就特别值得同情。而同情这种遭遇的冲突书写乃至打工文学，比较完整真实地再现了打工者生存状况，具有历史档案价值，因而显得格外难得，其社会意义超过审美价值。透过故事性解释，也能进一步看出冲突书写的写作动机与目的，那就是用写实的手法，为底层呐喊，为打工者发声，为打工者在高速发展的经济社会中公民权利遭受伤害留下呈堂供词。

三、强权对打工者性权利的伤害

强权对打工者性权利进行伤害，包括占有、控制、使用等方面，造成了相当多的社会问题与心理冲突，成为冲突书写中的重要议题。

何谓性权利？中国吉林大学法学博士李拥军（2007）认为：性权利（Sexual Rights）是由性自由权、性自主权、性完整权和性身体安全权，性私权、性公平权、性快乐权、性表达权、性自由结合权、自主负责生育选择的权利，以科学调

查为基础性信息权、全面性教育权、性保健权、性救济权等权利组成的完备的权利体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博士赵合俊（2002）认为，性权（sexuality）是基本的、普世的人权。性权利有很多种类，但大体可归为自由权、平等权与追求幸福权三大门类。性自由权是最核心的性权利。性权利的目的在于保证和促进每个人性的自由的、全面的发展，以及在这种自由全面发展的基础上，达到全人类的性的和谐。

简言之，性权利是指人人享有的与性别有关的合法权利。是天赋人权，不容侵犯。但是在1980-90年代的中国，打工者的性权利经常遭遇侵犯，打工文学对此多有揭露。

饱暖思淫欲，那些得益于中国改革开放国策、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而发家致富的人，那些掌握了资本优势的经济强人及他们的附庸，食饱衣暖之时，则生淫欲之心。对打工者展开了各种性伤害，或者用权势胁迫，或者用金钱勾引。冲突书写所揭露较多的，主要是“三资”企业与中国本地的私营企业的大小老板经理，利用与下属女工不平等的层级关系，以更好的工作岗位、更高的劳动报酬为诱饵，违背妇女本来的意愿而进行的性伤害。这种性伤害打上了深重的资本烙印，摧残了底层女性打工者的人格尊严与身心健康，也违背了社会的伦理与道德，因而不是不光彩的，也是涉嫌违法的。

打工者进城务工后，背井离乡，在物化世界和精神困境中成为弱者，被强权者乘虚而入的故事，具有普遍性。冲突书写留下了想象性书证，这类表述既有叙事的可读性，也展示了独特的审美内涵，反映了打工者情感的伤痛，撕开了那个时代灵与肉的暗疮，具有较为长久的影响力。本论各举一例，以概其余。

周崇贤《我——要——活——下——去!》讲述台资厂老板看上了厂里一个打工妹，霸王硬上弓未果，就动用“厂规”百般刁难与压迫，最后导致这个可怜的打工妹疯了！冲突书写记录的这个故事，足以引起“人神之所共忌，天地之所不容”。这篇小说2万3千来字，作品发表10年后，深圳海天出版社2007年11月出版的《打工文学作品精选集》还收录了这篇小说。

在文学的可阐释构成中，社会的、时代的内容是其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打工妹吴媚被台资厂改造成为疯子。话语系统该如何赋予过去以意义？显然，其意义不过就是掌握了资本优势的经济强人及他们的附庸，对打工者人格尊严的疯狂冲突而已，对打工者的性权利公然榨取罢了。打工文学敢于直面这样的现实，敢于塑造这样的人物形象，尽管文本的艺术性可能不高，但是作为现实主义的创作，其关怀底层的人文价值不容忽视。作品所书写的打工时代的性权力被侵害，也给读者留下悲壮的审美体验。

罗曼兰是黎志扬小说《禁止浪漫》中的一名锅炉女工，虽然工作辛苦，薪水微薄，但是有工友兼男友麦哲学的呵护，两人的小日子也过得去。不幸发生在工厂举行的一次舞会上，厂老板“胖总”结识了罗曼兰，几支舞曲之后不久，“罗曼兰从地狱般的锅炉车间晋升到舒适的写字楼，无论工作抑或工资都是一个跃进，她的头衔是‘总经理助理’”（页125）。几天后，“罗曼兰被胖总叫到了总经理室，门口挂上了‘请勿打扰’的牌子”。“罗曼兰从一个女孩子，过度到了一个女人。”（页126）从来不抽烟的罗曼兰此后学会了抽烟。强权就这样轻易地“冲突”下一个纯情的打工妹。

打工妹的命运，既“禁止浪漫”，又无法潇洒。在大都市，她们的性权利，危如累卵。作者用“禁止浪漫”这样的表述做小说的标题，其实也是流露出对强者伤害打工者性权利的无奈。在打工社会的大染缸里，弱勢的打工者很容易被强

权所吞噬，成为沉默的大多数，什么声音都没有。而打工文学的冲突书写，以想象的方式还原并保存了这种被吞噬的历史，把恃强凌弱者刻上书写史的耻辱柱。

七尺男儿，为情所伤。性权利被伤害者，不仅仅是指女性打工者，也包括打工仔。打工仔的性权利一样遭遇强权的威胁。张伟明在《无所适从》里写道，打工者推销员秦俑（英俊潇洒的年轻男子）拎着一台健身器材去见一个潜在客户，是个年老色衰的女老板。她对秦俑说：“有些话我就开门见山说了吧，在你面前有一台货的钱，还有一张四十台货的订单，你要一台货的钱你现在可以拿上钱回去，你要拿四十台货的订单那你今晚留下来陪我。”（页 184-185）强势资本家无论男女，都这样赤裸裸地要挟打工者的性权利。在主流话语一片歌舞升平的宣传中，都市社会的堕落与无耻往往被遮蔽。或者出现宣扬极端享乐主义的文学，故意给人造成某种错觉。冲突书写拨乱反正，以写实的手法，戳穿了一个个都市情感的神话，呈现赤裸裸甚至是血淋淋的打工者性权利受伤害人物形象。

安子在的《都市寻梦》一书中，讲述了打工妹阿娟的故事。阿娟父母离异，被迫辍学，高中没毕业就从东北来到深圳找事做。举目无亲，生计所迫，决定去涉黄场所做洗头工。“洗头工就洗头工吧，先找个落脚处。”发廊里的服务员都是打工妹，相互总会有个照应吧？她狠了狠心，走进了一间叫丽媛的发廊……

“洗头吗？”一个女孩迎上来对我招呼道。

“我想来给别人洗头。”

七八个女孩“哄”地一声笑了起来。

在丽媛发廊，我是一张新面孔，颇受男顾客的欢迎。

……那位男客伸手就在我大腿根捏了一把，我失声尖叫起来，发廊的姐妹们毫无反应。

那位男客开门见山说他叫许君如，从鞍山来深圳做钢材生意。

“你们丽媛发廊的妹子，差不多都陪过我。头一个晚上我给你 8000 块，按眼下的行情，一个处女也不过 4000 至 5000 元就搞掂，看在老乡份上，8000 元，怎么样？”许老板说。

“以前小说中的主人公要到 100 页以后才开始接吻，如今才翻开第一页就要上床，那不是太索然无味了吗？”阿娟说。

“我有的是钱，吃腻了萝卜就想吃小白菜！”（页 341-343）

看似幽默轻松的对话书写，蕴含沉重的体验，足以说明金钱对性的勾引非常猖狂。在强势资本的淫威下，不能指责弱势打工妹不守底线，那些社会地位低、文化水平低、经济收入低的打工妹，如果长相还好，定力不足，在如此赤裸裸的糖衣炮弹“冲突”下，除了成为牺牲品，为性所奴，没有多少别的选择。

强势资本对打工者的性权利的伤害，之所以屡见不鲜，主要是因为执政精英与经济强人关系暧昧。如果是性侵案件加诸城市里的户籍居民，公安法院肯定会受理。但是工厂老板对没有城市户籍的打工者“辣手摧花，逼良为娼”的案子常常被例外放过，被熟视无睹。地方政府怕老板撤资，影响当地的经济数字。而经济数字例如 GDP 的增长，在中国正是官员的政绩。为保政绩与升迁，权贵总是罔顾打工者权益。

打工者身体管理失守，性权利为资本所伤害，无论从现实生活的角度还是从理论的角度来看，都是“社会决定论”的恶果，既有偶然性，更有必然性。再加上性权利伤害实施者，往往利用手中权力，施以小恩小惠，受害女工多半只能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在笑贫不笑娼的传统封建思想束缚下，文化水平本来就不高的女性打工者，很多难以挣脱封建思想束缚。资本为王，金钱至上，使得整个工厂文化、社区风气、社会环境在上个世纪 80、90 年代，特别是 90 年代的中国大陆，日益腐化萎靡。

打工者性别权利的牺牲，反衬出资本对打工者性“冲突”势力的强大，以及中国社会对打工者性别保护机制的虚弱甚至缺失。强权那一群人在性权力方面，

支配、矮化打工者这一群人，所造成的伤害政治，成为打工者社群不能够承受之重。

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这种打工者的性权利受资本家冲击的故事，被写进打工文学作品中，呈现出悲剧的力量，展现了打工世界另外一种情景，触及到灵与肉的冲突，权与性、钱与性的宰制，性冲突与性交易等历久弥新的话题，其情殇主题作为自身诗学特征有别于其他涉性叙事作品，其文本带有鲜明的控诉特征，反抗的精神也洋溢其中。

强权对打工者的攻击与打压，既是社会的黑暗，又是打工者的悲剧，也是冲突书写的鲜明主题之一。这一书写直面现实而无法绕开苦难，体现了敢于揭黑的批判现实主义诗学特征，作品的意义指向集中，虽有一定的非审美化倾向，流失了不少文学性，但是其底层的、大众的民间化的写作立场清晰可辨。作者无不都是有所见，有所感，感而后思，思而后积，积而后满，满而后作，并非空穴来风、闭门造车。可以说，没有冲突书写乃至打工文学替打工者发声，亿万打工者将成为经济高速发展的无声燃料，没有冲突书写乃至打工文学揭露强权对打工者造成的伤害与耻辱感，中国这个繁荣昌盛的时代可能就会根本否认这种伤害与耻辱的曾经存在。抵抗集体性否认与制度性遗忘，成为冲突书写的一种使命。

冲突书写的目的，就是要把强权对打工者的攻击与打压表现得彰明较著，把霉病摊在阳光下，有力地再现隐藏于官方立场背后的不合理不合法现象。而冲突书写之所以要担负这个任务，是因为非打工文学几乎不能胜任。那些享受官方俸禄的主流作家、名闻利养的专业作家，几乎没有打工者的切身而真实的经验体会，也不可能有强烈而深刻的生活震惊，或者说他们多半只有“想象”的叙述而难以

有“经验”的叙述，不可能有打工作家身处打工现场的文化身份与耳濡目染的生活体验。时势造英雄，生活造就了冲突书写。

冲突书写“擎起黑暗的闸门”，勇敢地把毒瘤指给大家看，展现打工者为强权冲突所蒙受的真实而窘迫的耻辱感，“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³⁵照亮了被忽视的生存暗角，其价值无疑是用文学警世醒民，他们的写作唤起了读者普遍的同情。

但是，如果仅仅停留在此，除了博得读者一把同情的眼泪，可能对打工者形塑主体缺乏建设性，对文学的多样化缺乏贡献量，对打工者心灵的照明度不高。因此，冲突书写并没有止步于强权对打工者的“攻击与打压”，更主张打工者必须“还击与反抗”，并通过作品塑造了一系列在打工征途中与强权对着干，与命运抗争，与邪恶势力决斗，与旧传统反叛的勇士形象，这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自然产出。类似的“反攻”喜剧、谐趣的审美体验更符合读者的期待视野，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人们不平则鸣、因果报应的心理。

第二节 打工者的反抗书写

对权威加以反挫，是批评现实主义的写作传统。上一节研究了冲突书写中的强权对打工者的攻击与打压，包括公权力的制度性压迫、强权对打工者社会经济权利的伤害、强权对打工者性权利的伤害。由于打工社会积弊过重，打工者糟糕的现实十分严峻，反抗迫在眉睫。本节的任务就是验证这样一个假定：在公众不允许直接批评当权者的政治文化中，冲突书写反映了打工者对强权的还击与反抗，

³⁵ “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语出自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具体版本信息待考。

包括带有政治倾向的抗辩、社会经济权利的抗争、格于性侵所致的抗击，从而对这种书写形成一个肯定性的价值判断。

本节研究认为，以五个火枪手作品为例的打工文学，通过情节的展开、语言的利用、叙事的安排，冲破权力话语的压抑，书写了打工者在强权攻击与打压下的还击与反抗。这种“以道抗势，表现打工者少有的独立与尊严”的言行、心理无疑属于对立之中的冲突，或者说是社会冲突在打工者生活中的投影。这种还击与反抗言行、心理可以类型化为带有政治倾向性的对立、经济利益的冲突和性权利的维护三种。对此进行书写其文学意义是塑造了一批敢于反抗的勇士形象，为当代中国文学人物画廊增添了新面孔，为复杂多元的底层价值图谱构成一种可理解性。其社会意义莫过于通过文学弘扬一种打工时代的斗争精神，反映打工者的利益立场与权利诉求，为维护打工者的公民权利提供文学援助机制。本节依然基于文本细读和故事情节阐释化加以感性的梳理与理性的分析，为打工文学的冲突书写提供更大的可知性。

打工文学作者以笔做枪，既是一种个人情怀，也是个人家国情怀的体现（不顾，这种体现或不明显）。打工文学是对立与冲突的叙事。在打工人生这个广大的现场，还击与反抗始终存在。打工者人物形象总是不断对被攻击与打压的生存境遇提出抗辩。正如《淮南子·汜论训》所言：“愤于志，积于内，盈而发音。”当愤怒充满了心头，笔头就难免书写。不平则鸣，哀怨起骚人，还击与反抗书写的本质，就是赋予经验以意义。

打工者对强权的还击与反抗，既是个体的“冲突”，更是一种来自社会底层的冲突，符合齐美尔等学者的冲突理论。齐氏等人的冲突理论认为，“社会的基本形式并非全是纯净的，每一个社会现象都包含合作和冲突、亲近与隔离、强权

与服从等相对关系。社会与个人之间常常既是合作性的，也是冲突性的。一个完全融洽和睦的社会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社会永远包含着冲突与憎恨的因素，爱与恨、和睦与冲突等相对关系是使一个社会继续存在与发展的因素。因此，冲突并不完全是破坏性的，它也具有建设性的社会功能”（林孟熊，2003；31）。简言之，理论上，打工者对强权的还击与反抗，是一种控制下的失序，这种冲突具有正当性和社会功能的建设性。

美国社会学家彼特-布劳（Peter Michael Blau）在1977年出版了《不平等与异质性》一书，认为“居于不同社会位置——有着不同的背景和利益、不同的角色属性和期望——的人们之间的社会接触常常会引起摩擦和冲突。”（页168）强权所有者与弱势打工者分居不同的社会位置，本来就有引起摩擦和冲突的可能性，再加上强权对打工者的攻击与打压有恃无恐，因此摩擦和冲突变得更为经常与程度加剧。

事实上，在中国，强权所有者“这批人手中握有的权力与财富确实使他们处于中国社会的顶端，但由于他们积累财富手段相当恶劣，社会对他们大都缺少道德上的敬意。”（何清涟，2000）这里的“社会”也包括打工者。打工者对强权缺少道德上的敬意，成为还击与反抗的一个重要的出发点。冲突书写的出现也就在所难免。

本节的问题意识在于，冲突书写提供了怎样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摩擦和冲突、还击与反抗的文学叙事呢？或者说，塑造了怎样一种新阅读景观？

在利益表达机制缺位和诉求渠道淤塞的现实背景下，身心受制于人是打工者必须忍受的命运？被攻击与打压是打工者生存法则的“结构必然性”？也许在成

熟的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经过长年累月的规训和适应，不平等的等级体系早就内化为工人阶级的可接受心理，并积淀为劳工阶层无形的精神结构。

但是，在改革开放初期（上个世纪 80、90 年代），招商引资，引进外资，资本主义劳资关系刚刚静悄悄重返中国，官方回避姓社姓资讨论，默许资本主义在特区与沿海开放城市发展。这个时期的打工者并不熟悉也不能完全接受不平等的等级体系的全盘宰制，再加上这个时期的打工者多半是十七八岁到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年轻人是天生的反对党”，比较躁动，所以少量的示威和抗议在所难免，“冲突”型还击与反抗势在必行，打工者里的“个人英雄”不断涌现。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与文革遗绪依然时隐时现，成为五个火枪手一代打工作者“冲突书写”重要的精神资源，他们用文字记录这样的冲突也在情理之中。

五个火枪手都出生于上个世纪 60、70 年代，例如林坚（1963 年生）、张伟明（1964）、黎志扬（1966）、安子（1967）、周崇贤（1970）。他们的童年基本上都是在文革中度过。他们能够接受到的文学启蒙，无非是十年文革时期最走红的小说《李自成》之类。这些歌颂革命与暴力、倡导反抗统治阶级压迫的文学作品，成为他们日后创作时可资转化和利用的精神资源，或者说写作动力之一，应该是合理的推断。

这一推断还可以从张伟明的小说《无所适从》里一个打工者的自白中找到一些也有说服力的旁证：

张铁生把白卷掷在监考老师的面前的壮举令我们雀跃，黄帅的事迹又让我们激动，我们经常跟说话小声的老师吵架，该握笔的手握起锄头来竟更灵活。我们就这样长大了。……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长大的，青春的桅杆上撑着一张千疮百孔的帆布。（页 8）

张铁生被称为白卷英雄，³⁶ 黄帅被称为反潮流英雄，³⁷ 他们在文革期间风光无限，是官方推动下青少年学习的榜样，这两人所谓的革命行动，特质就是三个字：“不服从”。

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日后投入打工行列的打工者，都是血气方刚或者非常叛逆的一代，他们从小受“不服从”精神的滋养，几乎很难接受“睽违 30 年而重返中国”的资本主义的那一套“西方”管制。面对政府和资本的勾连，当他们不得不接受强权的攻击与打压后，还击与反抗的可能性，比起文革后出生的“80 后”“90 后”来，显然更有合理的现实冲动、更有底气、更有勇气与精神动力。事实上，冲突书写由五个火枪手等早期打工者完成，这种反抗叙事会走向“世纪末式微”并在 21 世纪几乎销声匿迹于中国文坛，其中的发展脉络，清晰可辨也符合时代变化与作者成长的实际，按照“冲突”理论，冲突的主题与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冲突或许不会发生。

鄢文江在《触摸泣血的灵魂》中，把打工者的反抗与“水浒传”里的梁山好汉行为做了个对比，“梁山好汉被贪官污吏和以贪官污吏组成的腐败朝廷逼上梁山前，他们一个个也都还是良民，只是因为这样那么的过失或者诬陷，走投无路了才不得不上梁山。”而打工者的反抗“或多或少与那些逼上梁山的好汉们又相似之处。不同之处在于时代背景和他们遭遇的对象。”“二者虽有本质的区别，但作为当事人的梁山好汉和打工人，他们都有一腔热血和对不公平的命运抗争的思想。”（2005，页 39）这应该还是

³⁶ 张铁生（1950 年—），中国辽宁省兴城县人，因在高考（大学入学考试）的物理化学考试中，几乎交了白卷并在试卷背面写了一封陈情信，成为“文化大革命”后期著名人物，被封为“白卷英雄”。文革结束后被判处有期徒刑，出狱后成为企业家。

³⁷ 黄帅（1961 年—），女，北京人，文化大革命期间黄帅事件的主角。1973 年底，就读于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的黄帅，致信《北京日报》，质疑“难道还要我们毛泽东时代的青少年再做旧教育制度‘师道尊严’奴役下的奴隶吗？”12 月 28 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全文转载。黄帅也随之成为在教育方面“反潮流”的模范人物，一时间全国各地都展开了学习黄帅的热潮，是谓“黄帅事件”。

说到点子上的：引发还击与反抗的因素并不单一，但都与社会传统、当下社会结构与市场经济脱不了干系。

鲁迅先生（1927）在黄埔军校发表《革命与文学》演讲时也说过：“因为叫苦鸣不平，并无力量。压迫你们的人仍然不理。所以仅仅有叫苦鸣不平的文学时，这个民族还没有希望。”必须有反抗的行动在文学里，才能够透过文学看到社会的希望。打工文学里的冲突书写带来了这种希望。

研究冲突书写里的“打工者对强权的还击与反抗”，并非宣扬暴力美学，也不是崇拜“个人英雄主义”，更不可能让少数人的暴力言行合理合法化。本研究旨在通过文本细读，藉由语义的文本分类，把文本与社会系统相联结，探究还击与反抗的手段、方式、价值和诉求，以及冲突书写的抵抗价值，打工社会的制度性“容纳力”，以及“容纳力”之下的社会冲突，提取冲突书写的诗学特征。

彼特-布劳所指的“有着利害冲突的不平等群体之间的对抗”、“公开的集体冲突的可能性”（页 169）在打工文学中，主要体现在对强权加诸打工者的“攻击与打压”的反作用。尽管没有多少激进的反体制的成见，但是由于力量悬殊，打工者反作用于滥权警察、无良保安、不作为政府工作人员方面，几乎溃不成军。这样的冲突书写，还因为有触及“题材禁区”的嫌疑，很容易为书报刊检查官所剪除。这个原因不言而喻，因为警察、保安、政府公务员代表的是政府形象，他们的行为带有国家利益。尽管如此，冲突书写在类似的带有政治倾向的抵抗叙事中，还是有所不为而又有所作为的，一定程度上构成对主流叙事与权威话语的颠覆、消解，至少能够形成一道比较完整的想象层面上的裂隙，打工者无法真正打败强权，但是他们能让强权感到痛。

关于打工者反作用于强势资本压迫以及性剥夺方面的冲突书写，由于没有太多禁忌，其中许多文学作品可谓鞭辟入里、酣畅淋漓，拓展了反抗叙事的表现领域和话语深度，“具有‘反叛诗学’的叙事意味”（李灵灵，2016，页 231）。话又说回来，对强权的攻击与打压之书写，只不过是作者补偿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种种无法填满的欠缺而已，不完全是真实世界的照相与相集，而是创造与想象的产物。不理解这一点，就容易对号入座，而真正的文学研究关注的并非惰性的事实，而是质量与价值。

研究表明，打工者对强权的还击与反抗，主要有三种作用方式、表现形态或者称为三类抗拒话语：带有政治倾向的抗辩、社会经济权利的抗争、格于性侵所致的抗击。

一、带有政治倾向的抗辩

打工者对于公权力的制度性压迫，其还击与反抗多以带有政治倾向的抗辩方式出现。这是因为打工者无法抽离其社会政治脉络而存在，不能指望打工者组织起激烈的政治介入，集体起义，颠覆整个公权力来建立新的行政体系，那不现实。在“人民有权咳嗽”的理念下，打工者的还击与反抗能够带有政治倾向，催生具有政治性格的“冲突”陈述，鞭笞主流话语霸权的“政治方程式”，对权威加以反挫，深化与传达冲突书写的主题，就能够体现这种书写的“想象的力量”。

中国的打工社会在上个世纪 80、90 年代正处在“文明的火山口上”，利益之争、矛盾冲突无处不在，很多带有政治倾向性，或者内含政治冲突的因子。本论所指政治倾向是一个比较宽泛的理念，相对于经济、教育、军事等概念而存在，与底层社会的意识形态亦有内涵相似的一面。既包括对政治现象、政府及其组成

人员的看法与态度，也包括对外来殖民倾向与类似殖民管理者的立场与情绪。打工者无疑也有他们的政治倾向，当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时，他们通过表明自己的政治倾向的方式，来还击与反抗，如果被认为是一种微型而局部的“政治冲突”也是可以的。这类故事在打工文学中很常见。

正如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张鸣（2007）所说：

“现在作恶的当权者太多，几乎我们每个人的身边，都在发生欺负人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自己，即使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也没有反抗，而是选择忍气吞声。我们跪着，因此人家成了皇帝，成了恶霸。减少施加于我们身上的恶，只能靠我们自己，不要怕孤单，只要你有理，就反抗，哪怕仅仅让对方有点不舒服，也达到了目的，这样的日常的反抗多起来，才能真正让每个单位的当权者守法，收敛自己的行为，不再以作恶为乐趣。”³⁸

张鸣所指的“当权者”，其实包括但不限于我们上一章里说到的“打工者-政府关系”里的那些骑在打工者头上作威作福的滥权警察、无良保安、渎职公务员等等。本节要讨论的“还击与反抗”的对象也包括他们。

本研究认为，带有政治倾向的冲突书写，体现了作者的社会责任感，实质上是通过文学想象政治，从而完成了文学的政治想象，是一个想象的建构，而并非实质的暴力攻击或者煽动，也没有激进的反体制成见。在写作技巧上，多采用类似春秋笔法的曲笔去曲折会意，形成了新的抗拒策略与创意，以免冒犯题材禁忌，触及政治雷区。

（一）反公权力加害

中国打工者带有政治倾向的还击与反抗，按照美国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创始人之一哈罗德·拉斯威尔（Harold Lasswell）的冲突理论来说，主要是行为（acts）

³⁸ 张鸣（2007），《弱者必须反抗：世界才会改变》，凤凰博报，2016年7月1日阅自 <http://blog.ent.ifeng.com/article/828190.html>

而不太可能是真正的行动 (actual doing), 这与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³⁹ 有关。冲突书写往往比较隐晦于此类主题展开, 作品需要读者深层理解。正如理解每一个政治隐喻一样。冲突书写巧妙地利用修辞或者其他策略, 形塑打工者对高压的反作用, 反映了彼时语境下底层反抗冲突的图景, 具有一定的美学效果。

国家机器对打工者的压迫有大量事实存在, 打工者对公权力加害的反作用也就顺理成章, 这也是打工者从政治社会的异化迈向群体结构转型的必经之路。有些还击与反抗未必可取, 但在情势所迫而又没有其他更好的选项的情况下, 作为迫不得已的举动可视为正当。冲突书写对这一反作用进行了细致的记录与艺术的描写, 让人读了特别提气, 特别顺眼, 特别振奋, 并给打工社会带来进步意义与某种秩序, 丰富了打工者的集体记忆。

周崇贤在《天上掉下个林妹妹》里说到警察的打人行为, 被诬陷的打工者对于恶警的反抗, 通过心理冲突表现出来: “放肆! 没问你谁叫你乱说? 放老实点!” 结果我被身边那年轻警察不客气地扇了一个嘴巴子, 痛得我差点开口操他祖宗。(页 19)

操他祖宗, 也只能是点到为止了。在此冲突中, 弱势打工者与警察, 力量悬殊, 以卵击石得不偿失, 也就只好在心理上战而胜之而已。人不必有其事, 事不必丽其人。语与事俱逼真即可。这样的书写, 带有鲜明的反抗特征, 挾伐了滥权警察的人性之暗, 其表面指涉不过是个别警察滥权, 其内在的写作企图是控诉打工者所遭遇的时代之伤。

张伟明《无所适从》也写到警民冲突。三个打工仔晚上在街道闷闷不乐地走着, “秦俑从路边拾起两块石头无聊地在手中把玩着,” “突然他用手中的石头砸向前面的路灯, 被他击碎的路灯冒出一缕幽灵般的白烟, 嘉禾说那烟真好看。”对城市的路灯

³⁹ 关于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 可参阅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 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 台湾风云时代, 1994年。

发火，其实可以理解为弱者对困扰他们的城市的一种抵抗，和破坏生产工具的工人抵抗似可并论。但是，“来不及欣赏那美丽如幽灵般的白烟，便杀出两个巡警，”不是冲出，而是“杀出”，可见打工者对警察的恐惧有多深。“随着巡警的一声喝令，我们像兜头碰上两只猎犬的兔子般撒腿就跑。”（页 17）往哪里跑呢？见前面路边有家正在营业的舞厅，他们扔下几块钱门票费，冲进舞厅，混进舞池，灯光昏暗，警察也看不清楚谁是谁了。他们就此逃过一劫，也是反国家机器的一个小小的胜利。这样的书写，反映了打工社会某些地方的警民冲突，表达了底层民众的深刻无奈与被动反抗。在小说中，被打碎的路灯固然不能照亮被忽视的生存暗角，而书写却具有诚实的精神刻度。

正因为警察“法力无边”，所以被人冒充也不是不可能。冒充警察的故事，冲突书写也有讲述。

上一章讲到林坚在《别人的城市》里，主人公“我”被警察冤枉“坐牢”一个月。出来后，他不死心，决心调查个水落石出。如何调查？不如冒充警察！

“你好，总经理办公室！”

“我是公安局的。麻烦你找下王铭总经理的秘书。”

“我就是，请问有什么事吗？”

“我要了解一下王铭的一些情况，希望你合作！”（页 184）

通过冒充警察，顺利办成事情，这说明，那个年代警察队伍的特权没有边界。打工者受警察迫害后，反过来冒充警察办事，进一步败坏警察的声誉，这是一种特别的反抗，也是对国家机器滥权的一种深刻讽刺，消解了强权的压制与权威。

有学者指出：在打工文学中，“象征着国家权力的各种机构如派出所、公安局等，被作家们描写为是对打工者的威胁，而不是身心安全的保障。应该给人安全感的这些机关，恰恰使得打工者对他们敬而远之。在作品中几乎读不到对警察、治安员这类人的正

面描写”（周秀娥，2011；15-16）。这样的概述折射出学者对打工者的同情意识，对强权横行的现实思考。

除了警察，还有警察的附庸类人物治安人员，与打工者发生冲突，也多半遭到打工文学的丑化描写，形成对抗的阵势。

张伟明在《我不能回家》中，讲述主人公被两个治安人员无辜殴打，回到家后，女朋友问他是怎么回事：她后来发现了什么，问：“你脸上怎么啦？”我双耳还在嗡嗡作响，我说：“被狗咬了。”（页16）他只能通过这种语言来表达他的愤怒、他的“内在冲突”。这种书写，有中国古诗“比”的韵味，不便直言，取比类以言之（把治安人员比作狗），有刺诗（讽刺之诗）的表达效果，尽管这种效果的强弱见仁见智，但依然可以说是继承了对社会的黑暗现实进行怨刺和批判的中国文学传统。

林坚在《有个地方在城外》，还写到无良保安坚持要非法搜身，面对这种非法行为，打工者选择了奋起反抗：

“真的不搜不行？”他以无敌的神态朝我坚定地摇摇头。

我双手按在服务台上突然跳起，一脚朝这个强盗的面门踢去。我跳出服务台，像一匹野马在南山工业区的马路上的的得得地狂奔。阳光簇拥着我，我感觉到双脚从未有过的富于弹性。（页3）

在这里，无良保安被称为“强盗”。强盗在任何社会都是应该被打击的。把非法搜身的无良保安视为强盗，无疑为自己的还击与反抗寻找到合理的借口。这种“打了就跑”的细节安排，反面凸显了打工者的弱势。他若不跑，等来的自然是保安吹响嘴巴里的“警哨”引来大批同伙，想跑都跑不了，所有的还击与反抗都会前功尽弃。“我感觉到双脚从未有过的富于弹性”则表达了反抗后胜利者的喜悦心情。

以上寥寥数例，不仅是一些零碎的文学内容与话语构成，更是打工者对强弱冲突的带有政治倾向性的反抗记忆，是“对群体命运的象征性沉思”（詹姆逊，1999；59），扩展了文学的冲突边界，具有值得珍视的写作品质。

（二）政治身份之争与文化冲突

中国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重启国门，欢迎外来资本，并出台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外资。这些外来资本家不可避免带来了西方文明价值及体系。这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能够促进中国更加进步，另外一方面也因为“硬着陆”（指强制性进入某地）而引发政治身份与文化冲突。有学者指出：“正是西方欧美资本所加诸于中国全球产业链条上的‘世界工厂’角色，导致了中国南方工业区打工者的命运”（李灵灵，2011）。

张伟明在《月亮、月亮、月亮……》中，讲述日资在华企业，要求员工狂背富有殖民统治色彩的厂训。员工背了一遍又一遍，还是得不到日本监工的满意，这在上一节已经提到。后来的情节大反转，演变成打工者的还击与反抗：

“不行！还是不行！你们中国员工为什么总是这个样子？厂训都背诵不好，能有精神工作吗？”一个日本建监工走了出来……用手指着王元的胸口：“你，出列，背诵厂训！”

王元挺着胸，向前跨出一步……张开嘴大声地背诵起来：“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王元怀疑刚才的声音不是自己的，刚才的声音怎么会和大家背诵的声音不一样呢？……接着，他又大声地背诵开来，这回他下决心一定要背好：“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这声音响遍整栋厂房：“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⁴⁰

听着那回荡着的声音，王元感到一种莫名的兴奋，他不知道自己的声音竟也可以这样响亮，他信心十足地看着日本监工。（页 70-72）

⁴⁰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又名《大刀进行曲》，中国作曲家麦新（原名孙培元）作于 1937 年 8 月，同年 9 月刊载于《大众歌声》第二集。1937 年 7 月 7 日芦沟桥事变，日军开始全面侵华。这首献给驻守芦沟桥的国民革命军第 29 军“大刀队”。该救亡歌曲在中国军民中获得广泛传唱，表现出对敌人的无比仇恨。

挪用抗日歌词，代替厂训，表现出对日资在华企业管理的无比仇恨。在打工者看来，今天的日资在华企业老板，就是经济入侵的“鬼子”。这样的见识当然比较偏颇，也正反映了打工者的文化欠缺与底层意识。事实上，在国际资本不断流动过程中，外资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没有这些外资企业，很多打工者可能没有机会就业。但是许多外商，总以恩赐者的姿态出现，照搬他们国家的工厂管理方式、企业文化来到中国，显然很难“软着陆”，遭遇中国打工者的抵抗也在意料之中。这个引例，建构了打工者与中国抗日历史的紧密联系，这种挪用成为冲突中的斗争武器，其反抗意义的可视性有目共睹。

张伟明在《下一站》塑造了一个叫吹雨的打工者形象，一直被评论者津津乐道。吹雨被来自香港的管理者杜丽珠辱骂，非常气愤：

吹雨收敛起笑容，把手指戳到正变得老羞成怒的杜丽珠鼻梁上，一字一顿地说：“告诉你，本少爷不叫马仔，本少爷叫一九九七。”

然后他就这样走了，我发现很多女同胞都用目光注视着吹雨的背影，直到他从茶色玻璃的大门口消失。（页 30）

这个故事发生在香港回归中国之前。1997 年前的 99 年，香港一直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从香港进入中国内地投资办厂的港商，往往以高高在上的恩赐者的自我感觉，对中国内地的打工者实行带有侮辱人格的歧视性管理。打工者苦不堪言。打工者吹雨还击对方“本少爷叫一九九七”，其潜文本是警告对方，1997 年就要来了，中国就要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1997 这分明是个政治隐喻，其实也是挪用，挪用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这个宏大叙事，为还击与反抗香港工头的欺凌找到精神出口。

张伟明在《对了，我是打工仔》也写到，在中国内地的港资企业，往往有些来自香港的管理者、工作者，洋洋自得于他们的政治文明、劳工制度，对中国内

地这方面的匮乏充满看不起的神情。对中国大陆有刻板印象，面对这样刻板印象所导致的政治身份与文化冲突，打工者也有还击与反抗：

上个月，天上挂起了罕见的 8 号风球，王小姐说一挂起 8 号风球她就回香港，因为香港劳工法规定她们可以不上班，那我们呢？我们也不用上班了。我将这话对王小姐说时，阿群这蠢婆娘插了上来：“你是香港员工吗？”……

“是呀，你们大陆没有这劳工法规定吧？”

“王小姐，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工法第 8 章，第 1997 条明文规定，只要遇 7 级以上台风，凡受灾地区劳工可以不上班，教师可以不上课，军人可以不执勤，就是田野上的牛都可以不耕地。”

王小姐对我如此熟练地背出劳工法而目瞪口呆，她对我说的劳工法里连牛都受保护感到不可思议。她说：“是吗？那要看冯老板怎么样，这事是他说了算。”

我为自己能说出那子虚乌有的劳工法而吃惊。但那句话从这香港打工妹的那口难看的牙齿里问出来，令我肝火旺。（页 101）

在这里，“第 1997 条明文规定”的 1997，其政治意涵与上面那个例子如出一辙。都是把 1997 这个回归时间挪用当作重磅炸弹，扔向香港来的管理者，以还击他们自我感觉良好、反过来看不起母国的犬儒性格。这样的冲突书写，负载着打工者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争取政治与文化身份平等的独特经验。

不但张伟明的书写充满政治身份与文化冲突，带有政治倾向性，五个火枪手的作品基本都有这样的书写，这也是他们普遍性的文学共识。一种使命感与忧患意识洋溢在作品中，成为打工文学的优位叙述、始创表达与滥觞叙事，也是打工文学崛起于中国文坛的起跳力量所在。

林坚在《阳光地带》里的一段冲突书写，颇具观赏性，书写了一种更高类型的经验：

配料员张振半卧在几包原料上，哼着歌。在纸包面上涂写这几个鲜红的大字：岂容国土再遭践踏——香港电视剧《霍元甲》主题曲里的一句歌词。（页 123）……

阿龙拿着配方走进配料间，发现张振还闷闷不乐。

“别不高兴了，生气有屁用！”

“他妈的小日本，看我什么时候，将这破厂给炸了！”

“在你未炸之前，先帮我把这个料配好，等着用。”（页 126）

香港电视剧《霍元甲》讲述的是中国人抗御外侮的英雄故事，打工者张振在外资企业受到不公平待遇，他把这上升到外资践踏中国的政治高度，加以认识与反抗。因而在原料袋上写上反抗的歌词，并表示要“炸”掉这间工厂，表达年轻一代打工者对强势资本的愤怒。依然可以认为是挪用的斗争策略在起作用，挪用《霍元甲》英雄故事里的歌词，其表征机制蕴含着对政治身份与文化冲突的记忆，也是一种反抗手段。

有要“炸”工厂的，还有要“烧”港资公司的。林坚在《有个地方在城外》写到：陈少雄说：“来，喝。别说这些狗屁事了。他妈的有时候我真想一把火将星光公司烧个精光，那才痛快。”（页 136）

无论是“炸”工厂，还是“烧”公司，展现的都是底层打工者的无奈与绝望，都是权利诉求得不到尊重的发泄之语。是行为（acts）而不太可能是真正的行动（actual doing），其话语纠葛无不蕴含政治指涉。诉诸暴力当然不能提倡，但是这样的书写，能够把打工者的内心世界真实呈现出来，让读者感受到，面对外来强势资本，弱势打工者心头的地火，已在燃烧，只是还没有烧毁这个不公平的打工世界而已。

再来看看周崇贤的书写。他在小说《我——要——活——下——去！》中，讲到台湾老板在中国大陆开厂，要求员工在吃饭前，必须将握成拳头的右手举了起来，高呼：“台帝台帝，忠于台帝。”就有反抗者，“嘴巴一张一合，轻轻声音却把词儿换了，叫‘台帝台帝，拉屎放屁’”。（页 196）把“忠于台帝”肮脏化为“拉屎放屁”，很显然这也是打工者一种发自内心的还击与反抗，同时也因为语言的略显粗鄙，令人不难看出是对底层打工者形象的准确写照。如果改成“台帝台帝，歧视主义”之类，也能够表达愤怒，那种愤怒可能不是出于打工者的，因

为打工者除了打工可能想不到其他什么主义。这也是打工文学一个醒目的语言路标，指向或者反映的是一种草根的民意，并非精英主义的应对冲突策略。

周崇贤在散文《打工：挣扎或者希望》中，写到韩国老板要求中国员工“下跪”与“投降”这种身心奴役。尽管 100 多人下跪了，但是就有人坚决不跪：只有一个叫孙天帅的河南打工仔拒不下跪，并从此名声大振，被吹成民族英雄，还因此被特批上了大学（页 93）。

中国《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 1997 年第 3 期刊登于思的文章《下跪的“勇气”》对此事有正面评价，消弭了主流话语对“不下跪”这一反抗意识的不肯定。尽管对这种反抗，主流话语有否定的声音。主流意识形态与统治阶级的拱卫者，往往藉此批评打工者素质低，接受不了外商带来的现代化的管理方式与企业文化，这样的批评其实是为了维护他们从外商那里捞到的既得利益，而置打工者的身心罹难于不顾。打工文学特别是冲突书写通过形象塑造、故事讲述，旨在消解主流话语的霸权，其在文学创作上的努力与成果具有可视性。来源于市场经济的“功利性”及“实用性”，并没有使冲突书写弱化其战斗力。

总之，本主题下的冲突书写，通过形象塑造与情节展开，对强权“维持、增加和展示权力”进行了多种反拨，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打工者面对冲突的政治倾向，其诗学特征一定程度上与传统的左翼文学本性同构，而非暴力美学。打工文学中的这类冲突书写，以其说是行动性的，不如说是姿态性的。五个火枪手在书写带有政治倾向性冲突与抗争中，作品的笔锋虽各有强弱，但是凛然的姿态表露无遗。

二、社会经济权利的抗争

打工者与老板之间的矛盾斗争是打工文学中最为核心的问题，尽管在大多数打工文学作品中，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深刻的揭示。雇佣和被的雇佣就是一种赤裸裸的金钱权力关系（杨宏海，1999）。

按照德国社会学家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的“辩证冲突论”，打工者与雇主组成的是一个“勉强凑合的团体”。这样的团体内，具有权势支配他人的“正支配角色”与无权的“受支配角色”很容易就形成两个针锋相对的阵营并引发“冲突”。在改革开放的中国，三资企业老板机器他们的附庸，与打工者组成了一个“勉强凑合的团体”，针锋相对，冲突难免。关注这一现象的文学书写，在打工文学中呈现星火燎原之势，其多重意义值得揭示。

如何看待经济斗争“冲突”，无论是掌握主流话语权的统治阶级及其他的拱卫者，还是掌握了资本优势的经济强人及其他的附庸，都有与打工者决然不同的利益与诉求。例如：

“资本家是共产党请来的，不能将他们轰出去。要他们从自己的制度下走出来适应我们，也过于天真。他们不是到中国来搞慈善事业，是来赚钱的”（罗建琳，1986）。

这样的“官方话语”说得很实在，很坦白，也很霸道，为强势资本对弱势劳工的盘剥与榨取寻找合法性，为打工者的苦难寻求强权看来的正当性，亦即打工者不要从强者的攻击与打压中寻求反抗，而是要以正确的姿势进入或者接受这种社会经济权利的被损害。

在打工文学中，中国早期打工者的真实苦难处境到底如何，不妨略举一例以概其余。

张伟明在《月亮、月亮、月亮……》中写道：

宋州看着王元：“你真像一些人说的那样，无法适应现代化工业文明的发展？”

“这些屁话我听多了。什么叫工业文明？把人当机器一样来使唤这就叫工业文明？能生产出现代工业产品这就叫工业文明？机器是什么？人到底又是什么？香港、日本的工人、职员，是不是也和我们一样每天干 10 几个钟头的工作？下班后都要挤在那像猪槽般吵杂的大宿舍？他们是不是都从四面八方来到一个城市，他们是不是身边也没有家人和亲朋？他们也要像我们一样到处漂泊没有归宿？哪里是我们的家，是这个城市吗？”（页 69）

打工者的追问，其实早有答案。只是出于彼时社会发展的阵痛，强权不想或者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为打工者创造更好的就业环境，也不太理会打工者的苦衷与抱怨。在这样的情况下，被迫进行经济斗争，对自身合法的社会经济权利进行抗争，成为打工者的选项之一，也成为冲突书写的主要内容。

《失语者的呼声》这本书引用了一个打工妹秋月的话，也很有所指。这位来自四川农村的 19 岁打工妹说：“初中念书读过一些马克思理论，老师讲解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时，说到工人被残酷剥削。那时我都不懂。现在来到深圳打工，才逐渐明白资本家是如何压榨工人的。”（页 191）切身的打工生活，让打工者真正理解到书本上的知识，对风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感同身受，也教会了他们要去反抗。

继续引用张鸣（2007）在《弱者必须反抗：世界才会改变》一文中的表述：“弱者必须反抗，这个世界施加你身上的恶才会减少”，“必须让作恶者付出代价，哪怕作为弱者，你付出的代价跟强势的作恶者付出的代价不成比例，也必须这样做。否则，作为弱者的你，就会永远受欺凌，而且变本加厉。”

本研究认为，冲突书写笔下这种还击与反抗，分为“牺牲经济利益的抗争”、“为获得社会经济权利而斗争”与“弱者的抵抗”三种，前者比较感性、莽撞，后者比较理性、睿智，最后者充满幽默而具有谐趣的审美效应。无论哪种情形，

都形象化记录着打工者在经济斗争中的独特经验。这些书写具有多功能性与多指向性，宣示了打工者自身的异在力量，彰显了作品人物形象的时代特点。

（一）激情反抗：辞工

打工文学所体现的事实认为，因为劳动力资源丰富，就业机会往往僧多粥少，一般打工者往往不会轻易辞工。再加上约定俗成的潜规则，主动辞工者（视为主动违约）拿不回押金（违约风险金），所以，不是万不得已，中国的打工者不会选择主动辞工。激情反抗往往意味着丢饭碗，这是打工者最不愿意看到的。“要么忍，要么滚，总得选一样”。弱势打工者对强势资本的激情反抗主要是辞工。

张伟明在《下一站》中写道：

我的头依然在痛，我好像对杜丽珠说过在这种时候不应该炒她之类的话。第二天早上我的头痛得更厉害了，在 QC 房里我感觉到杜丽珠在对我大发雷霆，她问我为什么没有把这个 QC 妹炒掉。这个香港婆一发雌威我的头便痛得一塌糊涂。我从口袋里寻找止痛药，摸遍全身找不到。最后，只记得我拍响了桌子，把手指戳向她鼻梁上，用力吼道：“老子先炒你鱿鱼！”走出公司后我的头变得不那么痛了，而我这才清醒地意识到我已经失业了。（页 30）

这显然是“不惜牺牲经济利益而斗争”，也就是说为了斗争，不惜辞职而牺牲自己的经济利益。有所得必有所失。拍桌子走人，对大多数打工者来说，还是不太敢这么做的。这需要勇气与信心。从多重意义角度分析，为了保护工友而不惜牺牲自己，这种江湖义气在其它职场并不多见，通常的职场游戏规则是明哲保身。打工文学讲的是底层打工者的职场故事，并非精英职场文学，不虚构精英职场那些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病态，其特质性格由此也见一斑。

这样的反抗也不是孤例。林坚在《有个地方在城外》也写到过这样的“冲冠一怒”，这并非年轻人的幼稚。还原到历史现场，在强势资本长年累月的宰制下，稍微有点自尊的人都有可能“揭竿而起”。作品中，许志安因为上厕所超时面临

处罚，一气之下，把工作服脱下来，揉成一团砸向粗暴的管理者梅小姐，然后辞职走人。

“我告诉你，当时我脱下白褂卷成一团，出其不意朝她扔过去——大快人心是不是？——这娘们不可一世惯了，嚣张惯了，居然也不躲。我想呀她不是不躲，而是她根本就没有想到我许志安会来这一招。说来可真奇怪，那件白大褂一碰上她的头，马上就散开了，把她罩住。这我真没想到，这件白褂我穿了好几年，它好像懂得我的意思似的。”（页 111）

把工作服扔到粗暴管理者头上，当然也没有多少“杀伤力”，不痛不痒，最多算是羞辱了一下对方的尊严而已。这就是打工者的还击与反抗，或者叫斗争。这样“撒野”的后果就是失业，经济面临新的挑战。总要有人出来挑战不合理的工厂体制、劳资关系，否则，“作为弱者的你，就会永远受欺凌，而且变本加厉”（张鸣，2007）。这说明面对冲突，激烈反抗也具有必要性。这样的书写更是能够引导社会思考有关打工者的制度设计，关注打工者在城市化过程中遇到的社会问题。

周崇贤在散文《打工：挣扎或者希望》中，写到打工者受到不法侵害时的“激情反抗”，独立呈现了那个时代的家国之痛：

1995 年之前，没人听说过《劳动法》这档子事儿，处理劳资问题几乎无法可依，没章可循。打工者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于是罢工游行、杀人放火的事也时有发生。90 年代初，珠海就有一个老板拖欠工人工资，工人怎么也拿不到钱，也不知该向哪儿讨公道，最后扯下自己的裤带，把老板的儿子一带子勒死了。或许是这种事越来越多吧，于是才有 1995 年 1 月 1 日颁布的《劳动法》。（页 107）

这篇散文发表在中国官方权威的《人民文学》杂志。之所以强调这个刊载阵地的权威性，虽然并无学理意义，但是从传统理解与文学惯例来说，可以表征两个意思，一是书写冲突主题的打工文学作品有的已被主流文学刊物发表，是对其文学性、艺术性的肯定。也只有文本的质量包括文学意义社会意义都达到一定高

度，才有可能在官方审美权力严格掌控的文学大刊发表。二是通过这个官方权威的刊载平台，作品得以发表，坐实了打工文学中关于冲突的书写虚构得很现实、很真实，能够达到用文学调节官方审美权力乃至社会神经的目的，足以解释某个时代诠释某种艺术。

（二）理性冲突：罢工

在打工文学中，打工者在经济斗争与为了社会经济权利而抗争中，不完全是“激情反抗”，也有“理性冲突”，就是带有劳资谈判性质的“被迫而战”。理性冲突往往有双赢的可能，但是赢得非常艰难，输的可能性更大。冲突书写对此种冲突亦有刻画。

中国宪法并没有赋予公民罢工权，亦即不允许罢工。罢工等于违宪。所以，“集体休假事件”这个代名词就出现在打工文学作品中而具有示范性。张伟明在《我们 INT》写道：

我说：“我们为什么集体休假是因为我们的工作太辛苦了太紧张太机械太嘈杂天天晚上加班连星期天也要加班紧张的工作长时间的工作劳动强度大的工作使我们太疲倦神经绷得太紧我们经常失眠经常做恶梦女的天天晚上梦见自己被人追杀男的天天晚上梦见自己追杀别人我们天天匆匆忙忙地吃饭匆匆忙忙地大小便匆匆忙忙地睡觉匆匆忙忙地给家里人写很多错别字的信我们觉得好像有 10 年没睡过觉连做梦都是匆匆忙忙的我觉得这世界太紧张太吵闹而这些都是金了你们的厂后才有的感觉我们宁愿少一些钱何况你们给的钱又是最低标准的天天加班 200 元都领不到我们情愿不要加班费不要那么紧张那么累我们集体休假时我们无可奈何所作的决定我们不愿说是罢工我们内地不兴这一套我们只说是集体休假而按国际劳动法我们也是应该享受工作加日的但你们从来就没有遵守劳动法连起码的人道主义都没有你们只是把我们看成一种机器一种能为你们赚大笔钱的廉价机器我们没有劳保待遇病倒了得自己掏钱看病请一天病假还要被厂里扣掉 10 元甚至被炒鱿鱼我们是人不是机器就是机器也要修理加油所以我们要集体休假，所以我们决定不干了！”（张伟明，1992；59）

打工者的艰难处境，在文中说得很详细，罢工的原因也就在此。最后以集体休假、集体辞职作为谈判筹码，表达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反抗意志。而对于强

势资本来说，遇到工人集体罢工与辞职，也是一件很头痛的事情。大家都不做事了，流水线停了下来，订单不能够按时完成，利润就流不进老板的腰包。集体辞职的话，还得重新招工，人力资本也要增加。因此，面对集体性反抗，权衡利弊，老板多少会让一点小步。

小说最后的结果，工厂给每个打工者每月加薪 10 元。这以其说是资方的妥协，不如说是打工者斗争后的水到渠成。作者为什么要写这些？写了这些有什么好处？文学价值到底何在？社会意义又有哪些？本研究认为，作者作为打工者一员，代入感非常强，强烈冲突带来激情表述，不写不能够浇心中的块垒。在文本实践中，如此长句子的使用，故意省略标点符号，也让读者在欣赏故事情节的同时，有一种异质性的审美感受。其社会意义就是还原或者说丰富打工者的社会集体记忆，带给社会不同的思考。不可否认，这样的书写多少能够唤起政府将对个体生活的关注纳入它的控制范围或者援助体系。

林坚《有个地方在城外》也写了罢工的故事。几十个人同时不上班，流水线的空缺没人顶替，那个情形你看梅小姐气急败坏的样子就可想而知。事件在中午得到解决，公司一口答应把他们的要求提请董事会商量，他们答应下午复工。（页 135）

有意思的是，前后几页讲述罢工的故事，却始终没有出现“罢工”两个字，说明作者还是比较了解书写与作品生存的边界与底线的。罢工在中国属于“敏感词”，一般的出版物上很难出现，这样的边界与底线难以突破。

不仅是打工仔敢于组织罢工，打工妹一样有反抗意识。周崇贤在《打工妹“咏叹调”》写了打工妹蓝岚在港资企业百灵鞋厂，带领姐妹们罢工的故事。团结就是力量，打工者真要团结起来，与老板作斗争，还是有可能胜利的。问题是，工

友们再团结，政府不允许罢工，并抹黑罢工为违法，冲突书写不能不考虑到这一点的尴尬。⁴¹

而面对罢工，掌握主流话语权的统治阶级及他们的拱卫者，往往采用恐吓的手段，威逼工人放弃斗争。罗建琳在报告文学《在蛇口——一次短暂的罢工》中写道，在深圳蛇口工业区，日资三洋录音机厂，1986年6月11日，20多个打工者集体罢工要求厂方“履行入厂三个月提一级工资”的承诺，史称“最早的外企罢工事件”。结果中国的工会紧急出面，把这一罢工事件定性为“闹事”，定性为刑法里的“扰乱社会秩序”犯罪行为。

在掌握主流话语权的统治阶级及他们的拱卫者（工会干部）恐吓下，这次罢工，只持续了十多个小时就结束了。罢工策划者郑成君、陈琼琪被遣送回广东饶平老家。罗建琳的这篇报告文学《在蛇口——一次短暂的罢工》是站在“工会”立场，洋洋得意地书写工会干部怎么平息这次工潮、怎么把工人吓回车间上班的。把打工者的罢工说成是“闹事”“轻举妄动”“一意孤行”“不可思议”，极尽贬义与抹黑。

这个相反的例子本应出现在注脚里，之所以列入正文，是因为这个相反的例子能够对下面的论述构成一种可理解性：在彼时的中国，敢于正面书写罢工反映劳资冲突的文学创作中，冲突书写乃至打工文学一直走在前列，有强烈的突破主流话语所设边界与底线的勇气，显得有胆识、有价值，有其内在的精神结构，为打工文学赢得尊严而足资流传。当然，现在中国的舆论环境宽松了，写罢工没压力。但是在1980-90年代，要写罢工，只能是批判罢工，不能歌颂罢工。要联系

⁴¹ 关于中国罢工权缺失的相关论述，可参见余英时 2010-08-30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的报道《谈近期中国外企工人自杀和罢工维权事件》，2016年3月10日阅自：
http://www.rfa.org/mandarin/页_inglun/yuyingshi/m0818-yysel-08302010143231.html

当时的社会实际来分析打工文学的冲突书写，而不是用现在的眼光与舆论环境作为度量衡，这一点应该具有可知性。

这篇抹黑打工者罢工的报告文学《在蛇口——一次短暂的罢工》（作者罗建琳），与公开正面书写“集体休假事件”的小说《我们 INT》（作者张伟明），被收录在同一本书中，书名叫《青春的涌动：打工者的文学》，广州花城出版社 2000 年 3 月出版。这样的辑录与编排，构成了一种正反对比的美学谐趣。也为打工文学的冲突书写赢得与官方反罢工书写平起平坐的地位，至少这本书里能够体现这样的编辑意图。

总之，为了维护打工者的社会经济权利，理性地还击与反抗各种工厂规制与强权压迫，冲突书写创造了不少情节与细节，这些情节与细节，政府圈养的精英作家凭借他们丰富的想象与强势的写作经验，也不是不可以写得出来。但是，打工文学的冲突书写，来源于生活，凭借打工作者的“在地优势”，真实反映了打工群体的不满情绪，是极可信赖的社会书写，是独具色彩的文学云层。一定程度上，也是为更多打工者提供反抗的教材、斗争的经验，为劳资冲突的根本解决寻求路径，其社会教化功能显而易见。

（三）弱者的抵抗：怠工

打工文学中，打工者身为弱者，其抵抗也是可圈可点。这里的怠工，泛指打工者对工作、工厂、工头等众多打工要素的不满与抵抗，将抗拒与破坏内化在人性中，不单指不好好干活。“弱者的反抗很微弱，但是即使是微弱，也必须反抗，或多或少让作恶者付出一点代价，一点点的代价积累起来，作恶者自会有所收敛”（张鸣，2007）。耶鲁大学政治人类学者斯科特（James C. Scott）对下层群体对抗权力方式有所研究，他认为那些相对无权群体的反抗武器可以包括：偷懒、装糊涂、开小

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冲突书写也有类似细节描写，以表达弱势打工者对强权的还击与反抗。

消极怠工，心不在焉，故意生产次品，这在张伟明《对了，我就是打工仔》里有表现。小说中的打工者是生产咖啡壶的。“听说这些咖啡壶卖给美国佬时要 100 多美元”，这么贵重的产品原则上不能出次品，可是，“阿群手中的咖啡壶咣当一声掉在地上”，（页 100-102）一个班次，随着各种情节的展开，阿群居然“咣当一声掉在地上”4 次，生产了 4 个次品，结合情节，看得出是阿群这个打工妹一种消极抵抗，因为她会伪装委屈，隐蔽性强，在工头看来不具有强烈的反抗性，因此她的“泥饭碗”也没有“咣当”一声摔碎——没有遭遇辞工等处罚，反抗可以说取得小小的胜利。冲突书写对这样的怠工细节进行了来料加工，展示了这种书写的独特的审美情趣。

另一种弱者的抵抗，打工者上班的时候偷懒、开小差甚至谈恋爱，在小说中都有反映，表明打工者的弱者抵抗策略更加成熟。周崇贤在小说《青春无注释》讲了一个“可以偷懒、开小差甚至谈恋爱”的细节。打工者周师傅是生产区三层楼里的机器修理员，哪台机器坏了，使用者用室内广播叫一下，他就去哪维修。他跑上跑下，非常辛苦。头一天晚上约会了周师傅但是失了约的女工秋影，故意说机器坏了，周师傅赶紧去修：

我放下工具，叫秋影让开，自己坐到车位上去踩了几下，运转正常。

“你有病？”我轻声说，声音里有不解也有不满。

“你才有病！”秋影低头说，用圆珠笔在一片废料纸上写道：“对不起，昨天没来，让你久等了，生我的气吗？”秋影为昨晚约会没去而道歉呢！

我用扳手在电车上这儿敲敲，那儿弄弄，装作修机器的样子，然后再那片废料纸上写道：“那你什么时候来？”……

秋影忽然大笑着说周师傅技术真棒，瞧这一会儿就修好了。接着又小声补充说对不起哦，害得你跑上跑下的不好意思。

“拜拜!”周师傅要走了。“哎,等会儿,”秋影在后面突然叫起来,我掉过头去,她说,“这机器不对劲儿。”(页 176-177)

原来是周师傅不想走,故意在机器上做了点手脚,以延长维修时间,多点时间和秋影说话。打工者在上班时间不准说话,打工者就想办法攻破这种强硬规制。这里的书写,把打工者的情感交流与工作结合起来,很有生活的原汁原味,而且细节与情节都引人入胜,还有些悬念,无论是文本组织还是话语建构,都洋溢着青春的反叛以及其他被压抑的他异因素,成为整篇小说的精彩段落。

安子在《都市寻梦》(页 224)写到了打工者的暗中破坏:“产量低、质量差,个人上班状态差。因为个人每天上班 10 多个小时,工资低,福利又差,便打不起精神,甚至出现故意损坏原材料的现象。”“故意损坏原材料”之外,还有私拿原材料的。林坚在《别人的城市》写“我”的女朋友想要点电线,我就从打工的公司电工房偷拿了(页 194),这符合斯考特的弱者反抗理念。黎志扬在小说《禁止浪漫》中,也写到打工者“主任老五”带着老婆和儿女一双在公司打工,做锅炉房的主任,经常偷点锅炉房的煤,回家烧饭(页 105)。这种书写体现了打工生活的时代气息与打工时代的生活蕴含。

张伟明在《无所适从》中写到主人公“我”理了怪发型来表示反抗,这其实是一种文化反抗行动,可以理解为旨在表现被现代城市边缘化了的一类人的不满及反抗:⁴² 都市人有的病我都有,都市人没有的病我也有。我理了个难看的平头,根根树立的硬发对抗着这个城市,也对抗着自己(页 21)

这本小说还写到打工妹,有意无意在老板演讲后放了一个响屁,以示“弱者的抵抗”,(页 214)这可以被认为是斯考特所谓的假装顺从、装傻卖呆。小说中

⁴² 澳大利亚克里斯·巴克(Chris Barker)在《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第 411 页指出:“梅瑟强调头发不再是天生的简单真实,却是一种文化的符号诡计。”该书由台湾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4 年出版。

提到上次公司例会，老板训话赢得姑娘们热烈掌声。那其实是一种假顺从而已，这次就用某种更俗气的方式，挑破这种假服从。不难看出，打工生活场景的另一种点缀（怪发型与响屁），成为打工文学中冲突书写新的意蕴，这也是生活本身的提示，体现了作者反抗主题意向与冲突艺术构思。

背后辱骂诽谤也是“弱者的抵抗”方式。如果说背后辱骂诽谤也是攻击行为的话，那么起因始终是以挫折的存在为先决条件，反之，挫折的存在总要导致某种形式的攻击（多拉德，1939；1）。黎志扬《禁止浪漫》有这样的文字——骂以“我操他妈的”——异化了的反抗性话语：

我们必须学会适应着一切。谁不能适应谁就卷铺盖滚蛋，反正求工作的人多得是。欲去欲留，任君选择。被踢被炒，身不由己。老板说一声“明天你不用来了”，出了厂门口你便可以骂“我操他妈的东家不打打西家”。（页 100）

这就是打工者的非标准雇佣制度，⁴³老板可以随时把打工者赶走，打工者的劳动权益无法保障。这不是打工者的问题，也不完全是老板的问题，而是这个政府的制度问题。政府对打工阶层权益保护的“顶层设计”出了问题。打工者也只能背后骂娘，以宣示反抗。

黎志扬在小说《禁止浪漫》中，还写主人公“我”打工之余坚持学习，“希望被老板赏识并希望被提拔。然而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我怀疑老板的左眼或右眼可能是假眼，我筑起的理想大坝行将崩溃，那种挣扎向上的自信已被腐蚀得荡然无存。”（页 106）所谓“假眼”这分明是骂老板瞎了眼。

⁴³ 非标准雇佣制度，也称非标准劳动关系，是相对于传统劳动法所构建的典型劳动关系（标准劳动关系）而言的，类似的称谓有非正规劳动关系、弹性劳动关系或灵活就业中的劳动关系等。对非标准劳动关系，目前学界还没有较为一致的明确的界定。其主要特点有的表现为“有劳动没关系和没关系有劳动”。

林坚在《有个地方在城外》写到“年迈体胖的老板，个子矮脖子又短得没了分寸，让人无法不想起某种爬行类动物。”丑化老板为乌龟王八，既是斯科特式的弱者抵抗，也是冲突书写反抗表达的常见手法。

此外，还有一种反抗形式也勉强可以归于此类。张伟明在《下一站》还写道：“我梦见崔多达从巴黎回来了，他变成了一个富翁。他坐着小汽车去找那个大颧骨的老板，然后把钞票掷在他脸上。”（页 43）做梦说一个备受“大颧骨的老板”欺负的打工者，去巴黎留学后回来，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潇洒”的拿钱砸人的“动作”，与安子“真想把钞票扔在她的鼻子下，骂她剥削工人剥削得太离谱了”（《人在旅途》，页 629）如出一辙。尽管是虚写，表达的情绪还是雷同的，砸钱也要出一口对恶老板的恶气。

要之，通过内容呈现、主题类型化与故事化阐释等例证实践，本研究认为，打工文学此一类型下的冲突书写，深刻发掘打工生活真相，揭露劳资矛盾和强势资本的黑暗面，向社会提出控诉和抗议，有较深刻的批判意义。打工文学的冲突书写其为打工者社会经济利益而呐喊的思想意蕴和写实主义的审美价值，获得了新的观察方式。

三、格于性侵所致的抗击

打工文学关注打工者的情感生活，冲突书写对打工者受勒索、受盘剥的性权益也有主张。按照冲突理论，打工者的性“利益”、性“权力”受到侵害，必然导致性“冲突”，性反抗与抗拒不可避免。

就诗学特征而言，冲突书写并非性偏执小说、性暴露小说，而是以干净的文字，粗粝朴素的语言，呈现了强权欺凌下的性斗争，也包括对一些非主流的性关系的抗拒书写。这是一个时期以来中国流行的“下半身”写作所不能混为一谈的。

冲突书写里这些还击、反抗、抗拒，数量上在本研究所有冲突书写中最多，非常普遍，也成为重要看点，打工者文化素质与情感需要对这类书写来说都有市场。但是因为这类文学书写多少涉及到与性有关的话题，因此被审美权力拥有者等主流评论视为庸俗。本研究也无能为庸俗正名，为避免陷入庸俗的陷阱，也避免使本研究成为资料的长篇、史料的论文，仅从五个火枪手作品中各举一例，以呈现打工文学中这类冲突书写的概貌（为了避免样本太少说服力不足，拟在正文后以表格形式，把五个火枪手中关于性权利维护之冲突与反抗书写得精彩段落较为完整呈现）。这种概貌，故事性强过艺术性，这种冲突结果或者反抗，从意义上去理解，可以认为其不仅是行为（acts）也是真正的行动（actual doing），但是在文学作品中，又都是想象的建构。

在打工文学中，不少打工妹都有黎志扬所言的“一个倔强的丫环宁为玉碎也不愿做土豪劣绅第 N 个姨太太的那种凛然品性”，因而以激烈的反抗姿态，来表示对男人的性控制企图与行为的不满和反抗，这样的理念其实很符合传统中国的伦理。黎志扬《打工妹在夜巴黎》（广州文艺 1995 年第 2 期）写到四川妹子打了两份工，白天在纺织厂，晚上去夜巴黎陪舞，卖艺不卖身。但是一个香港来的生意人，就是想占便宜，手脚不老实。

容妮的身子剧烈的颤抖，她的愤怒由此点燃。容妮绝不能容忍，她要教训秃头，给这个下作男人一个终生难忘的记忆。她霍地立起，双手抓住秃头的双肩，扬起脚就是那么一揣。秃头的惨叫被震耳欲聋的舞曲吞没，他脸上的肌肉一阵阵抽搐，他被容妮的反抗震慑住了，不敢发作，捂着裤裆，落荒而逃。

秃头会记住的，某年某月某日，在夜巴黎歌舞厅，被一个四川辣妹子踹了一脚，而且踹的是要命的地方。（页 527-528）

这种“实打实”的还击与冲突，既是维护江湖的规矩，也是维护打工妹的尊严与性权利。符合传统儒家“以言立道”、“以道抗势”的行为方式，是一种正当性叙事。而把不守规矩的老板写成香港来的，可以看作是对“他者”占有倾向的烈性反抗。

烈性反抗在周崇贤的《米脂妹》里也有塑造。陕西米脂女孩也非南下打工。公司经理想欺负她：

也非望着经理，一言不发。

经理以为她动情了，就走过去欲做其他动作。他没提防也非那只早已做好战斗准备的脚。更没有想到也非——一个女人，腿功竟如此霸道！

一脚，只一脚，经理哎哟一声惨叫，捂着小腹蹲了下去。

也非从床上一蹦而起，她摇晃了一下，感到头重脚轻。

……但经理出人意料，开门走了。（页 20-22）

“其他动作”不如“一脚”。经理算是领教了厉害，只能开门一走了之。换言之，遇到打工者真正的性抵抗，好色老板有时也无法过于猖狂。作品都是有焦点的，这篇小说的焦点，就在这里，以也非的烈性抗击，体现中国西北米脂县的打工女子的刚烈。文学创作既是社会生活的艺术表现，又部分地为生活所形成，也就是说，生活形成了文学，打工生活形成打工文学。没有长期在社会底层打工的经验，作者周崇贤光靠虚构是很难写出这样显示这反抗审美特征的精彩片段来的。

林坚在《有个地方在城外》中写到女主人公齐乐在陈买办手下打工，被调戏后扇了他一耳光：我想起那次齐乐过完生日的第二天晚上发生的事：她当着一班朋友的面，扇了一记陈买办的耳光，然后说：“你以为你是什么？你有钱我没有钱呀？”（页 192）

谁都有尊严，老板想仗钱势，践踏打工者的性尊严，遇到激烈还击与反抗也就是咎由自取。这里的书写“异乎前秀者”在于加入了语言的刻画，颇有意绪，避免了人物形象的单纯化、表面化、卡通化，具有冲突书写的记号作用。

张伟明在《我不能回家》中，也有对好色老板的性讹诈的有力还击一说。

莉莉声音平静，又恢复了往日的那种漠然：“我那经理要我跟一个客户睡觉，我把墨水倒在了他的脖子上，这狗娘养的，以为我是一个随便可以上床的女人！”

我的双耳嗡嗡地响个不停，我双膝无力地站起身，定了定，从莉莉的手上拿过那瓶酒，然后对着墙壁猛砸过去。（页 16）

安子在《人在旅途》中写到她在一家装饰公司打工，与她同一个寝室的打工妹阿虹：突然对我说：“楼下有好多酸杨桃，我想吃。”我便替她买了一些。过不久，阿虹开始心情烦躁。终于有一天，她一回到房就发疯地乱摔东西，并抱着被子大哭。我顿觉事态严重。原来阿虹被总经理糟蹋后怀孕了。总经理塞给阿虹一张“金牛”（一千元港币）叫她马上离开公司。“当天下午，我写了封辞职书压在总经理台面上，带着阿虹走了。阿虹和我一样，在深圳苦苦挣扎、拼搏了几年。到头来仍然是一无所有。哦，阿虹不同，她‘有’了！但那是怎样惨的一个‘有’啊！”（页 637）

倒墨水、酒瓶砸墙，为了反抗工友受辱，“我”也跟着辞职……这些冲突书写，塑造了“打工者虽然弱势，但是内心有反抗、行动有抗击”这样一种形象或者精神，这正是冲突书写不让读者长久沉浸于悲苦、无助而不能自拔的魅力所在。换言之，冲突书写不单是诉苦文学，也是抵抗诗学的一部分。打工文学的冲突书写固然不是社会意识形态主旋律的东西，但也不是庸俗的市井消闲文化，而是压迫与反抗的冲突书写。虽然这样的意念式反抗本身没有多少力量可言，属于“花

拳绣腿”，但是对于丑化、消解强势资本及其附庸的霸权形象，似也能起一定作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增加故事的趣味性以及叙事的丰富性。

合而观之，打工者在性权利上的维权行为，都是想象的建构，很难用绯闻与小道消息加以论证。但这种想象无疑具有合理性。徐复观（1981）指出：“想象的合理性，不应当用推理、考证的眼光加以衡量，而是要由想象中所含融的感情与想象出来的情景是否能够匀称”来加以衡量（页 84），上述例证与分析，打工者维护性权利的情感与情景，不但含有人伦中难言的隐痛，而且具有解释的真实性，所能够解释的程度体现了一般作家所不能够反映的真实。

反抗书写，既有快感体验，也有审美体验。中国的伦理学对反抗的评价是很高的。孔子在回答“何以报德”时，也赞成“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当打工者以大无畏的勇气闯入城市，当他们遭遇到歧视、不公甚或侮辱时，大部分的打工者选择了隐忍和退缩。然而容忍总是有限度的，当他们发现自己的精神已无所着落被逼入绝境时，他们通常会采用暴力的反抗方式。（周秀娥，2011；25）这种书写，于作者和读者来说，其意义或许还在于“在创伤的心灵深处或畸形的社会生活中，须靠文学维持心智的平衡”，“度过凄迷不安的情境”（吴均昌，2013）。

在今天的公共媒体平台上，我们很少见到打工者的表达，听不到打工者的声音，可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表达。相反，在文学的“幽微暗淡”角落，他们的表达与实践，细腻绵长，又史诗般的存在，他们懂得如何生存和利用现有的资源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他们不是被驯服的失声的羔羊。

有个仔细理解起来并不牵强附会的前例可以相提并论。郁达夫 1923 年在《芜萝行》中，也写到他们那一代人的反抗：“啊啊！反抗反抗，我对于社会何尝不晓得

反抗，你对于加到你身上来的虐待也何尝不晓得反抗，但是怯弱的我们，没有能力的我们，教我们何从反抗起呢？”“像这样的社会，谅来总也没有我的位置了。即便寻着了职业，像我这样愚笨的人，也是没有希望的。”作品中的人们也想反抗，但又力不从心。或者说，他们都做过无为的反抗，被社会上的“他者”认为是一群“疯子”，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多余的，反抗也是徒劳的。

资本主义的兽行与第三世界的造反，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情。不同的时代，压迫与反抗不同。文学对此的书写也各有千秋，不过，主题思想应该有异曲同工之妙。当然，打工文学里的压迫与反抗书写，情况相似又有差异，值得仔细赏析。不论是冲突的状态、过程或者偶发事件，还是“挫折-攻击假设”，都属于“虚构的战斗，想象的冲突，现实的批判”，例如，以抗议小说⁴⁴为主旨的冲突书写，其笔下打工者对强权的还击与反抗，是作者对城市经验、打工生活的心理产物，其“暴力”叙述与“冲突”战场不过是作者虚构的一个个乌托邦。这是它重要的诗学特征。也正因为如此，它才能获得生存的空间，不至于被列为禁毁小说。换言之，冲突书写时刻提醒它自己，它只不过是文学而已，只不过是某种特别审美服务的符号体系而已。

冲突书写，既没有用华丽的辞藻盲目歌颂这些或有或无的打工英雄，也没有用血腥露骨的文字渲染暴力美学。本章研究的冲突书写体现了某种共识：打工者作为“沉默的大多数”，不在沉默中爆发与反抗，就会在沉沦中销声匿迹。冲突书写的文学抱负，以其说是创新，不如说是对中国“不平则鸣”文化传统的继承，

⁴⁴ 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 1908-1960）是美国黑人作家。30年代美国经济萧条时期，赖特长期失业，对美国贫富悬殊、种族歧视的社会有了进一步认识。1932年加入美国共产党，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观察社会，这使他后来的创作能比较深刻地发掘生活，揭露社会的矛盾和黑暗面，向社会提出控诉和抗议，因而成为30至40年代美国左翼文学中所谓“抗议小说”的创始人之一。本研究借“抗议小说”来喻指冲突书写，两者有一定的可比性、相似性与差异性。

对“劳而不怨”等陈旧思想的反拨，对“为尊严而斗争”理念的激赏，富含反叛权力、挑战权威、批判社会现实的言外深意。

作为一种正当性叙事，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冲突书写其“在场”的重要性远高于它的美学价值。冲突书写里的还击与反抗章节，没有迎合各种光怪陆离的所谓主潮与后现代主义，而是以“打工者虽在底层、但是打工文学不底层”的姿态，书写了反抗主题，刻画了现代化进程中反抗着的打工者的不同样貌，不管这些人物形象有名还是无名，都为文学画廊增添了新面孔、新内容，也体现了打工文学对打工时代的政治、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生活的某种反拨作用。

打工者很难成为独立的反抗力量，来怀疑、否定和颠覆法定与公认价值。打工文学的攻打书写也不是反体制的激烈文本，不具有挑战既定社会秩序的客观实在性。本研究之阐释目的，不过是为了建立冲突书写新的意义空间而已。

第五章 冲突书写的叙述对象（下）

本章凝练出一个观点可为：打工者的异化与升华。分两节，第一节，打工者之间的互虐冲突（主要指异化，人的异化是指自然、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于人本质的改变和扭曲），第二节，打工者自我的趋避冲突（既有异化，也有升华，所谓升华，喻指某些事物的精炼和结晶，人的思想境界的提高）。这些叙述对象的书写，蕴含了丰富的社会内容，藉由对小人物命运的关照和对底层尘世的观照，折射出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大主题，可供阐释的空间很大。

打工者之间的互虐冲突，主要讨论如下内容。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打工现象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的意义建构，打工者人际伦理等多种关系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转变。周崇贤在《打工：挣扎或者希望》中写到：“打工者中出现了较大的分化。一方面是以抗争为主的‘觉醒派’，他们不屈不挠，通过种种努力为打工者争取权益；另一方面是以捞钱为主的‘堕落派’，这当中包括二奶、三陪小姐、盲流黑道闲杂人等”（页 108）。正因为有了分化，打工者之间的矛盾冲突不可避免，理性总是不在理性的地方。

之所以称之为“互虐”，是因为在打工文学中，这种矛盾冲突多半表现为打工者之间的肢体、语言或者心理上的攻击行为或“自相残杀”行为倾向，含有人伦中难言的隐痛，是一种人格的异化。分化后的“堕落派”继续沉浮于世，“觉醒派”除了为打工者争取权益外，还通过形构新的主体性，不断鞭打命运，扼住命运的喉咙，浴火重生，最终走向了涅槃与新生。这种现象，符合美国社会学家

Peter Michael Blau 在《不平等与异质性》一书中论述的社会分化理论，打工者群体内出现了差异性，差异性导致不平等，不平等引发冲突。

除了“分化论”，还有所谓的“仙人掌”论，也形象地指出打工者互虐互刺造成冲突的因果关系。张伟明在《无所适从》中，把打工者比喻成城市里的“仙人掌”：自己长期以来的逃避和抵抗，就是为了不让自己也像他们般来去匆匆，就是不能让自己也蜕变成为这个城市里的仙人掌。因为我自小就对仙人掌没好感。（页 115）

仙人掌之于打工者，是个很贴切的比喻。仙人掌喜欢强烈光照，中国最先设立的几个经济特区都在阳光充足的亚热带华南地带，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打工者“孔雀东南飞”。华南地区光照强烈，适合仙人掌这种耐炎热、耐干旱、生命力顽强的植物生长。吃苦耐劳、顽强生存的打工者被比喻成仙人掌，有生长特性与地缘上的切合性，也较形象。

另一方面，仙人掌长满了刺。刺对于仙人掌类植物的生存有重要意义，它是一种保护机制的产物。刺的数量多少以及排列、形状、色彩等各种各样，变化无穷，给人以美的享受。同时，人们不注意时易被扎伤。打工者也是这样，在异地他乡，生存不易，社会交往具有高风险，需要很强的自我保护意识。反过来，打工者在一起生活工作，因其“仙人掌”或“刺猬”特性，难免互相扎伤。工业社会中人际关系如何改善都成为打工时代新问题。

冲突书写有很大一部分内容，是描写“仙人掌”、“刺猬”一样的打工者互相扎伤的故事的。这种互虐的动因多种多样，互虐的情节也是五花八门。有一点是共同的：在打工的他乡谋生过程中，打工者既要保护自己，又要融入集体，抱团取暖，个体无法完全独立于集体之外。在打工的江湖上必然有争斗。而打工者群体内部的互虐、互相扎伤的现象一般不太容易进入文学作品，原因可能与这种互

虐缺少阶级性、很难唤起阶级同情有关。而内讧性质的事件，在大众共识看来也是不应该发生的，传统的价值观往往是“兄弟阋墙，共御外侮”。有鉴于此，很多作家把打工者写成是“利益共同体”，是铁板一块，非常团结，也互相友好。这难免有落入“虚假想象性叙事”窠臼的嫌疑。

事实上，因为文明的落差、理念的冲突、利益的瓜分、职场的利弊、情感的纠葛……打工者之间的关系，同样错综复杂，衍生出各种互掐、算计、攻防、茬架、刁难，成就了冲突书写的另一种话语构成。

第一节 打工者的互虐冲突书写

打工者之间的互虐现象其来有自。中国汉代刘向《淮南子·卷八·本经训》有言：“人之性，心有忧丧则悲，悲则哀，哀斯愤，愤斯怒，怒斯动，动则手足不静。”换言之，打工者的互相之间的肢体、语言乃至心理的矛盾冲突、打架斗殴等互虐现象，与他们在打工过程中受到的伤害导致情绪失控与人的异化有关。

“批评人心、针砭社会的新文学写实传统，是值得我们年轻作家支持、延续的”（夏志清，2005：223）。打工者的互虐冲突书写，正是继承新文学写实传统，反映了时代之伤下的人性之暗，在针砭社会基础上批评人心，也包括批评那些互虐的打工者。

2012年，汪明杰从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获得传播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的主标题是 *All Migrant Workers on the Earth Are One Family*。尽管在打工话语圈里，天下打工是一家，在人际伦理中看起来和睦团结，也应当同仇敌忾。但是事实上，这一家子并非没有剧烈冲突。澳大利亚学者杰华（2006）在《都市里的农家女》一书中认为，在集体宿舍，家庭式关系的形成几乎没有可能，打工

者只为有限而特定的目的才住在一起。加上居住条件恶劣，宿舍几乎就是坏情绪的养成地。在车间，打工者之间的高强度、高度竞争工作安排，诱发了分裂与竞争而不是团结。在社会上，打工者聚集的大城市，没有类似于 20 世纪前半叶的“同乡会”或者“会馆”可以协调相关冲突。本研究认为，个别打工人数众多的大省，虽然在打工者聚集的大城市设立了办事处，但这些官方机构基本上不能给打工者提供什么实质性服务。而一些打工者 NGO（非政府组织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的简称，下同）的协调影响有限。

打工者沟通理性和沟通能力相对缺乏，普遍的打工社会伦理规范并未广泛建立，互虐现象时有发生。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之下，打工者之间的冲突问题几乎难以避免，始终存在。打工文学把打工者内在的矛盾与冲突释放出来，从理念的冲突、情感的纠葛、文化的落差、利益的瓜分、工作的互扰几个方面，真实地呈现了其中的裂隙与不睦，讲述了打工者异质联结的尴尬，铺陈出互虐的各种故事，给人以较强的现实感，意义的可视性明显。

一、工作和利益的冲突

在打工文学中，打工者所在的工场就像角斗场，劳动关系异化严重；宿舍像监狱，在这种环境下打工者人际伦理失范。打工者在工作生活上难免磕磕碰碰，这就出现工作上公报私仇，或者故意抬杠、出难题，或者把不良情绪带进车间、饭堂、寝室，闹出一些“动静”来。打工者日常“互虐”包括工作和利益的冲突，冲突书写也有反映，表达出打工时代的苦难与创伤，展现了文学具有的道义关怀，形成了独具色彩的文学云层。

在工厂，领班-拉长-组长-员工不同层级之间，因为工作的分工不同，经常产生紧张关系，以及一些报复行为，都可以认为是互虐的表现。林坚在《有个地方在城外》写主人公打工者章承启在工作上得罪了员工，员工就在公司的饭堂里打饭时，趁拥挤偷袭他来出气：

工场就像个角斗场，我和他们在场内，老板抽着雪茄烟眉开眼笑在场外。我开始感到在公司的饭堂里，从某个无法确定的位置上，有仇恨的目光穿过黑压压浮涌着的人头投落在我的身上。当我在如林的手臂之间奋力向前把饭卡塞进窗口，……我甚至真实地感受到我的腰部背部或者别的其他部位多次被蓄谋已久的拳头或者手肘袭击，我想这是一种不太光明的报复行为，然而我对此无计可施。（页 102）

作者笔下的工厂被比喻成为角斗场，一方面说明劳动并没有给打工者带来快乐，企业也没有创设好的管理氛围来缓和员工矛盾，化解员工工作压力。另一方面，打工者群体职业素养不高，道德水准也有待进一步提升，在面临现代化的工厂管理措施后，打工者往往具有排斥心理，在无法公开抗拒与无计可施的情况下，以不光彩的手段排遣怨愤，为互虐增添了异质性形式与内容。

这样的书写，固然是作者个人经历的生命故事，又不完全是个人经历的叙事，而是打工时代的公众经验。因而五个火枪手笔下几乎都有类似的叙述。

黎志扬在《禁止浪漫》中，同样讲述类似的情节。讲到“我”因为初恋女友做了香港老板的情妇而得到提拔，当上了锅炉车间主任，把“老五”给换下来了。

“老五”耿耿于怀，终于在“我”逗他儿子玩的时候，大发雷霆：

“你这个见高就拜见低就踩的混蛋！”老五突然像鹰抓小鸡似的，狠揪住我的衣领大喝一声，像一头被侮辱的公牛，愤怒地把我拽来拖去，然后把我往墙壁上推。猝不及防，我丝毫没有防备，一头撞在墙上，眼冒金星。……这时，老五又一拳砸在桌子上。“嘣！”几双筷子蹦跳几下，其中两支跌落在地上，饭盒里的鸡汤倾了一地，电炉盘子的电线脱落，闪了几下火花。……

架是打不成了，即使打得成，对我也极端不利，这件事就这样了结。（页 122-123）

小说中交代了互虐冲突的来龙去脉，“我”是老板情妇的初恋男友，“我”又把老五的主任位置挤掉了，作为小头目，“我”也不能在寝室打架，只能吃下哑巴亏。细节充满底层氛围，情节处理得像绸缎一样光滑，书写具有醒目的语言路标，让被忽视的生存暗角与冲突情景通过叙事，获得经验存在与艺术再现的可能。

不同层级之间，因为管理而产生紧张关系，导致互虐现象，就像墨迹一样浸透在打工文学中，具体内容丰富多彩。例如，围绕病假单的冲突，也是打工者经常要遇到的。一般来说请事假要扣比较多的工资，请病假往往扣钱较少，而请病假一定要医院开病假单，病假单一般给流水线上的领班，领班好根据具体出勤情况安排流水线工作。这其中的故事也就花样百出。

林坚在《有个地方在城外》写到几个打工者请假的故事，堪称戏剧化。许志安叶远明同在一间宿舍住，有点小矛盾，结果因为病假单的事情，出现波澜。许志安要请假，知道叶远明会刁难他，故意说没开到病假单，叶远明果然不依不饶：

“病假单呢？”叶远明一副公事公办的口吻。

“没开到！”许志安边说边朝我眨眨眼。

“没有病假单，我不好答应你！”

“可我病得只剩下几口活气了，你想看着我死吗？”

“这我不管！”

“我就知道你是这个德性。病假单，给你！”

许志安把病假单一手拍在床上。那一声响吓得猫从叶远明的怀里纵身一跳，钻入床底下。（页 108）

猫都吓跑了，这动静不可谓不大。

而另外一个请假的情节，也是让人无可奈何、哭笑不得。为了请半天病假，小说中的人物不惜装病去医院，而医生居然都没有看破他的伪装，还给了多开了几天病假。

第二天的上午，我向领班请假，但无论我好说歹说，他就是不批。说公司的订货单多。你不知道上头抓得有多紧，除非你给病假单我。……

吃中午饭的时候，我走出公司的大门两脚生风地往医院跑……

我走进洗手间在镜子前一站，整顿一下面部表情，自觉已颇有几分病容。……

我走出诊室，把处方揉成一团扔进垃圾桶。领班接过我的病假单，无可奈何地说：

“你不会真的连休三天吧？”

“我不让你为难，我只休半天。明天不死的话，肯定来上班。”

“这样的话，病假单你拿回去，我准你假就行了！”领班说。

“领班大人，你这不是拿小的寻开心吗？”我哭笑不得。（页 139-140）

打工者所在的工厂，管理的机械与人情的温暖，在这段冲突中相继出现。尽管有休息三天的尚方宝剑，可是“我”不与他计较，说请假半天就是半天。打工青年的可爱、苦涩之处跃然纸上。清一色的义愤与控诉的打工故事，在此略显消解，互虐固有的意义与逻辑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可观赏性。

管理的机械而又伴随人情的温暖，这样的纠葛与亮点并不多见。冲突书写中，更多的是机械化管理带来的人性之暗伦理扭曲，施虐与受虐形成对抗的阵势。

周崇贤《关于未婚先孕》中的张牛大是这么一个喜欢“施虐”的人：

张牛大当了车间主任便不再是以往的张牛大了。他时常对昔日的兄弟姐妹叱五喝六。工人对他意见很大，但又敢怒而不敢言，因为车间主任有权叫车间里任何一个工人卷铺盖滚蛋，所以没有谁愿意去品尝一下“炒鱿鱼”的滋味儿。（页 49）

人一阔脸就变，这固然是打工者张牛大的人性裂变与卑鄙之处，然而透过叙事的显意而进入隐意，不难看出，打工者作为弱势群体，没有基本话语权，权利诉求途径缺失，整个社会对打工者的麻木不仁才导致受虐情况经常发生。张伟明在《现在打盹》也有类似的书写，反映了打工者为了生存，不得不忍气吞声：这个主任太可恶了，仗着自己有技术便处处刁难人，给你使绊子，巴不得你马上被老板炒鱿鱼他才痛快。要不是为了那三两米饭，老弟早和你痛痛快快地干开了。（页 140）

此外，师徒关系紧张，在打工现场也经常发生。师傅不愿意把技术教给徒弟，这固然有多种劣根性可以检讨，更主要的是师傅自身也是打工者，职业并无太多保障，以技术安身立命成为师傅们的最后依靠，因此保守着自己的技术优势而不完全传授给徒弟，就在所难免。这样的后果是年轻的打工者，因为技术不熟练容易出工伤，让人目不忍睹。林坚《阳光地带》对此有描写：

阿龙突然想起刚进车间的那一天，师傅敲诈勒索，只教了他5分钟，就让他自己干。弄得他手忙脚乱大汗淋漓，双手多处烫伤，又痛又辣，一个个水泡像只鸟蛋。公司里，谁都心知肚明。这个车间是座“炼狱”。一起招工来的，个个细皮嫩肉娇生惯养，没有一个愿意呆在这里。（页126）

打工世界其实就是一个江湖，理解了江湖的含义，看到分化为不同追求的打工者浪迹江湖，就能够理解这些工作上的冲突的存在以及书写这些互虐的意义。

工作上的冲突，其实也就是利益上的冲突。然而，还有一些利益冲突，也被打工文学作家凭着异乎寻常的个人发现，进行了清理与书写，这使得打工经验与打工故事越过贫乏，进入多声部喧哗。

有些打工者，意志薄弱，不思进取，迷失在城市的灯红酒绿中，又不好好干活，经常被老板炒鱿鱼。也不好意思回家乡种地或者待业，就混在城市，做起了混混，走上了黑道。被称为打工仔中的“烂仔”，为了地盘利益的瓜分，经常欺负在职的打工者，在“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生存哲学中互相残杀，反映了打工社会良莠不齐的混杂生态，凸显了打工社会伦理规范的缺失或扭曲。

周崇贤在《生存状态》中写道：一些靠敲诈勒索过活的烂仔，在每月工厂“出粮”之后，照例是要找些打工人敲诈一笔费用的，名称很动听，叫保护费。么金妹妹的工友，多半要交保护费的，而她却可以不交，也没谁问她要。她明白，这是因为有了么金哥哥的威名。（页128）也就是说，么金自己就是收保护费的烂仔，谁还敢向他妹妹收

费？据说交了保护费也不是一点用都没用，万一受人欺负，也可以寻求帮助。如果烂仔能够摆平，会尽量把事情摆平，由于山头太多，“四川帮”“河南帮”等等派系林立，有的事情也摆不平。

法制社会怎么能够容忍这样的黑道横行呢？该小说也给了答复，本研究在上一章也曾有分析，那就是滥权警察的不作为或者乱作为。打工者受人欺负去报案，警察接报，有空就会去把烂仔抓来罚款，并给以一顿狠揍，然后放人。这些烂仔出了派出所，就找报案人算帐，当然是变本加厉。这样的情势下，出于对利益瓜分的需要，打工者被同类伤害的事情，屡禁不止。这与社会的管制出了问题脱不了干系。

周崇贤在《打工：挣扎或者希望》还说到，在打工者找工作困难时，有些黑中介趁机浑水摸鱼，挑起是非，造成打工社会人为的冲突：

那会儿正是厂里招工的黄金时节，有一个姓李的家伙以每介绍一人进厂收取数百元不等的介绍费，正往里边塞人哩。据说那家伙以及他那名声不怎么好的老婆和车间主任关系特铁，两口子每年都可以凭这点本钱捞上万儿八千。

当时几百块的介绍费之于一个打工者是很大一个数。听话。其中一个姓陈的打工仔，因为手头钱不够，脸上笑得起了皱褶，好话说了几箩，最后打欠条终于进了厂，几个月后，不知是没钱还，还是想赖，总之将姓李的惹火儿了，找了几个烂仔，几砍刀下去血水乱喷，差点将陈姓打工仔送上了西天。（页 91）

导致类似“血水乱喷”的互虐冲突产生，一方面是国家依然存在根据户籍制度决定工作岗位的现象，同时对主要以打工者构成的外来人口的就业，设置很多限制，打工者在城市就业，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制度性隔绝，这就为职场黑中介，提供了可乘之机。此外，打工者的劳动权利得不到保障，造成各种潜规则横行、各种黑色利益泛滥。这种黑色利益的瓜分，带来打工社会的互虐冲突。很多打工者为了生存，不得不破财消灾，等于是变相容忍了这种利益的瓜分。当一个社会不能为弱势群体提供有效保护时，任凭黑社会组织性质的人，出面“矫正”江湖

并从中渔利，反映了国家管制的冷漠与失责。冲突书写表达了这种现实，承载了文学关怀底层的道义，建构了打工者与现实、时代的想象关系，作品的忧患意识与主题倾向深藏于它的情节体系之中。

二、性和情感的冲突

性是文学永恒的话题，爱情是青年打工者的追求与精神寄托。打工者对此不同看法、不同行为，往往导致剑拔弩张，话语冲突也常常从隐形转为显性，行为冲突也总是变得不可调和、冰炭不相容。相关冲突书写体现了打工者在两性观念上躁动不已的焦虑症候，彰显了作品人物不同的生活体验，为一部打工的历史留下多种意味深长的记忆段落。

妓女在西方国家，多被称为“性工作者”。在中国的主流话语中被称为“失足妇女”。在中国的民间，她们被称为“鸡婆”，现在多半叫“小姐”。在上个世纪 80、90 年代，很多来自农村的打工妹，因为种种主客观原因，转行做了城市里的娼妓，成为“鸡婆”。但是她们与传统文学作品中的妓女大有不同，有着打工时代自身的特色。她们是吃青春饭的打工者，无论文化修养、服务理念都与陈圆圆、苏小小、李师师者流不能同日而语。这些“性临时工”与时代、社会或者普通打工者之间的理念冲突，成为冲突书写的抢眼题材，

周崇贤在《我用我男人的热血为你饯行》写到老板的男秘书吴坤，为老板去风月场“飞天娱乐城”里找妓女潇洒。找到后，老板进“包厢”风流去了，他在门口附近瞎逛，等待老板“完事”，是个为领导拎包提鞋的角色。接下来，他被其他“鸡婆”视为潜在客户，而引发冲突：

“先生，先生，你不想吗？”有嗲得发腻的年轻女子向我挑战，我无能为力，免战牌高高挂起。

一个女子说又一个忠诚的门卫。另一个女子唾了一口：“一条狗，一条狗！”我猛冲上去，一把揪住那个出口成“脏”的女子，我大瞪双眼，怒发冲冠。“我是狗你是什么？臭娘们你个‘鸡婆’有什么可骄傲的？”鸡和狗，都不是人，我明白。……

“滚——！”我突然血红着眼大吼一声。小娘们落荒而逃。

同志们，我侮辱了一位和我一样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的女子。我真他妈的想抱头痛哭。（页 223-225）

性观念的冲突在于为老板“站岗”的男秘书被称为狗，而“狗”认为她们是“鸡”。都是打工者，都是为了生存而堕入风尘，差点大动干戈也确实事出有因。1980和90年代，中国社会风气的变迁也深刻影响到打工一族，传统的笑贫不笑娼思想固然还有市场，而后现代、性解放等新观念也蔓延在国门初开的打工社会。世风日下，这使得涉黄产业与在此行当打工也成为社会一景，对此情此景的书写也难以绕过。小说中男秘书吴坤、嗔得发腻的年轻女子作为社会共同的底层，平地起风波，这样的冲突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反映了打工群体共性之外的差异性。尽管小说中男秘书吴坤在冲突中看似维护了尊严、取得了胜利，但他同时认为“侮辱”了“和我一样”同为打工者的女工而内疚，这样的书写刻画了人物性格的多样性。

性观念的冲突乃至扭曲，导致作品主人公人性变态，行为乖张，这在周崇贤的另外一篇小说《关于未婚先孕》中，也有书写。性观念冲突书写从“欢场”转入“工厂”，逼近打工者群体生活的核心体验区，书写了一段灰暗的历史。

小说讲述了一个厂老板重男轻女，可是他老婆偏偏只生了女儿。后来，在他手下的策划下，他诱迫厂里的打工者张牛大老婆林七妹帮他生了一个儿子。“张牛大很快从一名普通劳工提升为车间主任，工资也涨了一倍”，住房条件也变好了，“有老板多方关照，他便和林七妹搬进了一个虽然陈旧但并不破烂的小院，两口子如此这般

地过着日子”。作为一个大男人，这样的升迁之路充满屈辱，感情上难以接受，暴露出“冲突”情状也就不难理解：

他回到办公室坐下来，越想越气越气越想，忍不住就狠命摔了一只茶杯，把同室办公的另外几个人吓了一跳。

“发什么神经？”一个年纪与张牛大相仿的副主任嘟哝了一句。

张牛大呼地窜到那人的办公桌前，啪地一巴掌拍在桌子上，恶狠狠地说：“你敢说老子发神经？”那副主任愣了一下，也不甘示弱拍案而起，四目相对像两只虎视眈眈的斗鸡。

办公室里的几个人过来劝阻，好说歹说把那副主任劝住了，可张牛大还硬着脖子不依不饶，若不是这时文小姐找张牛大有事相告，还不知要闹出个什么名堂。（页50）

在性理念的冲突乃至扭曲下，屈辱的打工，屈辱的遭遇，衍生出变态的疯狂。这其实已经不是打工者个人的悲剧，而是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推出的打工制度安排的结果。这样的冲突书写，不仅把打工社会的丑陋一面撕开一角，也把人性之暗、贫穷对人性的撕裂生动形象地表现了出来，文本被隐藏的深意也依稀可辨。

如果说，这种性冲突乃至扭曲，书写了反常的审美体验，现实生活中未必常见，经验的公众化程度也许不高，那么下述打工者的情感冲突书写，则带有较大的普遍性与广泛性，具有触手可及的真实感，笔触直指共同的时代经验。讲述了打工者各具特色的互虐故事。

林坚在《别人的城市》里写到主人公段志与齐欢的情感纠葛，并引发几种情态各异“冲突”，丰富了打工者情感冲突的类型，也展示了作者比较宽广的叙事视角：

我送齐欢到宿舍楼下，从车棚里推出自行车。阿彩突然从马路对面的树影里闪出来，像一只愤怒的狼跑近我身边。我还来不及作出反应，她就热辣辣打了我一个耳光。然后，飞快地跑上楼去。（页191）

阿彩为什么偷袭段志？因为她是个有同性恋倾向的“不对劲”的打工妹，她喜欢齐欢，看到段志和齐欢约会回来，醋劲大发，打段志出气。

“齐欢，那个阿彩好像不太对劲。”

“是不对劲。她常常搂我的腰，有一次她还吻我呢。当时我刚朦胧睡醒过来。”

“既然是这样，你少跟她接近，免得惹出麻烦。”

“我看过一本书，是讲监狱里的犯人生活的。在那样的环境里，男女犯人有好多有这种爱好和倾向，我不责怪她。”（页 181）

齐欢的解释，变相坐实了工厂管理的监狱化。也就是说，监狱式的工厂管理，使得打工者非常容易变得有同性恋倾向而“不对劲”。例如阿彩。⁴⁵当然，齐欢依然是异性恋者。

当段志发现自己爱着的工友齐欢，曾被另外一个打工者吴良因为发了点小财而“飞掉”（始乱终弃），感到很气愤，就去质询：

“吴良，我们算是朋友，我问你，你有没有搞过齐欢？”

“我以为什么事呢，你认真起来，挺逗人笑呢。”

“有没有？”我问。

“有！”……

“你应该娶她。”

“我干吗要娶她？她不外乎是看上我的钱，我知道。”

“你们都是混蛋。”

我突然挥出一拳。吴良往后连退几步，伸手抚着下巴，我转身扬长而去。半路上，吴良开着摩托车从我身边擦过，回过头狠狠地瞪我一眼，然后加大油门，开得飞快。（页 165-166）

这一拳加一句“你们都是混蛋”，其实也是骂齐欢遇人不淑，错堪情缘。在这样的感情纠葛下，齐欢最后又成了王总的姘头，这让主人公段志难以忍受。从爱情伦理来说，读者也不能接受这样的三角恋爱，所以作者最后“让”齐欢与王总死于非命，清零这笔打工者的情感孽债，也使得写在纸面上的情感冲突辞章，别有意绪。

⁴⁵ 同性恋被认为是对异性恋压迫、父权制度的一种反抗。有关论述参见吴素柔（1996），《压迫与反抗——台湾同志团体出版品的语艺分析》，未出版硕士论文，台湾，辅仁大学。

黎志扬《打工妹在“夜巴黎”》中写到女主人公容妮，“一个月前容妮收到一封家信，说家中老爸惨遭车祸已失掉了两条腿，一家七口，弟妹张嘴要吃饭伸手要穿衣，学费又贵，生活得非常艰苦”。生活的压力重如泰山，于是她白天在工厂上班，晚上瞒着男友去风月场做陪舞小姐，打两份工。男友易水寒所在的车间主任故意当众抖落此事来羞辱他，结果：

易水寒愣了，有种极难受极难受的感觉攫住他，他感到似乎受了生活的捉弄，受了爱情游戏般的讽刺。他不希望这是事实，他不相信容妮肯让别的男人搂着跳贴面舞。一颗男性耿直的心颤抖不已，易水寒犹如滑入了无底的深渊。……

“放手！放手！阿寒，你疯了？”

“放手让你去鬼混？你这个水性杨花的婊子，我有哪样不好？说，你说！今日我饶不了你！”易水寒一巴掌甩向她那张娇若桃花的脸，把容妮打得两眼直冒金星。（页 538）

男友易水寒不能容忍女友容妮，将她痛打一顿并加以肉体施暴。这也可以认为是两个打工者因为感情问题而产生的冲突行为。一方面反映了容妮的可怜，另外一方面也写出了男友的可恶。然而问题的根本，还是打工制度造成的对人的灵魂的扭曲，这是作品被隐蔽的深意所在。

周崇贤在《天上掉下个林妹妹》里，写到主人公“周三寸”为了保护女工友而不惜与人打架的故事，故事体现了打工者的正义与正气，为此一类书写增加了阳光的一面，提升了性与情感冲突书写的精神境界与作品的标高，呈现了打工者更高品味的生活经验，给打工文学带来一些新的品质：

小七来看我，告诉我说那个被我敲了一棍子的家伙被抓住了，且让我一棍子抡过去弄瞎了左眼。我想到那个瞎了眼的人，不禁心下戚然。原本，他也和我一样背井离乡，南下打工，彼此都是为了生活，却毫无意义碰在一起，拼了一回命！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我叹息。（页 16-17）

主人公的叹息，点出了打工者互虐的实质要害。打工者之间的互虐、伤害与被伤害，其本质是大时代的灵魂受苦，是“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并非阶

级对立对抗，应该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此类书写，既融汇作者个人意识与创造意识，也烙下打工时代的印记，具有较大的生活容量，表现的是打工社会生活的侧面和对打工者群体命运的关注，也是性和情感冲突在打工者生活中的表现与确证，渗透着社会的内容，显示着审美的特征。

三、文化和生活的冲突

如前所述，打工者文化水平参差不齐，从文盲到大学落榜生都有，打工者阵营分化也比较厉害。由此产生的矛盾，归根到底，源于文化的落差。再加上在城市遭遇文化屏障，充满了地位恐慌与挫折感。在此基础上的互虐冲突深刻地影响着打工者的日常生活，相关书写既有生活的时代气息与时代的生活蕴含，具有较强的时代脉搏感，也有不少值得注意的笔意。

黎志扬《无法潇洒》写到女主人公方华虽然是个打工妹，但是喜欢写作，还写了篇题为《嫁给广州》的小说。而她宿舍里的其他打工妹，就不那么上进了，由此产生纠葛。一次，方华发现她床上有瓜子壳，就问：

“谁把这些壳儿扔在我的床上？”

湖北打工妹静儿说：“鬼知道，我们回来时已经有了。”

我知道她在撒谎，更火了，明了一句：“不是你们是谁？”

贵州打工妹蓉儿平时牙尖嘴利，不屑地说：“你不要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啊！”

“难道我冤枉了你们？不要脸！”我气呼呼冲着她们骂道。我愤怒的时候什么都敢说。

姐妹们七嘴八舌，极力反击：

“我们不要脸？你才不要脸！经常到市区去，半夜三更才回来，干哪样？”

“是啊，深夜还躲在床里亮着灯，发骚的写什么情书，影响咱们睡觉。”

“明天就到办公室告你，说你偷电用！”

“不要脸的女人要嫁给广东咧，写那么厚的情书……”

我真想哭。我觉得和她们有着一段无以言表的文化距离。（页 541-542）

工友偷看了方华写的《嫁给广州》书稿，还以为是情书，这样的文化差异还真的不能同日而语。最后，为了避免冲突进一步升级，方华搬出宿舍，另外租了个小房子，继续在夜晚工休时读书写作。这段书写，其表面指涉不过是打工妹之间的一段争执，其内在企图，表达的是打工者与环境抗争的不易，环境与同伴难以认可一个普通打工者的向上追求，也很少给这种向上流动的打工者以机会。主人公方华面对周遭不理解无可奈何，而同伴找不到具体的理想去奋斗，也没有可识别的对手以虐待，于是方华成了她们群起而攻之的对象。类似书写不仅发人深省，也能够激发读者的审美同情心。

文化和生活的冲突导致互虐，始终贯穿在打工者的成长中，并给他们带来一定的精神痛苦，对此，李灵灵（2011）博士毕业论文里有一个说明：打工者“他们所处的城市空间和其所看到的城市，和大众传媒所标榜的都市形象、甚至最初的想象，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尽管城市就在窗外，‘流金溢彩’像‘天堂’一样美，但对他们来说，也像‘天堂’一样‘遥远’。因为他们活生生的城市经验告诉他们：他们是被城市排斥、驱逐、边缘和隔离的群体。”

换言之，这种文化乃至生活的冲突，其来有自，与打工者所处的环境密切相关，与打工经历如影随形，成为打工者的集体记忆。

林坚在《有个地方在城外》写到主人公章承启，在“工厂文化”的熏陶下，经历着的种种人生变化，遭遇到的种种互虐型冲突。作为一种想象和叙述，这样的书写丰富了城市文化的混杂性、游移性，也揭示了某种制度漏洞以及城市文化屏障之恶、人性之暗。

主人公刚到到星光公司上班，被要求交一张照片给人事部，照片必须严肃。但是他刚找到工作，心情很兴奋，面对照相机镜头怎么也严肃不起来，一起陪他去照相的同事火了：

我总是忍不住脸带微笑，后来他突然啪啪扇我两记耳光，十分严肃地对我说：“你千辛万苦骑着车来到这，是旅游吗？你要是想在星光公司干，你就不能笑。星光公司不相信眼泪也不相信笑。你这样子永远也不合标准，人事部不会永远等着你交照片！”（页 75）

想在公司干就不能笑，公司不相信眼泪也不相信笑，这样的“打工文化”“工业文明”让初来乍到者适应不过来，吃了两耳光。等他经过打工历练媳妇熬成了婆，从天真走向了世故之后，又对其他新员工摆资格、大眼瞪小眼了：

陈少雄瞪着我无话可说。

“你瞪着我干什么，想跟我打架呀？”我有心治他。

“你看你怎么说这话了？”

“我烂命一条，可不怕你！”我说。

陈少雄倒在床上无精打采闷闷不乐。过了一会儿，坐起来仿佛自言自语：“呆在这个鬼地方，真他妈的不痛快。”

我听了偷偷发笑，但不理睬他。（页 122）

这样的“青工”与“老油条”的打工文化差异，透露出打工者的城市经验与体验。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往往起源于差异。打工文学中的类似这些冲突，实证了一种存在，那就是打工者心态的暴力化，互虐冲突的经常化，与打工者底层境遇、在城市遭遇文化屏障即使不存在不可排除的唯一相关性，至少也有因果关系。

打工者文化的差异性，有时还表现在互相看不起，因而导致肢体冲突。张伟明在《大吹口哨》中，写到负责广告文案的段均，看不起负责广告图案“蚊子”，把他的画撕了：

看见他那得过一等奖的画被撕成碎片色彩缤纷地洒在地板上时，他扑上去和段均打起架来。他大骂段均是杀人犯，后来他发现打不过段均时便钻进蚊帐里像蚊子

一样哭了一个晚上。以后他不知从何处弄回来一本厚厚的发黄的武功书，他发誓要报着一箭之仇。（页 144）

这段叙述寥寥数笔，书写了打工生活的复杂性与挫折感，读起来也有些生活味。其实，联系上下文，不难发现，段均之所以矮化“蚊子”，撕他的画，目的在于建构自我的优越性。其性格特征既是单一的，又是鲜明的，像一个精神的刺，存活在打工者的矛盾关系之中。

在打工文学中，打工者既有建构自我优越性的理想，又被城市排斥、驱逐、边缘和隔离。这样的矛盾境遇，导致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常常愁肠百结，借酒浇愁，借酒滋事、互虐、冲突，愤懑发泄在文学作品中极为自然。打工者与酒有关的生活冲突书写值得描述与分析，从中可以找出时代、社会与文化想象投射在文本中的深层意义。

打工青年喝酒“撒野”的故事经常发生。

“喝酒是常事，经常醉醺醺半夜三更被朋友架回家。有时喝醉了酒，一群人半夜三更走到海边，大笑、大叫、大哭，听崔健的摇滚。心中有太多的理想，但找不到通往理想的路”，“喝醉酒，或爬上树去，或把寻呼机扔进旁边荷塘，或把酒往头上倒。我们从晚上七、八点喝到次日凌晨四、五点，记得和一家报社的记者们喝酒后打过架，记得酒后在宝安的大街上顶着狂风暴雨踢翻一路的垃圾桶……”（王十月，2004）写的就是打工者借酒浇愁的生活。“喝酒后打过架”成为互虐冲突的点睛之笔。酒精带给他们暴力，补偿了他们在日常打工中所缺失的反抗意识。尽管这样的反抗并没有明确的敌人，而不过是“一路的垃圾桶”，但是这种打工现场的生活原生态图景，具有一定的标本意义，打工者群体命运的书写映照了中国那段历史。

张伟明在《大吹口哨》里也有一场“冲突戏”因酒而起。段均因为暗恋着的女友据说是去什么山沟里开什么春游笔会迟迟不归正烦恼，“蚊子”因为总经理要他写检讨并罚做勤杂工两天也在生气，然后两人借酒浇愁，酒后打架。

段志看见他（指“蚊子”）身上竟慢慢飘出难以觉察的紫色雾来。这紫色雾带着浓烈的酒味充斥着整个房间。快要入睡的段均吸到了这气味，很快他的五脏六腑慢慢变得火辣辣起来。……出现这样的幻觉说明段志醉酒了。

段均从床上爬起来，走到“蚊子”面前。“蚊子”好像感觉到他的到来，他慢慢睁开眼睛瞄了段均一眼，然后扑过来，用他那小而硬的拳头给了段均的下巴一钩拳。段均听到自己下巴“咔哒”一声发出声响，他恼怒地呻吟了一下，对着面前“蚊子”的小腹上狠狠地还击了一拳。但这一拳却打到了空气里。“蚊子”微笑着看着段均，当“蚊子”又准确地把拳头击打在段均的小腹上时，段均喉咙里发出“吐露”一声响便扑到在地板上。

早晨，段均从地板上爬了起来，他摸了摸下巴发现没有什么不妥，他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摔倒了床下……他赶忙钻进了蚊帐里。他又摸了摸，没有什么不良感觉的下巴。妈的，怎么摔到床下去了？（页 122）

两人打的都是“醉拳”，不具有很强的杀伤力。那么，写这些情节有什么意思呢？除了表现打工者的平常生活外，其言外之意在于，打工者面对种种烦恼，无以宣泄，只好借杜康为自己解忧。文本背后的意识形态与文化意涵表明：打工者的反抗其实就如他们的“醉拳”，对于社会这个庞然大物而言微不足道、无伤大雅。这样无力的挣扎与抗拒，其实正是所有底层劳工困境的真实写照。

林坚《有个地方在城外》说到主人公“章承启”所在的星光公司聚餐喝酒，引发一场做人的理念之争。星光公司因为管理有方，得到总公司“永恒集团董事局”的交口称赞。“我们的秃头经理”“心情空前绝后的美满，像个微笑使者碰见谁都不分青红皂白地送上一打半打微笑”，“他又吩咐人去新世界娱乐中心的永春宫大酒楼包下半个楼面，犒劳全公司的白领们”，“经理说，菜自己点，饮料也自己点”。公司今晚要请客，大家都高兴。

和章承启坐一桌的，都是厂里流水线上的领班，通俗地说，就是管流水线的，地位比流水线上的操作工高一些，还是打工的，多半是打工者里表现比较好而升任领班。这些领班因为也是打工出身，很少有机会在这样的大酒楼吃饭，坐下来也很拘束，不敢点菜可能也是不会点菜。章承启例外。他拿起菜谱，居然点了人头马！

经理端着一杯啤酒，笑吟吟地走过来，看见桌上立着两瓶人头马，不禁一愣，随即就笑哈哈地说：“嗨，你们真识货呀，来来来，我敬大家一杯！”经理暗中生气或者心痛是肯定的：我经理都喝啤酒，你们员工居然点人头马，要败公司的家是不是？

经理一走，坐在我对面的 QC 部领班就埋怨说：“都是章承启干的好事，我原本就不喝酒。”……

“要不要我跟经理说，你没喝这洋酒？”我问。“这倒不必。”他一本正经地说。“知道你这副德性像什么吗？”我一本正经地问。“像什么？”“像条狗！”

发展到人变畜生这步田地，他们就不再冷眼旁观了，纷纷劝道。（页 181）

这其实就是互虐，在章承启眼里，QC 部领班就是一条胆小怕事的哈巴狗。而且当着大家的面这么说他，看得出主人公章承启这个打工者的硬朗的性格。作为一个有意义的叙述，其内在指涉还是打工者在暴力压制后的利益收买面前的尊严问题。作者由一个完整的叙事，以一种低烈度的方式，呈现了打工社会的冲突与矛盾，展开想象的现实与经验的现实的双重书写，争论的深度与广度上，都拓展了写作的生活边界。小说中的软骨头与硬汉子的这种软硬之争，其实就是做人的理念之争，尽管在某种意义上总是不能圆满地争出结果，但是稳定价值立场的存在，还是可以从笔锋笔意中找到足够的说服力。

总之，打工者之间的互虐冲突书写，“还原了生命个体的真实，揭开了被法律、舆论和所谓道德所遮蔽的原始的真相”（张清华，2007：62）。它并没有承担太多主旋律的宣导功能，而是从当代人写当代事出发，以特有的审美经验和写作

素材，以现实主义直陈其事的再现手法，展示了打工社会的混乱对打工者个人心灵的影响，而心灵的被压抑又导致打工者行为具有冲突性，人际伦理关系备受考验。打工者沟通理性和沟通能力相对缺乏，普遍的打工社会伦理规范并未广泛建立，打工者在这种环境下产生的各种群体内部的冲突，不能笼统称之为健康社会的“病态”，也不是对与错可以简单评价的。对打工者互虐的关注，经过并不复杂的文字转换，最终形成的冲突书写，在一定意义上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和都市文学观照底层社会的视野，也为寻求消除冲突的社会机制提供了努力的方向。

第二节 打工者的趋避冲突书写

德裔美国心理学家库尔特·勒温（Kurt Zadek Lewin）从行为动力出发，认为冲突主要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双趋冲突、双避冲突和趋避冲突。所谓“趋避冲突”（approach-avoidance conflict），是指个体对同一目标物同时产生两种动机，一方面好而趋之，另一方面恶而避之（张春兴，1977；506-508）。有学者用实验检验了趋避冲突的存在，训练一只饥饿的小白鼠跑去吃食物，在它饮食时轻轻电击它，使小白鼠产生逃离倾向。在饥饿与电击下，小白鼠同时产生“趋近”与“逃避”两种矛盾动机、牵扯力量与行为倾向。

美国社会学家科瑟尔（L.A.Coser）在《社会冲突的功能》（1956）中最早使用了“冲突理论”这一术语。提出了冲突的五项正功能，认为在一定条件下，冲突具有保证社会连续性、减少对立两极产生的可能性、防止社会系统的僵化、增强社会组织的适应性和促进社会的整合等正功能。德国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也认为，“一个完全融洽和睦的社会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社会永远包含着冲突与憎恨的因素，爱与恨、和睦与冲突等相对关系，这是使一个社

会继续存在与发展的因素。因此，冲突并不完全是破坏性的，它也具有建设性的社会功能”（林孟熊，2003；31）。

趋避冲突过程，也就是趋利避害的过程。趋利而避害，则有建设性，属于正功能；趋利而不得，避害而不成，这种冲突就具有破坏性，谓之负功能。趋避冲突书写并非激进文本。

打工者的趋避冲突，就是指打工者，对去城市打工充满向往（趋），在打工过程中遇到挫折，又渴望回到家乡或者跳槽去别的地方（避）。这种心理冲突伴随着去与留、趋近与逃避、坚守还是放弃等行为调节，成为许多打工者经常无法避免的现实面对。职场上尽管人人都可能遭遇趋避冲突，但是从发生的概率来讲，国家雇佣人员、自雇人员发生趋避冲突的几率远不及打工者。国家雇佣人员准入门槛高，职业稳定，工资福利保障好，人身依附于体制的关系紧密，即便遇到不顺心的事，也很难轻易跳槽。自雇人员因为前期投入大，获得感强烈，盈利前景明朗，也不会轻易关门歇业。而打工者，受雇于人，工资福利低廉，社会保障脆弱，劳资关系紧张，职业稳定性差，很容易受伤害，主动或者被迫离开的动机经常十分强烈。因此，打工者的趋避冲突，具有普遍性广泛性，对此进行书写，有意义的材料多，文学的精神底气足，经验的公众化程度高，容易从现实真实走向艺术真实，也能够体现打工时代的躁动和喧哗。

由此观察打工者个体的趋避冲突的正反两面，反方面固然是冲突带给打工者太多的精神痛苦和两难抉择的迷惘，趋利而不得，避害而不成，依然属于异化的一面。但是，正方面也不容忽视，其在某些方面表现出的价值、目标、益处，不但具有正当性和社会功能的建设性，而且这种冲突呈现正功能（积极的建设性作

用),有一定的正面意义,例如面对挫折,迎难而上,趋而不避,或者,趋得利而避了害,属于打工者人格升华的体现。

在打工文学中,打工者在趋避两难选择之下,一方面遭受心灵煎熬与精神迷茫,不知何去何从,徘徊在城乡两域,成为时代的候鸟,在底层化的基础上更被边缘化。另外一方面,不少打工者在冲突中趋利而避害,进取而不是逃避,选择了留在打工所在城市继续奋斗,而不是盲目回家或跳槽。使趋避冲突得以不断调和且正功能起主导作用,这对打工者的精神向上起到一定的引领效果。打工文学透过文本叙事,书写这些趋避冲突正、负功能影响下的人物故事,突破了对底层叙事的传统理解与文学惯例,呈现了打工文学多功能性与多指向性。

一、负功能的趋避冲突

趋避冲突的负功能,也就是它的破坏性功能,趋利而不得,避害而不成。这种书写,多关注趋避冲突对打工者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更简单地说,其笔锋所指都是趋避冲突带给打工者的痛苦、迷茫与忧伤,属于伤痛书写与忧愤之作。从篇幅上梳理,五个火枪手等人的作品中,趋避冲突的负功能书写比与之相对的正功能书写为数要多,这也符合那个时代的生活真实,吻合了马尔克斯认为小说具有“一种破坏性的职能”的论述。

城市无疑为打工者提供了更多机会,使得“东南西北中,发财去广东”之类顺口溜风行,大规模人口迁移现象发生。另外一方面,户籍制度等一系列与之相关的制度安排、强权对打工者的攻击与打压,给打工者造成身心伤害,许多打工者萌生“逃离北上广”(北京上海广东)的倾向或行为,做打工时代的“退票者”。

这无疑就是心理伴随行为上的趋避冲突。这种冲突，更多的是抑制了打工者城市融入进程、人的全面发展与涅槃新生。

没有自身主体性的客体是可悲的。在五个火枪手的作品中，这种打工者被主流话语客体化，受到全面性压抑与扭曲，被社会排斥为“他者”，引起打工者“趋避冲突”而无法解脱，产生各种不良情绪的语言刻画、情节描写与人物塑造，非常普遍。

五个火枪手中，林坚是较早用作品阐释趋避冲突的，或者说他的作品较早表现这种两难冲突。他的《别人的城市》等作品，将书写背景放置到中国的城乡巨变之中，主人公的身份认同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挤压，产生了强烈的“趋近”与“逃避”两种矛盾动机。《别人的城市》中的主人公段志，从小县城来到经济特区打工，在大都市的欲望环境中沉浮，所爱的女人被强势资本吞没，情感与身心双重受挫，不得不离开城市回到故乡凤凰城。在打工者看来，城市是别人的，自己只是个过客，不如做打工时代的“退票者”。然而经过城市洗礼的他回到原籍后，又不能适应传统乡土的原有生活。在老家，他成了亲友和土著眼里的异乡人，最后在万般无奈中还是返回城市。这种往返于城乡两域的故事，不要以为是打工者的心理与意志的脆弱，如果不是一系列与之相关的制度安排、攻击与打压，谁也不愿意做现代化进程中的候鸟，在新与旧、客与主、城与乡的纠结中徒劳盘旋。

联想到香港作家西西的小说《我城》，为什么香港的打工一族视他们所在的城市为“我城”？而内地大都市的外来工，却有强烈的“别人的城市”的感觉呢？这主要还是制度安排的结果。就算中国大陆现在有所谓积分入户安排，但是条件

也相当苛刻。⁴⁶ 何况 1980 和 90 年代？绝大多数打工者在打工的城市享受不到同城待遇、市民待遇。老家又日益衰败，鲜少工作机会与生活出路，打工者只好又折回城市，继续所谓的“社会再融入”。这就是典型的趋避冲突表现。这种冲突来自于打工者自我的囚徒困境，根源在户籍制度，以及城乡户籍二元对立后的“城市土著-外地人”国民待遇的差异。

周崇贤《青春无注释》中是如此感叹这种“趋避冲突”的：

今后，我们这些打工者回去该怎么办呢？我见过好多像陈剑一样下定决心返回故土，不再漂泊的青年朋友，但当他们走进故乡的生活，就像走进了一间潮湿憋闷的屋子，立即就不舒服起来，只好赶紧退出来，站在屋子外面再看那间屋子时，屋子是陈旧的也是亲切的，但他们已不再犹豫，挥手与那古老的屋子告别，毅然离开了曾经朝思暮想过的故土。（页 201）

这段书写所反映的冲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它为打工者的此在提供了注释（异乡打工），为当下想象未来（衣锦还乡）。打工者身体的远游与精神的回家，构成趋避冲突书写的张力，既平常又令人难以释怀，具有精神地理学特征，隐含着强烈的对故乡与异乡的双重伤怀，照见的是一个打工者自我忧郁的灵魂。

趋避冲突并非只被林坚、周崇贤所发现所感受，五个火枪手一代的作家，几乎和整个打工族群一样感同身受，趋避冲突几乎成为了集体记忆与公共书写。

安子的诗歌《边走边唱》表达的，差不多是同样的矛盾与牵扯：

不要问我来自何方，不用打听我的去向 / 匆匆的脚步，穿过大街小巷 / 匆匆的脚步，走进人海茫茫 // 昨日豪情地老天荒，今天路程山高水长 / 都市的雨季，打湿我的幻想 / 都市的雨季，浇灌我的希望 // 流浪流浪，这个打工的少年郎 / 流浪流浪，这个打工的少年郎 // 不管漂泊的脚步在哪里靠港，我也要边走边唱

⁴⁶ 积分入户指外来务工人员积分入户核准分值达到一定值后即可申请落户城市。积分入户有利于增强打工者对工作所在地城市的归属感。但是门槛很高，多用于被雇打工者，对于自雇打工者（例如摆个地摊卖杂志的、修皮鞋的）来说，基本不适用，涉及到买社保的问题，非常复杂。不买社保，基本上不能够积分入户。而购买社保的条件有利于被雇打工者（有雇主单位缴纳大部分），不利于自雇打工者（完全自费）。

这首诗歌，被谱曲后，通过媒体的传播、歌手的演绎，成为流行歌曲，在打工族群中广泛传唱。尽管表面上这首歌词还是阳光积极的，但是蕴含其中的打工无奈、忧伤、漂泊、流浪，并不需要过多阐释已经一览无余。边走边唱只不过是夸张手法展现打工者的生存现状而已。一个国家有太多的国民无奈、忧伤、漂泊、流浪，这样的现实，反映这种现实的文学作品，都将成为民族志的一部分，如被集体遗忘，或许是一种更深的“民族公耻”。

张伟明在长篇小说《无所适从》里，借主人公海藻之口，表达了打工者趋避两难、惶恐不安、不知路在何方的心态：

在这个散满阳光的城市里我是不应该得病的，而我却不知道自已得了什么病。……我到底是这个城市里的什么？是个流民？是个自由撰稿人？是个失业者？是个闲人？是个夜游患者？是个痞子？是个懒汉？是个行吟诗人？是个道德沦丧者？（页 8-31）

小说所描绘的打工者作为城市边缘人的生活影像，为书名“无所适从”提供了与之相匹配的注脚：身为农村户口却在都市谋生的非农非城、亦农亦城的打工者，灵魂无处安放。这段书写，既是对不合理制度的反思，也是对一种匿名生活的见证，带着深切的个人感受，其意义超越了底层本身。

张伟明的另外一篇小说，题目叫《我不能回家》，同样表达了一个外出谋生者，在城市与家乡之间趋避两难、无所适从的“打工心态”：

客车像梦一样朝着一个叫家乡的地方驶去，而远离了的那个城市却像梦一样走来。（页 17）也就是说，人虽然上了回家的车，可是曾经流过自己血汗的打工城市，却又难以割舍。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愫，这与打工者无法在城市落户的政策有关。当然也与打工者个人体验有关：望着眼前一幢幢像外国人棺材般的厂房，我他妈浑身不舒服，（页 6）一个人像野狐般在这城市过了差不多一年（页 7），这样无依无靠的人

刚来深圳时很多晚上是在荔枝公园过夜的，（页 8），没找到工作，没钱住旅社，就露宿公园。人家刚来深圳时身无分文，我却来深圳四年后身无分文，（页 8），自来这城市后我整个人都不是原来的了，（页 10）在这个城市生活，有些事情要学会不去想，（页 10）要这世界洪水滔天天崩地裂那会有多热闹。（页 4）这些渺小的声音反映了打工者内心的剧烈冲突。

这最后一句，与周崇贤在《心情不好》中的那句愤慨似有异曲同工之妙：面对这个世界，我活得非常压抑。有时我甚至会极端地想，为什么不爆发战争？血与火的洗礼，也许可以证明我生命的价值。而在城市里，除了待业和打零工，我什么也不是。（页 87）两厢对比，一种互文性关系建构毋庸置疑。

张伟明在《我不能回家》里最后写到主人公回到家乡，发现老婆已经红杏出墙，感到十分尴尬与难堪，只好再度出走：我就这样走着，我不知道我要去哪里。是回到莉莉的那个城市？还是别的什么地方？雨水从头发滴落，流进了眼睛，从我眼里也好像有什么流了下来。我转过身，用手揉了揉眼睛，我向着那陈旧的车站走去，这条老街虽不宽，但却显得很长。（页 25）莉莉是主人公在都市打工时认识的红粉知己。换句话说，因为外出打工，夫妻不能团聚，两人差不多都在感情上出轨，美好的家园幸福的往事一去不回。留给打工者的只有不断上路。用作者的话来说：“不知为什么，自己讲的故事使自己心情沉重。”（页 13）无论如何，主人公在这个生命流转不定的大环境中重新出发，也需要一种生活的勇气，表明他至少对生活的热情未灭，对梦想的追求也没有终结。

黎志扬在《禁止浪漫》中写了主人公从四川来广东打工，做起了锅炉工⁴⁷，也沉浸在趋避冲突的折磨之中而心事重重：

⁴⁷ 锅炉工（Boilermakers）是锅炉司炉人员的简称，是操作锅炉这种特殊设备的特种技术作业的专门人员，从业者需要考获蒸汽锅炉工操作证，锅炉工工作环境高温、高风险。

椰树后面是金黄色的背景，千帆晚归，一派美好的景致。虚幻的思绪延续归家的路。如果说无家可归是一种可怜，那么有家不想归或不能归，则是莫大的悲哀。为什么要离开家园离开双亲离开被称之为天府之国的蜀地而来寻觅某种程度上的富有呢？我说不清楚。（页 98）我不想再在南方混下去，否则我一辈子都会在孤独的怪圈中饱受折磨。（页 130）

故事主人公内心的纠葛其实也是时代之伤、家国之痛在生命无名角落的投射。作品人物誓言要完成一次从情感到生活的大逃亡与突围，反映的是打工者在变革的时代对个体命运的积极思考。

亿万打工者把青春、智慧、汗水奉献给了都市的繁荣，却因为制度因素无法在城市立足，不得不打道回府或者继续流浪到别处，这是现代化的必然代价，还是现代化的陷阱？打工者既无法回避现世与打工的欲望，又不愿臣服于此，内心充满矛盾感与分裂感。这种趋避冲突带来的心灵挣扎与精神抗争，为此一书增添精神上的刺痛感。

打工文学中关于趋避冲突负功能影响下的叙事，是言已及义、言已及物、言已及心的写作，反映了打工生活中那些被主流社会所忽视的无奈、彷徨与无声的悲怆。对作品里的打工者来说，无法在城市立足的因素很多。就如一个非移民国家，不可能接受外来移民归化为公民，外劳几乎永远是外劳。可是中国的打工者在自己的国土上享受“外劳”的待遇，这无论如何都是国家政策法规的顶层设计之殇。文学应该为打工者的“在地市民化”“社会再融入”提供精神意见，发出底层的声音。此外，小说从本质上讲是世俗的，故事怎么讲固然重要，而讲了什么，什么没有讲更值得思考。从上述引文中，不难看出，趋避冲突负功能影响下的书写参与了关怀打工者命运的类似思考，作品中的生活画面与其所反映的社会现实，构建了一种批判性反思。

二、正功能的趋避冲突

趋避冲突的正功能，也就是它的建设性功能。在这里，冲突已不复为传统意义上的冲突，内容已被置换。正如上文所引，在一定条件下，冲突具有保证社会连续性、减少社会对立、防止社会系统僵化、增强社会组织的适应性和促进社会的整合等正功能。在许多打工者看来，和在城市遇到的那些矛盾冲突相比，哺育他们不断长大成人的都市文化更为珍贵。因此，这种书写就蕴藏着这样的社会与审美内容：故事主人公面对自我的趋避冲突，趋而不避，透过努力，奋发向上，取得命运的转机，趋利而避害，客观上减少了与社会的对立，防止打工精神状态的僵化、避免精神沉沦、增强对打工所在城市的适应性、促进与打工社会的整合，促进更合理、更人性的社会秩序的建立，体现趋避冲突的建设性作用。其笔锋所指多是趋避冲突带给打工者的正面影响。五个火枪手等人的作品中，趋避冲突的正功能书写虽然为数不多，但是其审美形式、文本组织和话语结构，都具有标杆意义，也为时代所需。

趋避冲突的正功能书写也可是认为是一种导人向上的正面书写。正面书写之重要，也被夏志清（2005：189）所认可：“乡土文学假如专写贫困社会的丑恶面，就一无足观了。只有在看似绝望的生活里，找到了希望，找到了相濡以沫的爱，这才是真正的‘人的文学’。”打工文学也是这样，除了要写打工社会的丑恶、贫困外，也要给人希望，要写出太阳底下更多的新鲜事，要具有影响人心的正面力量。例如，打工者在趋避冲突中的新生，就能够在精神上说服读者。换言之，冲突书写不仅限于底层苦难叙事，更体现上进、奋斗、拼搏的时代精神，化冲突为动力，不避而趋，趋利避害，超越故事层面，指向精神高度。

如果说，打工文学在打工者与强权的冲突、打工者之间互虐冲突、趋避冲突负功能影响下的书写中，写的多是苍白现实，是直陈诗（Poetry of statement），那么在趋避冲突正功能影响下的书写，则是充满向上精神的诗意梦想，是蕴藉诗，是更有滋味的结构，充满了对精神重建的向往。

从苍白现实，走向诗意梦想，也符合不少打工者的成长轨迹。大浪淘沙，打工者也出现分化。大部分打工者通过自身努力，走出了经济低谷，通过形构主体性，社会地位也有所提高。官方意识形态藉由自身社会治理的需要，也对打工者不断进行文化身份重构。打工文学在控诉式书写的同时，出现了励志式书写；冲突书写从悲情诉说/“造势”为主，逐步过渡到改写命运/“造梦”的新样式。作者将作品人物经过趋避冲突调和后所释放的正能量，蕴于冷静客观的描述之中，把更积极的主题思想留给读者去揣摩、感悟。

易言之，作者通过太阳意象书写、崭新的经验世界的叙述，让作品人物最终战胜了心魔，内心的紧张状态达到新的平衡，趋避冲突的正功能和建设性作用不断体现。这种书写承载了作者的梦想与追求，具有反映实际生活的价值和导人向上的教化功能。

分化后打工者，有很大一部分觉醒派在趋避冲突中，认识到无论是去还是留，都有意义。更重要的是，他们并不认同制度刻板成规，而是努力告别旧认同、形构新主体，追求新的身份认同，发展出打工者新的主体性，减少了与社会的对立，促进了自我与社会的整合。五个火枪手等人的冲突书写及时记录、塑造了这些趋避得当、反抗厄运、反抗污名、形塑新我、凤凰涅槃的故事与人物，成为打工文学的励志篇章，鼓舞着打工者努力向上流动——谁升起，谁就是太阳；每个人都有做太阳的机会。这正如学者张颐武（2006）的判断：“他们并不绝望地走向社

会的反面，也并不激烈地抨击当下的生活，而是在困难中相互慰勉，在挑战中从容面对。”这是打工者不断成熟的表现。

在五个火枪手作家当中，安子在正面书写中，成果最丰，把打工者的客观社会地位与主观生活体验表现得淋漓尽致。她以“微笑看世界”的视角，对城市采取相对认同的态度。如她的《青春驿站》大都以较为理想化的笔触，展现现代新城给打工妹提供的机遇，以及在“都市寻梦”中实现自我价值的喜悦，呼唤“每个人都有做太阳的机会”（杨宏海，1999）。五个火枪手等人，以自身的主体建构、作品人物的主体建构等方式切入趋避冲突，展开创造性书写，为读者传递着“我要扼住厄运的喉咙，它不能使我屈服”、“城市也是我们的”等激动人心的主旋律，为底层叙事增添亮点，具有影响人心的正面力量，体现了打工者人格的升华。

（一）正功能趋避冲突下的“太阳”意象

尽管趋避冲突对打工者来说无以逃避，但是冲突的正功能也不无裨益。在此正功能语境下的“太阳”意象，为打工文学增添新意。安子等人营造的“太阳”意象，是冲突书写中一种典型和经常出现的意象，引人注目。其实，以“太阳”为意象的文学作品，古今中外都有。在“每个人都有做太阳的机会”启发下，安子等人在众多打工文学作品中，不断营造太阳意象，以鼓舞打工者：不逃避，不放弃，抬头看路，面向阳光，做时代的弄潮儿，青年创造打工新时代。

太阳意象出现在打工文学中的社会原因和文化原因，比较复杂。一般认为，官方意识形态藉由自身社会治理的需要，希望阳光正面的打工者形象能够出现在文学作品中，愿意看到打工文学充满阳光温暖的色彩，以鼓舞更多打工者为改革开放与国家现代化建设服务，淡化对权力话语的抗拒和抵制，营造新的文化想象。

这与韦勒克（2005；108）所言“所有的现代政府都在不同程度上支持和鼓励文学”有相似之处。

另一方面，打工文学自身的不断成熟，也产生了新的审美需求和价值重估。作为具有教化功能的审美意识形态，打工文学要激发打工者心底的集体无意识，张扬道德理想主义，框定新的价值规范，让打工者积极面对人生的苦难与生存境遇，蜕变出新的主体，重建自我的文化身份，反映打工社群的主旋律，鼓励打工者减少与社会的对立，越过趋避冲突，完成社会再融入。

安子在《深圳农民工》中写道：故事和情节，是一片无边无际的蓝 / 从今天起，做一个深圳人，给未来写一封信 / 太阳，每一天都为你而升起

安子在诗中号召打工者“做一个深圳人”。尽管没有深圳户口，法定意义上根本不算深圳人，但是，为了减轻打工者对户籍制度的不满，诗人承担了主流话语一般的教化与劝勉责任，起到调和趋避冲突的作用，她希望大家不要过分计较法律身份，既然在深圳打工，就做一个没有身份的深圳人也不错。而太阳不是为强权升起，也为弱势打工者升起。心中有太阳，人生的故事和情节，就会和蓝天一样晴朗，而不仅仅是乌云与暴雨。这分明是给打工者打气，希望大家防止精神僵化、避免精神沉沦，促进社会融合，减少对立情绪，体现建设性作用。

林坚在《有个地方在城外》写到主人公章承启到深圳找工作，太阳意象明显：

街上贴的各式各样的招聘广告，像东升的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我随时随地都作出拥抱太阳的姿势。（页 62）一方面说明大城市就业机会多，每天都有新的招聘广告，另外一方面是说主人公随时随地关注招聘信息，以便谋求一个饭碗。这是打工者在城市生活的常态与缩影。这里是一个较量场，处处都充满着竞争隐藏着竞争。你要在这里生存下去并且企求活得像个人样，你就要竞争竞争竞争！所以你要阳光一般的

充沛的竞争能力以供你的消耗。(页 64) 在这里,作者把在大城市奋斗的打工者竞争能力的充沛比作阳光。这叫先苦后甜,所以我和你都不必失去信心。明天明天明天只要明天来临,就要坚信我们能从地平线上升起!(页 64) 不必失去信心,就是对趋避冲突的正面响应。作者这样写,体现了一种责任感与写作伦理。正如韦勒克(2005: 101) 说的那样:“一个作家应该圆满地表现他自己时代的生活,他应该成为他的时代和社会的代表。”

这当然并不是说,太阳意象出现在每一篇打工文学作品中,而是说一种向着太阳奔跑的新的主题思想开始在打工文学中弥漫。⁴⁸ 打工者不能总做边缘者、异乡客、愤怒青年。即便在社会的宏观制度不理想的情况下,打工者也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在感情上与价值意义上重新看待自己,在主观上有新的自我界定,而不苟同于制度性身份。这种自我意识的觉醒,能促进打工者自主意识、个体意识、批判意识、权责意识的成长,推动打工者在涅槃过程中通过努力达到新的自我。打工者这种新的身份建构,既是因应趋避冲突的良性选择,也是社会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来自政府、学界与文学工作者都参与了这种建构。

政府层面,深圳市政府和文联,对打工者及其他的文学还算是大力支持的。深圳还为不少打工作家做了一些“实事”,包括解决户口、调入文联工作、召开研讨会、出版书籍,等等。东莞市把打工者称为“新莞人”,算是对打工者一个新的身份认同与建构。还成立了专门的行政机构“新莞人管理局”。李灵灵(2016)也认为:“主流文学圈的审美权力参与了‘打工作家’的文化身份建构,通过身

⁴⁸ 例如北京打工诗人孙恒创作的歌词《打工打工最光荣》,并无太阳意象却也相当正面,其文本简洁,句子短促有力,叙事表里兼顾,说理浅显易懂,具有很高的宣传鼓动性,在打工者中影响深远。此外,该诗也并没有直接写到趋避冲突,但是它没有说出的,和它已经说出来的,其实有着共同的社会背景与互文关系。面对像“脏苦累活儿”一样需要避开的命运安排,打工者选择了趋而不避、勇往直前。留下来,坚守下去,打工最光荣,这种主题表达应该被认为是趋避冲突语境下的正功能书写。

份命名、扶持、引导‘打工作家’的文学生产”（页 233）。知识分子则从底层叙事与打工文学等方面，展开持续多年的讨论，形诸文章，关注打工者及其他的文学与身份建构，客观上起到促进作用。五个火枪手更为打工者树立了榜样。这些社会合力，客观上保证了打工社会的连续性，减少了劳资对立两极产生的可能性，增强打工者对所在城市的适应性，促进了社会的整合，起到了科瑟尔所说的建设性作用。“太阳”意象既是作者个人的发现与虚构，也是那个时代集体的记忆，起到了一定的社会功能与效用。

这样的书写不应受到被意识形态利用的指责。事实上，作家不仅受意识形态和社会的影响，也应该正面影响社会。文学不仅重视生活，也可以造就更理想的生活。打工文学亦然，冲突书写对现实人生具有主体化的独到妙悟，出现一些歌德派文字，是时代气息陶冶、生活激流哺育的自然产出。

回到打工文学与冲突书写现场，我们可以从五个火枪手的文本中，感受时代的这种变迁与冲突的正功能，领略打工者新的身份建构的过程与结果，分享打工者在凤凰涅槃的努力与成功，一个个崭新的经验世界出现在读者的视野中。

（二）正功能趋避冲突下新的经验世界

于打工者而言，適切因应社会变迁，主动创造新生意义，属于建设性防御心理机制的必然反应。于打工文学而言，尽管生活中趋避冲突不断，但是一个个崭新的经验世界，包括新的情节、人物与话语构成，新的自我表述、语言路标与精神出口，等等，经由作者形塑并借力冲突的正功能而跃然纸上，对打工者正面影响很大，也突破了打工文学有关书写的经验的贫乏，拓展了冲突书写的边界，没有为刻板经验所奴役。

例如，在《飞翔的姐妹》一诗中，精神气场很强盛的安子把打工者快节奏的流水线生活，比做飞翔：

飞翔的日子里，总有那么多意外的收获 / 那一天，你莞尔如歌 / 仿佛你要美丽所有的心痛与不舍，用如兰的手指 / 指点这个城市的日出日落，编织这个城市的花开花落 / 纵然这城市的万家灯火，没有一盏是属于你的 / 那也不是你的错，你独自聆听着季节深处的声音 / 或泣或歌 / 在如水的日子里，你是最灿烂的花朵 / 教人穷尽一生，去礼赞和放歌（页 170-173）

这种书写，倡导健康向上的成长体验。指点这个城市日出日落的“飞翔的姐妹”，和她的《边走边唱》里的“那个打工的少年郎”比较起来，要阳光得多，没有漂泊、流浪、“不要问我”之类的负面词语，一句“纵然这城市的万家灯火，没有一盏是属于你的，那也不是你的错”抚慰着外来打工者不平的心绪，诗句起到为社会安装安全阀的功效，减少了打工者与深圳对立产生的可能性。打工者快节奏的流水线生活，在张伟明的笔下，是卓别林主演的《摩登时代》里的“机器人”，被机器异化了的人，⁴⁹ 而在安子看来，是飞翔，两相比较，两种完全不同的意境。

除了诗歌之外，安子最有成就的是纪实小说、报告文学。1990年底，她的纪实报告文学《蛇口打工妹》被《蛇口工人报》刊载，引起人们关注。1991年，安子第一部打工纪实小说《青春驿站——深圳打工妹写真》完稿，其中20多篇故事在深圳权威的《深圳特区报》连载，在读者特别是打工阶层中引起强烈反响。安子的《青春驿站》还在当年的上海《文汇报》连载，并被主流评论家称为“打工文学的一朵报春花”。一个深圳打工妹文学性不高的纪实作品，要在上海最老牌的《文汇报》连载，困难可想而知。然而，安子以她情真意切的作品，征服了

⁴⁹ 《摩登时代》(Modern Times) 是一部 1936 年的电影，也是查理·卓别林最著名的作品之一。在该部电影中，卓别林主演的人在生产线上日复一日重复着机械式的操作，此处转喻中国打工者的劳动。

打动了上海的编辑，这使得打工文学走出了地域文学的“预设”与“框定”，走向了大江南北。《青春驿站》出版后，获广东作协第八届新人新作奖（1993年）。安子出版的《青春驿站》（纪实小说）、《安子的天空》（散文集）、《青春絮语》（散文集）、《人性的超越》（报告文学集）、《深圳的维纳斯之谜》（报告文学集）、《都市寻梦》（报告文学集）等作品，讲述的基本上是打工者的故事，他们跌宕起伏的生活、不屈不挠的奋斗、与命运抗争的经历，在安子的笔下得到忠实记录。打工者的奋斗、拼搏、反抗精神在安子笔下得到放大与弘扬。安子的作品成为 20 世纪 90 年代的畅销书、打工青年的红宝书。加上她作词的歌曲《边走边唱》风行，“安子现象”引起全国瞩目。

作为五个火枪手之一，周崇贤其实在作品中，也对打工者新的主体性形构多有表述，释放了趋避冲突语境下的正能量。换句话说，在周崇贤的笔下，打工者抗拒制度性身份，抗拒加诸打工者的污名，争取新的身份建构，这样的故事情节与人物也写了不少，担负了批评现实主义文学惯常的启蒙任务。

周崇贤在《青春无注释》中，对强加在打工妹上的偏见给以颠覆。

“我是人，一个堂堂正正的人，我有我的人格我有我的自尊我有我的灵魂。我知道自爱，我懂得如何尊重自己！”映月激动得提高了声音，她指着我：“你，我的同乡，我的同学，你以为，每一个被老板重视的女职员都是靠作情妇，靠色，靠肉体才受重视吗？不错，漂亮和美丽的确是被发现被赏识的一个因素，但这并不等于说要受到老板器重就非得跟老板作情妇不可，就非得卖笑卖身不可。也许，有些女孩子受器重的确是以肉体灵魂作为代价，但，我不是！我不是——！”

我觉得周围东西开始摇晃起来。

“你说，美丽有罪吗？”“没、没有。”

“漂亮有罪吗？”“没……有……”

“被老板赏识，受老板器重，有罪吗？”“没……”

“那么，为什么那么多人总要认为美丽漂亮而又深受老板青睐的女人就不是好女人就是下贱货呢？……我为自己的人格和灵魂，还有我今后的丈夫，守护着我的贞洁，可是，你、你……”（页 204-206）

打工妹被误解，这是趋避冲突书写中，尤其是“避”的书写中，最常见的情节与理由。你们误解我，我不在这里做了，我跳槽，或者回老家。但是该小说主人公却不这样认为，她透过不断质问，表达了她据理力争与调和冲突的努力。在主流话语体系中，打工者没有人格、自尊、灵魂，打工妹要是被老板赏识，八成是有罪的。这就是对打工者的污名化，周崇贤是在用文学形象来拨乱反正。这正如美国黑人作家拉尔夫·艾里森(Ralph Ellison)，他在小说《看不见的人》中也描绘了在西方社会黑白两种文化冲突下黑人的生存困境，突出了主人公一步步从寻找自我、发现自我、创造自我、实现其真正存在的过程。

值得一提的是，周崇贤在他的两部长篇小说《盲流部落》《都市盲流》中，塑造的那个叫“刀锋”的打工英雄角色，在趋避冲突书写中，显得独具一格，颇具传奇色彩。

刀锋来自作者周崇贤的故乡四川泸州，高中毕业后，他东来沿海开放城市“东江市”打工。因为身体健壮，还略懂一点武术，居然被招聘进“东江市防爆机动队”做工，成为一名“辅警”（“协警”）。在中国，警察都是公务员，国家财政供养。国家允许警政机关招聘一些临时工，辅助警察做事，也叫“辅警”（“协警”）。最危险的活计都由辅警去做，正式警察不是坐在派出所遥控，就是躲在巡街的警车里指挥。在街道路面上与暴力犯罪分子生死搏斗的，一般就让辅警或者“防爆机动队”队员冲锋陷阵。“刀锋”当上“防爆机动队”队员后，与一个强大的犯罪团伙展开浴血搏斗。一个英雄般的打工者形象跃然纸上，他在保证社会连续性、减少社会对立、促进社会的整合等方面取得战绩，成为趋而不避的另类，在个别中呈现类型。尽管大部分的打工者是没有这样做“英雄”的机会的。

黎志扬在《禁止浪漫》中，写到锅炉工麦哲学突破趋避冲突桎梏，形构新主体的有趣表现。锅炉工是个很累的活计，与煤炭打交道，身上难免沾满煤灰，还得提防爆炸，总之是个又累又脏又危险的工种，典型的白领工人，一般人退避三舍。打工妹也不愿与锅炉工谈恋爱。通达公司的麦哲学干锅炉工却很有意思，他为自己印了张名片：

煤炭燃烧值研究所驻通达特派员
Y式煤铲进出口公司一级干事 麦哲学
承接各类炒更：烧焊、装修、搬运等
地址：广东省S市N镇西郊通达公司内 电话：7729888（页99）

在社交场合，一碰到心仪的女孩子，麦哲学不说自己是烧锅炉的，而是把名片奉上，让人误以为是个白领。

“你……你不是在进出口公司吗？你的名片上印着……”

“是啊，怎么不是呢？你看，你看，一手抓铲柄中间，一手抓铲柄尾，这样，喏，你看，在炉膛火口进出，不就是进出口吗，哈哈哈……”麦哲学比划着铲煤的招式。

“嘻嘻嘻，好玩，你这个人真好玩……”罗曼兰笑得弯下了腰。（页109）

这个幽默的玩笑，其实也可以认为是打工者麦哲学形构自身新的主体认同的一种努力。不要小看这烧锅炉的，他可是煤炭燃烧值研究所的。这既是新的思维方法，也是新的经验世界，透过叙事的显意而进入隐意，能够看到打工者超越底层、不甘示弱的内在追求。

至于林坚在《别人的城市》中塑造的打工妹齐乐的乐观坚毅形象、张伟明《下一站》传递的“东家不打打西家，潇洒走向下一站”的快乐打工精神书写，都为打工者战胜趋避冲突，从外面看自己而不是仅从个体来看自己，形构新主体，纠正社会语境对打工者的刻板印象，颠覆主流话语“不是看不起就是可怜打工者”

的惯习，提供了新的审美材料，承载了更多趋避冲突的正面功能，必然具有更大的审美感召力。

趋避冲突书写，反映了打工者的生命体验与生存经验。而上述论述应该能为趋避冲突书写之于打工文学的价值，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

孟繁华在《到城里去和底层写作》（见刊《文艺争鸣》2007年第6期）中写道：“走进城市的只是农民的身体，事实上城市并没有也不可能精神上彻底接受他们。城市因‘现代’的优越在需要他们的同时，却又以鄙视的方式拒绝着他们。”尽管如此，以农民、农民工为主体的打工者们，依然在城市中抗拒着歧视、偏见与厄运，书写奋起之歌。五个火枪手在冲突书写中，架构以太阳为主的各种健康积极的意象，描绘崭新的经验世界，让趋避冲突的建设性作用不断得以体现，使得冲突书写看起来不那么沉闷，更显活力与朝气。

真正战胜趋避冲突，坚守而不放弃理想，通过凤凰涅槃而获得新生，穿越城乡壁垒晋身大都市的制度机关，这样成功的打工者并不多。造梦容易圆梦难，要超越社会结构中的底层，向上流动到自由解放的境界，于打工者而言，还需假以时日。打工者新的身份建构，减少与社会的对立，增强对社会适应性和促进社会整合等，类似于霍尔对后现代文化身份的总结：这始终是一个从未完成、“不断变动”、总在“进行中”的过程。

在打工文学中，趋避冲突正功能书写，与其说体现五个火枪手等人的实际生活，不如说它体现了这些底层作者的梦想。正如弗洛伊德（2005）所言：“他把自己的幻想塑造成一种崭新的现实，而人们又承认这些幻想是合理的，具有反映实际生活的价值。”⁵⁰ 打工文学作者用作品努力影响读者，使以打工者为主要群

⁵⁰ 转引自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著，刘象愚等译（2005），《文学理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页85。

体的读者能够接受新的人生观与世界观。美的事物大都具有实用的功利目的，趋避冲突正功能书写亦然，其诗学特征，可以归纳为：这种书写，具有寓言的训诫性质，劝导读者要有所作为。同时它也是一剂安慰药，即告诉打工者，现实中的苦难并非命定如此，只要不断努力，趋利而避害，加倍奋斗，生活还是有希望得到改善的。

在叙述对象方面，打工文学的冲突书写，具有强烈的代入感，折射了浓郁的不平则鸣意识与自强不息精神，以想象的方式建构了改革开放环境中打工者维护正当权益、抗辩命运、突破困境、自力更生的成长史，无论是生活的时代气息还是时代的生活蕴含都很丰富。可以说，冲突书写再现了打工者平凡的生活，从审美的角度，审视这一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让被遮蔽的生命得以真实显露。

从研究所采集的例证来看，不难发现这些冲突书写，人物以及参与其中的故事情节都非常情绪化，锋芒毕露，冲杀奔突，率性而为，爱憎分明，叙述具有相当的攻击力量，有的表达近乎“咆哮体”，道尽打工者身体遭受过度役使，心灵被任意撕扯的现实，充满对上层社会的反思和批判。但是作品整体并不是抱有反体制成见的激烈文本，作品主题也是指向理性诉求，富含体恤立场与人道情怀。这种表面指涉情绪化与内在企图理性化的操作，表里相应，让冲突书写的“虚构之战斗，想象之冲突，现实之批判”与现实社会的公序良俗兼容得游刃有余，在叙事伦理上并非无可挑剔，不过，总体而言，还是维持了打工文学思想内容本身的健康。

第六章 冲突书写的叙述手段（上）

作家都有基本的坚守，在立心、立命之后，再谈文采、修辞。如果说叙述对象是作家立心、立命的实质内容，那么，文采、修辞等等叙述手段则是立心、立命的表现形式。冲突书写在策略的运用上，借鉴重复叙事、副文本等理论，并采取了句法、人名修辞、反话语等多种表现手法，在最终能够实现的现实环境运作中，完成了对文本的铭刻。本研究认为，在叙述手段方面，冲突书写体现了讲述故事直观化与叙事技巧审美化相辅相成的特点。在运用多种有效策略基础上，冲突书写的技术美学属性得以表现，并审美地表现现实生活。

本章在文学叙事的实践场域中研究冲突书写，对其叙述手段予以梳理。一方面，要继承文学研究的传统，高度重视作品的形式、结构、语言、技巧等属于文学自身的内部因素，也就是文学之所为文学的“文学性”；另一方面，也将从文学的外部研究切入，联系打工者独特的文化心态、生存方式与文学表达，分析这种书写策略的文化背景，探寻其中蕴含的策略观念与文化取向，以及操作层面的“技术性”。

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不同种类和功能的策略手段操作，产生的美学效果会有不同。不同研究路径的进入也会有不同的发现。本研究不做蜻蜓点水、面面俱到的概述，只论证一个假设：冲突书写在策略的运用上，有可能借鉴了重复叙事、副文本等理论，并采取了类似反话语、文法、人名修辞等多种表现手法（tactical knowledge），在最终能够实现的现实环境运作中，完成了对文本的铭刻，演绎出打工时代独特的“文本政治”。易言之，在运用重复叙事、副文本、反话语、句

法、人名修辞等多种有效策略基础上，冲突书写的“技术美学”属性得以表现，并审美地表现现实生活。

必须重申，冲突书写值得研究的创作策略并非仅有上述这些。更多优选的、显性的策略与技巧已为前人研究所关注。本研究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指认一些可能被忽略的叙述手段，做一些条分缕析和适当阐发，通过文本细读、相关策略理论的契入，验证上述假设。

第一节 重复叙事策略

文学创作中，重复被认为是一种修辞手段，它往往能起到强调的作用。作为修辞手段的重复，并非简单的雷同。这正如中国作家毕飞宇（2009；1）所言：

“对我来说，没有一次重复是一样的。正如我的健身教练所要求的那样——重复一次，八；再重复一次，九；再重复一次，十。杠铃是一样的，重量是一样的，我的每一个动作也是一样的。可是，只有我知道，这里的‘一样’是多么地不一样。”冲突书写里的重复叙事，作为策略，体现的也是不一样的运作、意涵与多重潜在的意义。

本节参考 J·希利斯·米勒在他的名著《小说和重复》里提出的“重复观”，来审视五个火枪手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各种表达，从而讨论冲突书写的一些较有自身特色的写作技巧，回应“如何冲突”问题。为了增强说服力，论证中还将采用中国古代文论中关于“雷同”的思考方法。

米勒是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他的《小说与重复》英文版 1981 年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汉译本由中国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8 年出版。全书分为 8 章，对包括《吉姆爷》在内的 7 本英国小说，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解读。基于重复观，米

勒不认为文学作品有唯一权威的、固定不变的意义内核，相反，文本应该存在多重潜在的意义，它们彼此有序地联系在一起。在米勒看来，理解小说中的重复现象，实为理解小说的一个重要途径。⁵¹

在《小说与重复》的第一章中，米勒分析了重复的三种类型，即言语成分的重复，事件、人物或场景重复，不同作品中的重复。这三种类型的重复，为阐释不同的作品开辟了新的入口和可能的方法。米勒的重复观就其本质而言说是隶属于解构主义批评此一范畴的，旨在证明小说文本的多重意义均能成立且互不相容，不存在单一的意义中心与本源。不过，本论文并不完全将重复观“既定地设置为”解构主义批评的一支，用它来分析问题并非就是要解构、肢解或者颠覆文本。重复观本身有着复杂的精神来源，它不全然是西方解构主义的思考方式，中国古代文论中也有“重复观”。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重复观”，以“雷同”理论为主。“雷同”一般多指“不当相同而相同”的语言现象，《礼记 曲礼上》中有“毋剿说，毋雷同”一说，就是不要抄袭，不要雷同的意思。细加辨析，雷同和肆无忌惮的抄袭相比，还是有本质上的区别。“雷同人物形象还有文学史的价值。由于雷同人物形象以共性和普遍性见长，所以往往标志着不同时代文学作品中某种类型的人物形象的基本范式。”“某种或某些类型的雷同人物形象在不同时代或不同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成批复制，这必然有其恒定不变、历久常新的文化意蕴。”“通过雷同人物形象，我们则更多地获取了某种文化的普遍特性，窥视到一种稳定性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郭英德，1997）由是观之，本论文认为，冲突书写中的重复是一种

⁵¹ 有关论述，详见J·希利斯·米勒（2008）的专书《小说和重复》，齐晓雨（2010）的硕士论文《J·希利斯·米勒德重复观解读》，罗杰鸮（2006）的单篇论文《J·希利斯·米勒在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米勒研究述评》等。

“得当相同而相同”的文学现象，体现了打工时代打工者困顿与反抗的共性和普遍性，是早期打工文学的基本范式，反映了打工文化的普遍特性。⁵²

重复叙事符合叙事学里的叙述频率理论。作品可以叙述1次发生了1次的事情，叙述N次发生了N次的事情，叙述N次发生了1次的事情，叙述1次发生了N次的事情。在这里，无论是叙述N次，还是发生N次，都可以被认为是重复叙事（repeating narrative）或者反复叙事（iterative narrative）。本研究不作细分或者纠结于repeating与iterative，合称重复观。

带着重复观这个分析工具，返回文本现场。细读五个火枪手作品，会发现文本中，为了表达强烈的感情与深化主题，经常会出现重复叙事的现象。这些重复，包括1、细微重复，如语词、修辞格、外观、内心情态等方面的重复。2、一件作品中事件和场景的重复，或者说，相似或雷同的事件和场景反复出现。3、篇际重复，又称不同作品中的重复，也就是一件作品与其他作品在主题、人物、事件、意象上的重复。此处所谓篇际，既可以是同一作家的不同作品，也可以是不同作家的作品。研究表明，冲突书写的部分意义，恰恰来自类似重复的组合。这些重复，不但组成了作品独特的内在结构，还凸显了作品与外部世界的多样化关系。通过分析这样的重复笔法与互文策略，能够窥探冲突书写作品丰富多样的内涵与意义，以及解读这些作品的更多可能性与潜在多样性，从而深化文本所包含的客观、基本的意义或主旨。

重复叙事现象在冲突书写中普遍存在。重复叙事的出现不仅起到强调的作用，而且会使研究者不由自主地关注这些细节并会试图认真解读。为了便于说明，本

⁵² 有关中国古代文论中的“重复观”论述，详见聂石樵（2000）主编的《古代文学中人物形象论稿》、郭英德（1997）单篇论文《论元明清小说戏曲中的雷同人物形象》等。

论文将这些重复叙事现象，参考米勒归纳的三种类型与中国古代文论相关理念，结合冲突书写实际来进行梳理与指认。

一、作为叙述手段的篇内重复

所谓篇内重复，是指单个文本内的有关重复叙事。又分为单一重复与多种重复。单一重复，是指单个文本内某一种文学要素、构件呈现明显的重复态势，例如言语成分的重复。多种重复则是指不止一种要素的明显重复，例如人物、事件和场景等的重复，或者说，相似或雷同的人物、事件和场景反复出现。无论是单一重复还是多种重复，这种叙事应该都有其操作的意图，洞察这些意图，可以更好地释放出文本的意义。

（一）篇内单一重复

篇内单一重复在冲突书写中比较常见，其书写策略的用意固然是为了修辞，更在于流露出“重复就是力量”的写作追求。

张伟明在《下一站》中，讲述了一个叫吹雨的打工者，不满老板对他的人格侮辱，愤而辞工。“马仔”一词在小说里重复出现，这既是香港老板杜丽珠对吹雨的蔑称，也是吹雨反抗的武器，“告诉你，本少爷不叫马仔，本少爷叫一九九七！”说完这句话，吹雨在很多女同胞的目送中，离开了工厂，走向下一站。“马仔”作为贬义词，体现了阶级压迫，是强权对打工者人格的攻击与打压。正是这个贬义词，作为导火索激发了打工者吹雨的反抗。通过对贬义性质称呼的否定，打工者吹雨的立场、诉求得以张扬；通过辞工，其人格尊严得以保全，新的身份建构（你说我是马仔，我觉得我是 1997）初见端倪。

在此，“马仔”一词的重复出现，深刻地揭示了打工时代侮辱与反侮辱之间的张力关系。没有“马仔”这一重复叙事，该小说的冲突书写就是无源之水，反抗也显得无理，冲突的主题难以确立。重复出现的“马仔”成为触媒，激化了人物之间矛盾，推动故事情节发展，为整个书写提供了原动力，情节的展开也就事出有因、顺理成章。换言之，喊一声“马仔”也许不会动粗，喊多了就容易撕破脸面。这个“喊多了”就是指重复叙事，它在小说中的功能就在于使人物关系出现张力，使张力变为推动“剧情”发展的动力。

林坚的《别人的城市》里，作者通过主人公反复表达所到达的这座移民城市，对外来打工者来说，就是“别人的城市”。“别人的城市”并非一个简单的地理与行政区划概念，在冲突书写中也并不是特指。作者让这个偏正结构的词语反复出现，有其多重潜在的意义，关乎户籍制度等国家机制对打工者的限制与压迫，关乎农业文明与城市文明的冲突，更与打工者在成长过程中遭遇不公的市民待遇时内心的绝望与愤怒密切相关，暗合了中国《古诗十九首》中《东城高且长》的类似无奈与忧伤，为主人公的逃离提供了合理动机。

从文本到社会，理论上讲，打工者在大城市就业、生活、纳税，尽了市民的义务，理应得到市民待遇。但是因为中国的户籍制度所限，不论是农村来的，还是其他县城来的，哪怕在深圳等打工城市有合法住所与稳定经济来源，只因为没有这个城市的户籍，这个城市几乎所有的市民待遇都与打工者无关。这种制度安排，无疑是强权者对打工者公民权利的伤害。而“别人的城市”隐喻了这种伤害，重复叙事则强化了这种隐喻。

周崇贤的《心情不好》中，“编外”这个词语出现的频率很高。小说讲述了打工青年“我”在一家报社做“编外”记者的遭遇。“编外”是指组织机构人员定

额之外的人。在中国，很多国有企事业单位，原有的正式入编人员不能或者偷懒而不愿承担现有的繁重工作，因此喜欢到社会上的劳动力市场招人做事，这些招聘进来的人员就是打工者，他们享受不到入编人员所应有的待遇和福利，如同“打零工”，这样的人员就叫“编外人员”。周崇贤这篇小说的主人公就属于这种性质的“打工记者”。在报社，他干的活最多，拿到的工资只有“编内”人员的40%。也不能够享受单位内福利性住宿。在总编辑向上级主管的强烈要求下，他虽然分到单位一间房子可以安身，但是房租却比“编内”人员要多交20%。当他分到房子打算雄心勃勃大干一番事业的时候，报纸却应上级要求而停刊。其他“编内”人员由上级主管单位重新安排新的工作岗位，而这个“打工记者”因为报纸停刊而失业，只能卷铺盖走人，得不到补偿，自谋出路。这样的现实要让读者关注，重复叙事就是一个好办法。

“编外”一词的反复出现，强化了这种不合理的用工体制的顽固性。编内编外的制度安排，同工不同酬的不公现实，让打工者“心情不好”，誓要改变的反抗心态也跃然纸上。没有“编外”的反复叙述，这篇小说与普通社会问题小说就没有区别，期许读者通过小说认识打工者厄运本质——制度偏差——的写作动机就难以实现。因为有了“编外”这个反复出现的关键词，小说的主题更明确，诉求的焦点更集中。作者的“心情不好”能够赢得读者理性的思考。从关于“编外”的反复叙事中，读者对冲突书写主题更有认同，作品所包含的利益诉求、社会意义能进一步为人所知。

黎志扬的《禁止浪漫》里，讲的是打工者的情感故事，却三次插入“佛祖显灵”的传说。换言之，佛祖与女孩的对话出现了三次，暗合了打工者斯哥、麦哲学的爱情的变化过程以至幻灭。第一次，斯哥告诉麦哲学，他来南方打工是为了

寻找失散 8 年的女友，麦哲学跟他讲了“佛祖显灵”的传说：痴情女孩对佛祖说让我再见一眼我的情哥哥，佛祖说可以，你必须变成一块石头修行 500 年。女孩答应了，变成了石桥上的护栏。这样的痴情，暗合了主人公斯哥不顾一切南下寻找旧爱的执着。可惜情哥哥从桥上走过，并未看她一眼，她非常失望。对应的小说现实是：失散 8 年的旧爱已经嫁给了港商。接着，有了第二次“佛祖显灵”，女孩求佛祖希望能够抚摸一下情哥哥，佛祖说可以，你要变成一棵树再修行 500 年，女孩答应了，情哥哥有一次在树下经过，靠在大树上休息了一下。对应的小说现实是：斯哥与前女友、现在的港商太太也是他打工的工厂厂长幽会了一回，如愿以偿。最后，第三次“佛祖显灵”，佛祖再问女孩，你修行了一千年，还是没有得到你的情哥哥，有什么新打算？女孩无可奈何地说：这样已经很好了，“爱他，不一定要做他妻子”。对应的小说现实是：斯哥决定离开工厂，离开前女友，回四川老家去，重新开始新生活。而麦哲学的女友也被某个有钱老板俘虏了，他也决定离开。“爱她，不一定要做她丈夫”，成为这两个打工者面对失败爱情的不二选择。

“佛祖显灵”之重复叙事，在此不但起到与故事情节共进退的作用，还使故事神秘化、神灵化，增强了作品的艺术魅力，避免了平铺直叙的叙述手段。事实上，不插入这“佛祖显灵”之重复叙事，故事也能够讲得下去，只是会过于平淡，主题也难以深化。

三次“佛祖显灵”，并没有带给打工者好运。打工时代的爱情败给了强权者的钱势。这种结局应和了这篇小说的悲剧主题：打工者应禁止浪漫，即便浪漫了也不会有结果。这样的主题当然有它消极的一面，这符合米勒的解构批评精神，因

了重复叙事，文本的多重意义（积极的、消极的）均能成立，构成的一个复杂的意义系统。

安子的《梦深圳，深圳梦》里的高频词是“梦想”，不仅标题里有两个梦字，文中多处闪现“梦”的踪迹。本文讲述了主人公与众多打工姐妹都市寻梦的故事。主人公这个 17 岁就到深圳打工的女孩，做梦，追梦、圆梦。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不断刷新梦想的高度。五个火枪手作家之一的安子，作品并非小女人散文，而是一篇篇激动人心的“青春之歌”。她的作品，不忌讳对苦难的描写，不屈服厄运的压制，不歌颂金钱权势，不存在单一的意义中心与本源，而是书写了一个又一个打工姐妹的奋斗故事，奋斗未必都成功，失败对于打工者来说，也是一种意义。在《梦深圳，深圳梦》里，安子写到：“在历史和未来之间，最短的距离是梦想”，“If we can dream, we can do it”，“对改变生活的渴望，使我对未来又充满了梦幻般的憧憬”，“编织的梦往往是美的，可摆在眼前的不是梦，是现实”，“含着苦涩的泪水，诉说一个美丽的梦幻”……反复咏叹打工姐妹的“中国梦”，这自然也是一种重复叙事。梦想总比现实好，通过反复织梦，能让作品散发正能量，给读者带来希望。

尽管打工生活充满苦难（例如安子文中所写好色的阔佬对打工妹总是趁机“揩油”），充满攻击与打压（例如她笔下的“香港婆”老板飞扬跋扈），但是安子的作品始终洋溢着积极向上的精神品格（有梦想谁都了不起），审美的正面意义突出。上述“梦”之重复叙事，体现了“安子现象”与她系列作品的本质，既是对打工者苦难的陈述，更是一曲曲鼓励打工者与命运抗争的“冲突”赞歌；既有文本审美功能，更有社会教化意义。

（二）篇内多种重复

依前所言，篇内多种重复也就是一件作品中人物、事件和场景等多种要素的重复，或者说，相似或雷同的人物、事件和场景反复出现。本论文认为篇内多种重复，是指不止一种、至少两种要素的明显重复。篇内多种重复叙事的出现，加深了文本的审美难度，提高了文本的艺术魅力，使文本意义的解读更具有多种可能。

张伟明的《月亮、月亮、月亮……》，标题用词重复不说，内文至少有两种以上情节要素的重复。这篇小说讲述了打工者王元在日资企业打工的故事。他从小地方来到大都市，打工3年，对日资企业的殖民化管理——背诵歌颂日本的厂训非常不满。最后他告别同居女友宋州回到家乡。打工妹宋州在王元离开后，经常精神恍惚，刚来的同事“黑痣”暂时填补了王元留下的情感空白。后来，王元在家乡也呆不下去了，再加上想念女友，于是又回到大都市，回到宋州身边来。就这样一个故事，“紫色的月亮”与日企“厂训”背诵反复出现，表达了月是人非、月人偕变，而殖民化管理的梦魇(nightmare)挥之不去的主题思想与心理诉求。

“紫色的月亮”是小说女主人公宋州的三次幻觉。宋州出生在地质队，地质工作是艰苦的，常年在野外工作，流动性很大。宋州从小就没有家乡概念，经常随着父母辗转各地。当她长大后来到大都市打工，她没有一般打工者那种背井离乡的痛感，比较能够适应流动的生活。但是，当男友王元因为适应不了城市打工生活离她而去后，她还是陷入一种精神恍惚状态。一次，男同事“黑痣”邀请她跳舞后，送她回家。走在街上，宋州抬头看看天空，她猛然发现夜幕中有一轮硕大的发出紫光的月亮，这当然是她的幻觉，因为“黑痣”明确告诉她天上没有月亮。此处的“紫色的月亮”显然是指宋州心中的男友王元，虽然遥不可及，依然

在自己的想念与仰望中。后来，在糊里糊涂中，她与“黑痣”有了性关系，清醒过来后她赶跑了“黑痣”，透过窗户她又看到了“紫色的月亮”，月是人非的感觉油然而生。几个月后，王元想通了，经过了城市洗礼的人再呆在老家小地方，简直无法生活下去。他回到宋州这里，决定好好打工，与宋州同奔明天。这时“紫色的月亮”再次出现，王元当然看不到。这次的幻觉表达的是岁月无情、月人偕变的疼痛与伤感。宋州已不再是过去那个单纯的宋州，而王元也不再是那个愤世嫉俗的逃跑者。一种风景就是一种心理状态。小说并没有直接写宋州的心态变化与王元的质变，而是通过“紫色的月亮”这一意象的三次重现，这种对人的隐喻性表现，于无声处描摹出打工时代的爱恨情仇。既增加了现实的幻觉，又产生了审美的作用，体现了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韵味。

日企“厂训”这一意象在小说中出现过多次，像梦魇一样纠缠着王元。小说也没有直接说明这种殖民化管理对打工者的奴役与伤害，但是从它出现的场合与出现的频率，还是可以让读者感受其中的辛酸。“我们是日本皇冠的员工，要有铁一般的团结，要有年轻人的朝气、机警与责任感。”这样的厂训，如果用世界大同与国际化企业管理的眼光来看，其本身内容也没有什么不可。但是，在背诵过程中，日方监工总是说“不行，还是不行，你们大陆员工为什么总是这个样子？厂训都背诵不好”，配置这样的语境与情节，背诵厂训就不是简单的企业管理问题，而是打上了蔑视、捉弄与奴化中国大陆员工的烙印。一次在噩梦中，王元背诵着厂训，背了一遍又一遍，最后背成了“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结果日本监工拿出东洋刀追杀他。这只是一个噩梦，却也表现了打工者的身心焦虑与白日梦式的反抗。回到家乡后，当发小杨群斌问王元为什么回来，王元回答：“我厌恶日本人”，“厌恶那个城市”，“厌恶那里的一切”。看得出厂训压迫与他的回家有着直接因果关系。

如果小说一直这样写下去，难免有极端左翼倾向。张伟明并没有在狭隘的民族主义写作路上沉沦，而是反其道而行。王元在家乡百无聊耐，与家人朋友也没有太多共同话题，然后他去“静水庵”寻求精神解脱，这是俗人常见的解脱办法。当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爬上了深山老林里的“静水庵”，庵里有诵经的声音在静静回荡。这时，王元的脑海里突然也有另一种声音在回荡——背诵厂训的声音！日企厂训居然在诵经的声音中再次出现，可以解读的空间实在令人遐想。既可以解读为，厂训梦魇挥之不去，也可以认为宗教并不能够代替现实，人还是应该活在有“厂训”的现实中。现实尽管并不美好，“静水庵”也不是化外之地。文本的丰富意义不在于作者是否直接指出，而在于读者的解读。尽管这篇小说常常因为把日企厂训改成“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而被称为冲突书写的得意之作、爱国主义的题材阐释。然后，如果回到米勒的立场，日企厂训及其背诵这一重复叙事，依然可以解读出不同的意义与主旨来：为什么日企厂训在“静水庵”的那个时候回响？这个时间点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从“静水庵”出来，王元马上就回深圳？如果说日企厂训惊醒了他，触发他对往事与旧爱的眷恋，引发他重新思考人生，那么日企厂训及其背诵过程在那一刻产生了某种积极的暗示与正面的导向，似乎也说得过去。这就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外资厂训万恶”的表面意涵与惯常解读。换言之，重复叙事为我们理解小说提供了新思路。

林坚的《有个地方在城外》是一本长篇小说，讲述了打工者章承启从童年到壮年的人生故事，信息量庞大，人物众多，情节跌宕起伏。不过有两宗重复叙事，值得分析。一是关于阳光话题的重复叙事，为沉重的冲突书写增添亮点。二是关于小动物的重复叙事，折射出打工者与小动物相似的卑微人生。

重复并非简单的故事内容的重复，而是通过重复表现一种深层意义。这也是米勒的观点。《有个地方在城外》第六章，写到主人公章承启来到深圳找事做，没钱住旅社，就在公园的荔枝树下过夜，“街上贴的各式各样的招聘广告，像东升的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我随时随地都作出拥抱太阳的姿势”（页 62），在邮局遇到同是打工者的“四眼哥”，他告诉章承启：“你要在这里生存下去并且企求活得像个人样，你就要竞争竞争竞争，所以你要阳光一般的充沛的竞争能力以供你消耗”，他还说，“明天明天只要明天来临，就要坚信我们能从地平线上升起！”（页 64）“向着阳光喷一口水，你就能看见一条彩虹”（页 204），章承启还自信地对女友齐乐这么说。作者借太阳、阳光、地平线、彩虹这样紧密相关的意象的重复，抒发打工者对美好明天的执着追求，建构打工者新的主体性，给读者一种充满阳光与希望的阅读快感。

关于小动物的重复叙事，是《有个地方在城外》的又一个特点。主人公章承启从打工地回到故乡后，在街上看见“一群老鼠在垃圾堆上一边觅食，一边‘吱吱吱’地讨论着什么，一条狗蹲在垃圾堆旁边，默默地看守着，我扔掉烟咳嗽一声，那条狗立刻警惕地朝我吠叫数声”，“我学着狗叫叫了两声，那条狗好像见到它的大哥一般，居然十分友好地朝我摇着尾巴。”（页 39）而回到家，不小心碰翻了一张椅子，“响声把蟑螂吵醒了，它瞪我一眼，气恼恼地移到另一个角上继续睡觉”（页 48），“一只绿头苍蝇带着微笑爬进爬出”（页 99），拟人的笔法令人莞尔。在自然界，老鼠、狗、蟑螂，苍蝇相对于人类来说，都是弱势群体。作者不惜笔墨，重复叙述这些小动物的存在与情态，一个可以解释的意义便是他们之间的相似性，在外打工的主人与这些小动物具有相似的弱势命运，所以他们见面了，就会心有灵犀，有感觉互动，就能不断进行拟人化刻画。对小动物的重复叙事，体现作者对弱势的关注，折射出打工者与小动物相似的卑微人生，为弱者的反抗做了铺垫。

周崇贤的《生存状态》的主人公么金，打工失败后沦为容留妇女卖淫的“鸡头”，最后被他老婆青青在恍惚中用菜刀砍死。小说中多次出现么金家里类似门神的画像上的人物，竟然走下墙壁，成为“青面獠牙”又“笑模笑样的活物”。正因为青青多次出现这样的幻觉，于是她提起菜刀，追砍这些青面獠牙又笑模笑样的活物，最后发现这活物居然跑到床上去了，于是她一刀砍下，把在床上熟睡的老公砍死。

之所以让青面獠牙又笑模笑样的活物反复出现，是为青青砍人埋下伏笔，不然就没法解释好端端的怎么会把熟睡中的老公砍死。此外，这篇小说还让么金与青青的哑巴女儿多次说话，其实也是青青的幻觉，这里的重复叙事，是为了强调青青行为出错，并非单一因素造成，而是“青面獠牙”加“哑巴说话”等多种压抑性因素反复起作用。这里的重复叙事，强化了这种压力作用，使悲剧的发生其来由自，避免突兀而不能自圆其说。这些压抑性因素的总源头，就是么金的打工失败而又不务正业。尽管安子等作家一再讴歌“努力打工就会成功”，然而事实上，由于户籍制度的不公平、打工体制的不规范，打工社会有太多么金这样的失败者。打工者的反抗很多都以失败告终，冲突书写并无力量改变太多现实。

黎志扬与安子的作品，在篇内多种重复的书写中，也有各自的表现。无独有偶，这些“重复在打破自身所构建的意义的同时，又重构了更为丰富的意义内涵，揭示出非主体的，往往被表相掩盖的真相”（齐晓雨，2010；12）。

二、作为叙述手段的篇际重复

冲突书写存在篇际重复叙事。冲突书写的五个火枪手，年龄相近（最大的林坚出生于1963年，最小的周崇贤出生于1970年，他们属于同一代人），出身相

似（都从农村来，到城里打工时都没有接受完整的高等教育），打工的年代相同（1980-90年代），可以说，他们打工生活的见闻、体验与感受，他们的观念诉求、利益立场与文化心理结构，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他们的打工文学作品，共性和普遍性较多，彼此间有所重复，形成某种互文关系，也就不难理解。这种篇际重复超越单个文本，或出现在同一作家不同作品中，或出现在不同作家的作品中。这也是一种宿命般的被迫重复。他们的作品沉淀了冲突书写历久弥新、恒定不变的文化意蕴。

本论文就人物形象、其他内容两个方面的篇际重复，进行互文分析，以论证重复叙事笔法在冲突书写中的运用与功能。

（一）人物形象的篇际重复

从冲突书写人物形象的构成因素着眼，探寻篇际重复叙事的内在涵蕴，进而对这种书写策略进行评议。冲突书写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特征，因为篇际重复的缘故，显得比较可视化，主要包括容貌体态白描化、谈吐言说激情化、行为举止粗犷化等几个方面。五个火枪手的作品，主要人物几乎都是在差异中重复，大同小异；在重复中呈现差异，各有千秋。这在集体无意识中体现了米勒的重复观。

容貌体态白描化。所谓白描，在文学创作上是指抓住人物的主要标志和特征，用简洁精辟的文字，朴实地展开描写的方法。鲁迅先生被公认为中国文学的“白描”高手，他对白描的创作手法曾作过概括：“寥寥几笔，而神情毕肖。”他认为白描就是“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而已。”（《作文秘诀》，页码待查）打工文学的冲突书写，在人物形象塑造时，心有灵犀，容貌体态呈现白描化，具有一种互为作证、互通有无的审美价值。

众所周知，1980-90 年代，打工者绝大部分是进厂做工。由于大部分工厂都实行准军事化管理（一说监狱化管理），所以，打工者社交有限，接触到的多是工友、工厂管理者（含老板）、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例如警察、保安、治安联防队员）。因此他们创作的打工文学包括冲突书写，其中的人物很多属于这三种人。这三种人的容貌体态极其鲜明，肉眼就能分辨，无需粉饰，便于白描。略举几个书写片段例证如下。

林坚笔下的松田维明经理，“雄赳赳，气昂昂，像只稳操胜券而又久经战阵的斗鸡。他是个矮个子，纯正典型的日本人”（《阳光地带》，页 122）。张伟明笔下，“身材矮胖颧骨显眼的香港老板”，“看上去挺怪诞，他那夸张了的颧骨好像是我们史前的祖先”（《下一站》，页 36）。周崇贤笔下的台方聘请的厂长，是“走来走去的那个驼子”，“弓背，好色”，“脸绷得贴紧”，“拖着两条肥滚滚的冬瓜腿，踱着方步”（《我——要——活——下——去！》，页 193）黎志扬笔下打工妹眼里的经理徐颂，“给我的印象是肥头凸脑，城府很深”，“百般挑剔的目光在我身上睃巡一番”，“眼里开始有了一种要吃掉人的光”（《分你一半泪光》，页 2）。安子笔下的工头是个女的，来自香港，“三十多岁模样的香港婆吆喝道”，“香港婆在线上巡视，见我对着手指头发呆就呵斥道”，“香港婆尖酸刻薄”（《人在旅途》，页 628）。等等。

这些作品，不约而同地负面刻画了打工者的领导与上司，既是重复观的集体体现，也是互文性的表征。肖像描写的用意是以“形”传“神”，刻画人物的性格特征，反映他们的内心世界。这些有权有势的工头、经理、老板们，不可一世，对打工者的攻击与打压太深，所以在打工者的笔下，无不通过白描化的创作手法，写出这些人物的丑态，表达作者厌恶与抗拒的行文姿态和写作心理。至于工友、

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的容貌体态，在冲突书写者那里，也被白描化，这都是人物形象篇际重复叙事的结果。

谈吐言说激情化。文学作品中，人物的谈吐言说，也就是指人物的语言。成功的语言描写，总能够鲜明地展示人物的性格，生动地表现他们的思想感情，深刻地反映作者笔下人物的内心世界，使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获得深刻的审美体验。一般来说，文学作品中的物语言，有时没有必要把全部的思想活动直接表白出来，以免降低甚至扼杀审美主体展开文学欣赏的能动性，消解文学艺术的感染力。但是冲突书写很特别，其作品中的人物语言，不兴潜台词那一套，总是充满激情，直抒胸臆，以表达言说者的真实情感与内在的性格特征。既有个性化的烙印，更有打工时代的共性。

谈吐言说激情化，与打工者多为年轻人有关，年轻人尽管大多来自农村，但是也不可能像父辈老农民那样说话，那么有城府或者淳朴。又因为打工者文化水平不高，也不可能说出之乎者也之类的文绉绉的客套话、八股调、学生腔。他们在打工环境里，一方面被压抑，另外一方面更渴望冲破压抑，所以激情表述，说话火气大嗓门高无废话，构成了冲突书写中人物鲜明的共性。冲突书写捕捉并书写了这种共性，在人物语言刻画上出现雷同现象，印证了文学的重复观，也符合作品人物的性格与身份。

林坚的《阳光地带》里，打工仔阿龙与打工妹秀茹是中学，阴差阳错，最后在大城市相遇。一天晚上，他们相约去跳舞，结束后，有段对话，“你不是说想回宿舍吗？”秀茹说。“总不能坐到天亮呀。”阿龙说。“去我那吧！”阿龙一听，血液沸腾起来，他很快说：“行不行啊？”“我是俩人一个宿舍，她常带男朋友回来过夜，我干吗不行？”（页 143）这样的对话有激情，让读者的血液也能够跟着沸腾起来，此

外，打工妹的淳朴与单纯也跃然纸上。欢后，“我上个月被炒鱿鱼了。”阿龙说。“炒鱿鱼没啥，再找工作呗！”（页 144）秀茹对“炒鱿鱼”并没有表现出钻心刺骨的痛感，而是鼓励阿龙勇敢地走向职业的“下一站”。虽然打工者的职业相当不稳定，生活经常被搁浅，但是依然有不少打工者，像秀茹一样对生活对职场充满信心，这其实也是主流意识形态对打工者的期许。这篇小说中许多对话，都切合了小说主题：大城市总有阳光地带。当然，很可惜，故事发展到最后，秀茹还是嫁给了一个阔佬去了香港，与阿龙无缘。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小说的正面主题，增加了作品艺术魅力的丰富性。

类似热辣的打工妹及其她们的话语，在张伟明的笔下也有出现。《下一站》里，生产线女质检员中最有灵气的袁以佳，和主人公“我”最谈得来，有时她会把什么都对“我”讲。出于生计，她准备嫁给一个有钱人。在出嫁前约“我”去宾馆开房，愿意和“我”好一会。她说：“你同意就点个头，不同意我现在就走。”（页 41）爽快地表达了一个打工妹对有好感的男工友的渴望与情怀，愿意以身相许，不求天长地久，只在乎片刻拥有。这就是底层社会打工者普遍的性饥渴的真实与无奈，这种真实与无奈催生了直截了当的表白，语言很煽情，来得干净利落，绝不拖泥带水。张伟明的《我不能回家》中，“我”离乡背井来到深圳，为于平摊房租，化解孤苦，大病小病还有个人可以照顾等考量，与看起来还顺眼的打工妹莉莉同居了。但是“我”还是会经常想起和说到家乡的老婆，莉莉难免吃醋，就说：“在深圳像你这样的男人少了。”（页 5）“喂，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像对狗男女？”（页 10）。而当经理为了生意要她跟客户睡觉时，她却愤怒反抗，说“这狗娘养的，以为我是一个随便可以跟人上床的女人”（页 16）……这样的语言，朴实无

华，燃烧着激情，也让听者被激情燃烧，刻画了打工妹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真情实感，也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

同样具有反抗精神的打工妹蓝岚，是周崇贤《打工妹咏叹调》的主人公，19岁，因为女工宿舍遭遇社会闲散人员骚扰的“烂仔事件”而被姐妹们推举去找厂长，要求厂里维修大门与围墙，防止外人混入。“修修修，修个屁！要不是你们自己行为不端，那烂仔跑来干什么？”厂长破口大骂。“不尊重别人就等于不尊重自己，厂长大人，没想到你也是这么粗俗！”蓝岚气得嘴唇直哆嗦，回宿舍后，她号召大家罢工：“不干了，歇着睡觉！”（页 135）后来，罢工以老板服输胜利结束。最后，蓝岚回老家嫁人再也不出来打工了。在这里，厂长与蓝岚的语言刻画，都充满火药味，都是激情表述，表述了劳资之间强烈的冲突，这正是冲突书写的应有之义。而激情化的语言描写，也成为作品“咏叹调”的有机组成部分。

也有差异中的重复，例如堕落型打工妹，其语言特色也分明，充满了她个人的情感与认知。黎志扬《禁止浪漫》里的罗曼兰被老板拉下水后，抛弃打工仔男友麦哲学。工友斯哥为此质询她：“别扯远了，你打算和麦哲学怎么相处？”“怎么相处？我不想跟着他一世受穷，谁有钱，我就跟谁！”（页 128）确实，在打工社会，类似“谁有钱，我就跟谁”的激烈表述有一定市场，冲突书写并无回避此类人物塑造与语言刻画，人物的语言在这里也成为人物形象塑造的一个助手。正是通过类似书写，表达了打工社会资本对人性的扭曲，对打工群体的伤害，对反抗压制与改变厄运的期待。

通过上述打工妹形象的语言分析，不难看出其中的相似、雷同与重复。而这种重复其目的在于尽可能地与原型相似，越像原型越接近美。当然也有差异中的重复，强调差异性。这正是米勒重复观的要义。无论是重复中有差异，还是在差

异中有重复，冲突书写从各有特色的谈话中，来展示每个说话人，这便是成功的语言描写。因为篇际重复叙事，冲突书写里的人物谈吐言说，有了一致性，都指向激情化。好像不激情化就不能体现人物性格，这样的写作追求，是篇际重复的结果。你那样写获得好评，我也那样写，大家都这样写，打工群体的语言个性就累积成了共性。这种共性也成为识别打工群体身份的符码。读者争相模仿小说中人物说话的方式，反过来促进人物语言的篇际重复加剧。

行为举止粗犷化。行为是指人物受思想支配而表现出的外表活动。举止是指人物的动作和表情。日常生活中，每个人的一抬手一投足，一颦或一笑，都可概括为举止。在文学作品中，揭示或象征人物特定性格的，往往是人物的习惯型行为。而不同作品中的人物具有大致相同的习惯行为，也是冲突书写人物形象趋同的重要表征。这样的趋同，古来有之。郭英德（1997）认为，元明清时期才子佳人小说戏曲作品中的才子形象首先无不才华卓异，文采斐然，诗文辞赋，任意挥洒。其次，才子形象大多风流调镜，深情痴迷，往往离家漫游，寻觅绝代佳人，追求红粉知己。再次，才子形象大都清高孤傲，超迈流俗，耿介忠正，淡薄名利。不为利诱，不为势屈，蔑视小人，睥睨权贵，粪土功名，因而表现出一种不合时宜的价值。在五个火枪手的作品中，人物特别是打工者的行为举止无不粗犷化。

众多篇际重复叙事造就了这种粗犷，体现在：首先，冲突书写作品中的人物，总的习惯型行为特征趋同，强权肆无忌惮，强权的附庸为虎作伥，打工者为了生计疲于奔命。其次，着墨最多的打工仔的习惯型行为，包括仇视权贵，充满反抗，没事抽烟，有苦喝酒，得闲打牌，愤怒辞工，经常打架；打工妹的习惯型行为包括努力做事，事后逛街，思念家园，梦想爱情，不堪凌辱，弱者抵抗，等等。前面几章的分析都有例证。再次，打工者无奈于城乡两域往返，像候鸟一样在家园

与打工城市不断飞翔。这与其说是他们的行为举止，不如说是人物形象在心理意蕴的漂泊化，而这种漂泊化与打工者生活环境贫困化又密切相关。对于打工者生活环境贫困化，在前面“强权对打工者的攻击与打压”章节中已有分析，在此一笔带过，不再赘言。

冲突书写的篇际重复，特别是人物形象的反复书写，在五个火枪手作品中俯拾皆是。在差异中相似，在相似中存异，互文关系相当密切，展现了冲突书写作者对这些身边的人物驾轻就熟的写作优势，非书斋作家凭空可以想象。然而，这样的重复叙事，在形塑打工群体文学面貌的总体特征的同时，也有可能带来负面的审美效果，容易为打工群体贴上特定的标签，造成打工文学千人一面的不实感觉。利弊得失实在难以一概而论。

（二）其他内容的篇际重复

除了人物形象之外，故事情节、标题制作、陪衬类配角等内容也有篇际重复。从中可以看出这种重复书写的广泛之处。作为叙述手段，其他内容的篇际重复也取得了不少成绩。

故事情节方面，关于反殖民化、罢工、辞工、怠工、女工受辱、互虐、抗命等故事情节与社会互动，五个火枪手都有书写，互有影响，前面的章节“打工者的还击与反抗”里已有分析，不再赘述。陪衬类配角处理方面，周崇贤的《心情不好》与黎志扬的《禁止浪漫》都写到打工者的小孩，所不同的是前者写主人公自己的小孩在医院生病住院的表现，后者写工友的小孩在工厂宿舍的表现。两个儿童的表现都是天真无邪的，他们越是天真无邪、活泼可爱，越反衬出打工江湖的险恶，不仅伤害到打工者自身，还把这种被损伤与被侮辱，代际传递到下一代。打工者的子女始终被压制在社会的底层，这其实是相当严重的社会问题。

就标题分析，黎志扬写的是《禁止浪漫》，周崇贤写的是《渴望浪漫》，是从标题上呈现差异中的重复。梦阳的《除夕夜，独自在别人的城市》，与林坚的《别人的城市》是从标题上呈现重复中的差异。在米勒的重复观里，重复的差异性属于柏拉图式重复，例如前者；而尼采式重复具有同一性，例如后者。可以确定的是，冲突书写两种重复都有。

其他内容的篇际重复，既存在于不同作家中，同一个作家也有篇际重复。林坚在《别人的城市》里写到打工现场的乐观女孩齐乐（陪衬类配角），到了他的另外一本长篇小说《有个地方在城外》再度出现，作者幽默地写道：“我记得林坚在他的中篇小说《别人的城市》里，通过段志这个人物的一双眼，这样描写齐乐”，“我并不认为林坚这个中篇好到哪里去，尽管它被转载，又获了两个奖。”（页 169-170）然后大讲齐乐的新故事。作者故意摆出一副浑然不知、置身事外的姿态，令先后看过这两部作品的读者忍俊不禁。“通过重复，文本中的人物、事件、主题及文本本身都不再是封闭、静态、同质、统一的，而是开放、动态、异质、多声部的，并使事物产生趋向永恒的循环。”（李虹，2007；20）如果没有《有个地方在城外》，那么《别人的城市》中的人物、事件都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故事到那就结束了。而有了篇际重复叙事，齐乐这个人物又重新活跃起来，故事还在继续发展，小说又有了新的内容。而且，既然有《有个地方在城外》的互文，从理论上来说，这种篇际重复叙事还可以一直进行下去，只要作者或者其他续写者愿意，没有止境，文本的生命也就在这种篇际重复叙事中得到延续，甚至可以趋向永生。这可能就是冲突书写篇际重复叙事的价值所在。

类似篇际重现的操演，周崇贤也有尝试。周崇贤的《心情不好》《漫无依泊》讲的都是有文学情怀的打工者到报社去做“打工记者”的故事，所不同的是前篇

的主人公是男的，后篇的是女的。无论男女，在打工记者岗位上，都受尽歧视，因为他们是编外人员，都“只是一位过客，一个讨生活的马仔，一个永远的乡巴佬。”

（页 386）故事情节基本雷同，想要表达的利益诉求大同小异，内心的反抗情结也非常相似。重复叙事起到一咏三叹、行行重行行的煽情作用。这样故事情节重复的叙事，冲突书写里呈现普遍态势，这还是应该与作者与读者在那个打工时代具有相同的社会背景有关。

总之，重复叙事在审美上具有透明简约等特征，容易看懂，符合底层叙事规律，广大打工一族读者群在接受过程中无须过于深思或大动脑筋，便可直接产生审美愉悦，满足了打工者等读者群体基本的审美需求。此外，人物形象与情节等的反复创作与重复再现，使读者在屡屡频频欣赏中强化了对打工文学的特定的审美感受，形成了打工社会普遍的审美心理定势，反过来促使各路作家继续创作相似的文本或类似的人物形象。如此形成创作循环，一定程度上也强化了打工文学所具有的审美感染力。

米勒的重复批评理论，被认为是一种比较全面解释文学作品的方法，也是较为合理并合乎逻辑的阅读文本的路径。本章节结合米勒的理论并借鉴中国古代文论中的雷同书写相关论述，所进行的研究不难看出，重复具有再现功能，文本的意义能够在重复中反复出现，这就是重复的本质。正如中国古代诗歌常用一种或几种反复出现的意象来表达特定的情趣和意味一样，冲突书写基于普遍的无意识重复的习惯，从打工时代的共性和普遍性出发，通过重复手法的操演，形塑了打工社会人物形象的基本状貌，使得“打工+冲突”的创作模式，成为五个火枪手作品中稳定的结构方程式，累积了“冲突文化”的深刻意蕴，如果能规避过于标签化，确实有其特定的情趣和意味。

一方面，由于时代背景与打工者的命运存在普遍共性，因此打工书写中的重复叙事是一种宿命般的被迫重复。另一方面，从互文性写作特点来看，打工书写中的重复叙事也是作者的自主选择或主观能动。无论如何，重复叙事成为打工书写的一大特点，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既有合理性也肯定存在盲目性。本章节不会做出如下结论：重复叙事是最好的叙述手段，冲突书写都采用了重复观，重复观能准确阐释冲突书写的方方面面，使用重复观这种分析工具会得到理想的讨论结果。这样收束本章节是欠妥的。但是，本研究至少已经藉由重复观这一路径，在文本的现场指认出了冲突书写的部分叙述手段。

第二节 副文本策略

副文本概念最先由法国文论家热奈特（Gerard Genette）1979年在《广义文本之导论》中提出。副文本基本的美学意图不是要让文本周围显得美观，而是要保证文本命运和作者的宗旨一致。（金宏宇，2012）

对于“副文本”的内涵和功能，热奈特做了精确的说明：

“副文本如标题、副标题、互联型标题；前言、跋、告读者、前边的话等；插图；请予刊登类插页、磁带、护封以及其他许多附属标志，包括作者亲笔留下的还有他人留下的标志，”其功能是“包围并延长文本，精确说来是为了呈示文本。”（热奈特，2001；71-72）

并不是所有文本都有系统的和固定不变的副文本信息，在不同的时代，文化以及版本中，副文本信息区别也较大。只是在现代，副文本信息才变得日趋完整。

（翟全伟，2015）

20世纪80、90年代中国大陆的文学作品，刻意而为的副文本操作并不多见。就出版商来说，直到进入新世纪，出版业的市场化竞争日趋激烈，以销售为目的

的经营理念，促使作品的副文本操作多了起来，“包装”手段花样百出。就作者来说，作者设计副文本是为了获得理想读者，让他们根据提示，最大限度地接近文本意义和艺术意图。（朱桃香，2009；41）就研究者来说，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只重视作品的主体部分即正文本部分，很少注视那些环绕、穿插和点缀在正文本周边的内容。（金宏宇，2012）

本研究从标题、题记两个副文本类别，对冲突书写副文本策略或称叙述手段进行探究，分析这种操作的用意与意义。

一、作为叙述手段的标题

叙述手段包括以副文本身份出现的标题。标题是标明文章、作品等内容的简短语句。标题本质上是内在于文本整体的，不过，当它脱离正文本而被放置在封面或者作品主体的最前面时，就有了相对独立的意义，按热奈特的分类而属于副文本。

1、个案分析。冲突书写作品的标题一般都是中规中矩的，并不特别。有三个个案可能是例外，值得研究。

周崇贤的《打工：挣扎或者希望》，全文回忆了1980-90年代几宗著名的打工事件，标题言简意赅地阐明了打工者无可避免的矛盾心理。打工首先是一种挣扎，这种挣扎主要缘起于强权者对打工者的攻击与打压，以及社会的不宽容。至于希望，还是或然的，或者有或者无，这是打工一代集体的宿命。要改变命运，可能只有还击与反抗，与厄运不断抗争或者还有希望。这正是冲突书写倡导的抗争理念。换言之，这个标题几乎囊括了打工者命运所有的可能，读者读了这个标题副文本甚至不用再看正文本就能够理解其意，感同身受。或者说，这个标题副

文本可以脱离正文本而单独存在，并生成意义。当然并不是说标题副文本始终可以取代内容正文本。真正优秀的作品，应该是正副文本水乳交融，以正文本为主，以副文本为辅。

周崇贤的《我——要——活——下——去！》这篇小说的标题，表面看似非理性，其实是理性的非理性，写出了小人物在大时代洪流下的哀号与悲鸣。从文章学的角度看，标题一般不带标点符号，但是该小说标题，5个字用了4个标点符号，这比简单的“我要活下去”更加意味深长，仿佛让人耳闻目睹那一声求生的呐喊时断时续。

副文本是进入正文本的阐释门槛，具有阐释学意义上的价值。跨过这个副文本门槛，我们进入小说正文本，小说第一部分第3自然段，交待了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台帝鞋厂在性质上属于‘三来一补’，厂房和设备是镇工业总公司的，但真正的老板是台商。工业总公司只是收取租金，别的事都不过问。”这里所说的“三来一补”企业，是改革开放的产物，这就把时间准确地定位在当代而不是夏衍的“包身工”时代。类似这样的台资厂，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可谓星罗棋布、不计其数。仅仅在东莞，据报道，“东莞现有台商逾10万人”（见2008年11月21日羊城晚报《10万在莞台商遭遇“就医难”》）。可见小说叙事所依赖的空间，并非极端个别地方，而是具有普遍性和广泛意义的所在，是所谓的典型环境。小说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打工妹吴媚，是亿万打工者中普通的一员，被厂长的淫威逼成了疯子。这样的结果与类似疯话的构成了因果关系。读懂这个故事，联系中国社会的现状，就会发现“我——要——活——下——去！”不会是最后的呐喊，流水线上的屈辱与呻吟至今依然存在，血汗工厂还在继续，强权对打工者的攻击与打压并未退出，只是当下的文学已鲜有记载，反衬出当年冲突书写的珍贵。

作为副文本,《我——要——活——下——去!》这个标题形式独特,寓意深刻,内涵丰富,是正文本的好门槛。但是,其在一般的文学作品中并不多见,如此操作往往有累赘之嫌。而从互文性或者相似性角度解读,它与日本电影《不,我要活下去!》⁵³的片名构成某种互文关系,有相似的打工主题,类同的悲剧美学效果,这或许意味着该小说也具备了同电影一样影响长远且广泛的可能。

张伟明的《我们 INT》作为小说的标题,应该也算一个较好的副文本。首先是它的时代性,汉字夹带英文,体现了中国改革开放、拥抱世界文明的时代风貌,打上了鲜明的新时期文学烙印,让人一望而略知“门槛内”等待阅读的这篇小说的时代背景。“中英文混杂”作为《我们 INT》的标题个性,其副文本结构形式与鲁迅的《阿 Q 正传》有异曲同工之妙。

进入新世纪,“中英文混杂”做标题的文本多如过江之鲫,以至于出现了在汉语言中随意夹杂英语、生造一些非中非西、含义歧异的词语等语言文字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损害了汉语言文字的规范性和纯洁性。而张伟明的《我们 INT》发表于 1989 年,从互文性方面考虑,其对后来效仿者应有一定的启发与影响。

其次,INT 是 Intermittent 的缩写,有“时而中断,时而继续,一会儿停下,一会儿继续”的意思,简称接触不良。“我们 INT”生动形象地再现了打工者的“趋避冲突”遭遇,反映了中国的打工者在“世界工厂”里的不适应心态,由此产生反抗精神。《我们 INT》小说讲的就是深圳某港资企业 A 线 QA 张恒,带领全体 QC 员“集体休假”(罢工)的故事,在向香港来的 24 岁的总管孙小姐示威后,罢工取得胜利,每人每月加薪 10 元。倘若不算是过度阐释的话,本研究认

⁵³ 日本电影《不,我要活下去!》1951 年 7 月上映,讲述主角毛利修三在东京打零时工的故事。因为经常找不到事做,最后准备带着太太和两个儿子自杀。1952 年 8 月,中国平民出版社翻译出版了该电影剧本。

为“我们 INT”就是“我们硬”、“我们赢”的谐音，暗合了小说中的打工者强“硬”起来，举行罢工，“赢”得胜利的题旨。

“1989年9月16日，杨宏海写信给《特区文学》总编戴木胜，力荐张伟明发表在內刊上的打工题材小说《下一站》和《我们 INT》。打工小说由此受到读者关注。”（颜爱红，孙夜，2009：378）这则文坛掌故，也能够说明“我们 INT”副文本连同它的正文本的价值，得到了专家学者认可，成为被推荐转载之作也就不难理解。

2、总体观察。总的来说，冲突书写的副文本策略操作尤其是标题制作，值得研究。从叙述手段上看，冲突书写对标题制作还是有不错表现的。例如安子的《风中亮出自己的旗》这一副文本“门槛”，让读者根据标题所示，踏过“门槛”，最大限度地走近鼓励打工者告别旧认同、形构新主体、反抗厄运、逆风飞扬的文本正文。黎志扬的《禁止浪漫》《无法潇洒》就打工社会人际伦理规范重建、打工者沟通理性和沟通能力提高的正文本而言，具有较为重要而简洁的结构和释义功能。对林坚的《别人的城市》来说，读者或许早已忘记正文本讲了什么，但是，副文本“别人的城市”5个字作为扼要的意符，成了一代打工者刻骨铭心的集体记忆。新世纪以来，中国许多大城市出现体力劳动者短缺，很多年轻人不愿再打工，与这种集体记忆不无关系。这就是副文本的魅力所在。学界有称“民工荒”，⁵⁴而副文本有了相对独立的意义，能够脱离正文本而长存在读者的审美意识里，并可能影响人们的社会认知与行为。

把文本范围稍微扩大一点，还可以看到，柳冬妩的《试用》、郑小琼《打工，一个沧桑的词》、王十月《出租屋里的磨刀声》、罗德远《在广州的深夜里奔跑》、

⁵⁴ “民工荒”通常是指打工者短缺现象。这种现象最早出现在中国南方一些主要城市，并在每年的春节前后最为明显。“民工荒”既包括“普工荒”，也包括“技工荒”，无论哪种类型的打工者减少，一般都认为是一种结构性短缺，与打工者的集体记忆、就业环境、利益诉求有关。正所谓“民工不慌”才不会“民工荒”。

林灵《他从坎坷中走来》、赵美萍《苦难是一所人生的大学》、马忠静《秋飒爽还想在北京打工》、郁金《漂在北京》、王剑《好姐妹情断上海滩》、刘洪希《一只青蛙在城市里跳跃》、何真宗《纪念碑》、朱应召《老板对我说 Sorry》、梦阳《除夕夜，独自在别人的城市》、徐非《归家的心还得流浪》、许岚《流浪南方》、孙恒的《天下打工是一家》、曾文广《我在异乡的城市生活》、李樱子《垃圾人》、程鹏《焊花落下，焊花落下》、白连春《在我祖国的大地，每个打工者》等文学作品，许多都是获奖作品。⁵⁵ 这些标题各具特色，作为副文本，对正文本都有着“一言以蔽之”的概括力量，阐释学意义上的价值明显，能够吸引读者进一步阅读。这些副文本亦有可能成为它们的正文本走向经典化的重要推手。反之，如果文学作品标题不醒目，没有文化底蕴，估计再好的正文本也会“养在深闺人不识”，特别是在阅读多元化的时代，更需要强调标题、书名的导读功能。

不可否认，因为冲突书写作者当时的学历水平与创作水准欠佳，很多标题并不完美，甚至有粗制滥造之嫌，作品发表时编辑也没有刻意对标题进行加工，这就部分消解了副文本本应携带的审美导向功能。相反，有的书商为了追求利润，在出版冲突书写作品时，对标题擅做修改矫枉过正，故意以三俗的书名哗众取宠，产生了恶俗审美情趣。总的来说，标题作为副文本叙述手段，在冲突书写中的策略地位不高，进一步挖掘研究的空间不大。

⁵⁵ 林灵《他从坎坷中走来》、赵美萍《苦难是一所人生的大学》、马忠静《秋飒爽还想在北京打工》、王剑《好姐妹情断上海滩》、何真宗《纪念碑》、朱应召《老板对我说 Sorry》等作品获得 2006 年由中国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主办的首届全国“鲲鹏文学奖”。这是打工文学的第一个全国性大奖。详见《青春与梦想——首届全国进城务工青年鲲鹏文学奖获奖作品选集》，北京出版社 2006 年 3 月出版。

二、作为叙述手段的题记

叙述手段还包括以副文本身份出现的题记。题记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题记包括：就名胜古迹或有纪念性的文物等著文抒怀，这种行为以及所著之文。也指古人在各处名胜地题写的文字，是一种文体名字。在现代文学史上，鲁迅的《南腔北调集》、《热风》、《坟》等作品均有《题记》专文，可见题记作为副文本其策略地位历来受人重视。

狭义的题记是指写在书的正文前或者文章题目下面的文字，多为扼要说明著作的内容或主旨。一般以不同于正文的字体排印，以示区隔和强调。本章节所研究的题记，专指狭义的题记。题记大部分是作者自题自记，引用名言佳句做题记也常见，总之有自拟与他拟两种情形，而自拟的拟写方法很多，包括悬念式、借用式、点题式、功能式、交代式、注释式等等。不同方法的选择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呈现文本的主旨或情感。正因为如此，所以热奈特等人把题记也纳入副文本范畴。

冲突书写作品中，有一些题记作为一种阐释引线，为正文本增添了阐释学意义上的价值，也借助作者意图的“题记化”，缩短了阐释与作者意图之间的距离，方便读者进一步理解整个作品。此外，这些题记在奠定作品基调、昭示作品走向、凸显作品主题等方面，操作得当，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虽称副文本但没有副作用。结合冲突书写例证分析如下。

1、**悬念式**。用题记来创设一个富含悬念的氛围，以便吸引读者的眼球。周崇贤的小说《我——要——活——下——去！》的题记“我们是人，我们要吃饭，我们要工作，我们要活下去”就属于悬念式，谁在呼喊？谁不是人？谁能不吃饭？谁的活下去成为问题？能吊起读者的胃口。此其一。其二，这种诉求式题记，上

对作品标题做了解释，下为正文展开做了铺垫，起到中介作用，展现了副文本的基本功能。

对此题记稍做哲学阐发，如果说“我们要吃饭”是本我，“我们要工作”是自我，那么，“我们要活下去”就是超我。弗洛伊德认为人格的整体由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主要部分组成。本我是原始的、与生俱来的，缺乏逻辑推理，唯一的需要就是满足自身。一如该小说题记所言“我们是人，我们要吃饭”，活着和有饭吃是故事主人公的本我。自我是社会的产物，是外部世界和现实的代表。现实就是不劳者不得食，要工作才能有饭吃。对于故事主人公来说，这种自我意识从一开始外出打工就已经根深蒂固，从不奢望有免费的午餐。超我是理想的东西，需要努力才能达到或者得到，它是完美的而非快乐的或实际的。对于故事主人公来说，“我们要活下去”成了人的超我，换言之，活下去是理想，是需要努力才能达到的目标。

该小说主人公吴媚当然是人，要吃饭，她也要工作，可是好色下流的厂长想霸占她未遂后，居然采取种种“厂里的私刑”折磨她。吴媚为了活下去，什么都忍了。最后厂长见所有的“厂规”对吴媚都失效后，干脆把她赶出厂外，押金证件也不退回给她，意味着吴媚要活下去都成问题。吴媚去政府劳动管理部门投诉却被粗暴对待，结果精神失常了。押金证件虽然最后退回来了，可是她已经疯了，这些事后诸葛亮有什么用？强权对打工者的攻击与打压所造成的伤害，无以挽回。题记参与渲染这种悲情，增强了文本的整体吸引力，为更好地呈现文本哀怨与愤怒的情感出了力。

题记“我们是人，我们要吃饭，我们要工作，我们要活下去”，看起来像小报标题、政治口号，其实是打工者最简单、最基本的诉求，最真的想法，特别是

冲突书写那个年代的打工者，就这么点愿望而已，从不敢奢望更多。这个题记与小说标题、正文共同组成了这篇小说的整体，建构了小说“内文本”的互文关系，使整篇作品形而有象、结构紧凑、主题集中，立场鲜明。

2、借用式。引用名言佳句做题记，也是叙述手段之一，冲突书写作品里也有。“哲学就是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到处去寻找家园”，十八世纪德国的浪漫派诗人、短命天才诺瓦利斯这个比喻被周崇贤作为题记，运用到他的小说《漫无依泊》中。《漫无依泊》讲述了一个文学青年在大都市打工的辛酸故事。“我”终于找到工作了，做了个小报记者。“因此没有编制。这就意味着我无法走近城市。户口问题，住房问题，”“最重要的，还是城市人惯常的优越感总是有意无意地流露出来：你还不是这个城市的人，你只是一位过客，一个讨生活的马仔，一个永远的乡巴佬。”（页386）在这里，打工者的人生哲学被理解为“乡愁的冲动 + 到处去寻找 = 漫无依泊”，借用的哲理性题记，活化为标题的“方程式”，使两者建立了一种等式或对话关系，题记与主题最后融为一体，夯实了主题的内涵。周崇贤还在《那窗 那雪 那女孩》中借用圣经的话做题记，增强了文本的异质性。

许多借用式题记来自古今中外的经典名篇，这种对经典名篇之片段的借用所构成的副文本，能与正文本共享经典的精神资源和文化资源。例如上述周崇贤借用十八世纪德国浪漫派诗句、圣经里的话做题记，这其实是一种用典方式，无疑会增加正文本的艺术感染力，优化作品主题的表达，使其个人化写作与经典之间产生某种互文性。不过，借用式题记作为叙述手段，难免有借而不用，大而无当，或者错借、借错的可能。因此从控制风险的角度考量，他拟而非自拟的题记不宜滥用，此种叙述手段在操作时尤需谨慎。

3、**点题式**。安子在《风中亮出自己的旗》中，讲述了许多在深圳打拼的人，以不屈不挠的意志，战胜了命运，取得了成功，是打工者的励志篇。《风中亮出自己的旗》是《都市寻梦》这本书的第四章。这本书有6章，每章标题下，都有题记。《风中亮出自己的旗》下的题记，是一首激昂向上的诗：站在大海的边缘 / 有初升的朝霞在眸中升起 / 斜倚岁月的栅栏 / 诗歌是我们共同的远方。（页195）这首诗虽不怎么押韵，但是有意象也有意境，特别适合希望通过“亮旗”而迈向成功的打工者阅读，能让读者感受到像诗歌一样美好的远方，就在这个城市等着大家；每一个人都有做太阳的机会，谁升起谁就是太阳；初升的朝霞，就在我们眸中。也就是说，作为副文本的题记，为正文本预热、热身、点题。

安子作为打工者的青春偶像，她虽然取得成功，但是她没有把其他打工者置身事外，她把自己对社会、对生活、对人生、对前途的独特感受通过题记的方式表达出来。她的造梦理想、追梦精神、圆梦信念也通过题记策略的操作，获得充分的体现。

安子是五个火枪手中的唯一女性，她的存在，使五个火枪手作家群体不至于阴阳失衡，带来了以柔克刚的比较精英化的抵抗方式。在冲突强权的协同战斗中，安子的作品（不论副文本还是正文本）更具理想主义，展现了“安子的天空有阳光”的光明主题，也为打工者形象塑造提供了升华与理想化的某种可能，⁵⁶这使得冲突书写作品在整体上，色彩明亮度有提高，叙事有穿透力，议论有说服力、抒情有感染力，主题提升有空间，读者接受更广泛，相应的经典品性，也有所增加。

⁵⁶ 1991年，深圳广播电台邀请安子主持“安子的天空”热线节目，为外来务工者排忧解难。“愿每个打工者都找到属于自己的天空”，既是安子的电台祝愿，也是打工者的奋斗理想。参见新华网深圳2009年10月7日电（记者吴俊），《安子：愿每个打工者都找到属于自己的天空》。

4、**功能式**。题记在正文本中承担一定的功能。例如，“命运给我们太多的相似，太多的创伤，只有对往事的忘却，才能使内心的郁结解开。/ 愿这混账岁月对灵魂和躯壳有过的磨砺和侵蚀都成为历史…… / 让我们灵魂与灵魂之间都保留着秘密，让我们告别那个充满悲伤的撕心裂肺的季节。”（页 539）该直接引语被黎志扬分为三段，作为题记，写在他的小说《无法潇洒》的标题下面，这段抒情式题记引出了主人公方华不算太倒霉的打工故事，这在本研究互虐篇里已有论述。这段题记其实是以一种温和忍让的姿态，对打工岁月所进行的告别演说，符合小说女主角方华的身世、故事与价值观。此一题记承担了两个功能，一是倒叙功能，把最终的理性思考，提到整个正文本尚未开始的最前面。二是文末点题呼应全文的功能，这个题记的大部分文字，在小说结尾处再次出现。从中也能够看出此一题记具有实用性，并非可有可无。

考察文本发现，并非所有的冲突书写都有题记，题记作为副文本在冲突书写叙述手段中的“能见度”也不高，但是五个火枪手几乎每家都尝试过使用题记来夯实作品，这就说明藉由题记为作品加分的主观能动性还是有的。无奈题记因为文字精炼，地位仅次于标题，往往比正文本更难以书写。写得不好，就是画蛇添足、弄巧成拙，所以这种叙述手段冲突书写者用得不多，也很少有人对此进行整合研究。因为乏人问津，本章节的分析梳理也就显得论有所值。

需要说明的是，打工文学的副文本类型其实有很多，包括序言与插图，都能比较好的与正文本形成良性互动，为作品主题的催出起到添砖加瓦的作用。

有些序言拜名家所赐，这有助于打工文学的经典化。然而，冲突书写往往是打工文学作品中的部分内容或情节，例如肢体、心理、语言冲突的描写、反抗主题呈现等，而序言本质上是针对某部文学作品整体而言的。因此如果研究冲突

书写的“序言”副文本，就有肢解序言之嫌，尽管很多序言里也有对冲突书写的评点。本研究在此也遭遇“趋避冲突”，力有未逮，留待后人去完成。

至于插图，在现有的作品版本中，与冲突书写情节与主题恰到好处地出现的插图很少。安子的《都市寻梦》，在每章后附上一张她和打工姐妹们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的照片，这些照片应该算作是副文本，为《都市寻梦》这部自传体小说增添了更多令人信服的悦读美感。除此之外，很多冲突书写作品的插图并不直接服务于情节与主题。另外，要洞察插图副文本的作用，还需要有专业美术知识。例如鲁迅先生对美术十分喜好，也相当在行。他本人非常重视书籍插图，对于出版的图书他总是根据需要想方设法配上一些精美的插图。因而他的作品副文本总是那么恰到好处地与正文本浑然天成，⁵⁷ 为文学史留下佳作与佳话。

基于冲突书写作品的副文本实际，以及自身的研究能力，本论文不对作为叙述手段的序言与插图等其他副文本进行挖掘与深究。

⁵⁷ 有关论述可参见陈漱渝的〈图文时代的鲁迅作品〉，见刊《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8期；丁卯的〈由比亚兹莱、谷虹儿的作品谈鲁迅的插图情结〉，见刊《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等。

第七章 冲突书写的叙述手段（下）

上一章讨论了冲突书写两个富于启示性的叙述手段：重复叙事与副文本的应用，也可以认为是一种富含结构性技巧的叙述手段。本章继续指认冲突书写的其它叙述手段，主要为修辞技巧。本章立足文本，从考察冲突书写的文字驾驭出发，以修辞学等相关理论为分析工具，就五个火枪手运用句法、人名修辞乃至反话语的语言经验与表现技巧，及所呈现的意义加以审慎研议，以发现这些作品的精彩之处，恰当分析冲突书写策略的价值。

第一节 句法运用策略

小说句法能够折射主题思想。冲突书写中经常出现长句、排比句、独词句，作者们的这种叙述手段未必富于原创性，也未必与众不同，但是至少体现了他们在创作中对句法策略的重视。

所谓句法，一是指句子的结构方式，二是指语法学中研究词组和句子的组织部分。本研究里的句法指前者。

本章节认为，冲突书写善于利用句式的变化来铺陈故事、形塑人物、表达强烈感情，使文本看起来错落有致，富有情趣，美学效果较为独特，使人对冲突书写读后有同感，有同情之理解，能产生理解之同情。

一、长句与排比运用

长句子很多时候也包括排比句，本章节为便于研究，将此分开讨论。

写作离不开句子，句子是用词与词组构成的，能够表示一个完整意义的语言单位。句子有长有短。汉语句子的长短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现代汉语简明教程》（王燕南，1989）对长句的阐述为：“词语使用多，结构复杂，形体较长的句子即为长句。”关于长句子，中国清代周祥钰在《大成曲谱论例·新曲苑》指出：“句子长短，古无定限。以十七字为一句，亦罕其偶也。若长于七字，则虽作一句，究之必有可读之处。是以唐人近体，至七字而止，七字之声音克谐。今遇八字以上句，并加读焉”。这表明句子长短在字数上并无“定限”。

也就是说，长句子是指那些包含结构复杂的不止一个修饰成分的句子，并非一定是指字数多少，还要看句子成分的复杂与否。从句子的结构形式和内部关系着眼，将长句分为长单句，长复句（高更生，1988）等，长单句是因为某个句子成分或某几个句子成分特别长而形成的，长复句是指复句内部包含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分句，分句间具有两层或两层以上的关系。本章节不分长复句与长单句，以免疲于语法分析分散研究焦点，统称长句子。

英语文学作品中长句子很多，而且结构复杂，成分关系多样。汉语冲突书写，在特定的场合，为了表达特别的感情，往往使用特殊的句法，以产生独特的美学效果。

（一）长句子策略

细读文本，发现冲突书写经常文不加点，使用长句子、句群，或者在句子与句子之间故意省略标点符号，或者使用密集的排比句，借助这些策略与叙述手段，营造连珠炮式的“冲突”效应，使语言像洪水一样倾泻而来，充满磅礴力量，使读者几乎有窒息的陌生化即视感，阅读的冲击力也就洋溢其中。在冲突书写中，长句子犹如长兵器，射程远，火力猛，能先发制人；排比句犹如“排子炮”，许

多门炮同时向同一目标发射炮火，使“冲突”发展出一种视觉上的激流纵舟、排山倒海之势。长句子策略运用既非冲突书写所独有，也非冲突书写所能例外。

张伟明在《我们 INT》写港资企业员工，因为不堪忍受低工资与长期加班等非人待遇，而决定“集体休假”。“我”代表工人向香港高管“摊牌”，“我”一口气说了罢工的理由，据统计共有 491 个中文字符，中间没有标点符号。这无疑是个长句子，结构复杂，成分关系多样。引文可视化呈现如下：

我说：“我们为什么集体休假是因为我们的工作太辛苦了太紧张太机械太嘈杂天天晚上加班连星期天也要加班紧张的工作长时间的工作劳动强度大的工作使我们太疲倦神经绷得太紧我们经常失眠经常做恶梦女的天天晚上梦见自己被人追杀男的天天晚上梦见自己追杀别人我们天天匆匆忙忙地吃饭匆匆忙忙地大小便匆匆忙忙地睡觉匆匆忙忙地给家里人写很多错别字的信我们觉得好像有 10 年没睡过觉连做梦都是匆匆忙忙的我觉得这世界太紧张太吵闹而这些都是金了你们的厂后才有的感觉我们宁愿少一些钱何况你们给的钱又是最低标准的天天加班 200 元都领不到我们情愿不要加班费不要那么紧张那么累我们集体休假时我们无可奈何所作的决定我们不愿说是罢工我们内地不兴这一套我们只说是集体休假而按国际劳动法我们也是应该享受工作加日的但你们从来就没有遵守劳动法连起码的人道主义都没有你们只是把我们看成一种机器一种能为你们赚大笔钱的廉价机器我们没有劳保待遇病倒了得自己掏钱看病请一天病假还要被厂里扣掉 10 元甚至被炒鱿鱼我们是人不是机器就是机器也要修理加油所以我们要集体休假，所以我们决定不干了！”（张伟明，1992：59）

“我”说完后，因为一口气叙述的时间过长而使“我”的大脑有 INT 现象（INT 是接触不良的意思），眼前历历在目的野蛮的不公平的现实而使“我”过于激愤。为什么这么长的句子不加标点符号隔开呢？这就是作者的书写策略，故意不使用标点，利用长句子或者叫句群，集中火力，用密集的炮弹，去还击与反抗强势资本对弱势打工者的攻击与打压。这样的声讨与控诉阵势，如群虎出闸，尽锐出战，势不可挡。显然，在这种语境下，用你一言我一语的斗争策略与书写方式，无法显示打工者“火山群总爆发”的力量。

另外一种解释认为，弱势打工者第一次罢工没有经验，罢工主事者希望尽快表达罢工理由，所以不愿停顿，唯恐一停下来就“忘了词”或者被粗暴打断没有继续说下去的可能。罢工的理由是打工者遭受苦难与老板目漠视人权，罢工是对强权罪恶的一种清算。强权的罪恶实在太多，罄竹难书，为了节省竹筒，省略标点。中国古代竹筒上的文字之所以没有标点，其实也是出于节省竹筒这样的考虑。冲突书写这样的文不加点，应和了传统与创新。

小说情节继续发展，长句子粗略继续使用。香港来的高管孙小姐有样学样，用比“我”更快的语气回应打工者，为她自己开脱责任，最后她用那流利的普通话重复了一句：“我说到做到。”

想不到孙小姐竟用比我节奏更快的语气说起话来：“你们不要辞工你们要帮助我你们辞工了A线就要瘫痪这会误了订单日期的我会受处罚的会被老板炒掉的你们工作辛苦紧张我承认但很多事情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们只管生产进度和产品质量我们不知道你们工资不足200元我们不知道你们病了一天要扣10元这些事情都是中方管的请你们帮助我不能看着我多年辛苦挣来的这种成绩一下子被毁了像我这样一个女人在香港那种环境能挣到我现在的地位是很不容易的你们加班我也跟着加班我也知道加班很辛苦但我也受雇他人请你们理解我的苦衷我一定想办法减少你们的加班时间我一定要想他们争取给你们多加工资相信我我说到做到。”

她说到这里，用那流利的普通话重复了最后一句：“我说到做到。”（张伟明，1992；60）

和“我”491个字一以贯之类似，孙小姐240多个字的长篇回复，中间也不停顿，一气呵成，文无点易，说明双方斗争非常激烈，对方的炮火也很密集而猛烈，势均力敌，针锋相对。孙小姐也想快快推卸责任，所以语速快、不停歇。当然，两强相遇勇者胜，因为“我”等工人首先“起义”，而且是正义的争取，对方仓促应战，不得不全力面对。换句话说，此处长句子是对上文的呼应，是一种对等的叙事需要，也更好地塑造了孙小姐这个来自香港的“他者”形象，呈现了她“不是猛龙不过江”的人物个性。

类似这样，用长句子或者不加标点符号的句群，来铺陈故事、形塑人物、表达强烈感情的书写策略，在五个火枪手的冲突书写中，不是孤例。周崇贤的作品，也有这种省略标点符号的长句子表述，以表达强烈情感的磅礴而出。

周崇贤的小说《青春无注释》讲述了一群在兴泰鞋厂打工的青年男女的爱恨情仇故事。主人公周师傅喜欢看书，但是恋爱老是不成，被一个绰号叫“二流子”的工友取笑，为了赢得自尊，周师傅用了个长句子进行反击：

“不信？”我的自尊心被二流子轻蔑的态度刺伤了，我坐起身来冲他大声喝道：“前天三楼有个女孩还亲自对我说她愿意问我要不要她呢你他妈的一天到晚狗眼看人低我老人家个子比你高力气比你大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你得意个屁！”
发泄了胸中的气氛我忽然感到自己很卑鄙，那天，当秋影看了我写在手心里的字后，她理都不理我转身就走。（页 194）

前天，周师傅在手心里写了“秋影，我爱你”，结果秋影看完，转身就走了。也就是说，周师傅其实已被在鞋厂三楼上班的同事秋影拒绝了。但当二流子笑话周师傅“哪个姑娘会喜欢你”时，他发火了。通过 66 个字组成的长句子书写，表现了周师傅火气的来势汹汹，剧烈的感情表达藉由长句得以实现。

周崇贤在《我用我男人的热血为你饯行》中，也安排了两个长句子来控诉：

报纸上说有个副市长衣冠楚楚人模狗样四处讲话作报告指导工作视察民情疑符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伟大形象……
深圳一个靠倒卖土地敲诈公家发财致富的土著天天吃猪鞭狗鞭牛鞭老虎豹子骆驼鞭搽“猛男油”抹“金枪不倒膏”……（页 214）

前者“人民公仆”因嫖妓被抓，后者“深圳土著”最大愿望就是睡遍深圳美女，每嫖一次都要做如实记录。这两个长句子以其是对强权作恶的揭发，不如说是对他们的讽刺、唾弃与耻笑。之所以不加标点，本研究认为莫不是出于前述所议的罄竹难书之考虑。

作为叙述手段，长句子运用在冲突书写中表现突出，出现大量长句子文本。结合众多作品的故事情节来看，长句子运用能推动情节，为主题呈现服务。

（二）排比修辞策略

排比修辞作为叙述手段，在冲突书写中也被广泛应用，提高了作品的艺术灵性和社会忧患意识。排比句在冲突书写中也多处看见。

排比句是把3个以上（含3个）意义关联、结构趋同、语气相近的词组或句子并置在一起组成的句子。排比句读起来琅琅上口有节奏感，有一股强大的力量，能增强语势，抒发强烈的感情，深化文章题旨，显示作者的创作个性与才情。

如果说上述文不加点的长句子、句群是冲突书写的远程兵器，那么排比句则是它的中程武器。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都对排比修辞的运用颇为重视，冲突书写也不例外。

安子的代表作之一《深圳维纳斯之谜》，把打工妹比做断臂的维纳斯。用了一组排比句，强化了文本的表现力，表明作者在叙述手段上力求创新。她写道：

这些苦斗的维纳斯遍布在深圳的每一个角落！她们给深圳带来了活力，她们押的是自己的青春和智慧，她们为深圳这座年轻的城市付出了辛勤和劳动，但她们中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如意的收获。她们还有一部分人迷失在深圳的街头找不到回家的路。会有部分人发现深圳并非梦想中的天堂，抱着“哪里的黄土不埋人”的想法而怅然离去……但也有一部分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在深圳站稳了脚跟，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有了一个很好的发展空间。（页95）

这里用排比的形式，对打工妹在深圳的生存状况，做了铺陈，有环环相扣的表达效果。5个“她们”外加“有部分人”、“也有一部分人”分别领衔做主语的句子，诉说了打工妹在深圳的处境：面对强权所把持的强大的社会压力与惩罚机制，承受着来自国内强权与殖民化外资的双重夹击，有的“维纳斯”成功了，有的退却了。排比修辞在此的运用，不单是写作技巧与叙述手段问题，更重要的还

是作为写作主体的作者本人，曾为打工妹，有对深圳打工妹的广泛了解，有生活的丰富积淀，才写得出这样一个表示完整意义——为打工妹代言的句群，展示了作者对底层女工与生活事理的深刻认识。

在强权对打工者的攻击与打压书写中，安子继续用密集的句子所组成的文字书写打工者的辛苦遭逢：

据报载，某厂发生厂房倒塌事故，3名打工仔被压死；葵冲某厂一把大火，烧死打工仔16名；更多的打工者工资被克扣或拖欠；加班无休无止且无加班工资；生病时受歧视，甚至被扫地出门；宿舍如煮饭锅，冲凉成为奢侈品……在特区，这些打工者在苦叹外面世界的无奈。

炒鱿鱼这道菜难吃。押金的妙用与身份证的异化。“罐装沙丁鱼”与“胜利大逃亡”。“无形杀手”在游荡。“半夜惊梦”几时休？老板姓“赖”，工人姓“欠”。谁是赢家？希望在人间。（页94）

所引用的两段文字，都是由句子组成的大“意群”，属于列举式排比，用排比的形式连续列举事例，造成叠加气势，使内涵更厚重，表达了作者的强烈情感体验。如此密集的“事实”藉由排比句而列举堆积在一起，是对想象空间的充分展开，蕴含了作者的无助、愤怒、谴责与反抗意识，为文本增添更多社会控诉意义。

周崇贤在《青春无注释》中写到打工妹映月，因为表现好得到老板的重要，但是工友们想当然认为她是凭姿色靠卖身投靠获得提升的。一次，映月与周师傅对话，问周师傅“美丽有罪吗？”“漂亮有罪吗？”“被老板赏识，受老板器重，有罪吗？”——这一组反问式排比，表达了质问者的气愤与气势。她还告诉周师傅，“我”为自己“今后的丈夫守护着贞洁，”“希望我今后的丈夫，能证明我的清白”。这时，周师傅感到深深的自责，又一组排比句紧跟着出现：

我无言以对，我满面羞愧地看见了自己心灵里阴暗的一隅，看见了隐藏在心灵暗角里的污垢，看见了自己灵魂的丑陋。映月的质问就像一面明亮的镜子，我从个镜子里看清了自己的形象：一个外表英俊潇洒而心灵却庸俗不堪的家伙。（页 205）

4个“看见”与“看清”建构了一组想象式排比句——他看见的其实都是肉眼看不见的。几个连贯的动作“看”，既改变了文中周师傅等人的成见，打工妹新的主体性也在这种与成见作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建构起来，作品人物形象因此得以净化，作品主题得以升华。

为了刻画打工者因为户籍制度所限，不能在打工城市扎根，只能像候鸟一样徘徊在都市与穷乡僻壤的故乡之间的无奈，张伟明在他的小说集《我是打工仔》的序言〈原来的我〉的结尾处，也用了一组排比句：你还会这样走过来，这样走过去。你还会这样走过去，这样走过来。你还会这样走出来，这样走进去。你还会这样走进去，这样走出来。（页 8）不仔细看，还以为是重复；细细体味，才能读出其中的况味。制度的偏差，使打工者的命运起伏不定，充满变数。社会金字塔下庞大的底层打工者，如果不能安居乐业，这个社会的稳定就失去基础。冲突书写乃至打工文学的社会忧患意识正是通过类似的排比修辞等多种叙述手段毕露无疑。

需要说明的是，冲突书写所运用的句法，并非都是“沉重的潇洒”，也有用轻松的排比句，自嘲式地反映打工者工作苦闷和彷徨的，读起来让人莞尔。

张伟明在《大吹口哨》中，说到在只有 5 个人的广告公司打工的段均，在为公司的广告业务发愁。老板接了一个单，为一家文胸生产厂家做广告文案，段均被要求给鸟牌文胸撰写广告词，这可为难了他这个毛头小伙，反映了脑力打工者的生存压力，其实并不比体力打工者轻松：

到底用什么词更好呢？他又试着在稿纸上写了一连串的广告词：戴上鸟牌文胸的女人更青春；戴上鸟牌文胸的女人更优美；戴上鸟牌文胸的女人更迷人；戴上鸟牌文胸的女人能减去 10 岁；戴上鸟牌文胸 8 岁的女孩增加 10 岁；戴上鸟牌文胸女

人不但有女性的漂亮还会有男性的潇洒；戴上鸟牌文胸艾滋病会自然消除；戴上鸟牌文胸会有避孕效果；戴上鸟牌文胸的女人不但会有一个好丈夫而且会有一个好情夫……写到这里段均觉得大脑一塌糊涂，不知用什么样的广告词才合适。（页 146-147）

9 个句子组成的排比句，一句比一句妙趣横生，为文本增添幽默，增强了作品的情趣与文采，从创作技巧上讲，多一些幽默，就会少一些平淡，可以突破枯燥古板的陈述模式，驱散不良情绪。遗憾的是，五个火枪手的作品中，排比句不少，有趣的不多。这一方面可能与作者在打工人生的高压下难以产生幽默灵性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打工与冲突”作品的整个主题、基调、风格有关。

无论如何，冲突书写还是运用了不少排比修辞手段的。排比作为一种富有表现力的修辞方法，其优势主要表现为用整齐的结构和连贯的语气来增强语句气势、明晰语句深刻含义，冲突书写借力了这种修辞优势，为彰显作品主题、抒发剧烈的感情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二、独词句运用

独词句作为冲突书写的短兵器，被广泛应用，用来烘托环境、渲染气氛、刻画人物、传达感情，产生了同长句子与排比句有所不同的审美效果。用短兵器来形容叙述手段或者修辞策略，也有先例，鲁迅先生的文章，就被认为是匕首、是投枪，直指敌人的心脏。这其中的匕首就是短兵器。当然，匕首投枪多指鲁迅文章的价值与犀利的语言。本研究的短兵器则是指冲突书写中的独词句。

词语是浓缩了的社会实践。用一个词或者一个以名词为中心的偏正词组构成的非主谓句，我们称为“独词句”。独词句虽然只有一个词（或一个词组），但是却能表达完整的意思，具备了句子的条件。（齐沪扬，1987；25）也有专家认为，独词句是指“用一个词或者不可切分的词语组合所表达的句子，其本身不可再分

解出单独的成分，通常用于对话，起交际作用。”（张秋红，2009；11）本章节所要讨论的独词句基本含义也是如此，它是由固定的一个词或词语组成，具有约定俗成的结构模式，在文本中作为整体来使用，不借助其它要素。

对于读者来说，要完整理解长句子含义，一方面会有陌生化与怪异感，另一方面，需要“加读”就是加标点符号，容易造成阅读障碍。因此，长句子策略不宜多用。长句结构复杂，内涵丰富，逻辑严密，能大容量表达思想。从修辞上考察，长短句各有互不取代的功能。短句结构简单，句义明晰，简洁明快，一语中的，能精细化表达思想。作品的对话中尤为常见。独词句是短句子中的最小形态。冲突书写中，作为重要的叙述手段，长短句子反复使用，尤其是一些独词句写得很精彩，为作品增加艺术魅力，更显匠心与工力。

张伟明在《下一站》中，运用独词句叙述手段，旨在刻画人物新形象，改变世人对打工者的刻板印象。作品里的打工者“朱江”去应聘，在公司人事部接受一中年男子面试，中年男子提出要看他有什么学历证明，朱江从口袋里拿出的证明有 10 种，除了正规的中专毕业文凭外，其余的还包括：“初级电脑培训学员结业证啦，秘书专业结业证啦，吉他专业结业证啦，交谊舞培训学员证啦，气功函授学员证啦”，（页 33）⁵⁸ 满桌的证书证明，看得中年男子眼花缭乱。

通过 5 个“啦”字结尾的名词性词组，具有约定俗成的结构模式，做成独词句，除了刻画朱江有点迂腐之外，也意在告诉读者，打工者朱江，既有中专毕业学历文凭，还有各种技能，包括电脑、秘书、吉他、交谊舞、气功等。尽管朱江

⁵⁸ 这些证件时打工者自己准备的，打工者还必须按照国家的规定，携带大量的证书、证明出门谋生，否则属于“无证上岗”，查到就要破财。这些证件包括但不限于：身份证、未婚证、计生证（计划生育证明）、暂住证、边防证……这些“昂贵证件”，很多是有关部门的“创收手段”。参见《外出打工证件先行：一个打工者至少要有 10 个证件》，羊城晚报 2001 年 3 月 30 日。作者这样写朱江，分明含有对办证规定的反讽。

学历不高，不过中专毕业，但是他的综合素质很好，可谓“十项全能”。这样的打工者，老板要把他当奴才使唤，绝对会遭遇抵抗。这么多证书铺排出来，也成为打工者告别旧认同、形构新主体的表征——打工者并不都是文化水平低的，只要肯学习，照样可以提高自身的职业技能，在社会上立足。薄技在身，胜过良田万顷，也不怕被炒鱿鱼，就算被辞退，也可以潇洒走向“下一站”，阐释了《下一站》小说主题。

周崇贤在《我——要——活——下——去！》中，为了烘托环境，各用了两个成语或叫精短惯用语（不可切分的词语组合），分别组成独词句，并自成一段，成为独词段落。主人公吴媚因为不屈于厂长刘口水的淫威，而被厂长找借口罚站。“吴媚站在毒辣的阳光下一动不动。这是台帝鞋厂惩罚工人的方式之一种。”（页 198）然后用泼墨式的文字，描写吴媚在太阳底下如何大汗淋漓，如何咬牙坚持。在这些文字之前，只用了一句成语“烈日当空”自成一段，烘托了环境的恶劣。除了“罚站”，还有“罚跑”。厂长又找借口罚吴媚跑步，作者又用了一个短语“大雨倾盆”自成一段，强化了环境的恶劣。然后再用众多文字，描写吴媚在雨中跑了一圈又一圈的神态与心理。

与之构成互文关系的，可以是老舍的《骆驼祥子》，祥子为了生存在“烈日与暴风雨”（先是烈日后又暴雨）下拉黄包车的书写，刻画了底层民众的疾苦。而周崇贤笔下的吴媚在“烈日当空”下罚站与“大雨倾盆”中罚跑，与祥子所受的苦难有过之无不及，尽管时代背景与社会制度不同，但底层民众的疾苦大同小异，正所谓“兴亡百姓苦”。打工者的悲情通过独词句传达出来。把这篇小说和老舍的《骆驼祥子》做比较阅读，前提条件“可比性、差异性、相似性”都相对存在，这种互文关系的建构也有可能使周崇贤的这篇小说趋向经典化。

还有一种双独词句的重复运用，也是冲突书写叙述手段的一个范例，值得指认。

安子在《梦深圳，深圳梦》里回忆了自己的爱情经历，其中“车流。人流”双独词句在 48-49 两页文字中出现了 8 次。每当她回忆到一个恋爱细节时，就会想起第一次挑明关系时的环境：车流，人流。所以后面一件件两情相悦的讲述，未了都来一句：“车流。人流”并独自成为一段。

从心理学上讲，这是第一次挑明关系时的场景给她印象太深，满眼的车流与人流，呈现了都市之夜的特征性典型环境。后面的路越走越宽，但是起点的情景始终难忘并反复闪回。从文学传播上分析，是为了取得最佳传播效能，这种叙述手段的应用能引起读者注意并加深对关键信息的印象，起到强调作用。这种双独词句的重复，简明扼要地表达了完整的意思，也串联起作品的起承转合，犹如声乐曲中的过门，串连曲首、曲尾或者句、逗之间的唱腔，具有制造气氛，烘托情绪等功能。

“嘭。嘭。嘭。嘭。嘭。嘭。嘭。嘭……”（林坚，1994；100）这 8 个象声词“嘭”各用句号隔开，分别成为独词句，这些独词句构成林坚《有个地方在城外》小说的一段。这些独词句发出的是什么声音？是打工者所住的宿舍的围墙外，建筑工地的打桩机发出的声音，这种声音夜以继日（建筑工地为了赶工期晚上加班到半夜），吵得打工者晚上无法睡觉，连“叶明远”（小说中的人物，下同）养的猫都跳上跳下躁动不安。打桩机是重型建筑机械，功率大，耗电也大，使得宿舍区的供电很不稳定，连“钟立鸣”躲在宿舍偷煮方便面的电炉都因为电力不稳而短路报废。而主人公章承启却分明感到他的心在胸膛里也跟这嘭嘭的声音“剧烈地跳动”，影响到正常的心脏跳动了。这样的书写可以解读的意义很多，无需

展开，只想说明，作为叙述手段，这些象声词独词句烘托了打工者生存环境的恶劣，渲染了打工者无可奈何的心情，为打工者后来开展罢工的情节展开埋下伏笔。

本研究认为，独字句应该属于独词句的特例。类似上述“嘭”的独字句，冲突书写中还有很多。其蕴含的意义不因为字数少、字数单一而减弱或者不能够清晰表达。需要重申，说它是特例，但不是说独字句在冲突书写中是孤证。有必要再举一例说明，

张伟明《月亮、月亮、月亮……》中，王元因为不能适应大都市生活而回了老家。但是在老家他发现自己依然高兴不起来。父母跟他聊天，有6段对话，无非是劝他再去打工，要学会吃苦，要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别人都能在城市呆下来，你为什么不能？王元频频点头，但是回答就一个：“嗯！”一连6个“嗯”各自成段。这6段“嗯”或者说6个独字句，其深刻的意涵是什么，作品中没有明说，留给读者想象空间。

阐释起来，不外乎几层意思，很符合中国外出打工者的心理，或者说刻画了那个时代一个典型的打工者形象：不违抗父母之命；报喜不报忧，没有跟父母说起在外打工的辛苦，怕说多了“儿行千里母担忧”；外出打工经过市场经济洗礼的子女与常年固守家园的父母有了严重代沟，无法沟通，只能“嗯嗯”应付。事实上，当年很多打工者，无论平时在城里干多么脏苦累的活，多么节衣缩食，受多少气，过年回家总是穿得很阔气的样子，出手也显得大方，总说城里老板待他不薄之类。也正因为如此，一批又一批的城乡青年，前赴后继，涌进大城市，梦想过上好日子。有研究表明，出生在1980-90年代的所谓80后、90后等新生代打工心态就与1960-70年代出生的打工者（例如五个火枪手）完全不同，父母的唠叨啰嗦只会引起他们反感与反弹，在外面打工更挑剔。简言之，一个“嗯”字，

表达了那一代打工者复杂的情感；6个“嗯”字段落，为这小说添加了家庭伦理与人生前途的双重无奈，其美学况味打上了那个时代的深刻烙印。

当然，正如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2005；36）所言：“一件艺术品的全部意义，是不能仅仅以其作者和作者的同时代人的看法来界定的，它是一个累权过程的结果。”冲突书写句法修辞策略的指认、应用分析，及其所呈现的意义，也不是我等与作者同时代的人的看法所能完全界定。本节研究局限难免。

第二节 人名修辞策略

上述所论句法属于修辞的范畴。本研究认为冲突书写采用的修辞策略，并非狭隘地指其使用各种常规的“修辞格”例如排比、比喻、夸张、反讽等等，而是指作者在冲突书写中积极调整语言的行为活动。众所周知，修辞本义为修饰言论，亦即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藉由多种语言手段以取得尽可能好的表达效果。而所谓好的表达，应该涵括准确性、可理解性和感染力，还要与自己的表达目的相符，对象和场合合适，表达得体、适度。

作为调整语言的行为活动，作者往往会运用人名修辞策略，用心设计文学作品中的人名，使人名修辞与作品主题构成某种互文关系。塑造人物最简便的方式就是给人物命名。《红楼梦》人名艺术集中体现了民族文化的特点，鲁迅小说人名艺术是鲁迅文学作品卓越成就的有机组成部分，金庸、琼瑶小说中的人名也是很有讲究的。优秀文学传统和人名修辞丰硕成果在前，布鲁姆之谓“影响的焦虑”的确存在，前辈作家比后辈在时间上早一步进入了历史，提早占据了文学的想象空间，使得“迟来者”的创作可能会缺少一些创新性，有时显得毫无独特之处。但是“迟来者”若能偏离前人的作品，走出他们的阴影，就有可能创作出具有自

己特色的作品。在人名修辞的运用方面，冲突书写克服了“影响的焦虑”并在继承中有所创新。

本节所要论证的是：修辞视角下的冲突书写人物名称，蕴含了作者的情感立场，具有一定的可理解性和感染力，能凸显人物的性格，深化作品的主题，符合作品的表达目的。在继承中有创新的人名修辞应用，是冲突书写不可多得的叙述手段。

本研究并不过分揣度冲突书写中人物命名的意图、方式、动机、过程，更看重作为结果的人名（包括绰号）艺术，其所蕴含的显性意义，与作品主题的关联性。或者说，通过能指层面的静态研究，讨论人物的命名在多大程度上为作品主题提供了服务。毕竟，作品人物名称不是简单的外在包装，而是构成文学作品的元素之一，得体、适度、可理解性的人物名称，有助于文学作品取得尽可能好的表达效果，能增益作品的艺术价值及其呈现。

本研究以冲突书写主要作品为研究样本，描述性统计出作品中人名修辞艺术三个主要策略：作品中强权人物的名字，往往被污名化；作品主人公自身要么无名化，要么扁平化；作品其他人物名称，友好型、戏虐型、励志型居多。需要重申，这些叙述手段未必富于原创，应该是对古今中外优秀文学作品的传承与发扬。

一、强权人物名称修辞

用“香港婆”、“秃头”、“驼子”等贬义词来为作品中的强权人物命名，或者说给强权人物取类似的绰号，表达了作者对强权的蔑视、嘲弄与反抗。这既是冲突书写的题中应有之意，也是冲突书写的修辞操作策略。

鲁迅小说中的人名，相当一部分其实是绰号。取绰号的文化习俗由来已久，尽管人们有时厌恶绰号，但这一创造活动经久不衰，始终存在并为读者喜闻乐见。冲突书写继承了前贤的文学传统与创作手段并发扬光大，为文学花名册上留下富有打工时代印记的新绰号。

张伟明《下一站》里有个盛气凌人的 QC 部经理，叫杜丽珠，来自香港。她自恃经理大权在握，对内地员工实施类似殖民化管理，动不动骂打工者为“马仔”（喽啰的意思），“吹雨”和“我”都被她气走了。这在本研究第四章里有分析。这个女人被大家取绰号为“香港婆”，这里的“婆”与管家婆、八婆、鸡婆（妓女）的“婆”意思一样，都是贬义词。这个绰号与其说是打工者取的，不如说就是作者操作人名修辞的结果，带有强烈的倾向性。

安子在《人在旅途》中也说到“香港婆”趾高气扬：“想着香港婆那趾高气扬的样子，真想把钞票扔在她的鼻子下，骂她剥削工人剥削得太离谱了！”（页 629）看得出，用“香港婆”来丑化“三资企业”中来自香港的女性中嚣张的高管，在冲突书写中并不少见。

黎志扬《打工妹在夜巴黎》写到一个绰号“秃头”的香港来的生意人，想占四川来的打工妹容妮的便宜，手脚不老实，被容妮踹了一脚，而且踹的是要命的地方。这个港商叫什么名字不得而知，小说只写了他的绰号“秃头”，是个下作的男人，被踹后不敢发作，捂着裤裆，落荒而逃。虽然男人上了年纪都有可能谢顶，但是用“秃头”来形容一个男人，就是对他的大不敬，甚至是鄙视、不屑与唾弃。

秃头一说并非仅此一说。周崇贤在《男人就得有个男人样》里说到打工妹怨儿，最后又做了一个香港秃头的小老婆，也就是情妇姘头之类的角色，大抵是“临时工”。

(页 27) 改革开放年代，小老婆也是临时工？这样的书写富有反讽意味。更为重要的是，有钱有势来大陆的香港人，女的叫“香港婆”，男的叫“秃头”，几乎构成冲突书写的惯用语。

林坚《阳光地带》里写到一达公司浇模部领班阿龙，被副领班设套，出了生产事故而惨遭炒鱿鱼。万般无奈之下，他去了政府办的劳动服务公司求职，接待他的干部把他训得跟孙子一样，这干部叫啥名，小说里没说，只说是个秃头+同志。(页 133)“同志”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的中国还是很革命、很正规的称呼。假如不知对方叫什么，就可以直呼同志。只是此处加上定语“秃头”，亦庄亦谐，说明该同志出了问题，犯了官僚主义。

周崇贤《我——要——活——下——去!》里的强权所有者是厂长：那个驼子姓刘，好色。工人当面叫刘厂长，背地里叫流口水。有时还在前面加几个字，叫狗日的流口水。类似用“驼子”污名化的绰号来描写强权者的人名修辞，几乎是把作者以及读者的情感全部灌输了进去，充满了对这种人的厌恶与憎恨。

驼子也不是姓刘的一个。周崇贤在《小河弯弯向南流》中写了一群挑夫，在码头搬运站装沙卸石。主管单位搬运站的孙主任，经常利用权力，向这些挑夫敲诈勒索，甚至欺男霸女。瑞儿心里笑了笑，继续说：“你不要在孙驼子身上抱太大的希望，像他那样的小人永远都是不可靠的。”(页 83) 又来了一个驼子，还是个小官，可恨是个坏官。虽然上了年纪的人都有可能驼背，但是用“驼子”来形容一个还没有驼背的人，绝对是背后戳他的脊梁骨。

也许有人置喙：骂人家“香港婆”会破坏内地与香港的关系，不利于“一国两制”，而用“秃头”、“驼子”这样侮辱人格的字眼修辞别人，也是斯文扫地。强权的板子没有打在他们的手心，他们当然不觉得痛，有说风凉话的心情。而打

工人们备受强权的攻击与打压，然后诉诸文字表达还击与反抗，这样的异质性文学表达，这样的修辞策略运用，继承了鲁迅式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与作品的主题“正相关”，服务于作品“冲突”主题，增益作品的艺术价值及其呈现，值得肯定与完善。持平而论，作为叙述手段，冲突书写对强权人物名称修辞策略未必有多么高明，但也不见得就有多么粗鄙。知识分子的精英写作，可能会在人物名称手段上高雅些，欧化些，这并不反证冲突书写人名策略的失败或者无价值。

二、作品主人公名称修辞

作品主人公自身要么无名化，只用第一人称“我”代替；要么扁平化，去除冗余、厚重和繁杂的装饰效果，能让读者对作品命名艺术或者修辞策略有比较直观的感知。太阳底下，从来没有新鲜事。冲突书写的这种叙述手段，也是无数文学大家经验的继承与创新。

张伟明的小说《我不能回家》写“我”在外打工的故事，自始至终没有说“我”叫什么名字。只知道“我”是一个幼儿园舞蹈老师的丈夫，因为不满小镇平静的生活，来到深圳打工，偶遇一个 25、6 岁的打工妹“莉莉”，并与她同居。有一次“我”回老家探亲，夜里说梦话叫“莉莉”被老婆听见，老婆也很淡然。因为她也与另外一个男同学好上了。“我”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又回到“莉莉”所在的深圳……这样籍籍无名的人物，在打工文学中多不胜数。无名正代表了普遍性，打工者正是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无名英雄。路碑容易被命名，而要给每一块铺路石命名，未必有必要。这样看待冲突书写作品主人公的无名化，对于理解这一叙述手段的独特性会有帮助。

张伟明的另外一篇小说《无所适从》的主人公之一海藻，姓海名藻，这个名称修辞具有隐喻性格，与人物命运高度关联。海藻来到城市后一直没有稳定的职业，心理又抗拒城市所谓的文明对自己的压迫。他认为自己长期以来逃避和抵抗的，就是不能让自己像他女友“菊”那样，蜕变成为这个城市里的仙人掌。因为他自小就对仙人掌没好感。（见本研究第五章）仙人掌耐炎热、耐干旱、甚至在沙漠里都能生长。而海藻是海里的藻类植物（如海带、紫菜等），离不开大海离不开水。这两类植物生活习性刚好截然相反，隐喻了打工者海藻适应不了城市仙人掌生活环境。这样的人物命名，具有一语相关的修辞效果，同时也能让读者从人物的命名中读懂人物性格。2009年7月上海电视台播出电视剧《蜗居》讲述了现代都市青年的情感故事，其主人公之一也叫海藻。用互文性来解读，不能说张伟明1999年出版的《无所适从》，对后来类似题材、素材、人名修辞的操作者没有影响。

林坚的小说《别人的城市》里的主人公段志，其姓名也富有修辞色彩。25岁的段志在皇都丝绸时装公司打工3年，因无意撞见主管与下属女工偷欢，最后离职，去了一达公司做浇模工。女友死于非命后，他被警方错误关押1个月，工作也丢了。出来后到女友妹妹齐乐的巴昂公司打工。郁郁不得志，决心离开城市。打道回府后，家乡又不待见他。趋避冲突之下，段志不得不重返“别人的城市”。这名字在作品就有解释：

“还未请教大名呢！”齐乐说。“段志，”我说。“断志？怎么起了这个名？”“我老爹顾尾不顾头的结果——段，一段两段的段。”齐乐又是一阵大笑。（页172）

尽管段志强调段是一段两段的段，但作者分明是借齐乐之口，表达出段志郁郁不得志的人生，其实就是打工者命运的“断志”——人生美好的志向被迫一再中断。

鲁慢是张伟明小说《七彩涂鸦》的主人公，是个爱好文学的打工者。被广告公司炒掉后，成了自由撰稿人兼摆地摊卖杂志，被人称为“臭卖书的”“诗人老哥”，生活穷困潦倒。他为了卖掉杂志，不惜在大街上声嘶力竭地叫卖，做虚假宣传，夸大杂志的内容，捞一票就走。他的名字叫鲁慢是有讲究的，迅是迅速的意思，慢和迅相反，作者是故意要让鲁慢与鲁迅比速度吗？这样的命名增添了作品愉悦读者的表达效果，具有一定的讽刺意味。

周崇贤《我——要——活——下——去！》主人公叫吴媚，谐音妩媚，这样一个长得好、肯吃苦的打工妹，竟然被好色厂长逼疯。吴媚的哥哥吴老好“比较老实，长一身蛮力气，却老是受人欺负”。两兄妹最后的结局是在异乡的小镇上拣破烂为生。吴媚、吴老好这两个充满美好、纯朴情愫的名字或者说人物，备受欺侮，莫不让人出离愤怒。作品这样的人名修辞或者人物塑造，使得悲剧看起来更为惨痛，能召唤读者对强权压迫制度的深刻反思。

需要说明的是，冲突书写里的作品主人公，并非都是讲故事的人，也有部分作品，故事主体与叙事主体不一致。例如，林坚的小说《阳光地带》，主人公叫阿龙，讲故事的人“我”无名，只知道是阿龙朋友的朋友。这在第二章已有阐述。

三、作品其他人物的名称修辞

作品其他人物的名称，褒扬型、友好型、戏虐型居多，还有共名的，体现了冲突书写在人名修辞上的艺术多样性。

林坚《有个地方在城外》，写到组织罢工的打工者，叫陈少雄，本研究第四章有论述：陈少雄递给我一封《致星光公司的公开信》，他站在我面前，腰杆挺得从未有过的笔直。这样一名打工英雄，被作者取名为“少雄”——年少英雄，其实是名副其实的。反之，如果把他取名为“吴良”，谐音无良，一般来说，估计就难以承担此等反抗行动的领导者角色。或者需要作者事先破费更多笔墨，铺垫吴良并非无良，这就没有叫“少雄”来得自然、顺当。当然，小说《水浒传》主要人物、梁山泊排名第三的军师吴用并非无用，这是题外话。

吴良是林坚另外一篇小说《别人的城市》里的人物，他本来也是皇都丝绸时装公司的打工者，后来不知怎么回事就发财了，对女同事齐欢始乱终弃。然后把齐欢介绍给段志，段志知道事情来龙去脉后，训斥并痛打了吴良，在本研究互虐篇中有论述。吴良的前女友王至美，后来远嫁美国，真的是致美了。吴良落落寡合，只好把他的宠物狗唤作“至美”。这样一个莫名其妙的暴发户，名叫吴良就符合他的性格与不便公开的发迹史。这都体现了作者在叙述手段之人物命名上的深思熟虑，

黎志扬《禁止浪漫》里有个锅炉工叫“西部牛仔”，名字来由是：他来通达公司见工那天，上穿一件牛仔衫，下着一条牛仔裤，脚踏一双牛仔布鞋，身背一个牛仔布袋，一副打工仔的行头，后来我们就叫他“西部牛仔”了，名字很少人叫。（页 112）众所周知，西部牛仔（West cowboy）是指 18-19 世纪北美西部广袤的土地上，生活着的一群热情无畏的开拓者。他们富有冒险和吃苦耐劳精神，和当代中国的打工者有许多可比之处。把当代中国的打工者称为“西部牛仔”，其名外深意在在不能忽视。

张伟明《下一站》里主人公 QC 部的“我”暗恋“生产调度室秘书”，这个女秘书叫质君，美好的名字让读者不禁想起《论语》里的“子曰：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也切合了“我”、我们的爱慕之情。⁵⁹而“我”另外一个工友，是从中国对越南自卫反击战战场上走来的退伍兵，⁶⁰叫什么名字？他叫阿标，无法不让人联想到彪悍的中国军人。这样的人名修辞是与人物身份、性格与作者感情立场相匹配的，也兼顾到读者的悦读期待视野。作为叙述手段，运用得也是恰到好处的。

张伟明《无所适从》中，海藻在深圳呆腻了，终于找到一个机会离开大都市而去广西。在火车上认识一个女孩，火车上没听清楚她的名字，“叫胡丽或者叫胡莉或者叫富丽或者叫狐狸的女子亦变得不再重要了”(页 78)，重要的是两人一拍即合，提前下车，在一个美丽小镇住了几天，思考人生，同吃同住同旅游，如此艳遇充满传奇，又何必追究姓甚名谁。也流露出作者有意模糊人物名字、避免读者对号入座、突出人物个性的写作意图。

作品中其他人物的名称，也有取绰号的，例如“小暴发户”、“二流子”、“国国”（谐音蝮蝮）等，戏虐的用意居多。

以下两个特例，具有某种标本意义，一般的打工文学乃至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中并不多见，值得一说，聊备一格。

张伟明《大吹口哨》里，除了主人公段均有实名之外，其他人物都虚名化。例如段均的女友叫“写散文的女孩”，她的新欢叫“写小说的‘瘦猴’”。段均的哥们叫“写诗的哥儿”，这哥们的女友兼太太叫“局长那不怎么好看的女儿”。段均在广告公司打工的工作搭档叫“蚊子”。这样的称谓反复出现。或许是因为故

⁵⁹ 中国小说中，给人物命名，往往有“男楚辞，女诗经。文论语，武周易”之说，这也是经验之谈。

⁶⁰ 1979 年爆发在中国和越南之间的战争。中国军队在短时间内占领越南北部几个重要城市，一个月之内便宣布胜利，撤出了越南。越方在中方撤出之后也宣布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事情节涉及“个人隐私”太多，所以基本上不搞实名制，留给读者更多像想的空间。其实，逐个命名也未必就能够增加多少文本可读性，虚名化反倒能使文本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使作品有陌生化之感。众所周知，“陌生化”是文学创作的常用技巧，它能使熟悉的人与事变得陌生、新颖而有趣，从而革新读者的阅读期待，扩展文学作品的想象空间。

周崇贤的《渴望浪漫》是一本小说集，收录了9篇小说。小说主人公分别是9个打工女孩：江北、汪洋、夏雪、崔晓、赵亚萍、叶小甜、孙慧、高琳、高洁。有趣的是，每篇小说中必然有个男性人物，这9个男性人物统统都叫一个名字——周崇贤——也就是作者自己的真名。这不是一个周崇贤和9个女孩的感情故事，而是9个不同的周崇贤和9个不同的女孩子的情感交往。奇异的共名修辞，共同的反抗符码，独特的打工情缘，使得这本小说集作为冲突书写的一本佳作而充满迷人的可读性。⁶¹ 这样的共名修辞，也可以被认为是同一个作家进行篇际重复叙事的一个例证。一方面，这种真名真姓重复，能够增强故事的真实感，对叙述对象起到强调作用，加深读者印象。另一方面，这种同名同姓重复，能够造成似是故人来、落花时节又逢君的友好意境，体现了文学作品中“独此一家、别无分号”的人名艺术，取得较好的反复审美效果。

批评家、读者与创作主体之间在学识、生活阅历、思想情感方面难免存在差异，因此，误读不可避免。“实际上，作者本人也可能在有意无意间把作品写得委婉含蓄，这也导致了批评家对文本的误读。”（魏青，2012；33）因此，本节对冲突书写中作为叙述手段的人名修辞的应用分析，存在误读和瑕疵毋庸置疑。

⁶¹ 周崇贤的此番人物共名操作，或许是受到鲁迅启发。“迅哥儿”是鲁迅幼年的小名，鲁迅曾多次引用作为不同小说主人公的名字。

第三节 反话语运用策略

20世纪80、90年代，中国的主流话语以其黄钟大吕高奏改革开放的赞歌，有意无意地覆盖与弱化社会中的苦音慢板，而打工小说却在弹奏弱者的呻吟与反抗。“主流文化为经济建设打造思想铠甲，而打工小说却运用自己的笔尖费力地把它凿开一些小洞，审视内部的不少隐忧和危险。”（陈一军，2012：45）。由是观之，打工小说具有与主流文化对抗的性质，彰显出这种书写的反话语立场。本节对反话语写作策略在打工文学冲突书写中的应用进行分析。

打工文学中的冲突书写，采用反话语书写策略，反映冲突，表达反抗，反跌文章，体现一反既往、反经合道的表述机制，属于一种“弱者的抵抗”，也是对当代中国文艺过度依附于政治，叙事作品的反话语几乎销声匿迹的历史现实，所进行的反拨，蕴含怀疑、背离既有的法定与公认价值的创新意义。

“反话语”（counter-discourse）是指与主导话语（dominant discourse）互相抵抗或对立的话语机制，它不是顺应或附和主导话语，而是企图颠覆、侵蚀与消解它们，使他们变得不合理、滑稽与自讨没趣。（许文荣，2012：60）反语言是一种相对于主流语言来说具有不同词汇的语言形式，是反文化群体用来反抗、抵制、扰乱、从而远离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文化的一种话语实践，是构建身份认同、寻找“有意义的他者”的重要手段。（丁建新，2010：11）

强权阶级不但在政经与性权利方面损害打工者利益，还通过主流媒体，施展话语权力，把打工者污名化为“盲流”“三无人员”和社会不稳定因素。打工文学冲突书写采用反话语策略，消解这种话语霸权，体现了弱者的抵抗精神。

陈一军（2012）还认为“打工小说具有突出的反话语性质，从一开始就表现了对主流文化价值的疏离、诘问和反叛。”这里的“一开始”显然是指打工文学

早期的作品，那正是五个火枪手最灿烂的年代。五个火枪手在证成自我的实践场域中进行“反话语”写作，话语表述策略、人物形象塑造都尝试着有别于主导话语传统、主流意识形态以及文学的主潮，从反面揭示打工者在变世情境中所遭受的社会冲突以及背后的制度性安排。依据福柯“话语即是权力”的观点，反话语并非仅仅是一句或者几句反话，也不完全是对一句或者几句话语的反唇相讥，而是对主导话语权力的颠覆与消解，是语言、心理甚至是行动上的逆反，是对当时文化语境有切身痛感而意欲有所超越与突破。打工文学在刻画语言、心理甚至是行动上的冲突时，采用反话语策略运用，其可能的力量、意义及功效，其审美价值和文学史意义都有待确认。

一、以毒攻毒的反话语策略

冲突书写里很多粗口、黑话、毒骂，其实是以毒攻毒的反话语策略运用，用忧毒、愁毒、惨毒、愤毒等“涉毒”反抗符码，反其意而用之，来建构打工者的话语机制，反唇相讥，反经行政，抗击这个出了问题的社会，肢解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霸权。这种反话语策略，并非刻意炫技，通常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是对一种极不理想的生活状态的强烈不满。这样的书写，虽然可能够不上美国批评家费德勒（Leslie Aaron Fiedler）所谓的“高级文艺”（High Literary Art）的标准，但是与美国批评家屈灵（Lionel Mordecai Trilling）的主张接近，他认为“正统”文学都是反社会、反文化的（夏志清，2005）。虽然“文字粗鄙”的冲突书写在主流文坛地位不高，但是这类文本在在属于“丑的美学”，在中国社会重建的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批判作用，依然值得珍视与研究。

冲突书写中的反抗叙事，忠实于打工者的生活和审美体验，很多采用了以毒攻毒的表现手法，呈现出罂粟花一样的美感，补偿了作品人物在现实生活里遭受的不平与欠缺，作为“人的文学”之一，应该被重新赋予新的价值与意义。

1. “狗”字诀在冲突书写中常指向强权，属于以毒攻毒的反话语表现手法或叙述手段。张伟明《我不能回家》的主人公，被两个无良保安无辜殴打，脸上挂彩，回家后，女友问他：“你脸上怎么啦？”我双耳还在嗡嗡作响，我说：“被狗咬了。”

（页 16）把无良保安比作狗，比做强权制度的看家狗、流窜在路上的疯狗野狗，貌似不文雅，其实是以毒攻毒的心理作用的表征，流露出对狗与他们的主人的极端厌恶。这样的比喻还很多。这篇小说中的“莉莉”骂她的经理：“这狗娘养的，以为我是一个随便可以上床的女人！”（页 16）她的愤怒通过脱口而出的“狗”字诀喷薄而出，新型打工者桀骜不驯的形象触手可及，时代的气息洋溢其中。

林坚在《别人的城市》写“朱江”的“艳遇”：见我进来，主管的反应犹如野狗，头马上向后侧，目光直射过来。把主管的反应比做野狗。此外这篇小说还写到：陈少雄说：“来，喝。别说这些狗屁事了。他妈的有时候我真想一把火将星光公司烧个精光，那才痛快。”（页 136）特别是后面一例，叙述了一种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同归于尽的弱者抵抗思想。

黎志扬在《禁止浪漫》中写，打工仔麦哲学：“狗日的，咱们活得实在太累了！”他突然骂了句，火药味很浓。（页 97）在特殊的语境下，“狗”成了一个特殊的词语或者攻击的武器，被频繁使用，能够起到以毒攻毒的目的，营造一种独特的文学性。

此外，骂别人是“狗”有时也是打工者互虐的常用“反话语”，具有一定的杀伤力与攻击性。周崇贤在《我用我男人的热血为你饯行》写到在风月场“飞天

娱乐城”里打工者吴坤与“性临时工”互虐为狗：另一个女子唾了一口：“一条狗，一条狗！”我猛冲上去，一把揪住那个出口成“脏”的女子，我大瞪双眼，怒发冲冠。“我是狗你是什么？臭娘们你个‘鸡婆’有什么可骄傲的？”（页 223-225）张伟明《对了，我是打工仔》里小暴发户骂阿峰、林坚《有个地方在城外》主人公骂那些趋炎附势又胆小怕事的工友，都用了“狗”字诀。

诸如此类的“狗”字诀，在冲突书写中不胜枚举。从文学史上看，鲁迅先生在《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中，也大骂梁实秋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冲突书写也可以说是继承了这种鲁迅式的文学传统，并在打工新时代加以发扬。这样书写的A面，打工者的愤怒与反抗情绪得到一定程度的宣泄，心理压力得到舒缓，读者也能够感受到打工者的情绪体验，作品建构了一些打工者的话语系统，形塑了一个个心直口快、口无遮拦的打工者形象，为当代文学画廊贡献了浮世绘。这样书写的B面则容易被认为是语言粗鄙化。这正是冲突书写乃至打工文学的二难选择，思想性与艺术性有时不可得兼，牺牲艺术性而成就思想性往往成了冲突书写的优位选择。倘若没有强烈的爱憎、没有压迫与反抗，没有互虐与抗命，没有“狗”字诀之类的以毒攻毒，冲突书写沦为零度写作或者小市民文学，将会更加边缘化。

2. “妈的”粗口在冲突书写中频现，成为反抗符码，也属于以毒攻毒的反话语叙述手段。“妈的”（或者“他妈的”）是一种粗口，是毒辣的骂人的语言，为“文明人”所不齿。但是在冲突书写中，频频爆出这样的粗口，其实是反映了打工者忍无可忍的愤怒，属于肢体、语言、心理上的还击与反抗的一种。尽管粗口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并不少见，这并不意味着冲突书写此类骂人的语言就是人云亦云。烙上打工时代印记的粗口，出现在打工文学里，无论如何，有其独特的表达

动机与新的视觉效果。作为叙述手段，“妈的”之类的粗口被书写进文本，一方面真实记录了打工者的生存状态，另一方面是在营造反抗符码，用书写为当代中国的打工制度的纠偏提供参考文本。离开了这样的认知，带着洁癖和放大镜去看待这种以毒攻毒的叙述手段及文本，显然问题多多，有失公允，也无助于文学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无助于打工者融入现代化城市化的社会潮流。

细读文本，发现这些粗口之爆，其来有自，与打工者的生活、遭遇与情感密切相关。黎志扬《禁止浪漫》写道：老板说一声“明天你不用来了”，出了厂门口你便可以骂“我操他妈的东家不打打西家”。（页 100）驳斥了主流话语对打工者所作的“不情愿的暂居者”的偏见，打工者向城而生，然而工作的稳定并无保障。在中国，打工属于非标准聘雇，几乎没有职业的安全感，老板看你不顺眼，随时可以炒你鱿鱼。《劳动法》几乎是摆设，无法维护底层劳工的合法权益。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哪个被无故开除的员工心头没有怒火，怒火通过爆粗口来发泄，又有何不可。在审美规范容忍的范围内，此种操作能让读者体会到剧烈的情感冲突。

周崇贤《黑头绳飘起来》讲到灵鸟鞋厂的文员李迎智斗色狼总经理：李迎说没心情，你妈的还不快滚？“气包肚”：“说什么？你妈的叫我滚？”李迎说你妈的不滚莫非我滚不成？（178-179）这里“妈的”出现多次，男女都有表达，表现了斗争的激烈性。周崇贤《那窗那雪那女孩》也“爆粗口”。南下打工者潘世宝，骂一个“性临时工”：去你妈的！潘世宝推开她，顺手摔过去两张不知面额多少的大钞票，冷冷一笑：妈的，不就是为钱吗？收起你那套，滚吧！林坚在《阳光地带》写了一家日资厂的配料员张振受到不公平待遇，愤而怒骂：“他妈的小日本，看我什么时候，将这破厂给炸了！”（页 126）张伟明《对了，我是打工仔》讲到打工者阿毛（绰号小

暴发户)发牢骚:我要让那些神气的大学生看看,我阿毛不用考他妈的大学也能过得神神气气。想不到那些狗屎一样的大学生吃过后抹抹嘴连个招呼都不打就走了!(页98-99)这最后的例证,粗口的使用,一方面诅咒强权掌控的高等教育对打工者的疏离,另一方面,对“狗屎一样的大学生”表示不屑与愤恨。这些书写集中起来分析,多有不忍正视之感,但分散在各个文本中,却能为打工死水荡起微澜,为冲突书写乃至打工文学平添情趣。

用“妈的”作为反抗武器,其实先例辈出。冲突书写也不过是继承发扬。抗战时期,权势仅次于蒋介石的陆军一级上将何应钦代理湖南省长时,清明节去岳麓山给祖坟扫墓。当局要求各报必须配发新闻,并指令标题为《何省长昨日去岳麓山扫其母之墓》。次日,《复兴日报》却擅自把标题改为《何省长昨日去岳麓山扫他妈的墓》(施立松,2013)。非钦定标题虽然字数、题意与官方原标题并无区别,更加通俗易懂,但“他妈的”三个字却又是一句妇孺皆知的粗口,这一语双关的妙题,其实是报馆表达对省长兴师动众去扫墓,还要大家都报道的强烈不满。

总之,冲突书写帮助底层民众通过以毒攻毒的方式发声,不再做时代列车的无声燃料,首先有正面的文学功能与社会意义。对强权的反抗首先就是一种话语反抗。在以毒攻毒的话语实施过程中,把毒辣的强权比做畜生、“问候”他们的长辈、“滚”字滚滚而来,全面颠覆和否定上流社会谦谦君子温文尔雅的表达方式,这些“接地气”人民性的叙述,赢得了打工读者的喝彩,也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其纯文学价值,弱化了其为底层打工者鼓呼的文学追求。话又说回来,这样的操作也彰显了冲突书写乃至打工文学的独特异质性——来自社会底层的批评性。尽管这种独特的异质性美学质素长期得不到主流文学审美权力的认同,并常遭污名化。

这种不被认同而被遮蔽的现象，其实并不奇怪。“大众媒体与资本主义或国家体制，不断通过文化去复制生产关系，把日常生活中的剥削、冲突、矛盾加以扬弃、改装、否定或片面肯定，以至于让观众与读者将艺术、舞蹈、文学、电影中的虚假快乐意识及其世界观，以物化及商品化之后的欲求与认同位置去吸收、强化既有的资本主义生产与支配关系，而遗忘了真正的社会现实问题。”这来源待考的引文，简单来说，就是在体制化的支配方式下，受众通过文本与其他文化载体，根本看不到或者被迫遗忘真正的社会现实问题。而冲突书写则希望通过各种叙述手段，不断生产出有影响力的文本与作品，来建构打工者的话语机制，抗击问题社会，肢解话语霸权。实现揭露问题、拒绝遗忘、反抗绝望、拥抱希望的文学抱负。

二、魔幻/诡异的反话语策略

许文荣（2012）在《论马华文学的反话语书写策略》一文中，指出“马华文学的另一种反话语策略是魔幻/诡异式的反话语”（页67）。也就是说，魔幻/诡异式的书写，可以被认为是文学的反话语策略的具体应用，至少是应用之一。本论认为，在打工文学的冲突书写中，也可以寻觅到魔幻/诡异的反话语策略的运行踪迹，反的未必全是一句具体的话语，而是一种话语权力。此一叙述手段，使作品与社会主流话语拉开距离，值得加以圈点。

1. 魔幻的梦境书写无疑是一种反话语策略。当弱者或者社会底层遭遇不公平对待时，往往会通过托梦、造梦甚至解梦等方式，安慰心灵或表达反抗，消解主导话语的霸权，使小说产生一种破坏的力量。

打工文学作品的梦境书写，就是运用艺术的“不真实”来反射生活的真实，以“白日梦”的魔幻来满足以打工者为主体的读者的期待视野，直接影响打工文

学的接受和消费。反话语策略下的魔幻梦境书写，在五个火枪手中，以张伟明、周崇贤与林坚的作品见长。

打工者积极参与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但他们几乎没有话语权。强权包括外来资本掌控着话语权，他们通过各种利诱与压力，迫使打工者放弃自己的声音，而接受被打上奴役烙印的话语。面对利诱、压力及被打上奴役烙印的话语，打工者难免发出反话语。

张伟明的《月亮、月亮、月亮……》写到日资企业，强迫员工背诵厂训，接受富有奴役色彩的话语。在现实生活中，为了保住饭碗，打工者通常无法断然抗拒这种带有殖民色彩的管理，多半处于失语禁声的状态。小说主人公王元一次在噩梦中，还在背诵着厂训，背了一遍又一遍，最后背成了“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结果日本监工拿出东洋刀追杀他。这只是一个噩梦，却也表现了打工者的身心焦虑与白日梦式的反抗，形成打工者自身的独特意识。

作者通过这样一个魔幻的梦境书写，策略性地刻画了打工者“弱者抵抗”的心态。藉由挪用“大刀砍鬼子”这种抗日历史话语，来抵抗日资企业主导下的厂训，消解强权施加在弱者身上的压制。这种反话语策略，也可以认为是反用正面话语，以达到对权贵蔑视的目的。这种策略，与上述以毒攻毒手法不同。如果说以毒攻毒策略用的是毒辣的语言或者粗直语，那么魔幻的梦境书写，使用的可能是委婉语，至少是“政治正确”的话语，来反唇相讥，为冲突双方营造对立的氛围，让弱势的一方在对立斗争中取得精神胜利与心理满足，这正是反话语书写的应有之义。

张伟明在小说《我们 INT》中，讲述了在港资企业担任“A线QA”职务的主人公张恒，带领工友与香港来的企业总管孙小姐作斗争，争取打工者正当权益的

故事。在作品中，企业总管孙小姐才 24 岁，却有着“令人望而生畏的犀利的目光”，“给人以冷森森的感觉”。平日里员工都惧怕她的淫威，张恒居然带头闹罢工，不仅如此，还做了一个梦，梦见孙小姐在一个除了一张沙发外什么也没有的房间里，被他征服，并小鸟依人地听从他的摆布。这个梦境书写，释放了压抑着青年打工者的力比多（libido），同时也以一种荒诞的方式，表达了打工者对强权的反抗与不满。现实生活中做不到的事情，可以通过造梦来实现。藉由梦吃颠覆、侵蚀与消解主导话语，使白天的话语主导者（总管孙小姐）在被主导者（打工者张恒）夜晚的梦里变得脆弱、滑稽与可占有。反话语书写的魔幻性可见一斑。

“造梦”能手张伟明的另一篇小说《下一站》还写道：“我梦见崔多达从巴黎回来了，他变成了一个富翁。他坐着小汽车去找那个大颧骨的老板，然后把钞票掷在他脸上。”（页 43）做梦说一个备受“大颧骨的老板”欺负的打工者，去巴黎留学后回来，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有道是“梦是反的”，打工者崔多达的留学梦不了了之，而同为打工者的“我”，也在走为上计的辞职后，走向人生的“下一站”。无论如何，通过梦境的魔幻建构，来反映打工者梦境之外现实之中的贫弱、抗争、抵制、反讽甚至逃离，表明打工者并非就是驯服的、逆来顺受的苦力，这些都是对主导话语与强权阶级的反照与反弹，是反话语策略的运用之妙。

阅读这样的作品，令读者感受至深的并非打工者苦难与悲愤的描写，而是作者笔下那些打工人物的个人英雄主义，以及顽强、勇悍与无奈的个性，还有蕴含其中的那种讽喻意义。

2. 作为一种文学表征的类型，诡异的反话语书写，往往运用较为奇异、奇特、诡谲、诡秘的笔触，以虚构的叙述手段，意欲挑战强权者的主流话语，并在作品中巧妙布局诡异场景，令其发挥反话语作用。

诡异场景的描写，营造与现实对立的气氛，是诡异的反话语书写策略的大宗。周崇贤对此多有探索。上文也提到了他的小说《生存状态》。在这篇作品中，主人公么金打工被炒鱿鱼后，无力其他营生，只好做起了皮条客，容留妇女卖淫，最后被他老婆青青在恍惚中用菜刀砍死。

小说中的情节与场景非常诡异，么金家里类似门神的画像上的人物，竟然多次走下墙壁，成为“青面獠牙”又“笑模笑样的活物”。小说还让主人公的哑巴女儿开口说话。这在正常环境与现实生活中基本没有可能，而小说这么写，平添几分诡异。这并非画蛇添足，而是一种反话语策略，使文本蕴含着意义的增生或转移。

缺乏人文关怀的打工体制，使得弱勢的打工者在被炒鱿鱼后走投无路，让正常的么金由普通打工仔变成了悖于伦理法规的“鸡头”。主导话语从不为这种人间悲剧主动检讨制度安排的失误，相反还变本加厉地予以污名，并捞取实际的好处，例如当地的警察与管理者，就公开向么金等人吃拿卡要收黑钱。打工者被污名被盘剥的根源，就在于这些强权的肆无忌惮。强权拥有者就类似门神画像上的人物，不断走下墙壁，走向打工者，成为“青面獠牙”又“笑模笑样的活物”，逼得打工者不得安生。小说女主人公青青，曾经深受强权拥有者的欺凌，在“青面獠牙”又“笑模笑样的活物”的多次恐吓下，心理产生幻觉，于是到厨房拿来菜刀，抗击这些诡异的活物。而这些诡异的活物还跑到她的床上去，青青怒不可遏，一刀砍向那些诡异的活物，就把在床上熟睡的老公么金砍死了。

这与上述魔幻梦境书写不同，女主人公青青并未睡着，整个过程也不是梦境，只能说是反话语的诡异书写。反的可能不是具体的那句话语，而是强权掌控的话语权力，反的是不公平的现实。而目睹母亲杀父整个过程的哑巴女儿，居然开口

说话，其深刻意涵不过是长期失去话语权的打工者，终究要开口表达自我，说出真相，向世人报告怨恨，反映打工冲突的无奈与底层生存的艰难。

反过来，假如不通过这种诡异场景的描写，青青杀夫将变得难以理喻。强权者的主流话语肯定会趁机认定青青是杀人犯，是她个人犯罪，与他人无关，应该绳之以法，从而掩盖了主流社会的压迫对青青神经、意志、识别力和她整个家庭的摧残，遮蔽了悲剧产生的根源。小说通过这种诡异情节的安排，能让读者越过主流话语的遮蔽，看到问题的实质，从而对青青产生一定的怜悯，激起更广泛的社会同情。

张伟明的一些作品例如《都市孤独》，也有类似诡异的反话语书写，书写了几个白领女工大白天神出鬼没、离经叛道的故事，刻画了作者对在紧张的工作中神经变得衰弱的打工妹的同情与怜惜。

奇特的比喻往往也构成诡异的反话语书写。例如，林坚在《有个地方在城外》写道：“某个晚上，我们披星戴月从公司回来，赫然发现荔枝林全部消失。月光下，一个一个树墩像一个一个坟头，使这片丧失荔枝林的土地，如同一个巨大的坟场。”（页 98）半夜路过坟头与坟场，无疑令人惊悚。原来是新的工厂要开工建设了，以牺牲南方特有的自然环境荔枝林为代价，以砍光荔枝树来获得建筑用地，这样的城市发展，引起打工者的厌恶，因此在他们看来，夜间没有荔枝林的土地就成了坟场，令人恐怖。事实上，后面的故事情节也写道，新工厂建筑工地的打桩机，夜以继日地轰鸣，吵得住在附近的这些打工者晚上无法入睡。“这个强有力的声音无比野蛮地介入我们的生活后”，一切都发生了扭曲，呈现诡异色彩：“比如我们的圆形水杯变成了椭圆形，比如牙膏打开盖子后就会自动挤出来，比如我们的鞋试图逃避我们的脚，等等。甚至连叶明远的猫也会说梦话，有时无

缘无故地模仿人哈哈大笑。”（页 100）这些夸张的“比如”，所营造的诡异氛围，无不表达了打工者对城市无节制扩张、建筑工地加班加点夜以继日建厂房的不满，对生活环境恶劣的无奈，对打工体制的心理抵制，对“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等主流话语的嘲讽。

在这小说中，当许志安被无辜解聘后，他非常痛苦地抱着头，“我看见一绺头发从他的指缝间飘落桌面，头发一落下来就滋滋有声地由黑转白，然后，互相卷成一团，像一朵葬礼上常见的小白花。”（页 105）显然，这里的诡异动感书写，特别是葬礼上的小白花之类，与上文的坟头坟场一样，都是死亡的象征。用这种与死亡相联系的意象，惊悚地喻指打工者起伏不定的命运，体现了诡异书写的活力，看得出作者消极的一面，而另一面也着实反映了打工者危如累卵的生存境况，能激发打工者对强权宰制、主流文化与自身命运的深刻反思。

事实上，正如上文所述，由于户籍制度的不公平、打工体制的不规范，城市发展的无节制，打工社会有太多么金、许志安这样的失败者，也有很多因为机器轰鸣而不能入睡的打工者。他们成为反主流文化群体，他们的反话语实践，被写进当代文学作品，丰富了打工文学的冲突书写，凝练出不可多得的叙述手段。这也是对中国新文学特别是五四小说所具有的强烈的反话语性质的继承。

在魔与幻、诡与异、实与虚、生与死的多重张力中，反话语策略打破沉默，打破主流话语的种种权威式论断，让打工者发出声音，以摆脱受奴役被歧视的束缚，唤起被强权压抑、否定、边缘化的集体记忆，这或许就是反话语写作的目的，也凸显出这种冲突书写的文化意义。

余论：讲述故事直观化与叙事技巧审美化

本章承前启后，爬梳了冲突书写的几种策略操作，尽量贴近五个火枪手作品文本与打工者独特的文化心态、生存方式与文学表达，分析环环相扣的冲突，始终在文本现场与打工现场来回切换。对冲突书写的叙述手段及其策略化运作下产生的文本，检视了不足，肯定了成绩，探讨了冲突书写中的文字如何被组合并形成其“反抗”意涵的一些规律，验证了冲突书写中一以贯之的霸权、支配、操控下的对峙、还击、反抗主题，辨析了这一书写的社会意识形态立场。

五个火枪手在文本的建构、意义的重组、主体的重建等书写方面，可供挖掘与研究的书写策略或叙述手段远不止上述几种，更多的策略还有待继续深入“考古”，“出土”后加以研究并发扬光大而使冲突书写重新流行也犹未可知。“打工文学没有完成时，打工生活依然还是中国的主流现实，当下中国的城乡经验也还在以加速度的方式变幻着，打工文学要如何书写这个后乡土中国，这是文学要面对的现实。”（谢有顺，2014）打工不仅是打工者曾经的生活，而且是他们正在的生活。

冲突书写在策略的运用上，借鉴重复叙事、副文本等理论，并采取了句法、人名修辞、反话语等多种表现手法，在最终能够实现的现实环境运作中，完成了对文本的铭刻。本研究认为，在叙述手段方面，冲突书写体现了讲述故事直观化与叙事技巧审美化相辅相成的特点。在运用多种有效策略基础上，冲突书写的技术美学属性得以表现，并审美地再现现实生活。

通过与相关文本的链结与比较，不难发现，在叙述手段方面，冲突书写重视文学观照世界的方式，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讲述故事直观化，可读性强，操作层面的“技术性”符合读者的阅读视野与接受水平。同时在叙事技巧审美化方面也有其文学抱负与追求。冲突书写继承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优良传统，重视作品的形

式、结构、语言、技巧等属于文学自身的内部因素，也就是文学之所为文学的“文学性”，例如重复叙事、副文本应用，长短句交错，人命修辞、反话语运用、细节的感性呈现等等，还联系打工者独特的文化心态、生存方式与文学表达等外部因素，呈现了冲突书写在叙述手段上的统筹兼顾与灵活性。讲述故事直观化的“技术性”与叙事技巧审美化的“文学性”两方面相辅相成，井然有序，自成体系。

第八章 结语

经过一番理论旅行，本研究从西方叙事学理论应用于打工文学冲突书写开始，结语回归中国经验。⁶² 为什么要回归或转换理论框架？本研究认为，采用西方成熟的叙事学等理论，来研究中国打工文学，是为洋为中用。在结语部分，采用中国传统文论来总结当代打工文学，可谓古为今用。这样的操作，既不会被认为纯粹是“移中就西，以西释中”，全盘西化，崇洋媚外，也不会被认为是井底之蛙、中原心态。这样的研究，经得起不同意识形态的拷问与解释。

事实上，克利福德·吉尔兹（Clifford Geertz）（1999）早在其著作《文化的解释》中，就认为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的解释，不能只是一味地援引西方大国的理论，而是应该进入本土的知识结构与人文情境作具体而微的考察与分析，即必须同时掌握地方性知识，采纳进行有效的诠释。如果说本研究的核心论述（从第三章到第七章），基本上采用的是西方叙事学理论，研究援引的是西方大国理论，是“洋为中用”，那么，采用中国传统的推源溯流、以意逆志、意象批评三种方法来作定性研究，对打工文学的冲突书写进行归纳、概括与总结，展开较为感性的集中论述，以求多重阐释与全面理解，则是“古为今用”。

一般认为，受学术传统影响的“推源溯流”法，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以意逆志”法，受庄禅思想影响的“意象批评”法，是最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方法精神的方法（张伯伟，2002；1-2）。这三个层面存在着从源到流、从外到内的逻辑

⁶² 这种中西结合的研究方法，鲁迅（1934）也认同：“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见《鲁迅全集》第六卷，页30）

辑关系。本研究认为，打工文学冲突书写，建构了重要的底层叙事文本，具有相应的文学价值与社会意义：在文学性方面，信言不美，真水无香；在社会性方面，不特名世，亦必传世。当然，这些都是尚在验证的文学预言。

需要说明的是，能不能用传统中国的文艺批评方法，对当代中国的打工文学进行研究、完成本章操作？回答是肯定的。首先，传统中国的文艺批评方法，推陈出新到今天并没有失其方法论意义上的一般价值，有属于自身的独立品格，其特殊性和无可替代性不言而喻。其次，打工文学原本是中国的文学现象与作品，其文学与民族思维本身具有中国特色，用中国传统的文艺批评方法进行研究，名正言顺并具有合法性与正当性。与流行的文学研究套路，例如中西对比、以西方强势理论为标准来统领一切的做法相比，“进入本土的知识结构与人文情境”更为可贵，也符合研究方法多元化的学术追求。至于用传统中国文论研究打工文学适宜和精准与否，这其实仰赖研究者的操作。操作不当，再适用的批判的工具，都将沦为对工具的批判。

必须重申的是，因为是定性研究，本章中如无特别说明，打工文学与打工文学的冲突书写一般不再加以区分，以免累赘。事实上，打工文学的冲突书写，与30年来持续发酵的打工文学总体，并无性质上本质上的差别，只有书写形式上的源与流之变、树与果之分。冲突书写是打工文学的起跳力量、优位叙述、始创表达，它与整个打工文学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而没有是与非的区别。或者说，打工文学的冲突书写，与以冲突书写见长的打工文学，性质相同，如出一辙，别无二致，本是同根生。这或许是不用多说的公共理解。

需要论证的是，藉由推源溯流，发现打工文学与许多经典文学作品具有某种相似性，这使得它的经典化成为可能。借助以意逆志，发现打工文学书写了打工

者生活的本真状态。反映了打工者等底层民众的心声，揭露了社会的主要矛盾，建构了重要的底层叙事，社会意义显著。通过意象批评，发现打工文学，在文学性方面，精品意识却反，确实表现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有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之虞。此外，打工文学有别的文学的优点，也有其它文学的缺点。总之，本章作为结语，虽然论述简略而略显浮泛，但是定性、论证与结论指向明晰，那就是：总体来说，打工文学包括它的冲突书写，不特名世，亦必传世，尽管这还是尚在验证的文学预言。

第一节 冲突书写的源流与创新

纵观中外文学艺术的发展史，每个艺术家都是存在于一定的文学艺术传统之中，并成为这一传统的一部分。批评家在考察一个时代的作家作品时，将它们放在历史发展的前后关系中，即文学传流中予以评价，就是这里所说的“推源溯流”法（张伯伟，1990：88）。本研究认为，冲突书写有其源流值得推溯。

“推源溯流”之溯，逆流而上，往河流上游寻找发源的地方，比喻寻求事物的根源。推源溯流属于中国广为使用的批评方法之一。最早将推源溯流上升到哲学高度，并在本体论意义上操作成一种方法论的，是三国曹魏时期的玄学家王弼（226年—249年），这就从哲学层面为后人在文艺研究与文学批评上使用此法奠定了方法论的根基。而将推源溯流较早而且较为成熟地运用于文学批评的集大成者，是南朝齐梁时代的钟嵘（？—518年），他在《诗品》中广泛使用了“推源溯流”论。本研究采用此法，旨在把研究对象放在欧美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的关系与文学传流中予以评价。

一、与许多作品的相似性

对打工文学（在本研究中泛指以冲突书写见长的打工文学，以下同）进行“推源溯流”，发现它与许多经典文学作品具有某种相似性，这使得它的经典化存在一定的可能。“经典化”（canonization）是指文学作品经读者的反复阅读，批评家和专家学者的长期研究，最终被接受并确认为具有天才性和独创性的经典作品这一过程和方式（厉平，2016；10）。

互文性（intertextuality）这一术语由朱莉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在1969年出版的《符号学》一书中率先提出。互文性强调任何一个单独的文本都是不自足的，文本的意义总由其他的文本所构成。因此，任何文本都是一种互文。所谓对话关系，一般认为建基于俄国文艺理论家巴赫金的对话概念。巴赫金认为，人类理性的思考、情感的表达乃至任何一种形式的存在，都必须以语言或话语的不断沟通对话为基础，在哲学层面，巴赫金强调了对话的必然性。在文学研究领域，这两个概念通常指涉文学的内外部关系。

虽然互文性与对话关系属于文学研究的“舶来品”，但是，以中国的推源溯流为出发点，求到互文性与对话关系其理，这不是研究方法的犯冲，而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操作。“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为了小心谨慎起见，本研究倾向于把互文性与对话关系限定/理解为某种相似性。

2003年，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访问美国，在哈佛大学作了《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演讲。他说：“不切实保护广大劳动者特别是进城农民工的基本权利，他们就有可能陷于像狄更斯、德莱塞小说所描写的那种痛苦境地。”⁶³ 对这段话加以释义，并透过

⁶³ 2003年12月10日，中国总理温家宝应邀来到哈佛大学商学院发表演讲。他希望美国青年能把目光投向中国。详见中新社记者陈建的报道 <http://www.chinanews.com/n/2003-12-12/26/380015.html>

叙事的显意而进入隐意，不难发现，进城农民工也就是打工者，他们的基本权利2003年之前还没有得到切实保护，反映打工者痛苦境地的打工文学，与外国作家狄更斯、德莱塞的小说所写的情形类似——假如这种情形不加以改进的话。

柳冬妩（2015）在《中国故事与世界故事——以打工文学为例》一文中通过文本分析，也揭示了这种相似性的确存在：

在资本主义兴盛时的欧洲不乏讲述“打工故事”的文学经典，中国当代的“打工文学”不过是前文本的一种变体和拓展，与前文本构成了丰富的互文关系。而作为前文本的文学经典往往具有历史的穿透力，不管放在哪个年代，都能给人以启示，让人深思。欧美文学对“打工故事”的书写，在文学的母题、形象、话语和范式上，都与中国当代打工文学有许多直接相承与相同之处。（页123）

这分明是说，经过“推源溯流”和对文学的母题、形象、话语和范式的分析，看得出中国的打工文学与欧美文学中的“打工故事”书写的文学经典，具有某种相似性。这就使打工文学文本的阐释边界与深度大为扩展，从而增加其相应的经典品性，为打工文学的经典化提供了某种可靠叙述。如果一种书写不具备较强的经典品性，而又足于与文学经典建构起互文性和对话关系就很难理解。

如果说柳冬妩的研究是站在中国学者的立场上自我经典化，那么打工文学得到中国之外的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则可以被认为是“他者”立场上距离化之后的普世经典认可。⁶⁴ 如果一种书写不具备较强的经典品性，却得到跨国范围的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这很费解。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朱熹）。打工文学不但与欧美文学经典具有某种相似性，也与1911年-1949年的中国现代文学颇有源流关系，中国现代文学经典是打工文学的源头活水。这可以藉由“推源溯流”得到印证。

⁶⁴ 详见《打工文学的海外关注》，原载《东莞日报》（A08版），2015年7月26日；深圳《宝安日报》打工文学周刊（17-18版），2015年7月26日。

秦弓（2007）在《现代文学史上的“打工文学”》一文中，分析了鲁迅、王统照、王鲁彦、丁玲、萧红等经典作家的“打工文学”作品并指出：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启蒙主义与劳农神圣的理念影响不断扩大，文学表现的对象主体发生了重要变化，普通劳动者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文学舞台上，其中就有打工者。

当今，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打工者的队伍越来越庞大，情况越来越复杂。上亿农民离开故土到陌生的城市与异乡谋生，离开熟悉的农业而从事生疏的职业，他们没有城市户口而生活在城市的地下室、工地简易楼与城乡结合部。他们的名称从非法的“盲流”到合法的“民工”或“农民工”，还有一个文绉绉的“打工者”。打工者中间已经出现、将来还会不断出现表现打工生活的写手、作家。鲁迅、王统照、王鲁彦、丁玲、萧红等经典作家已经为我们做出了表率，今天的优秀作家理应当在打工文学园地做出新的贡献。（页 24）

对这段话加以释义，看得出多层意涵，一是“打工者中间已经出现、将来还会不断出现表现打工生活的写手、作家”，说明现在的打工文学的创作主体，主要是打工者而未必是精英作家；二是打工者“没有城市户口而生活在城市的地下室、工地简易楼与城乡结合部”，说明他们苦难的原因与制度性的城市户口有关。这两点与本研究的有关结论相似，说本研究与他的研究结论具有某种程度的同构性、关联性亦不为过。第三，他认为鲁迅、王统照、王鲁彦、丁玲、萧红等经典作家已为当代打工文学创作做出了表率，树立了传统，说明现在的打工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上的经典作家作品，有源流与相似关系，更有建立对话的可能性。⁶⁵

“推源溯流”发现，秦弓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张中良的笔名，张中良博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文学研究室主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编委。专业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比较文学。他的研究或者文章，应该具有一定的权威性。权威者在文学经典化过程中的外在干预，

⁶⁵ 对于文学的互文性与对话关系，法国丹纳曾经有过一个生动比喻，他说“莎士比亚不是外星球来的陨石，在莎士比亚的背后有整整一个民族合唱队的合唱”。（页码待考）打工文学也不是外星球来的陨石，它与经典必然有关系。具体关系的进一步分析，涉及到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或影响研究，此处不作展开。

恰恰体现在他们的研究或者文章中。这与名人作序是一种促成文学作品经典化的行为，有异曲同工之妙。

与《现代文学史上的“打工文学”》类似，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尾崎文昭（2006）曾在《アジア（亚洲）游学》月刊 94 号发表《底层叙述——打工文学——新左翼文学》一文，几乎是把打工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左翼文学相提并论，并赋予其“新左翼文学”意涵，为打工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经典建构相似关系，再添新力。

毋庸置疑，权威者在打工文学经典化过程中的外在干预，其干预对象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不包括打工文学的冲突书写在内。

二、从“无冲突论”中突围

推源溯流，以求其理，发现打工文学与当代中国文学存在某种张力关系，这种张力关系使以冲突书写见长的打工文学，从“无冲突论”中突围，更具有创作勇气与创新性。

打工文学书写了打工者与权贵、打工者与打工者、打工者与自我的冲突，尤其是书写了打工者与权贵的冲突，这本身就和主流意识形态形成某张“张力”而发生冲突。

“无冲突论”，其来有自。1991 年解体之前的苏联，其意识形态一直深刻影响着中共治下的中国。1934 年苏联作家协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提出“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Socialism Realism）的写作原则。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苏联作家的作品都必须描述社会的光明面。为了合理化这种没有社会黑暗面、没有冲突的文学，苏联作家巴甫连科在 1941 年提出“无冲突论”，他说，社会中已没有资

产阶级，只存在单一的无产阶级，社会已无所谓冲突存在。社会主义国家文学创作中的粉饰现实的“无冲突论”就这样出笼，深刻影响到中国。

这种“无冲突论”思想在美国也有市场，“长期以来，在美国研究美国史领域中的一个明显的倾向，是否认和忽视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夸大种族意识和民族意识以及社会和谐一致即无冲突论或非阶级冲突论。”（黄安年，1993；561）

可见“无冲突论”在文史实践与研究中，普世风行，中国受其影响也在所难免。1980-90年代中国文坛，虽然也在拨乱反正，但是“无冲突论”依然为流意识形态所倡导。陈涌在《关于社会主义文艺》（《人民日报》1991年1月10日）一文中指出：“无冲突论”在社会主义文学领域里也带有普遍性。”在中国，一个严峻现实是：“批判现实就意味着对现实不满，这就构成一条罪状，所以对于一些带有揭露社会丑恶现象的作品，我们情愿称之为现实主义作品，而从没有过批判现实主义的称号，这个名字似乎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专用词”（唐亮，1995）。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冲突书写见长的打工文学，批判现实，逆“无冲突论”而动，难免为审美权力与主流话语所侧目而不被看好。

当然，审美权力与主流话语对已经被当局否定了的历次政治运动的书写，是容忍的。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兴起的否定“文革”的伤痕文学、否定包含“文革”在内的历次政治运动的“反思文学”等，都赢得较高的文学史地位。因为这些文学作品所揭示的“冲突”或者反映的主题，与改革开放后思想解放运动的主潮相一致，都是彻底否定毛泽东时代的极左路线。一大批在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例如反右派、文革）中被打倒的作家，例如王蒙等人，在改革开放之际获得平反，重归文坛，写出了大量的回忆文章与文学作品，从一般地揭示社会丑恶，进一步上升到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上，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

然而，对改革开放导致的新的社会矛盾与冲突，很多作家选择了无视、朦胧、新写实、零度叙事、先锋或者粉饰，或者热衷于写“中间人物”。而当引进外资，兴建“世界工厂”，打工者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所遭遇的压迫，所产生的反抗，以及互虐、趋避等冲突时，那些东山再起的老作家们、精英写作者们，根本无暇顾及或者不愿写、不敢写。

主流意识形态认为，文学只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资本家是共产党请来的，不能将他们轰出去。要他们从自己的制度下走出来适应我们，也过于天真。他们不是到中国来搞慈善事业，是来赚钱的”（罗建琳，1986），极力为权贵的剥削与压迫找借口，有意无意地回避社会矛盾，掩盖矛盾，粉饰现实。主流意识形态还以历史理性为幌子，认为中国要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其代价就是有些社会阶层要付出牺牲。打工者所遭遇的不公平与牺牲奉献，是社会历史转型的必然结果，应该用历史的眼光理性看待，无需过多同情与关注他们的苦难。无论是掌握主流话语权的统治阶级及他们的拱卫者，还是掌握了资本优势的经济强人及他们的附庸，与打工者有着绝然不同的利益与诉求，冲突不可避免。而在1980-90年代中国大张旗鼓改革开放、举国上下招商引资的大环境下，那些批判现实主义的揭露劳资矛盾、反映打工者疾苦的冲突书写，基本上被视为另类，遭受“非文学”待遇，直到21世纪才逐渐被主流关注。因此，打工者创作冲突书写，面对打工社会各种冲突，临文不讳，其勇可嘉。打工文学没有把现实简单化、公式化，令人不能不敬佩这些打工文学作者真正的创作勇气。

打工文学的冲突书写，从“无冲突”论中突围，当然也不是“唯冲突论”，这在改革开放后现代转型和城市化狂飙突进的中国，是难能可贵的存在，它几乎触及了那个年代中国打工社会的各个方面，充满了种种身心冲突记忆，写出了被

制度异化的世道人心。正如罗兰·巴特所说：“重要的不是我叙述了哪个年代，而是我在那个年代叙述。”⁶⁶ 打工文学作者在“那个年代”叙述，其核心价值超过了作品叙述了哪个年代。将来也许还会有更多的作品叙述那个打工年代，但是不会再有在那个年代叙述的机会。

第二节 冲突书写的作者与社会

从字面意义上看，所谓知人论世，是指为了鉴别人物高下而论述其有关时代背景。所谓以意逆志，就是用自己的心思去揣度别人的意图。

自从孟子提出“以意逆志”为说《诗》的方法之后，以意逆志就成为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中使用范围广、运用时间长的方法之一。如何才能更好地把握作者之“志”与作品之“意”？孟子还提出“知人论世”，他认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仅仅就诗论诗就事论事，单从作品或文本本身来分析明显不够，还必须联系作者的生平身世、思想感情，以及所处的具体环境和时代背景加以综合考察。只有联系作者的生平与其所处时代，才能更好地认识作品的价值和意义。王国维认为：“是故由其世以知其人，由其人以逆其志，则古诗虽有不能解者寡矣。”鲁迅也指出：“不过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孟子的“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结合起来已是相当自足的阐释理论。直至现在，对于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依然存在指导意义和借鉴价值。⁶⁷

⁶⁶ 转引自凌逾（2009），〈女性主义叙事的经典文本〉，《文艺争鸣》2009年第4期。

⁶⁷ 此段孟子、王国维、鲁迅语录转引自邱运华（2005）《文学批评方法与案例》，页279，页281，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

在文艺研究尤其是文学批评中，知人论世是以意逆志的前提，非常重要（尽管在孟子的语录中，是先有以意逆志后有知人论世）。例如，南宋张栻（1986）认为：“颂其诗，读其书，而不知其人，则何益乎？”阅读文学作品而对作者不甚了了，则阅读有什么益处？清朝顾镇（1773）也认为，“不问其世为何世，人為何人，而徒吟哦上下，去来推之，则其所逆者，乃在文辞而非志也。不论其世，欲知其人，不得也。不知其人，欲逆其志，亦不得也。”也就是说，不知人论世，只把作品读来读去，最多是理解了一些辞章的表面意义，不能达到以文意逆作者之志，逆推作者表现在文本中的心志的目的。

在台湾学者林维杰（2008）看来，知人论世的“世”，既指作品之中的世界，也指作品之外的世界。“世”有大小之分，小为作者的行事之迹（作者个人的生命史、生命记录，个人行迹的小历史），大就是历史环境、大历史。在本研究中，不了解中国改革开放这个大世界，就没办法深刻体会打工文学作者藉由文本而焕发的兴味与意味（significance），也就很难真正读懂（逆测）作者通过文本所经营的意义或意思（meaning）。

一、五个火枪手行事之迹

虽说以意逆志必须在知人论世的脉络中才能进行，但是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在条件关系上是可以呼应的。换言之，在研究操作中，两者可以结合起来论述，而不是割裂开来。本研究将以列表与寻找旁证的形式，概述五个火枪手的生平身世与创作情况、当世行事之迹。以及书写对象打工者普遍遇到的种种冲突问题，加以综合考察，以便在理解作者之“志”与作品之“意”基础上完成阐释，在阐释中进一步理解冲突书写批判现实主义的价值。

从五个火枪手的著作折页或文末介绍(摘要, 详见下表), 看得出五个火枪手, 行事之迹具有集体性特征: 都是打工者出身。他们的写作都带有一点自传色彩(或为小说体自传)。他们在打工的路上, 吃过很多苦, 遭过不少罪。他们的写作, 大多是把个体经验公众化的结果, 讲的故事可信。他们的作品之所以能够打动同龄人、同命鸟的人心。还因为他们把打工集体的公众经验进行了个性化书写。他们的创作追求, 均是从自身出发为底层发声, 写出了典型的“为人生”的文学, 有较强的社会价值。

知人论世, 第一代打工文学作者, 藉由生活经验而写作, 基本都是以书写自我与群体的受压、反抗、互虐与趋避等遭遇见长, 我手写我心, 用文学进行利益表达, 有太多的生活见闻, 根本不需要编造故事。此外, 安子在导人向上的趋避冲突正功能书写上, 取得的成绩被社会认可的程度更高。以意逆志, 五个火枪手的作品之“意”就是叙述底层, 为失语的打工者发出声音来, 为沉默的大多数写出心声来。而作者之“志”莫不是揭露打工社会的主要矛盾, 反映打工者等底层民众的心声, 为创伤性集体记忆留下书证, 把公共经验清晰显影, 期待为打工者与改革开放建构良性互动关系。五个火枪手行事之迹路线图如下:

表 2：五个火枪手行事之迹

作者	代表作品及纪年	折页或文末作者介绍（摘要）
张伟明	《我是打工者》，1993	张伟明，1964 年出生，来自梅州一个小县城。1987 年独闯深圳，曾当过生产线工人、质检员、物检部领班、香港利来公司驻深圳质检员。1988 年发表了《我们 INT》，从此他的名字与“打工文学”联系在一起。
林坚	《有个地方在城外》，1994	林坚，生于 1963 年 9 月，祖籍广东阳春，高考落选后，跑来深圳蛇口打工至今。期间左跳右跳，换过多种行业，做过多种工种，从流水线工人的机关干部到现在无业在家。
周崇贤	《渴望浪漫》，1998	1970 年生于四川省合江县，15 岁那年周崇贤独自一人去远方流浪。爬上汽车那一刻他想，汽车的方向就是命运的方向。从流水线上拼搏而出的打工作家。
安子	《都市寻梦》，1999	安子，一个平静而又普通的闯深圳的打工妹，从一无所有到深圳十大杰出青年，从工厂流水线走进人民大会堂出席团中央十三大。被称为“深圳最著名打工妹，都市寻梦人的知音和代言人”。
黎志扬	《禁止浪漫》，1992	黎志扬，1966 年出生于广东罗定朗塘镇大朗村。1985 年考上西南交通大学，读机械本科。1987 年底弃学从文，辍学回乡躬耕。1989 年底出门打工，足迹遍及珠三角，做过多种职业。

二、打工社会的问题乱象

研究离不开问题意识。1980-90 年代的中国，打工者到底遭遇到哪些困顿从而激发出写作者的不停呐喊？冲突书写中的小世界已经有所回答，例如权贵对打工者的欺凌、打工者反抗的无力，打工者之间互虐的隐痛、打工者自我的挣扎……等等，要真正理解这些问题，其实还应该放眼作品外的大世界，通过文本的现实化，由文本通向社会大现实，才能进一步知人论世。为节省篇幅，打工者面临的问题，打工社会的问题乱象，可见下表所示，恕不赘言。

旁观者清，台湾学者对中国大陆打工者（以农民工为主）问题的研究，或能成为知人论世的旁证。

对于打工者的边缘化地位，林文轩（2013）认为，打工者处于“经济接受，制度排斥”的边缘化状态。打工者来到所向往城市，却又因为隔膜和歧视被城市所排拒，游走于城乡边缘，于是成了无根的一代，失落故乡的一代，成为城市与农村之中的“双重边缘人”。

表 3：打工者面临的问题

问题分类	问题摘要
打工者的流动问题	打工者向城市流动面临的问题包括：1、盲目无序流动遭遇清剿、限制、收容、遣送；2、打工者没有一技之长职业素质普遍较低；3、户籍制度等城乡壁垒。
工资问题	打工者工资权益受损害，包括起薪低，同工不同酬，被克扣，被拖欠（打白条）。
子女教育问题	户籍制度与不公平的教育制度，导致打工者的子女大部分留守在户籍地，成为留守儿童与问题少年。小部分跟随打工者进城的孩子，不能进入公办学校读书，或者难以承担昂贵的“借读费”“择校费”“赞助费”过早辍学。
打工者的爱情婚姻与性问题	1、居无定所，流动就业，四处漂泊，爱情经常受挫。2、结婚时间普遍推迟，婚姻的稳定性严重走低。3、性压抑现象普遍。遭遇权贵对性权力侵害频繁，自甘堕落者不少。
打工者公民权利与社会保障	政治权利与自由缺失；人身自由权利长受侵犯，打工者形象被妖魔化。生命权和健康权没有保障，工伤频繁。社会保障程度低，参与养老保险门槛太高，制度设计不合理，医疗保障更加虚弱。
打工者就业问题	就业机会不平等，城市打工者生态进一步恶化。资方不与劳方签定劳动合同、用工短期化、适用期、违约金、劳务派遣滥用。
打工者市民化问题	由于城乡户籍壁垒，打工者对市民化几乎绝望，无法形成市民化预期，城市认同感与归宿感稀薄，徘徊在城乡两域无法扎根。

*本表根据邹新树(2007)《中国城市农民工问题》、Martin King Whyte (2010), One Country, Two Societies: Rural-Urban Inequal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杜海峰等 (2015)《农民工生存与发展状况调查报告》等文献制作而成。

对于打工者工业伤害、疾病或者失业等情况，李晔庆（2009）指出，打工者在城市就业，从事工业生产，面临着和城市居民同样的生活、职业风险，却无法和城市居民享受相同的社会保险。他们在面对工业伤害、疾病或者失业等情况时，往往生活窘迫、难以维持基本的生活水平。

对打工者参加社会保险情况，魏宗芳（2007）有研究，其认为没有统一的立法做后盾，导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方政府为增进地方财政，一面倒向企业，漠视打工者的社会保险导致许多省份参保率过低。于中国工伤事故频传，一年工安事故的损失抵消了中国全年 6% GDP 成长。

关于打工者子女教育问题，彭郁涵（2011）研究指出，二元对立的户籍制度，是阻碍农民工随迁子女平等受教育的主要制度性障碍。经济资源分配不均造成

打工者随迁子女教育困难、承受各层面社会排斥的重要原因。政治排斥则可理解为更深层次的社会排斥，由于遭受政治排斥，使得打工者及其子女陷于政府服务的真空之中，各方面的基本权利皆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罗健祐（2010）认为：在户籍制度限制下，打工者子女的义务教育被排除在公立学校之外，造就了一群自我救济、专收打工者子女的民办学校出现，但受限于资金、硬设备、教学质量、以及政府政策，这些打工者子女学校多被认定为不合法办学。

彭国省（2011）看到了一些解决问题的迹象，其认为对于打工者的问题，中国大陆只能被动式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在不变更制度的范围内进行打工者基本权益的维护与事务性的改革。

从表格与台湾资料旁证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世为何世，人为何人”，打工者在中国一直遭遇不平等的国民待遇，政治、经济与性权利诸多方面砸遭遇损害，引起打工者进行冲突书写，讲真话，述实事，抒真情，言有所本。这样的“人”与“世”，如果阐释者不加以理解，就无法做到知人论世，更不可能正确地以意逆志、去把握打工文学冲突书写的真谛。本研究通过唤醒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话题，一方面是为了更完整地总结，另一方面，也是为以冲突书写见长的打工文学其价值所牵扯：打工文学为时代感知疼痛，其综合性的价值正如2007年6月3日中国《南方都市报》社论《广东打工文学为时代感知疼痛》所指出的：打工作家是在用敏感的文学化的心灵，去测试打工生活的艰难和残忍，用细腻而深入的表达，去刻画和反省这生活的艰难和残忍。如果他们不发出这样的声音，底层劳动者或许就要沦为时代火车的无声燃料；如果他们不去感受那份耻辱感，我们繁荣昌盛的时代可能就要忘记那份耻辱。

第三节 冲突书写的不足与展望

打工文学一直存在着事实与价值之争。承认打工文学书写的事实，但是对打工文学的艺术价值抱有怀疑。本节回归客观面，通过意象批评(Image Criticism)，认为打工文学瑕瑜互见。艺术价值方面，在“为艺术而艺术”时信言不美，真水无香，有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之虞。社会意义方面，在“为人生而艺术”时，真实地反映了打工社会风貌与打工者本真生存状态，不特名世，亦必传世。

意象批评法是最有中国特色、运用也最广泛的批评方法之一，是西方诗学所少有的。古为今用，是对“移中就西、以西释中”研究惯习的反拨。

张伯伟(2002)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认为“意象批评”法，就是指以具体的意象，表达抽象的理念，以揭示作者的风格所在。用意象的语言所传达的经验，不是理性的分析可以取代的(页194)。例如锤嵘《诗品》卷中评范云、丘迟诗云：“范诗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丘诗点缀映媚，似落花依草。”他还认为，真正的文学研究必然不是纯粹的理智性活动(页271)，意象批评法对今天的文学研究具有启示意义(页273)。

方丽萍(2011)也认为意象批评法是用比喻的方式、凝练的语言，将作家作品等风貌予以传神揭示。如“陆才如海，潘才如江”、诗鬼、诗仙、诗圣等。学术界对这种方法有“象征的批评”“比喻的品题”“形象性概念”“直观神悟”“以象喻论诗”等多种称谓。意象批评法“富于亲切感，用不着装腔作势，讲大话，说空话，也用不着作演绎推理，强调逻辑思辨的严密性”(蔡镇楚，1990; 121)。

本研究认为，意象批评法充满着评家的灵气、智慧和个人色彩，完全可能召唤读者对作品的悟性与理解。通过宽泛意义上的意象批评结合创造式的印象生成，来检视打工文学，贴切准确地指认其优劣得失，应该是时变之应，并非削足适履。

一、不足之处在于精品意识缺乏

真实不等于美，但真是美的前提。信言不美，意指真实的话未经深加工，所以听起来不怎么美妙。不可否认，以冲突书写见长的打工文学，文如其人，辞藻不华丽技巧不圆润，美学呈现形式单纯，风格化的审美特征不明显，精品意识缺乏。作品叙述主体层次简单，写作难度不高，很少叙事圈套。叙述内容局限于打工故事，难觅玲珑剔透、百转千回的丰满叙事。叙述手段少有后现代主义、先锋文学、意识流之类操作，缺乏高度象征、深刻隐喻，深文隐蔚、余味曲包等意境少见。在“为艺术而艺术”时有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之虞。此外，写实小说人物类型化、情节公式化、主题雷同化等通病亦即同质性，打工文学都未免疫。

这与作者的知识结构、审美情趣、艺术造诣都为时代所制约有关。打工文学作者都是非专业虚构者、是职场与文学的双重临时工，是文学人口金字塔最底下的基座，尚未在城市化过程中确立坚实的经济地位。他们业余涂鸦，在生存中写作，白天为老板加班（打工），晚上为自己加班（阅读与写作），白天做了机器人，晚上不想做木头人。可惜他们的创作环境差，生存压力大，生活方式散乱，知识面不够宽，文学功底浅薄。他们的作品以短、平、快居多，无暇打磨，急于事功。他们语言之运用、叙事之安排、抒情之表现都欠老道。

此外，文学理应与其他意识形态相互影响，彼此渗透。在这一方面，打工文学的表现技不如人。例如，在中国，80年代的文化热、新五四启蒙运动，90年代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这些意识形态或者文化思潮，在打工文学中反映得不是很多。这使得打工文学的非主流化地位不证自明。

杨宏海（1999）也坦承，打工文学在创作技巧和手法乃至语言表达上确实还比较粗糙，和占据主流文坛的纯文学流派相比，难免有相当的差距。但这不应是

打工文学被讥讽、被排斥的理由。精英文化凭借其所谓的高雅文学审美趣味，将打工文学嗤为难登大雅之堂的文学末流，有意加以漠视甚至诋毁。这绝不是所谓的文学价值的高下之争，而是长久以来把持文学创作和评价的审美权力，缺乏审美同情心，掩盖了打工文学的声音。

打工文学被主流评论家诟病的一个常用词语是：粗鄙。说打工文学语言粗鄙，艺术贡献乏善可陈。在 CNKI 数据库检索，检索条件设为全文，输入词频为“打工文学”和“粗鄙”，检索到 118 条结果（2016 年 8 月 14 日检索）。有众多研究打工文学的论文，存在给打工文学以“粗鄙”的差评的可能，对底层叙事文本缺乏应有的同情心，否认打工文学特有的审美品性。事实上，在荣获中国的第二届至第五届全国鲁迅文学奖的中短篇小说中，有九篇都在讲述“打工故事”，其中就包括打工者王十月创作的反映劳资纠葛的小说《国家订单》。主流评论家对打工文学的这种抉瑕掩瑜、拿粗挟细，有违批评伦理与学术公平。更何况，“质胜文则野”，质朴胜过了文饰就会显得粗野，这并不是什么不荣誉的事。

其实，徐复观（1981）在《中国文学精神》中早就指出：“能将主题通过文字如实地、有效地表达出来，这即是文学中的艺术性。所以，艺术性是附丽于内容而存在的，可以说，这是出自内容自身的邀请，无所谓独立性的问题。”（页 102）也就是说，没有独立的所谓艺术性，任何艺术性离开了合理的内容都是无稽之谈。打工文学的艺术性，与它丰富的生活内容表达血肉相连。所谓事实与价值之争，所谓“艺术性是附丽于内容而存在的”，在此反证打工文学的艺术性并非一无足观，最多是“正风正雅”的正统文学的“变风变雅”而已，既然它的内容表现作为事实已被认可，那么，它的艺术价值也就深藏若虚，它的感染力不在于它有无瑰丽的美学风格，而在于它所书写的中国打工者历史的真实。

无论如何，精品意识缺乏，导致文字粗疏，现代性创新技巧薄弱，意义指向深度的相对肤浅。作为问题而存在，值得打工文学高度重视引以为戒鉴往知来。

二、打工文学依然具有“未来感”

以冲突书写见长的打工文学依然具有“未来感”，不至于沉溺于昔日时光而裹足不前，也不至于昙花一现，从此销声匿迹于文坛。

不可否认，打工文学，不特名世。澳洲学者孙皖宁（2010）认为，打工文学是 a cultural phenomenon that is relatively unknown both outside and inside China. 和中国当代文坛朦胧诗、伤痕文学、知青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文学、下半身写作等各领风骚的文学潮流相比，打工文学知名度在国内外确实相对无名，不特名世，但是知道的人少并不表示它不重要。因为真实再现了改革开放语境下的打工社会风貌，成为独具色彩的文学云层，有相应的文学价值与社会意义，打工文学亦必传世。

本研究认为，以冲突书写见长的打工文学，在品质阅读与价值阅读双重视域下，其品质是可取的，价值是客观的。它有别的文学的优点，也有其它文学的缺点。这并非是对其价值的高估。回顾全文，冲突书写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可圈可点：首先，在叙述主体方面，个体经验公众化与集体记忆个性化相得益彰。其次，在叙述对象方面，人物情节情绪化与作品主题理性化表里相应。最后，在叙述手段方面，讲述故事直观化与叙事技巧审美化相辅相成。这些可回见前面几章论述。

正因为如此，打工文学曾经广受欢迎，在特定读者尤其是打工者中产生了相对稳定的阅读期待和审美反应。

前人研究资料表明，1980-90年代，安子的打工文学作品发表后，曾经收到4万多封读者（张贺敏，2007；页452）。打工仔诗人徐非，塑造了一名叫阿秀的打工女孩，让她成了诗歌《一位打工妹的征婚启事》的主角。此诗在1994年9月的《外来工》杂志刊出后，许多读者将作者徐非当成了“阿秀”，短短半年时间作者竟收到了三千多封读者来信。后来，《羊城晚报》记者孙玉红将此事采写成新闻《“征婚诗”引来三千宠爱》在该报1996年7月2日的二版综合新闻头条刊出，轰动一时。在精英文学“有文本而无读者”的1990年代，密集刊发打工文学作品、以打工者为阅读对象的《佛山文艺》杂志，月发行量超过50万册，成为中国发行量最高的文学杂志（杨宏海，2007；10）当然，这主要归功于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为打工文学作品提供了社会化的接受条件。

学者国家玮（2015）博士在他负责的《阶层身份焦虑与功利性阅读——富士康工厂农民工文学生活调研实录》中认为：“在我接触的富士康工人里，自己创作的比较少。他们不写，但愿意接受。”也算是稍微有点不同的声音。但是这个报告调研的是当下的现状，而不是1980-90年代的打工者阅读与写作情况。

本研究认为，就形塑新人而言，以冲突书写见长的打工文学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画廊。中国改革开放后，打工仔、打工妹成为打工文学的主人公，他们龙章凤姿，天质自然，走进了中国当代文学画廊，打工文学艺术地表达了他们对人生、对社会、对世界的看法。这是来自底层的叙述与声音，真实可信，信言不美，突破了精英小说的内容、形式的限制与约束，构建了以中国劳动者的个性价值为主、“为人生而艺术”的新文学理念，其美学价值与社会意义，都值得阐释者进一步挖掘。以冲突书写见长的打工文学不应成为被遗忘的书页、被掩埋的过去。

本研究认为，打工文学的冲突书写纵然文字技巧真的不如人，也不应就此否认它的社会价值。打工文学被褐怀玉，是由感动（感悟、感奋、感慨）得来的文学，是感而思、思而积、积而满、满而作，纵然技不如人，也不应就此否认它的普适价值与社会意义。反之，那些技巧高明的写作，未必真的具有价值。正如徐复观（1981）所言：“因为作者的情感、生命无法注入进去，便常特别在技巧上用心，亦即是在艺术上用心，想以艺术性的形式，掩盖空洞无物的内容”。（页 99）假以时日，打工文学作者文学积累逐渐丰厚，创作经验日益丰富，新的冲突书写还会出现并将超越“五个火枪手”的创作，这同样也是尚在验证的文学预言。

本研究认为，打工文学的冲突书写，瑕瑜互见，可能并不需要一个大而无当的正面结论。埃文·佐哈尔（1990； 19）对文学系统中的经典做了“静态经典”与“动态经典”之分：前者“针对文本层面”，“即一个文本被接受为制成品并且被加进文学（文化）希望保存的认可文本群中”；后者“针对模式层面”，“即一个文学模式得以进入系统的形式库，从而被确立为该系统的一个能产的原则”（厉平，2016； 10-11）。本研究认为，打工文学至少在“模式层面”足够具备经典可能。事实上，长期以来，一直有专家学者持续不断地为之经典化，尽管他们抱持的仍然可能是“有距离的热情”。

本研究重申，随着时代的变化，审美权力正在给底层叙事以认同与包容，打工文学的冲突书写依然具有较为光明的前景。时至今日，一些中国体制内主流文学评论家、掌握了权力话语的审美专家学者，一些专业学术界的精英、公共思想界的翘楚，都对以冲突书写见长的打工文学给以正视、肯定与鼓励，丰富了打工文学话语，推动其日趋经典化，是很能够说明问题的，可谓英雄所见略同。权力

话语给底层叙事以认同与包容，让打工文学的冲突书写不乏“未来感”。因此，继续对打工文学进行研究，不失广泛共识、普世价值与学术前途。

对打工文学冲突书写的探讨就此告一段落。学而后知不足，由于这个课题的复杂性以及外文资料的相对匮乏，以本论文的容量和我目前的学养，还难以进行更全面深刻的阐述，难免捉襟见肘，这是本论文的一大遗憾。但从这个话题和研究思路，也不难发现更多衍生的命题：比如文学想象和现实认同如何恰如其分、现实批判与社会融入如何对立统一、底层叙事与主流表达如何和谐兼容，等等。这些命题都吸引着我在今后的学术生涯中再接再厉，三思而行。

最后，本论文用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先生 2007 年、2011 年两次关于打工文学的论述，⁶⁸ 对打工文学的经典化再做一次外在干预，从而结束全篇：

“打工文学已经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文学现象，而且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文学水准。这里边已经有了新人的形象，有人的尊严，人的价值。”“我相信打工者中一定会出现非常出色的诗人和作家。”

⁶⁸ 2007 年，2011 年，莫言分别到中国广东省深圳市、东莞市创作采风，发表演讲，接受采访。内中涉及打工文学，对之赞誉有加。详见杨宏海（2007）《打工文学备忘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页 453。雷雨、蔡立期（2013），《期待青工作家也能出“莫言”》，广东省《南方日报》2013 年 1 月 22 日。

参考文献

一、英文文献

Anita Chan (2015), *Chinese Worker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Arianne M. Gaetano (2004), *On the Move: Women and Rural-to-Urban Migr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Arianne M. Gaetano (2015), *Out to Work: Migration, Gender, and the Changing Lives of Rural Women in Contemporary China*, Hawai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Dorothy J. Solinger (1999), *Contesting Citizenship in Urban China: peasant Migrants, the State, and the Logic of the Market*,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Fan, C. Cindy and Chen Chen (2013), *New-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in *Transient Urbanism: Migrants and Urbanized Villages in Chinese Cities*, edited by Fulong Wu, Fangzhu Zhang and Chris Webster, P.P. 17-35 (Chapter 2) .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Gerard Genette (1997), *Partexts: 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uoguang LCambridge *Behind the Chinese Miracle: Migrant Workers Tell their Stories*, South San Francisco: Long River Press.

Hsiao-Hung Pai (2013), *Scattered Sand: The Story of China's Rural Migrants 1st Edition*, Verso.

Jenny Chan and Mark Selden (2014), *China Chan and Mark Selden (2014), s Rural Migrants 1st Edit*, *Critical Asian Studies* 46 (4): 599-620.

John Knight and Lina Song (2000), *The Rural-Urban Divide: Economic Disparities and Interactions in China*, UK: Clarendon Press.

Li Ling-ling (2013), *Urban Villages as Spaces of Cultural Identity: Urban migrant writer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a Studies*, Vol. 4, No. 2, August 2013, p.p. 189-212.

Martin King Whyte (2010), *One Country, Two Societies: Rural-Urban Inequal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Harvard Contemporary China Seri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ichelle Loyalka (2012), *Eating Bitterness: Stories from the Front Lines of China's Great Urban Migration*,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hilip F. C. Williams (1998), *Migrant Laborer Subcultures in Recent Chinese Literature: A Communicative perspectiv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VIII-2 1998-9, p.159.

Pun, Ngai (2005), *Made in China: Women Factory Workers in a Global Workplac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Qian Yang (2013), *Gendered Tales of Urban Adventures: Media Representations of Migrant Workers in the 1980s and 1990s in China*, See more at:

http://fudan-uc.ucsd.edu/files/03252013_paper_yang.pdf

Rachel Murphy (2002), *How Migrant Labor is Changing Rural China*,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un, W. (2002), *Leaving China: Media, Migration and Transnational Imagination*, Roman & Littlefield, Lanham, Maryland.

Sun, W. (2010), *narrating Trans locality: Dugong Poetry and the Subaltern Imagination*. *Mobility T*, Volume 5, Issue 3, 2010, P291-309.

Tamara Jacka (2005), *Rural Women in Urban China: Gender, Migration, and Social Chang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Tom Miller (2012), *China's Urban Billion: The Story behind the Biggest Migration in Human History*, London, Zed Books Ltd.

Wanning Sun (2014), *Subaltern China: Rural Migrants, Media, and Cultural Practices*, CA: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Wang, Mingjie (2012), *ang, Mingjie (2012), ublishers. Media, and Cultu: An Ethnographic Study of Vernacular Rhetoric and Emerging Civil Sphere in a Transitional China*, University of Colorado at Boulder, USA.

二、中文译著

阿尔弗雷德·格罗塞著，王鲲译（2010），《身份认同的困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阿克塞尔·霍耐特著，胡继华译（2005），《为承认而斗争》，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阿诺德·豪泽尔著，居延安译（1987），《艺术社会学》，上海：学林出版社。

安德鲁·本尼特、尼古拉·罗伊尔著，汪正龙、李永新译（2007），《关键词：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彼特·布劳著，王春光、谢圣赞译（1991），《不平等与异质性》，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戴卫·赫尔曼著，马海良译（2002），《新叙事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弗兰克·埃尔拉夫著，谈佳译（2003），《杂闻与文学》，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高尔基著，巴金等译（2010），《高尔基专集：海燕》，北京：北京日报报业集团同心出版社。

海涅著，张玉书译（1997），〈西里西亚纺织工人之歌〉，《海涅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杰华著，吴小英译（2006），《都市里的农家女》，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杰拉德·普林斯著，乔国强、李孝弟译（2011），《叙述学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

居斯塔夫·朗松著，昂利·拜尔编，徐继曾译（1992），《方法、批评及文学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凯特·米利特著，钟良明译（1999），《性的政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克利福德·吉尔兹著，韩莉译（1999），《文化的解释》，江苏：译林出版社。

科塞著，孙立平等译（1989），《社会冲突的功能》，北京：华夏出版社。

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著，刘象愚等译（2005），《文学理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吕西安·戈德曼著，牛宏宝译（1989），《文学社会学方法论》，北京：工人出版社。

罗贝尔·埃斯卡尔皮著，符锦勇译（1988），《文学社会学》，上海：译文出版社。

罗吉·福勒著，袁德成译（1987），《现代西方文学批评术语》，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罗兰·巴尔特著，李幼蒸译（2008），《写作的零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米兰·昆德拉著，董强译（2004），《小说的艺术》，上海：译文出版社。

潘毅、陈慧玲、马克·塞尔登著，刘昕亭译（2015），《苹果背后的生与死——生产线上的富士康工人》，香港：中华书局。

热奈特著，王文融译（1990），《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热奈特著，杨志堂译，（1989），《论叙事文话语——方法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谢少波著，陈水国、汪国安译（1999），《抵抗的文化政治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亚伯拉罕·马斯洛著，许金声等译（2007），《动机与人格》，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约翰·克劳·兰色姆著，王腊宝、张哲译（2010），《新批评》，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三、中文专著

曹顺庆（2006），《比较文学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陈鹏翔（1983），《主题学研究论文集》，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

陈一军（2014），《生命迁流与文学叙述：当代农民工题材小说研究》，沈阳：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杜海峰等（2015），《农民工生存与发展状况调查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高更生（1988），《长句分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何春蕤（2000），《性/别政治与主体形构》，台北：麦田出版。

黄安年（1993），《美国社会经济史论》，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

侯为民（2015），《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的劳动报酬与就业保障》，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胡磊（2010），《城乡中国的文学想象》，广州：花城出版社。

胡亚敏（2004），《叙事学》，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李灵灵（2016），《打工作家——珠三角都市新移民的文化身份建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李春青（1994），《文学价值学引论》，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连煦（2015），《华工中国制造农民工——作为身份道德和人权的劳动力市场竞争与分割》，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林骧华主编（1989），《西方文学批评术语辞典》，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林志斌、张立新（2008），《打工者参与式行动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刘建娥（2015），《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困境、政策及实务研究：赋权式融入视角》，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柳冬妩（2012），《打工文学的整体观察》，广州：花城出版社。

柳冬妩（2006），《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打工诗歌研究》，广州：花城出版社。

柳建平、张永丽（2015），《流动转型与发展——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孟繁华（1989），《叙事的艺术》，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潘毅（2007），《中国女工——新兴打工阶级的呼唤》，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

潘毅、卢晖临、郭于华、沈原（2011），《富士康辉煌背后的连环跳》，香港：商务出版社。

潘毅、卢晖临、张慧鹏（2011），《大工地——建筑业农民工的生存图景》，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潘毅、黎婉薇（2006），《失语者的呼声：中国女工口述》，北京：三联书店。

齐宏伟（2008），《文学·苦难·精神资源》，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热奈特著，王文融译（1990），《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申丹（2004），《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第三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申丹、韩加明、王丽亚（2005），《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沈建国、杨东平（2015），《新型农民工》，北京：金盾出版社。

沈水生（2015），《中国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北京：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出版社。

司马云杰（2001），《文化社会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石长慧（2014），《认同与定位：北京市农民工子女的社会融合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谭君强（2002），《叙事理论与审美文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王德威（1998），《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北京：三联书店。

王先霏（1999），《文学批评术语词典》，上海文艺出版社。

- 王岳川 (2008), 《当代西方最新文论教程》,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 徐贲 (1996), 《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许文荣 (2009), 《南方喧哗: 马华文学的政治抵抗诗学》, 巴生: 漫延书房。
- 阎嘉编 (2013), 《文学理论读本》,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 鄢文江 (2005), 《触摸泣血的灵魂——周崇贤打工小说解读》,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 杨宏海 (2009), 《打工文学纵横谈》,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杨宏海 (2007), 《打工文学备忘录》,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杨乃乔主编 (2005), 《比较文学概论》,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叶舒宪 (2003), 《文学与人类学: 知识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乐黛云 (2004), 《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十讲》,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 张伯伟 (2002),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 北京: 中华书局。
- 张德寅 (1989), 《叙述学研究》,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张领 (2015), 《流动的共同体(农民工与一个村庄的变迁)》,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赵毅衡 (1994), 《苦恼的叙述者——中国小说的叙述形式与中国文化》, 北京: 十月文艺出版社。
- 赵毅衡 (1998), 《当说者被说的时候: 比较叙述学导论》,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词典编辑室 (2012), 《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庄园 (2005), 《重构女性话语》, 汕头: 汕头大学出版社。

四、作家作品

安子: 1991, 《青春驿站——深圳打工妹写真》, 长篇纪实小说, 深圳: 海天出版社出版。1993, 《安子的天空》, 散文集,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 《青春絮语》, 散文集, 深圳: 海天出版社。1994, 《人性的超越——100万临工大扫描》, 深圳: 海天出版社。1995, 《深圳的维纳斯之谜》, 报告文学集, 深圳: 海天出版社。1999, 《都市寻梦——安子和她的伙伴们》, 深圳: 海天出版社。

多·戴桑迪(Dominique Desanti)著,李伦人译(1961),《拥抱》(工厂小说),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傅加华(2007),《中国第一打工妹:安子传奇》,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冈特·瓦尔拉夫(Wallraff,G)著,高年生、高昕译(1988),《在底层》,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黎志扬:1992,《禁止浪漫》,短篇;1995,《打工妹在“夜巴黎”》,中篇;1995,《打工几何题》,短篇;1995,《无法潇洒》,中篇;1995,《拒绝风流》,中篇;1997,《情欲消费》,中篇;1998,《无故失踪》,中篇。

林坚:1984,《深圳,海边有一个人》,短篇;1990,《别人的城市》,中篇;1992,《青春之旅》,与张伟明合著,合集,深圳:海天出版社;1994,《有个地方在城外》,长篇,广州:花城出版社。

团中央青少部(2006),《青春与梦想:首届全国进城务工青年鲲鹏文学奖获奖作品选集》,北京:北京出版社。

王十月(2009),《国家订单》,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

杨宏海(2007),《打工文学作品精选集》,深圳,海天出版社。

杨宏海(2000),《打工世界:青春的涌动》,广州:花城出版社。

张伟明:《下一站》(《特区文学》1990年第1期),《对了,我是打工仔》(《广州文艺》1990年第2期),《下一站》(《大鹏湾》1989年第2期)。1989,《我们的INT》,短篇;1990,《下一站》,短篇;1990,《对了,我是打工仔》,短篇;1992,《青春之旅》,与张伟明合著,合集,深圳:海天出版社。1993,《我是打工仔》,中短篇小说集,广州:花城出版社。1999,《无所适从》,长篇,北京:作家出版社。

郑小琼(2006),《黄麻岭》,北京:长征出版社。

周崇贤:1991,《打工妹咏叹调》,短篇。1993,《那窗那雪那女孩》,中篇。1997,《我要活——下一去!》,中篇。1999,《周崇贤文集》8册,长篇,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五、期刊与专书论文

曹克颖(2009),《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东风怨未开——浅析安子作品中的女性主体意识》,杨宏海主编,《打工文学纵横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陈超(2012),《当代文学境遇中的“候鸟”踪迹——城市化进程中“打工文学”的生产、撒播与移植》,《甘肃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

陈建功(2008),〈打工文学:改革开放30年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杨宏海主编,《打工文学纵横谈》(页275),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丁建新(2010),〈作为社会符号的“反语言”〉,《外语学刊》2010年第期。

方丽萍(2011),〈论古代文学批评的现代价值——以意象批评法为中心〉,《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

高剑婷(2010),〈操作主义可操作吗?——对操作性定义理论的历史梳理与个案分析〉,《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4期。

耿文忠(1998),〈关于批判现实主义的一些思考〉,《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7期。

顾镇(1773):〈以意逆志说〉,《虞东学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9册,卷首,诗说,页20a-b

郭小东(2013),〈“打工文学”论辩〉,《南方文坛》,2013年第2期。

何言宏(2012),〈当代中国的“新左翼文学”〉,《南方文坛》2008年第1期。

黄咏梅(2005),〈打工文学:在爱与痛的边缘徘徊〉,杨宏海主编,《打工文学备忘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黄咏梅整理(2007),〈打工文学.身份验证后登陆社会〉,杨宏海主编,《打工文学备忘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12月版。

江飞(2011),〈“底层”概念的理论阐释及底层叙述的未来境域〉,《济宁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

季进,余夏云(2010),〈写在主流之外——论周蕾理论批评的边缘论述〉,《文艺理论研究》2010年第2期。

李伯杰(1993),〈弗·施莱格爾的“浪漫反讽”说初探〉,《外国文学评论》1993年第1期。

李方(2009),〈教育研究的概念性定义和操作性定义〉,《教育导刊》2009年第9期。

李敬泽(2013),〈“打工文学”与壁橱——在东莞打工文学高峰论坛上的发言〉,《南方文坛》,2013年第2期。

厉平(2016),〈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经典化:构建、受制与应对〉,《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

李倩（2008），〈茅盾对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思潮的创造性接受〉，《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8期。

李云雷（2010），〈新世纪文学中的“底层文学”论纲〉，《文艺争鸣》2010年第11期。

林维杰（2008），〈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32期。

刘凯健，盛潇，杨欣，徐佳宁，黄凤凤（2011），〈打工小说的写作艺术研究——以主题、叙事模式为例〉，《青春岁月》，2011年第18期。

刘新锁（2013），〈论“打工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建构〉，《文艺争鸣》杂志2013年第4期。

柳冬妩（2006），〈打工：一个沧桑的词〉，《天涯》2006年第2期。

柳冬妩（2015），〈中国故事与世界故事——以打工文学为例〉，《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卢晖临（2014），〈“农民工问题”的制度根源及应对〉，《乡音》2014年第8期，《人民论坛》（中旬刊）2011年第10期。

M·比尔兹利（M. C. Beardsley）（1958），《美学》，纽约英文版，页240，此处转译自罗刚著《叙事学导论》，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

马家骏（1997），〈是批判现实主义的纲领、理论与宣言吗？——谈司汤达的《拉辛与莎士比亚》〉，《龙岩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

毛丹武（2005），〈底层经验的文学表述如何可能〉，《上海文学》2005年11期。

孟海龙，何希凡（2011），〈创作·批评·传媒众声喧哗下的打工文学〉，《西安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宁衡山（2009），〈乡村精神的张扬及其物质贫困的焦虑——城乡冲突主题书写的根源〉，《山花》2009年第4期。

彭学明（2009），〈在疼痛中苏醒和超越——深圳打工文学初探〉，《理论与创作》2009年第1期。

秦洁（2010），〈关于“底层”研究的相关概念分析〉，《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秦素萍、董旭（2013），〈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综述〉，《芒种》2013年第6期。

申洁玲（2005），〈论现代小说“不具备叙述能力”的第一人称叙述者〉，《广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 宋若云（2006），〈逡巡于雅俗之间〉，《明末清初拟话本研究》，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
- 王莉，张延松（2006），〈当前底层文学的悲剧精神解读〉，《当代文坛》2006年第1期。
- 王庆明（2011），〈底层视角及其知识谱系——印度底层研究的基本进路的检讨〉，《社会学研究》2011年第1期。
- 王晓华（2008），〈打工文学中的阶层叙事〉，《现代中文学刊》（原《中文自学指导》），2008年第2期。
- 卫静（2008），〈试论鲁迅小说人物命名艺术〉，《语文天地》，2008年12期。
- 武善增（2009），〈打工文学的话语困境〉，《扬子江评论》，2009年第3期。
- 杨宏海（2000），〈文化视野中的广东“打工文学”〉，《粤海风》2000年第6期。
- 徐艳辉（2013），〈刍议英国文学的批判现实主义特质〉，《芒种》2013年第23期。
- 杨宏海（2010），〈一片新的疆域——《深眸·男》序〉，张伟明著，《深眸·男》，北京：作家出版社。
- 杨宏海（2013），〈“打工文学”的历史记忆〉，《南方文坛》2013年第2期。
- 易钟文（1996），〈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提要〉，《中文自修》1996年第11期。
- 尹文亮（2008），〈中西底层文学的表述问题〉，《大众文艺》2008年第11期。
- 于晓峰（2005），〈特区文化精神的艺术透视——深圳早期小说一瞥〉，《长沙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 詹玲（2007），〈底层写作的他种（侠客式）想象——周崇贤近作解读〉，《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 张伯伟（1990），〈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三论〉，《文献》1990年第1期。
- 张珺（2007），〈话语蕴藉与文学作品蕴藉美欣赏〉，《语文学刊》2007年16期。
- 张颐武（2006），〈在“中国梦”的面前回应挑战——“底层文学”和“打工文学”的再思考〉，《中关村》2006年第8期。
- 周航（2008），〈“打工文学”：一种尴尬的文学命名与研究——就“打工文学”研究与杨宏海先生商榷〉，《理论界》，2008年第12期。

周航（2011），《“打工文学”核心问题研究论纲》，《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

周航（2013），《〈人民文学〉和打工文学的传播及其变异》，《小说评论》2013年第5期。

周水涛（2010），《传递城乡蜕变的混响——论农民工题材小说矛盾揭示的深刻性》，《文艺争鸣》2010年第4期。

周水涛（2010），《略论农民工小说人物建构的“去典型化”特征》，《小说评论》2010年第3期。

六、学位论文

曾毅（2012），《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民工”叙事》，未出版博士论文，吉林大学，吉林长春。

陈一军（2012），《农民工小说叙事研究》，未出版博士论文，兰州大学，甘肃兰州。

李灵灵（2012），《打工作家——珠三角都市新移民的文化身份建构》，未出版博士论文，中山大学，广东广州。

李新（2009），《新世纪文学的底层叙事》，未出版博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吉林长春。

林丹云（2008），《论黄春明的底层叙事》，未出版硕士学位论文，福建师范大学，福建福州。

林孟熊（2003），《从冲突理论解析两岸关系发展（1987-2003）》，未出版硕士论文，淡江大学，台湾新北。

刘雅薇（2008），《杨青矗小说底层叙事研究》，未出版硕士学位论文，国立中正大学，台湾嘉义。

万克领（2005），《论小说叙事的叙述主体》，未出版硕士论文，山东大学，山东济南。

汪远忠（2013），《社会转型中的农民工利益建构研究》，未出版博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湖北武汉。

卫景宜（2001），《西方语境的中国故事：论美国华裔英语文学的中国文化书写》，未出版博士论文，暨南大学，广东广州。

鄢文江（2008），《论周崇贤打工小说》，未出版广东省汉语言文学专业自学考试第26批本科毕业论文，中山大学，广东广州。

杨荣涛（2010），《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农民工”文学形象流变研究》，未出版硕士论文，西南大学，重庆。

张伯伟（1990），《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三论》，博士论文，南京大学中文系，江苏南京。

周航 (2006),《打工文学研究》,未出版硕士论文,暨南大学,广东广州。

周跃 (2012),《打工文学中的女性书写》,未出版硕士论文,延边大学,吉林延边。

朱宇峰 (2010),《近二十年文学底层叙事研究》,未出版硕士论文,浙江师范大学,浙江金华。

七、杂志、报刊及其他

董衡巽 (2007),《〈愤怒的葡萄〉译本序》,易文网,2014年3月20日阅自
[http 页://www.ewen.cc/books/bkview.aspx?bkid=132002&cid=391176](http://www.ewen.cc/books/bkview.aspx?bkid=132002&cid=391176)

何晶 (2015),《“打工文学 30 年”专题之 1 三十年,“打工文学”长大成人》,《羊城晚报》,2015年6月14日。

雷达 (2011),《打工文学的今生与今后》,《人民日报》(12版)《文化》,2011年06月14日。

雷雨、蔡立期 (2013),《期待青工作家也能出“莫言”》,《南方日报》,2013年1月22日。

李云雷,石天强 (2008),《底层文学:一种新的文学想象?》,《中国教育报》(第4版),2008年10月10日。

马蔼萱 (年月不详),《政大图书馆每月专题介绍》,2014年3月20日阅自
<http://www.lib.nccu.edu.tw/special/9607.htm>

吴长青 (2007),《质疑打工文学的称谓》,《河北日报》(文艺评论版),2007年7月6日。

新华社 (2009),《China to set up museum for migrant workers' literature》,2014年3月20日阅自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09-07/04/content_11665382.htm

徐贲 (2004),《弱者的抵抗》,2016年3月10日阅自
[http 页://www.aisixiang.com/data/4574.html](http://www.aisixiang.com/data/4574.html)

颜敏 (2006),《底层文学叙事的理论透视》,文艺报 (第5版),2006年10月12日。

于爱成 (2013),《后打工文学的可能》,深圳《宝安日报》(A04版),2013年09月08日。

周思明 (2014),《“后打工文学”之问》,《宝安日报》(19版),2014年03月02日。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主要学术论文目录

- 1, 〈价值、创新与操演〉, 汕头大学《华文文学》(双月刊), 2015年第4期。北大中文核心期刊(2014), CSSCI 扩展期刊。
- 2, 〈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第八届国际会议在吉隆坡举行〉(会议综述),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季刊 2013年第3期。北大中文核心期刊, CSSCI 来源期刊。
- 3, 〈打工文学的概念界定〉, 《德州学院学报》(双月刊) 2014年第5期。
- 4, 〈历史的另一种景深——以《他乡的经验》为考察文本〉, 《长春教育学院学报》(月刊) 2017年第1期。
- 5, 《文学的不同抱负》, 收入周汉标主编的《2013 东莞艺术年鉴》(文学卷) 第16-48页, 该书由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5年12月出版。
- 6, 〈辣味蛋糕——评俞胜的短篇小说《埃蒙先生的蛋糕》〉, 见刊《中国建材报》2016年1月30日第3版“文学悦读”栏目。获中国北京《人民文学》杂志社“近作短评”佳作奖。
- 7, 〈打工文学中的冲突书写〉, 《东莞日报》2016年6月23日 A15版。
- 8, 〈备受争议的底层文学〉, 《东莞日报》2015年12月6日 A07版。
- 9, 〈打工文学: 移民社会群体的文学〉, 《东莞日报》2015年1月5日 A14版。
- 10, 〈打工文学的海外关注〉, 深圳《宝安日报》2015年7月26日 17-18版。
- 11, 〈打工文学的 3A 主题〉, 深圳《宝安日报》2015年5月17日 17-18版。
- 12, 〈“打工文学”新解〉, 深圳《宝安日报》2014年12月14日 18版。
- 13, 〈东南亚“遇见”饶芑子〉, 《暨南大学报》第634期, 2015年12月30日。
- 14, 〈反抗叙事的比较阅读〉, 马来西亚《南洋商报》2014年4月30日 C4版。
- 15, 〈身为中国人, 我也有话想说〉, 马来西亚《星洲日报》2014年3月31日第32版首发, 马来西亚《中国报》2014年4月1日第5版全文转载。